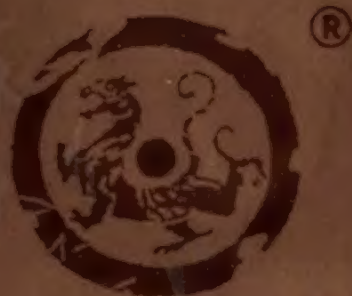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聖門志考略	楊世文校點	吳洪澤審稿	一
孔門弟子傳略	楊世文校點	刁忠民審稿	一一九
孔門儒教列傳	刁忠民校點	吳洪澤審稿	一八三
孔子弟子考附孔子門人考	尹波校點	吳洪澤審稿	二二七
聖門十六子書	郭齊校點	李文澤審稿	二五一
閔子世譜	郭齊校點	李文澤審稿	五八五



儒藏

聖門志考略

清康熙刻本
清·沈德昌撰

《聖門志考略》二卷，附《熙朝盛事》一卷，清沈德涓撰，清康熙刻本。

德涓，海鹽（今屬浙江）人。該書卷首有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兩浙督學張衡、康熙癸亥翰林院編修彭孫遹序。書後有汪爾敬、姚夔跋及沈德涓自述《聖門志考略緣起》。

據序稱，德涓字二含，鹽官人，曾任衢州開陽教官。以興起教化爲己任，盡出其生平之學，鼓舞勸導諸生，刻《白鹿洞學規》、《決科要錄》諸書，相與切摩。德涓以先代帝王各有史乘以詳世系，備故實，班班可考。其中《孔子世家》載在遷史，而《仲尼弟子列傳》其間姓氏不無異同。且《家語》、《家乘》、《傳道錄》諸書，志當時者或不及後世，舉大要者或不備節目，其間若廟號之沿革、支派之流寓、爵秩之封襲、祠宇之建廢、從祀之升降、禮制樂器之精詳、手澤遺迹之存沒，其大者雖載孔氏譜牒中，而軼事往往散見群書，未嘗匯合成集，使後人一覽而識淵源所自，亦學士大夫之憾。於是輯爲《聖門志》一編，自先聖先賢以迨從祀名儒，各有表傳，而享祭、封謚、禮樂、章服、山川、里居，無不原原本本，釐然燦然。

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聖賢表傳，包括孔子年表、謚號、廟祀、四配列傳、十哲列傳、先賢列傳、歷朝先儒列傳。卷下爲祠祀沿革、姓氏源流、禮樂定制、聖賢遺迹。其體例、細目與呂元善《聖門志》大同小異。據書後德涓自述，其先王父與呂元善明末同居歷下，呂氏《聖門志》中叙論，十之五六皆其王父手筆。後來呂氏之子刻是書於家，不二載版遂亡散，流布未廣，而其間考核亦頗多紕繆，又每略前詳後，卷帙雖備，無益學者。德涓秉承父志，乃於講業之暇，採錄傳記，搜討載籍，刪繁補漏，悉爲釐正。其中表傳事實、源流沿革、歷代崇奉、禮樂遺迹，莫不條分縷析，約爲四則。以尊統宗而衍道脉，則表傳改罷有記。溯來源而詳世系，則姓氏封典有記。祭器章服、禮器樂章諸大典，所以見明禋之隆渥。至於山川林廟、凡轍跡回環、授經講道之所，靡不具列。聖賢裔胤，越千古而會聚一堂。

是書成於康熙癸亥二十二年秋（一六八三），雖脫胎呂氏之作，但亦有刪繁補闕之功，簡明扼要，可以與之並存。末附《熙朝盛事》一卷。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帝東巡，幸臨闕里釋奠。德涓以臨幸大禮著之於篇，並採成均諸書及歷代臨幸圖考，成此一編，俾學者有所考鏡。

聖門志序

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談學者汭流而窮源、此聖門之不可一日無志也。自馬遷爲史記、列孔子於世家、王荊公謂其進退無據、處之世家、仲尼之學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

而小、猶以牴牾、紊例非之、後有佗者、不憂憂乎難哉。夫聖賢精微之奧、固不可以管窺蠡測、而源流授受、典章名數之大概、則家語、闕里志等書可攷而稽也。獨是羹牆晤對、好學深思、旣難其人、而郡縣學宮、不



過祭器書籍任代禪於鱣
堂之一席其才瞻其志勤
告無廢缺焉足矣其氣暮
其守隳往往棄殘編於茂
草褻法物於瓦礫又安望
其博採廣搜分營私之歲
月而爲之修舉哉若開陽
學博沈子足嘉焉其聖門

一志世系封諡里居服物
及支派之端委祀典之升
降披卷釐然可無子長牴
牾之失譜牒聖派良堪不
朽彭蔡兩太史序足以盡
之元晏之任余曷敢居無
已則有爲沈子進者先儒
云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



所知則光大。故善學者以
踐履篤實爲本，而由淺之
深，去華務實，既開尼山之
生面，復探洙泗之精微，由
斯而求之六籍，由六籍而
求之漢儒註疏，由註疏而
求之宋儒性理，由性理而
求之朱子大全，四子之近

思錄，然後敦學之旨於是
而備。咎胡安定爲教授，分
經學，治事齋，而其門人皆
知有體有用。鄭台州坐客
無氈，而蘇司業敬禮勿衰。
勿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皆

康熙甲子，榴月既望，兩泐

督學使者廣川張衡晴峯

氏書于衢州館署。



聖門志序

今天下大一統矣域外
之國測水來王島中之
逋投戈悔罪幅員之廣
為亘古所未有我

皇上聽政之暇不輟講讀
於尚書孝經性理諸書
每親灑



宸翰製序弁首表章聖學。

近又勅十五國風詳延

方聞之士分脩省誌以

獻諸朝纂輯通志以垂

不朽文德誕敷著作大

備麟、炳、誠較成康

於姬室更濯聲靈婉文

景於西京不雜黃老讀

書稽古之士幸際清時

誰不思有所著述乘時

表見附日月之光留姓

氏於天壤哉我友沈子

二舍鳳翥

濟則志雄祖揖語

則腹勝邊笥近以明經

補外翰鱣堂多暇思先

代帝王各有史乘以詳
世系備故實班之可攷
若孔子世家載在遷史
而仲尼弟子列傳其間
姓氏不無異同且家語
家乘傳道錄諸書誌當
時者或不及後世舉大
要者或不備節目其間

若廟號之沿革支派之
流寓爵秩之封襲祠宇
之建廢祀之升降禮
制樂器之精詳手澤遺
蹟之存沒其大者雖載
孔氏譜牒中而軼事往
徃散見羣書未嘗彙成
合集使後人一覽而識



淵源所自者亦學士大
夫之憾也爰輯為聖門
志一編自先聖先賢以
迄茫祀名儒各有表傳
而享祭封謚禮樂章服
山川里居無不原之本
本釐然燦然為功於聖
域者不淺三衢多士咸

請壽之棗梨以公海內
使望宮牆者如駕指南
之車不迷所往爰馳東
向序於余々思木必有
根莖而後發為條幹水
必有源本而後溢為支
流學者上下古今旁搜
遠覽自矜閎博倘於宣

聖宗傳未能洞悉何異
選材者徒尋枝節溯流
者僅測波濤也耶行見
是書既成廣布黌序好
學深思之士觸目瞭然
優入有序則黼黻休明
實重為
聖世右文之助而豈徒後

學津梁也哉。

康熙癸亥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

御試博學鴻儒第一名翰

林院編脩纂修明史官

年家眷弟彭孫通拜題。



叙

古今學問之大無如誦
法聖賢誦法之道必溯
其淵源所自與夫流傳
之廣內外兼資本末共
貫羹焉牆焉以庶乎聖
賢之闕要在于身體力
行而非徒事乎飾詞章

弋世資已也。

今天子崇右文治萬機之暇
好學不倦近以學宮文
教攸關令所在郡邑咸
修廢墜慎選師儒以為
董率然則為
天子育人材興教化以鼓吹
菁莪樸棫之盛非廣文



誰責哉。吾鄉沈公二舍
斯其人矣。二舍為鹽官
名夙績學力行卓然儒
者。兩阨副車。晚需次得
官。一訓於衢之開陽。開
陽兵火蹂躪。學宮頽廢。
草莽學者幾絕。絃誦聲。
二舍惕然傷之。以興起

教化為己任。盡出其生
平之學。與諸生鼓舞勸
導。梓白鹿洞規。決科要
錄諸書。與諸士切磋有
成。於是開之人咸自以
為得師。駸々嚮學。恐後
既而曰。居其位則思盡
若職。脩員學宮。而聖賢



之源流、授受典章、度數、
有一之弗詳、從祀曰革、
言行事實有一之弗脩、
何以俯仰周旋、揖讓登
降於其間乎。於是編輯
傳記、先聖年表、而外先
賢有傳、先儒有傳、歷代
之崇奉祀典、謚號、音樂、

祭器、靡一不詳考周覈、
集為聖門志、俾學者一
覽而得、如置身闕里、洙
泗之堂、目得睹其禮、耳
得聞其樂、畢然如見先
聖之凜乎其上、而後先
儒賢趨降翼如於其間、
相與講道問業、砥行立

名各臻其極。統而彙之。
千聖之心傳。百王之道。
法萃於是矣。升元濫竽。
史職他日。以是編獻諸。
當宁。則二舍必蒙上賞。即頒。
布是書。俾天下學宮咸。
寶是編。以為砥礪後進。
之資。其有功聖門。豈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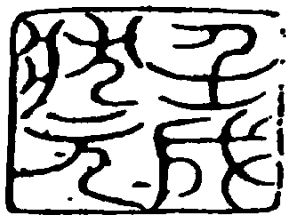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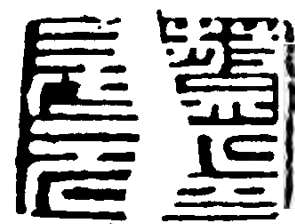
小哉。家伯氏友蘇與二。
舍為同官。而均有訓士。
之責。喜書成。亦得以告。
其門下士。而余得因伯。
氏之交。於二舍。悉其文。
章道義。為今世之黠陽。
安定。功于聖門。而裨于。
聖天子作人養士之化。為志。

其景慕如此。

皆

康熙癸亥陽月。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



藏書

聖門志考畧目錄

海鹽沈德涓纂輯

山陰姚 夔

開化 汪爾敬參考

徐廷英

廣川張 衡晴峯氏鑒定

門人 徐應甲 編次
姚承祖

受業詹佺年

訂問 壻朱弘核

卷上

聖賢表傳 有叙

孔子年表

詮號

廟祀

四配列傳

十哲列傳 有按

先賢列傳

歷朝先儒列傳

卷下

啓聖公祠 先賢 有按

孔廟改祀

孔廟罷祀

顏廟 配享

會廟 配享 從祀

述聖書院 配享

孟廟 配享 從祀

姓氏源流 有叙

四氏姓源 仲氏附

四氏封典 有引 附仲氏 周程朱三氏附

孔子流裔

禮樂定制 有叙

祀典 釋奠釋菜義附

章服

祭期

禮器

樂器

樂章

聖賢遺蹟 有叙

地里

山

水

城

堂

亭

臺

樹

孔廟

孔林



海山閣藏



德勝閣藏

廣川張衡府奉氏鑒定

門人 汪慶受 編次

徐大懿

受業徐大忱

另沈曾慈訂閱

聖賢表傳

叙曰昔吾

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教門牆銘鑄英材而羽翼聖賢者也。生聚一堂沒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則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繼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明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貽穆之失序而非禮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所自出。此皆炳耀國史光華祖

豆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後者也。今纂集

先師當年之言行載於年表其諸弟子之言行見於傳記諸書凡有益於世教言尤雅馴為學士之所誦法者畧備於列傳而見於論語則固學者所雅聞也不復詳載大都以孔門傳道錄聖賢家乘家語為據而諸子百家咸採其要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焉。



儒藏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年表

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孔子年庚乃庚戌丙戌庚子甲申也。

二歲。辛亥。

三歲。壬子。聖父叔梁紇卒、塋於魯東防山。

四歲。癸丑。

五歲。甲寅。

六歲。乙卯。爲兒戲、嘗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丙辰。周靈王崩、景王立。

八歲。丁巳。周景王元年。

九歲。戊午。

十歲。己未。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庚申。魯昭公元年。

十二歲。辛酉。

十三歲。壬戌。

十四歲。癸亥。

十五歲。甲子。

十六歲。乙丑。

十七歲。丙寅。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八歲。丁卯。

十九歲。戊辰。在魯、娶於宋、元官氏。

二十歲。己巳。初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庚午。仕魯爲乘田吏。

二十二歲。辛未。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三歲。壬申。教於闕里。

二十四歲。癸酉。聖母顏氏卒、塋於防。

二十五歲。甲戌。

二十六歲。乙亥。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丙子。鄉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二十八歲。丁丑。孔子見鄉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

在四裔、猶信。

二十九歲。戊寅。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

三十歲。己卯。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

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拔五穀。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曰。善哉。

三十一歲庚辰。齊景公遣使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辛巳。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富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三十三歲壬午。周景王元年。

三十四歲癸未。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孔子親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芻展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焮焮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芟柯。誠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雕持下。人莫喻之。人皆趨

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願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

三十五歲甲申。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爲華麗之室。宮室崇峻。典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六歲乙酉。孔子在齊。與太師語樂。聞韶。

三十七歲丙戌。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于其反也。長子夾於道。塋於贏博之間。孔子往觀其墓。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八歲丁亥。孔子在魯。

三十九歲戊子。孔子在魯。

四十歲己丑。孔子在魯。

四十一歲庚寅。是歲。孔子適齊。



四十二歲。辛卯。齊景公將以尼丘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以爲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魯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矣。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止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于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四十三歲。壬辰。魯定公元年。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

四十四歲。癸巳。孔子在魯。

四十五歲。甲午。孔子在魯。

四十六歲。乙未。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四十七歲。丙申。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是年。季平子卒。桓子立。

四十八歲。丁酉。仍爲中都宰。

四十九歲。戊戌。進位司空。乃別五土之性。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五十歲。己亥。公山弗狃因陽虎爲亂。陽虎執季桓子。

五十一歲。庚子。孔子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氏聞之不悅。曰。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冉有以告。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

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挾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焚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誅。

五十二歲辛丑。齊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因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何以得志。景公從之。於是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遂以旌旄羽葆矛戟劍楯鼓譟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乃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齊嬰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令諸侯也。且齊不謀夏、莫不亂華。齊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請命有司。景公心怵、麾而避之。有頃、齊人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曰。匹夫而變威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景公懼而色動、知義不若。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處境、而不以兵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景公歸而大恐、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蕞穉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質。乃歸所侵鄆、讎、汶陽、龜陰之田。

五十三歲壬寅。爲大司寇。

五十四歲癸卯。孔子言于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是歲魯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勝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適衛、主於顏魯由家。

五十五歲甲辰。孔子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六歲乙巳。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五十七歲丙午。孔子既解匡圍、卽過蒲、月餘返衛、主蘧伯玉家。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八歲丁未。魯哀公元年。孔子在陳、惠公賁之上館、有飛隼集陳庭而夾楮矢貫之、石若矢、長尺有咫。公使人以隼如仲



尼之館而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五十九歲。戊申。孔子自陳反衛，自衛如晉。至河，聞趙簡子殺實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子貢進曰：敢問何爲也？子曰：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從政，得志而殺之。丘聞之也，刺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阪，作鄆操以哀之。遂反乎衛，復主蘧伯玉家。蘧公問陳，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靈公薨，出公輒立。趙簡子納太子蒯聵於戚。

六十歲。己酉。孔子在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是年，季桓子卒，康子立。

六十一歲。庚戌。孔子自陳如蔡。

六十二歲。辛亥。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告之曰：政在來遠而附。邇，既而自葉返平蔡，有子路問津拱立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

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妻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窮窳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是年，齊景公薨。

六十三歲。壬子。楚昭王救陳師於城父，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人，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愈怵懔，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吾未仁與？人之不我信也。我未智與？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之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夫子積德懷仁，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使仁者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於首陽，使智者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夫賢不肖才也，遇不遇時也。君子博學濫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違，處身而



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豈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道而求為容。則志不遠矣。思不廣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乃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兵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相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返平衛。時昭王渡江。有一物觸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平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

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六十四歲。癸丑。衛君輒父不得立。在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孔子既至衛。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六十五歲。甲寅。孔子在衛。

六十六歲。乙卯。夫人元官氏卒。

六十七歲。丙辰。孔子在衛。

六十八歲。丁巳。孔子在衛。魯使人來迎。自衛返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行為戲矣。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樂。未嘗知懼。

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公入廟門，面右登自阼階，仰觀接輿，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日中，是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張目遠望，瞻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之，則危可知也。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何有。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六十九歲。戊午。孔子在魯。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焉。適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禮也。

七十歲。已未。孔子在魯。

七十一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麟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反袂拭

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之。自周室微，詩書禮樂壞，孔子乃討論墳典，追述三王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論秦穆，編次其事爲百篇。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夫子刪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以備王道，成六藝。乃追述三代之禮，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矣。晚而喜易，乃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作十翼，以贊易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及西狩獲麟，乃因魯史舊文，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據魯，親周，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大法。其文約，其旨博，游夏不能贊一辭。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絕筆焉。孔子修述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是歲，齊陳恒弑其君，亡於舒州。孔子齋三日而請討，雖不能顯戮陳恒於當時，亦可陰誅亂

臣於萬世矣。

七十二歲辛酉。孔子在魯。是年子路死於衛難。

七十三歲壬戌。周景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病。早作。負手曳杖。迢遙於門。因嘆而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則天下莫能宗予。予殆將死矣。寢疾七日而終。魯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哭。哭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夫子之喪。公西赤掌喪焉。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師。且備古也。塋於魯城北泗上。封高四尺。形如負釜。泗水爲之却流。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皆心喪三年。羣居則經。出則否。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各盡哀。復留。惟子貢築室墓右。凡六年然後歸。弟子及魯人往

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哀公十七年。乃仍孔子堂第爲廟。俾百戶守之。按家語孔子以乙丑日卒。六月丁巳日塋。



儒藏

先師歷朝諡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諱爲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爲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爲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爲文聖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

武則天天授元年，封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文宣王，南向坐。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諡文宣王。五年，改封

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馮謹按：國學藝倫堂爲

聖駕臨雍講學之所，堂後惟君親師三大字，則知師道與君親

並重。自世宗易木主稱先師，而後城中三大無與匹，而後至尊可行拜獻禮。隆名一定，萬古爲昭，視彼紛紛封公封王者，真超出萬萬矣。

廟祀

曲阜縣城中央建至聖先師廟，即闕里故宅。歷代修廣，各有碑記，載

在全志。歲以四仲上丁行禮，祭用太牢。衍聖公主祭，如國學。

浙江衢州府孔氏家廟，在府治西。宋南渡後建，明正德間設立博士

每歲春秋主祭。

泰安州泰山巔越觀峯下建至聖廟，明嘉靖間建，如學宮之制。

春秋丁祭，每歲管香官照釋菜菓肴，如期祭奠。

山西澤州孔子廟，在太行山中。廟前石上有車轍，相傳爲孔子迴轍

之遺跡，後人立廟以祀。

尼山書院，周顯德間建。元設山長奉祀。明正德二年，改山長爲

學錄。院南爲毓聖侯廟，祀尼山之神。每歲二月十八日孔子

忌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曲阜縣官祭享。

洙泗書院，舊名先聖講堂。元順宗設山長，明正德二年改山長

爲學錄，奉祀。

聖澤書院，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

故立書院以祀焉。

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唐憲宗時孔子三十八代孫孔斌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王建書院以祀。

孔宅書院在松江府城北。舊有孔子廟。唐時孔子三十四代孫

孔頴爲蘇州長史。因家焉。故立廟祀之。元順宗時改書院。

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爲士子講讀。或爲先儒讀書而設。茲特錄其設官時祭有孔氏子孫主祀者著于篇。

林墓

先聖墓在曲阜縣北六里。前枕舊魯城。林門與縣北門相值。夾路檜柏森然。圍徑數十里。繚以周垣。冢塋百畝。塋中不生荆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爲人世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爲石壘。有宋真宗駐蹕亭。有贊路。路南爲觀樓。樓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鐫萬古長春四字。每歲祀期。春用粢食。冬用孟朔。衍聖公主祭。

天下廟祀凡一千五百六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二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二千八百有奇。兔二萬七千有奇。幣帛二萬七千六百餘段。以釋氏言之。則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饗萬世之祭祀。每歲殺牲不下六萬二千六百有奇。而

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而家無噍類者。爲何如哉。嗟乎。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官塋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覽此庶乎其有考焉。



儒藏

四配列傳

按唐太宗貞觀二年詔顏子稱先師配享先聖孔子。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壬戌詔孟子配享於右以對顏子。是時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于右與顏子對移孟子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右列安石。高宗南渡後安石罷配享空遷孟子以對顏子。議者失於討論安石去而虛其右顏孟並列於左。孝宗時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義實爲未然。至度宗咸淳三年始升曾子子思並配享位在孟子上。明嘉靖九年考正祀典以顏思居左曾孟居右永爲定制。

東配

顏回

孔伋

西配

曾參

孟軻

復聖顏子

顏回字子淵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孔門。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嘗謂回曰家貧居處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遇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子貢對衛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取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漢高祖以顏子配享孔子唐太宗詔稱先師玄宗追贈兗公元文帝贈兗國復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曾參字子與、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每侍輒有所問、凡吉凶軍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無不反覆窮究、諸所問答、語具大戴記。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從孔子於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之、辭曰、吾親老、不忍遠遊而為人役。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之徒皆從受業。及親沒、始遊齊、齊大夫資之以適楚。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親既沒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者、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常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贊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

華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見唐高宗贈太子少保。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八年、追封邕伯。宋度宗加封邕國公。元文宗贈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抑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源、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魯繆公亟見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取也、遂不受。繆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善。然終不能用。胡毋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曷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吾勿改矣。卒年六十有二。宋徽宗封爲沂水侯、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升堂下。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配享元文宗。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孟軻字子輿、山東兗州府鄒縣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食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理。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常不之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凡三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



士歸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願、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宋元豐六年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元至順間加封鄒國亞聖公。明洪武二年、太祖覽土芥冠警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會欽天監奏文星不現、時象山縣錢唐爲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與觀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歟、殊有餘榮矣。高廟覽其情詞剴切、爲之感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按、錢唐居常以豪傑自負、因元亂、遂隱而不仕。年近六十、謁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去孟子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不難捐軀以諫、此其爲志、又豈禍福生歟所能亂哉。太祖覽其情詞剴切、遂復孟子祭、則其書之得列於學官、子孫世受封爵、皆唐之力也。崇祀孟廟、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於孟氏與。

十哲列傳

按、自唐以來、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之上。唐太宗貞觀二年、升顏子配享。玄宗開元八年、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升曾子配享。度宗咸淳三年、則進子張於堂、以補其闕。

東配

閔損

冉雍

端木賜

仲由

卜商

西配

冉耕

宰予

冉求

言偃

顏孫師

先賢閔子

閔損字子騫，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聲，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長以孝聞。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嘗問政於孔子，得聞六轡六官之說，具在家語。閔子居親，卷三年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夫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鄉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音，何所感之若是乎？」二子入問，孔子曰：「然，吾有感于蒙貴之哺食也。閔子可與知音也已。」終身不仕，避居青州沂水縣閔公山。卒，塋鸞山之南。唐玄宗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真宗加封鄆公。度宗改封費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冉耕字伯牛，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人。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有惡病，孔子痛惜之。唐玄宗間從祀封鄆侯。宋度宗加封鄆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冉雍字仲弓，山東兗州府人。伯牛之宗族。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濫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玄宗封薛侯，從祀。度宗加封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宰予字子我，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及鬼神祭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禮。仕齊，爲臨淄大夫。唐玄宗封齊侯，從祀。宋度宗加封齊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天資穎悟。善爲說辭。孔子嘗誦其辭。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摻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濶乎。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勸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賜。爾未之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玄宗封黎侯。從祀。宋度宗加黎公。嘉靖改稱先賢端木子。按左傳載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一年。是時孔子薨。莫已五年矣。安得有吳越之語。蘇子由曰。齊伐魯。本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史公記孔子使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皆非也。是乃戰國策士之流。假托依附。以自爲名耳。豈其然乎。史紀詳其文辭。洵美可觀。不敢具載。

先賢冉子

冉求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嘗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王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罔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罔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冉求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率右師。顏羽御。郈洸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左。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問之曰。義也。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若子季孫欲法先王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行。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怠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動。是冉求之行也。唐玄宗贈徐侯。從祀。宋度宗加封徐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人。爲人果烈而剛直、勇於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服服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齋以受教。遂儒服委贊、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問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矜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爲蒲大夫、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

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卒年六十三歲、遇衛難。夫子哭于中庭、書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理、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開元間、贈衛侯。咸淳間、進封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言偃字子游、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自吳之魯、受學於孔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唐開元間、贈吳侯。宋咸淳間、加封吳公。明嘉靖、改稱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卜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家貧、衣若懸鵝。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損之、吾是以嘆焉。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也。子夏問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

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鼈吞者八竅而卵生、鼈齧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緱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紂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序詩、傳易、稽古、志禮。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猷焉、是卜商之行也。唐貞觀二年從祀、開元中封魏侯。宋咸淳二年加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先賢顏孫子

顏孫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持，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心譽至而政從矣。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黜救之也。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及於公明儀爲志焉。」唐開元間從祀，封陳伯。度宗咸淳三年封陳國公，升配十哲位。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孫子。

先賢列傳

東廡 三十一人

澹臺滅明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樊須

公西赤

梁鱣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哆

漆雕徒父

商澤

任不齊

公良孺

奚容蒧

顏祖

句井疆

秦商

公孫句茲

縣成

燕伋

顏之僕

樂欬

邾莒

公西與如

公西蒧

陳亢

琴張

步叔乘

西廡 三十一人

宓不齊	公冶長
公皙哀	高柴
司馬耕	有若
巫馬期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祖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公肩定	鄒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鄧	鄭國
原亢	廉紫
叔仲會	狄黑
孔忠	施之常
秦非	申枨
顏喟	

先賢澹臺子 東廡一

澹臺滅明字子羽，山東兗州府費縣人。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屈，苟利於民，廉以律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江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封金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先賢宓子 西廡二

宓不齊字子賤，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子賤爲人仁愛，有才智，百姓不忍欺。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及齊攻魯，單父父老請繼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



儒藏

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幸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是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嘗謂之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巷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也，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孔子以君子稱之。子賤著宓子十六篇。唐玄宗封單父伯，從祀。宋真宗加單父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宓子。

先賢原子 東廡二

原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之宰。孔子卒，退隱于衛，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指冠藋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唐開元封原伯。宋咸平封任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公冶子 西廡二

公冶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孔子之婿也。常陷於繯絏，夫子謂非罪。唐開元封莒伯。宋咸平封高密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冶子。

按：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爲有罪之人。噫，天下之不通聖賢者亦衆矣。

先賢南宮子 東廡三

南宮适字子容、山東兗州府人、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喻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故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魯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墟、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盛。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适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海之險、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則必不得矣。孔子以兄子妻之。唐玄宗封郊伯。宋度宗封汝陽侯。明世宗改稱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皙子 西廡三

公皙哀字季沉、山東濟南府人。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歿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開元間封郊伯、從祀。宋咸平封北海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皙子。

先賢商子 東廡四

商瞿字子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瞿好易、夫子傳之。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瞿傳楚人馯臂子弘、五傳至齊人田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至京房、列學宮、語具漢書。唐開元封蒙伯。宋咸平封須昌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高子

高柴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齊敬仲高侯十代孫也。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夫子、未嘗越禮。仕衛爲士師、嘗別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旣足固吾之罪。昔公之治我、以法、臨官論刑、若愀然不悅。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唐開元封其城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賢高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五

漆雕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程子稱其已見大意。唐開元封滕伯，從祀。宋咸平封平輿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司馬子

司馬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向魑之弟也。自朱來學、爲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魯哀公十四年、向魑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魑奔衛。牛致其邑與珪焉、而入齊。魑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院氏墓之丘輿。唐開元封向伯。宋咸平封楚丘侯。徽宗改絳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司馬子。

先賢樊子 東廡六

樊須字子遲、山東兗州府人。樊皮之後、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唐開元封樊伯、從祀。宋咸平加封益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樊子。

先賢有子 西廡六

有若字子有、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爲人彊識、明習好古。孔子既沒、羣弟子欲以師事之。唐開元封汴伯、從祀。宋咸平加封平陰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有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七

公西赤字子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習於禮、客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於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夫子之魯、公西赤掌殯葬焉。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開元封郈伯。宋咸平封鉅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巫馬子 西廡七

巫馬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爲魯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開元封郈伯。宋咸平封東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巫馬子。

先賢梁子 東廡八

梁鯁字叔魚、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梁伯。從祀。宋加封千乘侯。明改稱先賢梁子。

先賢顏子 西廡八

顏辛字子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蕭伯。宋加封陽穀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冉子 東廡九

冉孺字子魯、山東兗州府人。唐封紀伯。宋加封臨沂侯。明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曹子 西廡九

曹邨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唐封曹伯。宋加封上蔡侯。明改稱先賢曹子。

先賢伯子 東廡十

伯虔字子析、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聊伯。宋加封沐陽侯。明改稱先賢伯子。

先賢公孫子 西廡十

公孫龍字子石、朔廣荊州府人。唐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冉子 東廡十一

冉季字子產、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東平伯。宋加封諸城侯。明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秦子 西廡十一

秦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唐封少梁伯。宋加封鄆城侯。明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二

漆雕哆字子欽、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武城伯。宋加封濮陽侯。明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顏子 西廡十二

顏高字子騶、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瑯琊伯。宋加封雷澤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三

漆雕徒父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須句伯。宋加封高苑侯。明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壤子 西廡十三

壤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唐封北徵伯。宋加封上邽侯。明改稱先賢壤子。

先賢商子 東廡十四

商澤字子秀、山東兗州府人。唐封唯陽伯。朱加封鄒平侯。明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石子 西廡十四

石作蜀字子明、陝西鞏昌府人。唐封郿邑伯。朱加封成紀侯。明改稱先賢石子。

先賢任子 東廡十五

任不齊字子選、湖廣荊州府人。唐封任城伯。朱加封當陽侯。明改稱先賢任子。

先賢公夏子 西廡十五

公夏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唐封元父伯。朱加封鉅平侯。明改稱先賢公夏子。

先賢公子 東廡十六

公良孺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唐封東牟伯。朱加封膠東侯。明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后子 西廡十六

后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唐封營丘伯。朱加封牟平侯。明改稱先賢后子。

先賢奚子 東廡十七

奚容蒧字子哲、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下邳伯。朱加封濟陽侯。明改稱先賢奚子。

先賢公子 西廡十七

公肩定字子中、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新田伯。朱加封梁父侯。明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顏子 東廡十八

顏祖字子襄、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臨邑伯。朱加封富陽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鄒子 西廡十八

鄒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唐封銅鞮伯。朱加封聊城侯。明改稱先賢鄒子。

先賢句子 東廡十九

句井疆字子疆、河南衛輝府人。唐封淇陽伯。朱加封滎陽侯。明改稱先賢句子。

先賢罕父子 西廡十九

罕父黑字子索、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乘丘伯。朱加封祁鄉侯。明改稱先賢罕父子。



儒藏

先賢秦子 東廡二十

秦商字子丕。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上洛伯。宋加封鄆城侯。明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榮子 西廡二十

榮旂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零婁伯。宋加封厭次侯。明改稱先賢榮子。

先賢公祖子 東廡二十一

公祖句茲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臨淄伯。宋加封南華侯。明改稱先賢公祖子。

先賢左子 西廡二十一

左人鄆字子行。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期思伯。宋加封即墨侯。明改稱先賢左子。
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今稱左子似誤。

先賢縣子 東廡二十二

縣成字子橫。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鉅野伯。宋加封武城侯。明改稱先賢縣子。

先賢鄭子 西廡二十二

鄭國字子徒。聖里志作薛邦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榮陽伯。宋加封胸山侯。明改稱先賢鄭子。

先賢燕子 東廡二十三

燕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一作素人。唐封濮陽伯。宋加封沂源侯。明改稱先賢燕子。

先賢原子 西廡二十三

原亢字子籍。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萊蕪伯。宋加封樂平侯。明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顏子 東廡二十四

顏之僕字子叔。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荅父伯。宋加封胙城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廉子 西廡二十四

廉紫字子青。河南衛輝府人。唐封東武伯。宋加封宛句侯。明改稱先賢廉子。

先賢樂子 東廡二十五

樂欬字子聲。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昌平伯。宋加封建城侯。明改稱先賢樂子。

先賢叔仲子 西廡二十五

叔仲會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與孔堯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者。迭侍於夫子。唐封瑕丘伯。宋封博平侯。明稱先賢叔仲子。

先賢邾子 東廡二十六

邾異字子欽。山東兗州府人。唐封平陸伯。宋加封高唐侯。明改稱先賢邾子。

先賢狄子 西廡二十六

狄黑字皙之。河南衛輝府人。唐封臨濟伯。宋加封林慮侯。明改稱先賢狄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七

公西與如字子上。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重丘伯。宋加封臨朐侯。明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孔子 西廡二十七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唐封汝陽伯。宋加封鄆城侯。明改稱先賢孔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八

公西載字子尚。山東兗州府人。唐封祝阿伯。宋加封徐城侯。明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施子 西廡二十八

施之常字子常。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乘氏伯。宋加封臨濮侯。明改稱先賢施子。

先賢陳子 東廡二十九

陳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唐封潁伯。宋加封南潁侯。明改稱先賢陳子。

先賢秦子 西廡二十九

秦非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汧陽伯。宋加封華亭侯。明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琴子 東廡三十

琴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唐封南陵伯。宋加封頓丘侯。明改稱先賢琴子。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

申棖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唐宋俱並封。明嘉靖以重名。去黨存棖。稱先賢申子。

先賢步子 東廡三十一

步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唐封淳于伯。宋加封博昌侯。明改稱先賢步子。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

顏魯字子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朱虛伯。宋加封濟陰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按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邑。其九國、吳、衛、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

歷朝先儒列傳

叙曰、昔孔子稱伯玉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公伯察想子路得罪聖門、去之是矣。左丘明親受業於孔門、爲春秋內外傳、而不在弟子之列、竟居從祀之首。今惟遵依明朝嘉靖九年所定位次、自左丘明至王守仁十七人從祀東廡、公羊高至胡居仁十六人從祀西廡、顏無繇至周輔成八人從祀啓聖祠、林放至范甯七人改祀於鄉。公伯察至吳澄十五人罷祀、俱附末簡、以備參考。至明世宗以來、學術純粹、默契聖真、懿行嘉言、有功世教者、代不乏人、所望

聖主及賢執政、論定補祀、以光俎豆、以慰潛修。蓋鍾靈毓秀、其氣運在天地、作興鼓舞、其教化在

朝廷。而英雄豪傑之士、苟能以聖賢自期待、行藏窮達固不可必、而卓然任斯道之重、則法天下、傳後世、乃人人性分內事也、端有賴於後之君子。

先儒三十三人

東廡

左丘明

穀梁赤

高堂生

毛萇



儒藏

杜子春	王通
歐陽修	周敦頤
程頤	張載
楊時	朱熹
陸九淵	蔡沉
許衡	陳獻章
王守仁	
西廡	
公羊高	伏勝
孔安國	董仲舒
后蒼	韓愈
胡瑗	程顥
邵雍	司馬光
胡安國	呂祖謙
張栻	真德秀
薛瑄	胡居仁

先儒左子 春秋

左丘明、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衰、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圖、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七傳至漢賈誼、誼爲左氏傳訓。又數傳而至劉歆、歆自哀帝、左氏春秋始得立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祥符元年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先儒公羊子 周未

公羊高、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五傳至董仲舒及胡毋子都。子都四傳至嚴彭祖及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三傳至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太宗從祀。宋真宗封臨淄伯。明世宗改稱先儒公羊子。

先儒穀梁子 周末

穀梁赤、山東兗州府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及魯申公。傳至江公，其後寢微。漢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皆言穀梁本魯學，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有尹何、申章、房氏之學。唐貞觀從祀。宋政和封睢陽伯。明嘉靖改稱先儒穀梁子。

先儒伏子 秦

伏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能言書。秦始皇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晁錯往受之。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語與頴川異，不知者一二，以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篇，授同郡張生，以授千乘歐陽生，又別傳夏侯勝、勝傳從子建。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相傳不絕。唐貞觀從祀。宋祥符封乘氏伯。明嘉靖改稱先儒伏子。

先儒高堂子 漢

高堂生，山東兗州府人，齊公族也，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傳儀禮、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生三傳至后蒼、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太宗從祀。宋真宗封萊蕪伯。明世宗改稱先儒高堂子。

先儒孔子 漢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爲諫議大夫、選博士。武帝時，魯共王於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冠其篇。後漢馬融作傳，鄭玄爲註，然非孔舊本。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關雉典。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官。又集錄家語，還臨淮太守。卒。唐從祀。宋封曲阜伯。明稱先儒孔子。

先儒毛子 漢

毛萇、北直河間府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子夏作詩序授申公。六傳授毛亨。為詩訓詁。河間獻王上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為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故世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先儒相承。謂之毛詩。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至今獨立。唐從祀。宋封樂善伯。明稱先儒毛子。

先儒董子 漢

董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廣川鎮其故里也。少治春秋。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讀。三年不窺園圃。進退行止。非禮不行。學士皆遵師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封策。為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兩相驕主皆以禮匡正。凡所著述皆推明孔子。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孫皆以學顯。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玉杯、繁露之屬數十篇傳於世。元文宗至順二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封江都伯。嘉靖改稱先儒董子。

先儒杜子 漢

杜子春、河南府偃師縣人。通周官。蓋周官是周公所制。秦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開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于錄畧。子春受業劉歆。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鄭眾、賈逵往受其業。為著周禮解。馬融作周官傳。投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焉。唐從祀。宋封饒氏伯。明稱先儒杜子。

先儒后子 漢

后蒼字近君。山東兗州府鄒城縣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西漢世。后氏二載禮並立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四十篇。載德則其繁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陳玄為之註。今戴記與周官並傳。蒼啓之也。蒼又有詩傳三十九卷。宣帝朝為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為禮之宗。詔令從祀。稱先儒后子。



先儒王子 唐

王通字仲淹，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世以儒顯。自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瑱，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隋文帝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見帝，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徵之歌而歸，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糈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煬帝大業末卒于家。諡曰文中子。所著有元經、詩、易、禮、論、樂、論、續書等，號曰王氏六經。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先儒韓子 唐

韓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生三歲而孤，隨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育之。年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遷御史。唐德宗時，極論官事，怒貶陽山令。有愛及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左遷博士，作進學解以自諭。歷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灼體委膚，退之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于忠惻，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改袁州。袁人之男女沒入爲隸，退之至，悉贖之。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諡曰文。有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先儒歐陽子 宋

歐陽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督、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長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簞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舉進士、擢第、補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爲館閣校勘。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著朋黨論、帝獨取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是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用天下名士、永叔首在選中、論事切直。韓、范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六年、參知政事。盡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地理遠近、更爲圖籍。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諡文忠。自漢之文涉晉魏而興、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興、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子。

先儒胡子 宋

胡瑗字翼之、江南揚州府泰州如皋縣人。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義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留主太學事。上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爲稱首。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諡文昭。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先儒周子 宋

周敦頤字茂叔，湖廣永州府道州人。世居營道濂溪之上。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鄭珣，以茂叔有遠器，愛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奏補試將作監主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者，茂叔至，一訊立辯。遷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治平初，攝邵州事，新學校以教人。神宗時，呂公著薦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亦必親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築室其上，名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號爲濂溪先生。嘗著太極圖，明天人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珣使二子頤、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說者謂其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卒年五十有七。宋寧宗賜諡曰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明景泰元年，以裔孫周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嘉靖間，改稱先儒周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次漢唐諸儒之上。

先儒程子 宋

程頤字伯淳，河南府洛陽縣人。十歲能爲詩賦，二十六舉進士，調鄆縣主簿。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縣政者畏其神，其敢禁。伯淳至，詰其僧曰：聞石佛放光，有諸？曰：然。戒曰：侯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調上元主簿，有善政，移晉城令，專尚德化，百姓愛之。去之日，如失父母，哭聲振野。神宗時，呂公著薦授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進說甚多。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俾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贊以爲得御史體。與執政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去職。後知扶溝縣，凡居官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願常懷此四字。哲宗立，召爲宗正寺丞，命至未及行而卒。年五十四。士大夫識與不識，哀傷焉。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伯淳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及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

異端、謂邪說、使聖人之道、雖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寧宗賜諡曰純、理宗封河南伯、從祀。元文宗加封豫國公。明嘉靖改稱先儒程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程子 宋

程頤字正叔、河南洛陽縣人、明道之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且乞召對、而陳所學、不報。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爲論題、愛得正叔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仁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其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授南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哲宗元祐元年、應召至京、除祕書省校書郎。正叔辭曰、願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權崇政殿說書。在經筵、每進講日、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徽宗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廢疾、始以授門人尹焞、張釋。大觀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五、世稱爲伊

川先生。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指標、而達於六經、動止語然、一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指儒倡。平生悔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如劉絢、尹焞、謝良佐、游酢、呂大臨、張繹、楊時尤著。宋寧宗賜諡曰正、理宗封伊陽伯。元文宗加封洛國公。明武宗景泰六年、詔以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查取嫡長子孫各一人起送來京、取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欽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世宗改稱先儒程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

先儒邵子 宋

邵雍字堯夫、順天府涿州人。系出召公、隨父徙河南。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堯夫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堯夫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初至洛、蓬蒿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爲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



號安樂先生。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
軍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憮然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富
入相，詔舉遺逸，以堯夫應不起。呂晦等薦除穎川團練推官，受
卽引疾。堯夫德器粹然，望之知其賢，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
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
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
劾而去何益？」程顥初侍其父，歲堯夫退而嘆曰：「內聖外王之學
也。」又曰：「堯夫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
之。」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
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卒，年六十有七。所著
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哲宗賜諡康節。
度宗封新安伯，從祀。明世宗改稱先儒邵子，崇禎間進稱先賢
位漢唐上。

先儒張子 宋

張載字子厚，陝西鳳翔府郿縣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
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
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其讀中庸。一夕，與二程語道學之
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
祐二年登進士第，爲雲巖縣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呂公著
言其有古學。神宗召同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與王安石語不合，遂移疾不出。居橫渠
故里，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與
人言學，隨其資而誘之，每有意三代之治，呂大防薦之，乞召還
原職，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
而卒。初，子厚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示門人，又作東西銘銘
其室，游酢讀之，曰：「此中庸之理也。」又謂春秋之書聖人所自作，
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世稱橫渠先生。寧宗
賜諡曰明，理宗封郡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張子，崇禎間進
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司馬子 朱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平陽府夏縣人父池幼孤家貧數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第知光山縣遷鳳翔府召知諫院懇辭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光其次子也君實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中進士甲科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時池在杭故也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城軍累官端明殿學士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退居洛陽十五年哲宗立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肩輿三日一入光不敢當令子康扶入對遂罷青苗復常平糴糴法兩官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關邊際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食少事煩爲戒光曰處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事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大事也故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年六十有八卒於西府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柩封溫國公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博學無所不通所著資治通鑑曆年圖通論等數十種度宗咸淳三年從祀明世宗改稱先儒司馬子

先儒楊子 宋

楊時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宋神宗朝登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從之中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頤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頤送之曰吾道南矣頤卒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餘杭蘄山潯陽三縣皆有惠政爲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徽宗召爲祕書郎欽宗除諫議大夫還國子祭酒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所著有三經義辨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年居諫省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開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明孝宗弘治九年封將樂伯從祀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儒藏

先儒胡子

胡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新穀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流奇重之。宋哲宗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置後。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際。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足不履權貴之門。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罔勿由此。於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卒，謚文定，非常格也。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謝良佐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而松柏挺秀者也。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春秋傳列於學官。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二年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先儒朱子

朱熹字元晦，江南徽州府婺源縣人。世居紫陽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仕閩尤溪縣尉。朱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生熹於官舍。幼穎悟莊重，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受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年十四，父以從父遺言受業於劉勉之，勉之誨之如子，以女妻之。十八歲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玉泉同安簿，建高士軒，經史間，嘗古今載籍，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講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晚年徙建陽縣，築室於三桂里，名曰竹林精舍。登第後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人之難澀，反不若古人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

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紀。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博而不張。俱爲之衰。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晰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起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東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塋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歿。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詁。立於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門人最著者黃榦。李燾。蔡沉。李方子。輔廣。宋寧宗嘉定中。詔諡曰文。理宗紹定三年。封徽國公。從祀。明景泰六年奉旨。朱文公有功世道。以建安縣九世孫朱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嘉靖元年。詔以朱子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璧。蔭餘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祭祀。九年。崇正孔廟祀典。改稱先儒朱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之上。

先儒呂子 宋

呂祖謙字伯恭。先世山東萊州人。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博士。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歸。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和氣。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有考定古易書說。左傳博議。問範。官箴等書。行於世。理宗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呂子。



先儒陸子 宋

陸九淵字子靜。江西金谿縣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進士第。在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調靖安縣主簿。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於信之鵲湖寺。論及教人。又與王伯順論儒釋書曰。儒者雖云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還將作監丞。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曰。學者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以爲躬行之效。一日告僚友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沐浴更衣。端坐而卒。諡文安。詩文語錄傳於世。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陸子。

先儒張子 宋

張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人。父浚。累官右僕射。封魏公。敬夫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作希顏錄。以蔭補承務郎。忠獻出督。奏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改修撰。病且歿。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孝宗嗟嘆不已。朱元晦與黃幹書曰。吾道孤矣。栻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所著論語。孟子。太極圖說。涖酒言仁等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諡曰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嘉靖改稱先儒張子。

先儒蔡子 朱

蔡沉字仲默、福建建陽縣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三年、從西山請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禮義自怡悅。西山沒、徒步復卷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嘗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仲默不屑就。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峯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諡文正。憲宗成化三年封崇安伯。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先儒眞子 朱

眞德秀字景元、福建浦城縣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遂妻以女。登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知大郡、惠政畢舉。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溪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復陳、祈天永命之說、勉之以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尋卒。上震悼、輟朝、諡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有西山甲乙稿、端平廟議、文章正宗等書。明正統從祀、成化封浦城伯。嘉靖改稱先儒眞子。

先儒許子 朱

許衡字仲平、河南河內縣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投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易傳、四書集註及小學書。衡讀之、遂默焚於中、手寫而還曰、吾今乃知爲學之序也。移家蘇門山、依姚樞以便講習。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素人大化之。及卽位、召至京師、遷國子祭酒。設教懇款、必使通曉、諸生尊師敬業、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卒年七十有二。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歟後慎勿請諡、弗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羅整庵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邇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矣。是諡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許子。

先儒薛子 明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縣人。年十二、能賦詩。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飲食。永樂十八年、隨父教諭鄆陵、就試河南、發解。明年登進士、擢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臣、出爲山東、食事。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陞大理卿、累遷禮部侍郎、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以疾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從學日衆。每以聖賢爲師、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生平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所著有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世稱敬軒先生。卒諡文清。弘治九年、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稱先儒薛子。

先儒陳子明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縣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年二十歲，領正統丁卯鄉薦，再上春官，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名動京師。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江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教。辭。督府、藩司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終養，特授翰林院檢討。卒年七十有三。學者稱白沙先生。嘗言：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讀，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舊冊，至忘寢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新乎。薛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鸞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啓聖賢之局。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陳子。

先儒胡子明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年十七，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徒步往從之。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日遠。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若嚴賓，端莊凝重，履繩趨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拒斥及門者衆，築室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學術之正，類如此。嘗言：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于功利。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不知省察操存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儒藏

先儒王子明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縣人。祖母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父華舉進士第一。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榜。已未，成進士，授刑部主政。移疾歸越，即陽明洞開書屋，毅然有志聖學。甲子，主考山東，得人最盛。調兵部郎。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縛杖闕下。歲久，謫貴州龍場驛丞。居莫力學，學益進。提學席書聘主貴陽書院，陞廬陵知縣。瑾誅，陞主事。歷任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伯安至，置二匣行臺前，櫛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請提督軍務，便討賊。本兵王瓊素奇守仁，請上印與兵符。時宸濠變作，守仁起兵勤王，獲濠獻俘，封新建伯。嘉靖六年，征岑猛，平八寨。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世稱陽明先生。先生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於世。初，訃聞于朝，忌者媒誣，遂削爵。隆慶中，復之，贈侯，諡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校記

①「咸淳」上當脫「宋」字。

②河東：當爲「河南」之訛。

聖門志考畧卷下

海鹽沈德涓纂輯

石門鍾定

會稽余澗參考

開化張世持

廣川張衡時舉氏鑒定

門人 汪開更 編次
方應臨

受業朱弘基

塔陸堂 訂閱

啓聖公祠

按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祀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靖獻公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奏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

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繼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世宗從張璁議。詔南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十二年又添入周輔成從祀。

配享先賢

顏無繇 曾點 孔鯉 孟激

從祀先儒

程珦 朱松 蔡元定 周輔成

改祀先賢

林放 蘧瑗

改祀先儒

鄭玄 鄭衆 盧植 服虔

范甯

罷祀

公伯寮 秦冉 顏何 荀况

戴聖 劉向 揚雄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王陽

杜預 王安石 吳澄

啓聖公孔氏

叔梁紇嘗爲魯陬邑大夫。初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曰：「陬大夫，祖爲卿士，實先聖之裔。今其身長十尺，武力絕人，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往，將於尼山，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二十四歲而顏氏卒。合葬於防山。宋真宗祥符元年，封紇爲齊國公，顏氏爲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爲啓聖王，顏氏爲聖王夫人。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氏。



儒藏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爲魯鄉士、娶齊荃氏、生復繇顏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祀伯、從祀孔廟。宋真宗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祀國公。晏氏祀國夫人。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遷配啟聖祠。

先賢曾氏

曾點字子皙、少孔子六歲、從學於孔子。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曾皙、孔子之所謂狂者也。孔子嘗誘使自志、點偕童冠、春風沂水、夫子與之。生宋聖曾子。唐開元封祀伯、從祀孔廟。宋祥符加封萊蕪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啟聖祠。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歲、娶亓官氏、二十歲而生鯉。是年初、仕魯爲委吏、適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其子。孔子嘗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早聞過庭之訓、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而卒。生達聖子思子。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先聖。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啟聖祠。

先賢孟氏

孟激字公空、娶仇氏、生亞聖孟子。生三歲而孤、母有賢德、三遷以教孟子。爲卿於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有憂色、何也。對曰、柯聞君子稱身而就位、不食榮祿。今道不行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暮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激邦國公、仇氏爲邦國宣獻夫人。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氏、配享啟聖祠。

仇音

先儒程氏

程珦字伯溫，宋人。會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再世，遷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伯溫爲黃陵尉，累遷至大中大夫。卒，生二程。文彥博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墓。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婺源著姓，世有偉人。登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累遷知饒州，請祠家居。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益自刻厲，日誦大學中庸之書，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愚害道，因取佩章之義，名其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胡籍溪、劉勉之、劉屏山。顧謂子熹曰：「此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父事之，而唯言之聽。」熹後卽稟學于三君子之門。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益靖獻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沅之父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傳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咬齋，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季通贊正焉。尤袤、楊萬里薦於朝，召之以疾辭。卒，塋西山之足。平生同學多見元晦集中，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洪範解等書。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

先儒周氏

周輔成，周子敦頤之父也。維周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輔成中興宗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卒，塋通州營樂鄉。贈諫議大夫。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改祀於鄉者七人

春秋林放

林放字子丘、山東兗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清河伯。從祀。宋真宗加封侯。明嘉靖以家語、史記不在弟子列、改祀。

春秋蘧瑗

蘧瑗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仕衛爲大夫。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唐開元封衛伯、從祀。宋真宗加封內黃侯。明嘉靖九年、以夫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

東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少好學、習孝經、論語、兼通三正曆、九章算術。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

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玄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玄因從融質諸疑義。及玄棄成、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十人。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玄不得已、從至元城卒。所註有禮記註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高密伯。明世宗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鄭衆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府人。有功諸經。同杜子春能讀月禮、往受業焉。自爲周官傳。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中牟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盧植

盧植字子幹、北直涿州人。受學於馬融、有功諸經。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良鄉伯。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服虔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縣人。註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及辭賦、碑



誅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榮陽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河南郡陵縣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新野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罷祀者十五人

春秋公伯寮

公伯寮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唐開元進封任伯。從祀。宋真宗封壽張侯。明嘉靖以恕子路。祖孔子罷祀。

春秋秦冉

秦冉字開。河南汝寧府人。唐開元從祀。宋真宗封新息侯。明嘉靖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春秋顏何

顏何字冉。山東兗州府人。唐開元封開陽伯。從祀。宋真宗加封堂邑侯。明嘉靖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周末荀况

荀况字卿。趙人。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封蘭陵伯。明嘉靖以言性惡。罷祀。

漢揚雄

揚雄字子雲。四川成都人。佗法言。宋神宗從祀。封成都伯。明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祀。

漢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傳小戴禮。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楚丘伯。明

嘉靖以賊吏罷祀。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彭城伯。明嘉靖以誦神仙方術罷祀。

東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受周禮于杜子春、有禮解行世。又著經傳義詁及論難。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岐陽伯。明嘉靖以會附圖讖罷祀。

東漢馮融

馮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註詩、易、三禮、尚書。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扶風伯。明嘉靖以黨附勢家罷祀。

東漢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任城伯。明嘉靖以註風角等書罷祀。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於學官。唐貞觀從祀。宋真宗贈司空。明嘉靖以爲司馬師畫策篡位罷祀。

魏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註周易九卷。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偃師伯。明嘉靖以宗旨老莊罷祀。

晉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註春秋左氏傳、時號杜武庫。唐貞觀從祀。宋真宗贈司徒。明嘉靖以建短卷罷祀。

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庭。政和二年追封安石舒王。及子雋臨川伯從祀。欽宗靖康元年、以其學術之謬、盡國殃民、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去雋書像。理宗淳祐四年、黜安石從祀。

元吳澄

吳澄字幼清、江西崇仁縣人。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著述甚多、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于世。明英宗正統八年、追封臨川郡公從祀。嘉靖九年、以忌朱事元罷祀。



復聖廟 在曲阜縣孔廟東門外二百餘步即陋巷故宅。

東廡配享

顏 歆 二代

顏 真卿 唐平原太守四十一代。

西廡配享

顏 倫 三代

顏 師古 唐崇文館學士三十七代。

顏之推 隋黃門侍郎三十四代。

顏杲卿 唐常山太守四十一代。

顏見遠 北齊御史中丞三十三代。

曾廟配享從祀 廟在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

東配

孔 伋

西配

孟 軻

東廡

陽 膚

公明宣

西廡

樂正子春

公孟子高

公明儀

孟 儀

沈猶行

子襄

公明高

早居離



儒藏

建聖書院 在鄒縣南門外。其書院之始。是王授受之所。

配享

孟軻

孟廟配享從祀 廟在鄒縣東門外。

東配

樂正克

東廡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廡子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疑

韓愈

西廡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孔道輔

姓氏源流

叙曰、年表列傳敘述、於前聖賢行事既詳、哉言之、然不可不推其姓源之所自出也、故繼之以姓源譜、復以列朝封典備誌於後、後先輝映、道德之光、燦然萬古矣、至於世裔流傳、有懿業可稱者、載在家乘、全書槩不敢及、恐卷帙繁重、且便學者流覽也。

孔氏姓源譜

先師孔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蟠極、蟠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唐堯之臣、佐禹治水有功、始封於商、賜姓子、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祭。主祭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當周武王克商時、封帝乙之子微子啓國於宋、以奉湯祀。啓卒、傳弟思衍、號曰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潘公熙。潘公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何世爲宋卿。厲公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世父勝生正考父、三命益恭、又得商頌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葵。畢葵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仕爲陬大夫。初娶魯施氏、有女九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



儒藏

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食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慮、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於尼丘之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先聖、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七庚子日甲申時、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間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有異質、其肩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管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展大十圍。享年七十三歲、薨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日、卽今之二月十八日。至本朝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凡二千一百六十有六年也。

顏氏姓源譜

復聖顏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第五子曰晏安、爲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曹佚爲邾子。佚生非、非生成、生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皆父。皆父生葵甫、字伯顏、諡武公。葵甫生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因以父字爲氏、始以顏爲姓焉。爲魯附庸、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繁衍。友生爽、爲下大夫。爽生連、爲上大夫。連生噉、爲上大夫。噉生鳴、爲上大夫。鳴生音、爲司寇。音生羽、爲下大夫。羽生訓、爲下大夫。訓生簡、爲下大夫。簡生箱、爲下大夫。箱生廋、爲司寇。廋生景、爲司寇。景生整、爲司寇。整生恤、爲司寇。恤生求、爲司寇。求生友、爲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爲魯卿士。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卽魯昭公二十一年、少孔子三十歲。娶宋戴氏、生子歆、卒于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氏姓源譜

宗聖曾子夏禹之後也。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生子啓、啓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生恣子曲列、始歸國於鄆、子爵、歷夏商周、世久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即周襄王六年也、鄆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滅鄆、鄆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焉。三桓家臣曾天、曾早其後也。巫凡數傳、生點、字子皙、點生參、子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遺、獨得其宗。生子三、長元、次申、華、俱從祀萊蕪侯廟庭。

孟氏姓源譜

亞聖孟子、帝嚳之後也。帝嚳生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邵、賜姓姬、是爲姬姓之祖。凡十六傳、至周文王、當商之季、三分天下有其二、生子發、是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元子伯禽成王元年就封之國。伯禽生陽公、陽公生魏公、魏公生獻公、獻公生武公、武公生伯御、伯御生孝公、孝公生惠公、惠公生桓公。桓公生子四、長莊公、其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故自以庶長爲孟、始以孟爲姓焉。傳至孟釐子公室、娶仇氏、生軻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即魯共王五年、在孔子沒之後三十五年也。是夕、母夢神人乘雲、扳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闌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焉。娶田氏、生子一。享年八十有四。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十一月十五冬至之日。鄆人因哭孟、子而廢貨冬之禮、遂以成俗。塋于鄆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

仲氏姓源譜

先賢仲子由、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稱八元。有仲曰堪、其子因以王父字爲氏。厥後子姓遂以仲姓傳焉。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服正。奚仲之子仲虺爲湯左相、作商誥。迨中葉有子路七世祖仲咨、爲魯卞邑大夫、遂棲居魯卞城鄉。咨生奐、奐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拱生皐、娶宋氏、三十無子、當禱于神。母夜夢異物入懷、非兕非虎、黃質黑文、寤以告皐、皐曰、汝產是子、長必長人。越三日、雲霧大作、繞庭、空中祥光若電、母怪而驚、是夕遂生、命名曰由。時周景王三年己未九月初七日、卽魯襄公三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三卒于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卽魯哀公十五年。墓于澶淵、卽今之開州、有墓在焉。子二、長子崔、次子啓。

按譜、仲子崔因父遇衛難、欲報警、告於孔子、曰、行矣、遂決戰於城西。時孤嬰持戟與子崔戰而死。弟子啓甫十三歲、奉母奔魯、號泣如成人禮。後八年、母顏氏卒、開壙合墓于澶淵、始還卞。一門忠孝、盛矣哉。

孔子流裔十一支

- 一支在北直真定府衡水縣、係三十二代孔頴達子孫。
- 一支在江南江寧府句容縣、四十八代孔端隱子孫。
按端隱、宋紹興間、爲江陵府觀察推官、清慎自持、卒于官。以金匱難還、因卜墓于句容縣之句容、遂家焉。
- 一支在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係三十四代孔頴子孫。
- 一支在江南鎮江府丹陽縣、係四十代孔紂子孫。
按紂、唐懿宗時、爲丹陽令、因家焉。
- 一支在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係四十七代孔傳子孫。
按傳、隨宋高宗南渡、寓居衢州、遂家焉。建孔至家廟、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 一支在浙江温州府平陽縣、係四十二代孔檜子孫。
按地、吳越家此。
- 一支在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係四十代孔績子孫。
唐僖宗文德元年、調績吉州推官、遂家焉。
- 一支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係四十一代孔仲良子孫。
仲良、唐莆田令、清節自持、卒于官。因家焉。宋文公嘗爲訂其譜。
- 一支在河南汝州魯山縣、係四十六代孔戢子孫。
隱居汝州之龍山。
- 一支在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係三十八代孔戣子孫。
爲嶺南節度使。
- 一支在河南開封府許州、歸德府寧陵縣、係上世居宋地者之子孫。



儒藏

四氏封典 仲氏附 周程朱三氏附

叙曰、竊觀歷代之崇儒重道、而嘆聖賢之流澤長也。自戰國魏安釐王封孔子後、爲魯公文信君、以後累朝封號不一、莫不高爵厚祿、安富尊榮、以食報于萬世、謂法先聖者大以樹其褒德崇功之心矣。嗟夫、運會推移、陵谷遷改、皇王之胤、或流爲編氓、名益無稽、而吾道之傳、獨與天地相爲永久。纂諸圖史、參之家乘、詳列於左、今嗣服者庶幾盛美有彰、而攷業者不忠文獻無徵矣。

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孔聖佑爲衍聖公。

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四十七代孫孔若蒙爲奉聖公。

徽宗崇寧三年、封四十八代孔端友復爲衍聖公。建炎四年、偕

族叔傳、嫡姪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府、權以衢州府學

爲孔氏家廟。紹興二年、端友卒、無子、以姪玠嗣。按孔氏分南北宗自此始。

弟端操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權襲封衍聖公。

金章宗承安二年、勅令五十一代衍聖公孔元措兼曲阜縣令、

仍許世襲。世襲曲阜縣令始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授五十六代孔希學爲齊善大夫衍聖公。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仁宗卽位、率三氏子孫朝賀、遣內官

金英傳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十頁、下程羊酒示依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

明景泰三年、詔取復聖公顏子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六十代孫顏議承襲。

景泰三年、欽授亞聖孟子後五經博士、以五十六代裔孫孟希文承襲。

弘治十六年、題准建聖子思子奉祀書院博士一人、世以衍聖公次子承襲、叙六十二代孔弘緒次子孔罔詩。此係北宗。

正德元年、設衢州府孔氏家廟五經博士一人、以五十九代孫孔彥繩承襲奉祀。

按先師四十八代孫孔端友偕姪玠隨高宗南渡、玠襲公、六世正嗣絕、始罷封。今之裔族皆中興祖孔自建炎之後、當時仁玉五代孫孔傳之後。

遂分爲南北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人則祀孔子於曲阜、俱世襲公爵。元時始廢爵封。至明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之爵命襲于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于衢。天札一頒、增輝兩地、褒崇之典、誠卓越於千古矣。

嘉靖十八年、欽授宗聖曾子後五經博士。從學士顏以五十九代孫曾質料世襲。



洪武元年，詔孔氏世襲曲阜知縣，管理邑務，惟選賢能者授職，不以世次承襲者為令甲。按自漢以前，曲阜為魯國，故有從事督郵之官。隋時改為曲阜縣，設令。宋仁宗皇祐三年，詔令縣官復於孔氏子孫中選用。金末及元常以聖公兼攝。至明太祖改為世職，俱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選授。然以世職，不與黜陟。萬曆四年，撫按題准如流官事例，聽候考察，永為遵守。蓋於厚聖裔之中，又有飭吏治之意也。

設四氏學學錄一人。按學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創建，至宋真宗祥符中，就廟創建學，以訓孔氏子孫，未設官也。哲宗元祐元年，置教授一員。四年，又設學錄一員。此設官之始也。元仁宗延祐間，益顏孟二氏子孫受業。明高祖時尚于師儒官內保陞。宣德元年，學錄始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同族家公舉年德俱尊，學問優長者咨部銓除。正德元年，始給學印，創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准臨州學例，原增三十名。萬曆十五年，撫按題准添入曾子子孫受業，改鑄四氏學印。

尼山書院學錄一人。按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周靈王二十年，聖母顏氏歸于尼丘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二十一年孔子生。大哉先師，苞

乾坤之靈，應貞元之運，以為萬世教主也。其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莫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而報本反始，則尼山實為毓聖之區，四方瞻仰而宗依之，蓋與天壤共敝矣。五代周顯德中，創廟以祀孔子。元至元間，設山長，以彭瑄為之。

明正德二年，衍聖公奏准孔氏世職，改山長為學錄。洙泗書院學錄一人。按書院在孔林之東二里許，舊名先聖講堂，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并井甃，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孔子自衛反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與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於是洙泗遂為萬世立教之首地矣。魯記所載孔子講堂，即此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元至元間，因舊址創建書院，以五十三代孔濱為山長，奉祀香火。正德二年，始改山長職銜為學錄。

洙泗書院為先師講道之所，設廟祀，設學錄，朝廷作興人文之鉅典也。膺斯職者，空殫心宜力，日與諸生共相砥礪，使大儒出而持世，倡明絕學，以繼往開來，庶聖人之後，其更有興乎。

孔庭族長。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

傳尉事、後卽以家長繼之。

林廟舉事。前代未有、至明朝始設立、以佐家長督理林廟、經愆子孫者。

正統元年、衍聖公孔彥緒題准本學諸生應山東鄉試。

仲氏子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按、皇明通紀載、天啓朝魏璫擅權、天下靡然、咸建生祠、極其華煥。有監生陸萬齡者、病狂卷心、具疏欲建祠于國學

之左、且稱逆璫功德遠過宣聖。疏入、同寓路見一黑面大

漢持杖從後擊之、歸而立時嘔血歾。歷言其狀、似子路之

像、其爲吾道之干城也。蓋奕奕如生也。先聖有云、自吾有

由、惡言不入於耳。後崇禎年間、禮臣具疏、准以六十代

孫仲 世襲五經博士、照四氏例。

景泰六年、詔以周濂溪裔孫周冕、程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建

安縣朱文公九世孫朱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嘉靖元年、詔以朱子有功世道、以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暨

蔭錄翰林院博士。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兩博士

之例、以請故也。按、大程濂溪公後嗣程佳

璫現襲封翰林院博士。按、襲封衍聖公始于宋仁宗時四十六代孔聖佑、前此自

漢以來、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也。至十三代荀封關

內侯、傳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矣、猶稱關內

侯、是爲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十六代均爲褒成

侯、則專爲奉先聖而封矣。自是封爵世世不絕、至四十七

代若蒙、宋哲宗詔令衍聖公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

禮、許赴闕陪位。至明朝列宗視學、必遣官取衍聖公三氏

子孫觀禮。

國朝現襲封

衍聖公孔

曲阜縣知縣孔興誌

翰林五經博士

孔毓堃

曲阜 北宗

孔胤楨

西安 南宗

顏懋衡

曲阜 復聖

曾貞豫

山東嘉祥人

孟貞仁

山東鄒縣人

仲秉貞

山東泗水籍濟寧人

朱 坤

江南婺源人

程佳璠

河南嵩縣人

程廷祀

河南嵩縣人

程洛國公裔

太常寺博士

孔胤鉉

國子監學正

孔興發

國子監學錄

孔衍侯

孔興榮

孔尚旰

禮樂定制

叙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性情合和邦國而祖洽黔黎者也。自姚姁子姬之簡尚或模而不文或文而不悉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由令經曲律呂洋洋纘纘萬世率由而無弊乎。以故上肇炎漢下暨列代朝有歲祀以隆報稱。迨及明興恪共念篤循至世廟釐定祀典禮備四代樂用八佾崇儒重道之制荷歟休哉昭天地而超今古矣。用是標祀典于首重玉帛祝嘏之遺告也。而章服祭期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于禮器樂章懼其散佚也爰稽其典制撫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鼗之吏有所遵而守焉。

祀典

按自漢高過魯致祀以後幸臨闕里臨雍釋奠登極祭告以及詔祀廟祀史不勝書載在全志茲特取歷代建制之始備若干篇以便稽考云。

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于太學。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于辟雍。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宜尼廟別勅有司享薦之。有司享廟始此。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祭酒令博士及國子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并孔聖牌額子。



此後世類日
行禮之始。

隋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

縣學以春秋仲月釋奠。此郡縣二仲
釋奠之始。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自曹魏釋奠孔子于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
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高祖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周公爲先聖

孔子爲先師配。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

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釋

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

師別祀周公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于是
始定

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

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爲先聖。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此後世郡縣
立文廟之始

太宗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

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

舊禮釋奠以博士自爲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

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
自今國學釋奠令祭酒爲初獻視聽稱皇帝某遣某官司業
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州縣以守令爲初獻丞佐爲亞獻博士
爲終獻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
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于此。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

國冑自今有事于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太宗詔以
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于聖人之經也。

高宗顯慶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博士范頤撰樂章。

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

廟。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于此。

廟按此是贈爵配享之始故諸書之嗣後累朝各有贈益其
見崇儒重道之意然繁不勝列况自世廟聖正祀
典以來明然如日中天一以今稱爲主樂置不錄。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冑于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冑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諡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衮冕

服樂用官懸追贈顏子等爲公侯伯東西列侍。此亦孔子封
王弟子封公侯伯之始。

今按鄭曉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釋
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足給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

若之論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

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于宰我冉求哉我求言行不必微指

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

徵求我庶幾不存此說以俟後之君子。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悉亂廟
祀遂廢故復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克諸廟再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
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復登墓拜。

宋太祖建隆中、三幸國子監、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歲於廟門。

太宗淳化四年、從監軍使請聖廟六衙朔望焚香。

真宗天禧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割學之意。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報可。又

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已用登歌、後廢宋復用之。

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詔辟雍文宣王殿名曰大成、帝謁文宣王殿。

徽宗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爲王、復封安石子雱爲伯、從祀孔子廟庭。

按、安石學術紕繆、執拗殃民、貽禍宋室。其最甚者、以春秋爲惡爛朝報、不列學官、律以亂賊之大義、何辭兩觀之誅。乃徽宗納羣奸之言、配享未已、而稱王、又躋逆子于從祀、幾何不萬古如長夜耶。卒之徽宗傾覆社稷、客死沙漠、未必非此舉基之也。二事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徽宗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明言、攻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

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按、漢以來、釋菜之禮始見于此。夫始教祭菜、禮之以簡爲貴者也。南朝宋齊以來、乃以釋奠行之、幾于重矣。至宋大觀中、始定貢士釋菜之儀、明初因之、每進士釋褐及國學朔望日俱行釋菜禮、正合始教祭菜之義。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徽宗政和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于國里。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

南宋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王殿與大社、大稷並爲大祀。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帝謁孔子、止輦于大成門外、入幄、羣臣班列于庭。帝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帝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禮、遂臨太學。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去王雱高像。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詔追封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先是、慶

元中若他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四書之名始于朱。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照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章宗明昌二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牌。

元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若爲令。

仁宗初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鐃入地尺許。邦寧息俛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愧累日。何以書記異也。刑餘之人而使主大祀夫子其吐之矣。宜其謹告之速也。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登極幸太學行釋奠禮。

按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立四百年之大業。暨至明朝太祖不增尺土崛起布衣數年之間奄有大寶。甫于登極卽親幸太學行釋奠禮。嗣後列宗相仍凡登極卽幸學行禮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復遣大臣詣闕里祭告。遣官欽取始自憲宗遂開有明三百年文明之治賢相名臣勲業燦然接踵相望皆從此出。至世宗釐正祀典稱先師去王號撤塑像易木主改正配祀顏曾之父附諸啓聖改

蓮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刺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禮制斑斑勿僭勿黷而孔子之尊崇萬世始有定論猗歟盛哉茂以加矣。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謁國學行釋菜禮。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簋簠簠悉代以磁器。

洪武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高皇帝遂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按太祖皮弁服行釋菜禮正合禮記皮弁祭菜之義。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吏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詣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奠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行香至此定爲令朔望謁奠之禮偏海內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永樂四年三月太宗謁孔子視太學。按太宗將視學命禮部詳議孔子服制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廟蓮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諱闕里祭告。按國學之祭舊用舞六佾增爲八佾舊用十簋十豆增爲十二簋十二豆郡縣之祭舊用八簋八豆增爲十豆。

弘治十二年、廟里廟無遺太常寺少卿李傑祭告。十七年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嘉靖元年、世宗登極、駕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外、即降辇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輦。

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天下學始去塑像、設木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從祀十哲以下及門弟子七十二人、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二十九人皆稱先儒某子之位。畫龕公侯伯諸封爵。申黨卽申棖、存根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滂七人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廟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戒筵豆十二爲十、八份爲六。天下府州縣筵豆減十爲八。別立祠祀齊國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世宗復幸太學、釋奠先師。遣官取衍聖公孔炤、並族人孔詳等親禮。穆宗隆慶五年、詔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神宗萬曆十二年、詔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

懷宗崇禎年間、禮臣題准以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絕學、述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進稱先賢、位次漢唐諸儒之上。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

躬親大政、遣大臣詣闕里祭告孔子。順治九年、

世祖幸太學、謁先師、行三跪九叩首禮、坐養倫堂、命祭酒、司業進講、賜衍聖公袍帽。還朝、祭酒等率諸生謝恩、又賜羣臣酒、賞賚有差。

今上康熙八年、

皇帝臨太學、親謁先師孔子、遂幸養倫堂、命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虞書典典、各賜銀幣。監丞以下六堂諸生賞賚有差。謹按、是年、鴻以廷對留京、得觀其盛、裔裔皇皇、典禮隆備、多士濟濟、冠帶雜遝于櫺門者不啻千人。卒之數科以來、鴻儒輩出、人材萃于闕學、博大昌明、文體變而益上、樹首得人成慶、業征於休哉、萬載弘文之運、于是始基之矣。



釋奠釋菜義

周禮大司馬曰春入學舍菜合舞注舍菜記曰釋菜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執芬香之菜或曰菜通謂蔬食菜羹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脯修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修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爲最簡不酌也。不列饌不作樂不投器五禮帝儀云釋菜每位左一簋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苳菁韭之菹饌尊一賓凡齊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就事官散齋三日。前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內外牽牲詣祠所設登歌之樂于殿上日及脯獻官率其屬闕祝饌具詣廚視滌既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午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于神位右設祝板于神位左陳祭器尊饌者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器行事之節並詳素王紀事賈公彥曰奠之爲言停也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羣祀也陳詳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也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朱濂孔子廟堂議曰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

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

章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爲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

按：夫子自云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至爲魯司冠，則有司冠之章服矣。至是始衣王者衮冕云。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春，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木爲圭，至是始易爲玉云。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高圓鏤版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候圖改正。

按：歷代以先聖與門人同服，交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脩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章九旒。

明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洪武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

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及李元璠言顏子立侍，則孔子之像在唐前已有矣。後世莫

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縣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太祖毅然灼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



祭期

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國子監大臣一員。或大臣初獻、祭酒亞獻、司業終獻、不遣官祭酒等行禮。

分獻官

國子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

監察御史二員

監宰官

禮部祠祭司一員

引班官

鴻臚寺宿二員

贊禮官

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爲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前。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獻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不習器、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與妻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于別室。致齋一日、宿于祭所、惟理祭禮。

視祭

正祭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及禮部堂上官親往視之。演樂畢、如養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無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宰印官送祝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于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瘠、視潔與其牲數。省畢、送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盞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禮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

文公朱熹曰：舊禮器圖樣並依舊崇教之製，不如政和皆考

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澤州日，遂申省部乞

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款。

簠 皆盛黍稷之器，簠方，簠圓，刻木為之。

簋 簋古，今皆竹，豆製不同，或木或瓦，近制以銅。如特牲曰：

犧尊 周禮司尊有犧尊，取其犧牛，享食之義。

象尊 取形于象，以明夏禮萬物之所由化也。範金

雲雷尊 經以雲首，腹畫雲雷，同旋之。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尊，尊

壺尊 其尊作壺形，其脰飾雲雷，腹著風雨，不獨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

著尊 按明室位，商尊曰著

爵洗 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肅恭之意。盥盥水，洗受棄水，

爵 按禮書，爵小者名爵，火細者名爵，其義取小為貴。

站 爵承尊皆用之。古者爵有承盤，站與登是已。施于燕

勺，夏禮勺，殷禮勺，周禮勺。龍藏洞，蒲生水，疏

豆 數二百

豆 數二百

豆 明室位，曰周以房，房，魯頌曰：豆大

登 六

簠 以竹為之，古用簠不一，以莫時以承

簋 簋以金為之，三足，口有兩耳。

簋 簋以金為之，三足，口有兩耳。

龍尊 以銅為之，方幅為之，畫雲龍文，彩四角各

尊 用布為之。

盥盤 架以木為之。

盥盤 架以木為之。

祝巾 白布為之，長短隨

鼎 也，用以焚香，能金為之，高一尺八寸，

燭臺 能金為之，高一尺

祝版 以木為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

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按明朝尚有祭服，如蟬冠、紅袍、束帶、履鞋之製甚詳悉。今

本朝自有服制，茲不贅。

樂器

接八音之器。聖人取八風而爲之。其聲出於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具一聲者。有具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己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于風氣會歌。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如此。

庭。以拜殿爲之。長七尺。闊三尺一寸。上板繪雪。下板繪山。前
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朱竿八尺五寸。末施銅龍。仰其尾
下。坐衆中。庀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
見。衆作。偃之則降龍見。衆止。以木爲衆。周則植其上。

應鼓 華之爲器去故意也爲華音首每奏樂一句以鼓擊者三但節奏從容也

其制如鼓司此者舞于項上兩手拊之以應鼓節樂技尚書註云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其節直而有解其心虛而能通音之所由由也紫竹爲之
長一尺四寸七分上三大孔吹竽通橫而吹之下六孔

簫。截竹爲之。吹者空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紫竹爲之。畏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重兩吹之。

搏拊鼓中實簾擊以節樂以韋爲之形如小鼓。扶虞書註搏拊用韋也神易謂其則蓋指琴瑟而言齊說文

所以合衆狀方漆楫中有桡柄達抵撞之擊以起衆後一尺

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箇。木受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虞

西方國其形肉族用以止衆惡實耐銳族以爲止
編磬其爲物堅實而不動以堅木爲榘竹爲柄司磬者擊之其

擊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以石爲之。數十人。

育而倍之也。插箕樁上刻如齒形曰柔牙足爲鳥形。

編鍾以堅木爲槌竹柄司健者擊之有律呂以應十二月之候
笙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
母施管於中氣鍾物之生故名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
簧曰果笙者衆
管在匏有果衆

鳳簫 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狀如鳳翅。其聲鳳聲。

琴絲絳物而成聲。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象舞之曰。廣六寸。象六合。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絃。

瑟一伏義作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頒瑟止二十五絃裴化尺二寸闊三十三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以土爲質。以水大相合。而成器。故具三形。中虛上竅。火之形

樂書云圜麓皆六孔。

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五分三釐上一大孔

竹爲之爲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

音長尺有二寸六分并兩面吹之

以紅絨爲之，腰上加塗金銅雲盤于其上，數九長七尺，以和

綖繫之下綴以絙竿長八尺五寸朱髹朱施塗金龍首飾

階舞生之前以篋其舞。

舞价圖

以紅絨爲之，鏤上加塗金銀，雲盤于其上，敍九長七尺，以紅絨繫之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髹，朱髹塗金，龍首，卽

其節二人執立于東西兩
階，群生之前以筆其詳。

數六十四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塗以金

數六十四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三度朱僞舞生左手執之

以舞按商書註云翟山羽山之翟有雉與五色其羽中
施詩前今註云翟如雉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也執

惟樂舞生之國
答秉翟有文舞也答舞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

朱、群分有定制、東西所著、及叩東諸華生而西、則西諸華生

拉多似有定集東西所傳如東院衆生西下則下門衆生

面東、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亦皆成偶。

樂章

按樂章即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于樂、故曰樂章。古今祀先聖之樂、不相沿襲、難以盡列、列其名而已。明朝之樂、則全錄至。本朝之樂、尚未有聞、俟有定制、再行補錄。通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為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隋亦以夏為名、唐以和為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穎又撰三和樂、一曰祇和、二曰豐和、三曰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為名、有疑安、同安、明安、成安、穩安五曲。金以寧為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永寧、淳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為名。武宗又添徵候奏穩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明朝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迎神

成和之曲無舞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新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幣

寧和之曲有舞



儒藏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虔越前王。樂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維神之聽。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化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醑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 景和之曲有舞

日王宗師、生民物執。瞻之洋洋、神其卓止。酌彼金彝、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終獻 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 咸和之曲無舞

犧象在前、豆蓬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咸和之曲無舞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靡離。欲茲惟馨、神馭遐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望遠 曲同送神無舞

按、禮制、樂章、佾舞俱攷核舊志、自嘉靖九年爲則。

本朝禮樂新制、因未見會典、不敢混錄、俟查覈有據、另行補載。

聖賢遺蹟

叙曰、代與時移、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曠易因。故觀畫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塚者嗟周道之衰、登琴堂者慕君子之化。凡一事一物、經聖賢所履、有不驚觀天球夜光、愛而慕之者乎。寧與廢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歷聖域而遺蹟可求、觀遺蹟而景行是思矣。

地里

闕里、在曲阜縣先聖廟東、相傳在魯兩觀闕右、故名。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也。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闕里者、素王之庭除也。不曰鄉里、而曰闕里、蓋謂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尊稱也。後漢鮑永爲魯郡大守時、孔子闕里無故剽棘自除、從講室至里門。

孔里、昔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陋巷、在曲阜縣治東、卽顏子故宅。

麟冢、在兗州府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往觀之、卽此。

曼相園、在曲阜縣先聖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昔先聖

射于曼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志曰。曼相圃。在魯城內西
南。近孔子宅。是也。今改為曲阜縣學。

周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
適周。常至其地。

衛。今河南。本朝歌之地。紂所都。春秋邱鄆併入于衛。孔子擊磬
于衛。卽此地。

蔡。今河南。古爲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于此。孔子適蔡。卽此
地也。

陳。今河南。武王封帝舜之後于此。孔子絕糧之地。

宣王陵。在河南衛輝府修武縣北十里。孔子欲北之趙。至河。聞

趙簡子殺大夫質鳴犢。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
名爲宣王陵。

阿谷。在兗州府曹州南三十里。卽孔子南遊于楚。見列女佩
之地。

夫子巖。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北。相傳孔子經此。後人因肖像

于壁間。按歸德府卽故宋地。孔子微服過此。

五父巖。在曲阜縣東南五里。先聖殯母之所。

延陵鎮。在鎮江府丹陽縣。鎮有嘉賢廟。祀季札。唐刺史殷仲容

刻孔子所書季札墓前石碑上十字于廟中。宋楊傑詩云。戰
國相吞禮義微。延陵季子救周衰。當時若嗣諸侯位。後世誰
傳十字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孔子所題。

孔賢莊。在北直真定府冀州衡水縣西北一十五里。孔子三十
二世孫孔穎達始家于此。

山

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卽顏母所產處也。其東有顏母山。
其西有昌平山。山脈皆自泰山來。其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
峯。中峯卽尼丘。迤出霄漢間。所謂巧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
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壑下
沂水出焉。水經注曰。沂水出魯城東北。尼丘山西北是也。流
注智源溪。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
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歲以二月十八日。八
月二十七日祭享。與顏母山同日。俱曲阜縣官行禮。金章宗
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先期一日。宗子率合族詣尼
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
一舍間者同之。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間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
堂遺址。



儒藏

昌平山。在尼山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卽此。名魯源鄉。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啓聖王墓在山北二十里。

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岱宗。亦曰兗鎮山。周一

百六十里。崎五十步。盤道曲屈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

大天門。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八里三百步。上有孔子崖。

卽孔子登此望見闕門白馬以示顏子處。建孔子登臨坊。至

聖廟。

孔子山。在湖廣黃州府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常登此

山。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天雨墨水浸出。

孔望山。在淮安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同官于剡子。登此山以

望東海。

夾谷山。在濟南府濰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卽魯定公

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行之所。

黃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

處。下有東流水。是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有問津橋。

聖公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山巔有孔子讀書臺。

蒙山。在費縣西北。又名東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

曾子山。在滕縣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常讀書于此。

馬鞍山。在鄒縣北。以形名。孟父母墓在焉。

四基山。在鄒縣東三十里。山巔有石狀如堂基。故名。其西麓爲

孟子墓。墓前有廟。孔道輔建。

水

洙河。在曲阜縣北。卽泗水分流處也。水經出泰山。至汴城。合于

泗水。至魯縣。分爲二水。北爲洙濱。春秋莊公九年浚洙是也。

今由孔林橫過先聖墓前。西入沂水。

泗河。在曲阜縣北。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澶于泗淵是也。

沂河。在曲阜縣南門外。卽曾點所浴處也。發源尼山之麓。至兗

州。東入于泗水。經所謂魯魯門也。南崖有舞雩臺。

滄浪淵。在兗州府嶧縣北車稍山下。孟子謂滄浪之水清。卽此。

孟母井。在馬鞍山西孟母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顏母井。在昌平山中。遺址猶在。每歲祀尼山之日。遣孔氏族人

祭其井。

顏子井。在曲阜縣顏廟前。

觀臺井。在曲阜縣東北。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繫易于此。

城

古魯城。在曲阜縣城外。延袤十餘里。城門十二。自黃帝神農。少



儒藏

昭皆都曲阜。其後周公封焉。漢魯其王亦都其地。

故鄒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之邑。

故密城。在汶上縣。即古魯中都也。孔子爲宰于此。

故額輿城。在蒙山之陽。魯附庸國。費縣西。

故武城。在費縣西南。子游絃歌舊邑。曾子所居。今名絃歌里。

南武城。在嘉祥縣南。曾子故里也。建宗聖公祠。

故休城。在滕縣西。孟子去齊居此。

故單父城。在單縣城南。卽子賤。巫馬期所宰之邑。

古郊城。在鄒城縣東北。中有鄒子故宅。卽孔子問官處。

故下城。在泗水縣東。爲下莊子之邑。卽子路故里。

謝過城。在泰安州境。卽孔子攝相。齊人以汶陽田歸魯。謝過。

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北。孟子去齊。三宿于此。

蒲城。在長垣縣。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卽此地。

匡城。在長垣西南。春秋衛邑。孔子自朱適陳。過匡。卽此。

儀城。在開封府西北。卽儀封人請見孔子處。

滕城。在滕縣西。內有滕文公廟。

堂

夫子燕申堂。在東平州東北一里。

曾子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

子貢廬墓堂。在先聖墓西。

孟母斷機堂。在鄒縣城東南。

亭

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駕詣闕里。顧問先聖墓何在。子

孫引漢鑾輿至林。莫謁畢。坐于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

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藁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

亭俱在。

觀川亭。在曲阜縣東尼山。卽子在川上處。

詠歸亭。在曲阜城南。卽曾點詠歸處。

新樂亭。在曲阜縣顏廟前。

孟止亭。在萊蕪縣治東南。孟子薨母。反于齊。止于墓。卽此。

臺

孔子問韶臺。在濟陽縣東北。

文雅臺。在歸德府城東。孔子適宋。與羣弟子習禮于樹下。卽此。

厄臺。在陳州南。相傳爲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其序

曰。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蝕。山川厄于崩竭。聖人生而

肖天地之類。稟日月之靈。鑑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

厄于歷山、夏禹厄于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羑里、我夫子厄于陳蔡、其道一也。

泗臺、在泗水縣東北、卽孔子問禮于老聃處。

兩觀臺、在曲阜縣東南、春秋魯定公二年、先聖爲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于此。

獲麟臺、在鉅野縣東南、卽西狩獲麟之所。

周公臺、在曲阜城北高阜上、相傳太廟舊址、子入太廟、卽此。

舞雩臺、在曲阜縣南、曾點風乎舞雩、卽此地。

曾子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卽曾子耘瓜誤斬其根處也。

子思隱書臺、在鄒縣城南、中庸精舍側、相傳子思隱書于此。

絃歌臺、在武城縣西、上有子游祠。

琴臺、在單縣治北、子臧爲單父宰、鳴琴而治、後人卽其處建臺。

孟望臺、在范縣舊城東、建孟子祠于上。

樹

孔子手植榆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高五丈、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榆。晉永嘉三年枯、隋義興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元兵犯闕里、焚及三榆、迨

四十九代孫孔瑋爲廟學正、洎族人避兵于廟、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雪中羣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煨燼之餘、攜至闕下。後八十年、癸巳、元世宗至元三十年、東廡頽址、堯曠問苗焉、其芽、徙復于故處、矢之曰、此榆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葱然、三氏學教授張頌識以銘。明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鐵、皮生苔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諒可必也。宋米芾有贊、五十三代孔經有記、兗州知府董旭置石欄護之。

億崇禎三年庚午春、編兒時從先大父任東省、以登岱之役、偕同邑呂子聖符呂尊人前任東省、修聖廟志者、與孔氏有舊。詣聖林瞻禮、得見此榆。孔氏奉祀云、此榆榮枯、實係天下治亂。晉代崩析則枯、隋義興之生、爲唐太宗也。唐乾封之枯、五代紛紜。宋康定之生、則宋室文明之象。金貞祐甲戌罹于火、此亦如先聖之厄于陳蔡也。至元甲午復苗而茂、距篤生明祖十數年耳。得得觀後已五十餘年矣、霜皮溜雨、古色參天、今尚能稍憶其挺幹也。嗟乎、聖人手澤如此、豈非萬古一人乎。卽手植之一樹、而其榮悴關繫國家之氣運、蓋聖人能圖天地、故能先天後天而奉若不違也。况夫經書之垂

世歷代表章炳如日星學者可不身體力行以見先聖于
葵塋也哉。

孔林古楮在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水經註孔
子既葬弟子異國各持其土所宜植于墓前此子貢手植也。
顏林石楠在復聖墓前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也。

孟廟古楸三株二株在寢殿前一株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
枝盤曲如龍蛇狀宋宣和中所植。

今上九年庚戌夏_渴廷對南旋道經于此肅衣冠拜謁瞻
禮廟貌森嚴穆然想見泰山巖巖氣象喬木千章鬱然挺
秀廟之西爲孟母斷機室自唐宋以來碑記石刻指不勝
屈摩挲其下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孔廟松楸歷周漢晉榮茂如雲金泰安間復植松千株。

孔廟

杏壇在先聖殿前卽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有石碑。

魯壁在先聖廟中金爲金絲堂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于
夫子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初孔子九世孫孔鮒秦時爲
文通君李斯議焚書鮒覺走還收其論語孝經等藏于壁中
至漢魯共王欲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同壁中金石絲竹之

音遂不敢壞已而孔安國發壁得古文經書宋王禹偁有銘。

夫子甕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新修夫子
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中得玉璧
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床
首有懸甕意召新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
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
修吾書董仲舒獲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
張伯懷其一卽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石硯在夫子故宅廟屋三間牀前有石硯一枚制甚古朴
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古碑自後漢永壽二年至元統元年共十八碑。全志具載

司寇像石刻在大成殿內。

兕几像及行教小影二石刻在奎文閣壁。俱吳道子筆

孔林

自兕溝在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塚有白
兔出于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魯人因以名之
石壇昔先聖沒弟子于塚前筑壇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壽間
易之以石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儒藏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冢壁上刊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餐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城邑。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走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羣小兒，攜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死，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馮按：讖緯之事，聖賢所不道，故春秋記災異而不記事應，恐開附會之端也。發喪沙丘二事，載在集語，亦在疑信之間。然至聖前知，實有其理。吾夫子于梓實、釐廟之類，亦皆留心，豈焚坑之禍，寧不知之。况因革損益，百世可知，則詩不熟秦風，錄書終于秦誓，豈非先見之明耶。則謂此二事有之可也。學者亦斷以理之必然而已矣。

校記

① 涌：當作「誦」。

② 通州：當作「道州」，又其下當有「營道縣」三字。

③ 「侯」上脫「長山」二字。以上見《聖門志》卷二中。



域中三大而師與君親並重。顧所以重者人與言也。合人與言而志其原委終始。稽掌故於屯蒙初造。殘缺失次之餘。彰明典錄。以立萬古瞻仰之儀型。非有師表人倫之責。而胸具域外之觀者。時克任之。自漢唐以來。昉古立學校之制。獨尊一人焉。成位乎中。而立三極之道者。吾夫子是也。雖位有君相。時有污隆。戒有南北。性有淳漓。爲鄉愿。爲異端。爲僞學。爲外道。要惟合乎不可能之中庸。則千萬世而莫易。自開元禮行。迄嘉靖定祀以後。聖君賢相不更立羲農堯舜禹湯文武爲天子之學。而專祀孔子爲先師。則自天子下達矣。明以孔子當祖述憲章之任。統一而道尊。又何疑三皇汨於暨師。太公辱于武夫乎。以一言而統乎千萬言。包攝乎柱下五千

西竺三十二分。二氏經藏之全者。夫子之一貫。卽羲皇之一畫是也。極後來明修大儒窮理格物。明人倫。正人心。立異分門。爲主敬。爲辨義。爲尊性。爲致良知。雖具而不兼。聖而非時。要之堯舜人皆可爲。道統盡人可紹也。學者不務力行。心得而沒騰口說。泛指某某曰。統在是。是道也。惟統之是知云乎。嗟夫。去聖逾遠。微言將絕。人自爲師。家置一喙。儒林道學。剽賊無根。爲識者所憂。幾欲炎祖龍之火以投畀之矣。有一書而足以教忠敬孝。爲六經鐘鼓。爲四部笙簧。扶皇極而整人紀。與殘經絕學相爲終始者。二舍沈先生聖門志是也。先生以秦溪巨儒。修名砥行。旣以詒於家而礪於鄉矣。其振鐸吾聞也。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橫經講道。學有淵源。吾友彥達

氏令嗣奉爲經師、人師、同字之屢盈戶外。先生慈闈遐齡、有壯顏喜先生服官以樂其志。先生暮必歸宿暑邸、晨夕禮載、主祝春暉、而後詣館、一舉足而不敢忘、非所謂以身教者與。一日手出聖門志一編相示、曰、吾職也。予拱受而卒業、曰、大矣哉、先生之爲志也。猶河濱之宗瀛海、山岳之祖崑崙、所稱統而尊、兼而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晉太史公適魯、登聖人之堂、見俎豆禮器、喟然而嘆、心嚮往之、低徊不能去。今先生視學宮爲今之洙泗、不憚修葺聖典、以詔告萬世。讀是志者、何異登聖人之門、而見賜於牆、見由於堂、見淵濤于寢、夫子端冕而臨、七十子振珮環侍而立也。庶幾哉、仰天庭而親白日矣。不寧惟是、且得盡古今之賢者、而一一師之友之、

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由是推之、中心欣慕、而未獲祀兩廡之間者、親陳薛之偕升、而信其必登、心所愧恥、而妄覲祭社之席者、見楊杜之並罷、而揣其終黜。蓋聖人設教、忠孝而已。季世忘君背親、裨販相效、聖人憂漢慮遠、但春秋以懼亂賊、詎止爲安攘計、而孝經豈僅爲開宗明義之書也乎。先生遭逢

有道之朝、尊用儒術、首頒孝經于學宮、而著爲令。先生擔荷忠孝、凌維王者、以教輔治之意、豈第曰循吾職所當盡也與。昔夫子作孝經成、北面告僑于天。先生志成而告僑于夫子、端門之命、豈不在茲。尼山縑筆、實式憑之矣。僅吾邑人士興起云爾乎。予因是而竊有感焉。晉江右馮惟乾師署吾庠、而提南宮、刻所著易經今義、先

子稱其自律之峻、自課之勤、故士罔不敬、越而士業莫敢嬉。及會稽葉體繩師來、倪文正公稱其人有仲車之疾、而天下事莫不通曉、所刻有史論等書、弟子納屢門下、多知名士。兩師忠孝彪炳青史。厥後金子京先生繼兩師之後、有思不出位、立不易方之確範焉。弟子謳誼三師、至今不衰、德教之頌、起風之碑、具在也。先生金玉麗躬、與山陰姚成翁先生共事、皆壹以敦化維風、扶植士氣爲先務、風格不異、互相邪許、而成斯志。其立德立言先後一揆、今之師猶古之師也。晉魯修泮宮、春秋不書、以爲常事、而詩人頌之。今此書流布天壤、其中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揚子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非先生誰克任之。異時上之太史、定有操

如椽而美其事者。予小子庸陋末學、猥以遲暮之年、躬執警勸之役、敬端書末簡、以效倣仰、敢云糠粃之堪乎哉。肯尚章大洞獻仲冬之望、姑夏汪爾敬謹跋。



聖門志叙

昔賢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蓋當異學縱橫、仁義克塞之會、而欲扶進人心、反邪歸正、此誠非常之原、黎民所驚而懼焉者也。觀其不動心之功、本于知言養氣、乃所願則學孔子。其七篇之卒章、歷序道統真傳、毅然以見知自任、卒使大道晦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然則自春秋以來、千百世而下、知尊孔子者、孟子一人力也。漢高誅無道秦、親以太牢祀孔子。文帝除挾書律、而傳經諸家後先輩出。自唐迄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剴晰與變、昌明性理、嗣自而京師以及郡縣、俱有學。春秋二仲、咸于上丁致祭、四聖十哲配享而升諸堂、先賢先儒俱得從祀兩廡。至於祀典優崇、歷代帝王有加無已。自明嘉靖更定典禮、改爵稱子、迄今未有以易可不謂隆焉。然而論文精義、邈矣難窺、象數方名、淺焉易畧。今之肄業儒林、皓首窮經、不得列名膠庠者、

無論已。即博士弟子名員、驟而問其配享者何人、忽不及答者什且二三也。徐而考其從祀者何賢、何儒、約畧不能記數者什且不啻八九也。豈非高者侈談性命、不屑屑記載諸書、其淺者則又摘句尋章、掩卷而茫無記憶、不克敦崇實學、究竟原委之故也哉。余自戊午之秋、教諭開陽、開陽學宮遠建北城外鍾山之麓、值寇氛甫靖、費序榛蕪、余取其傾者起之、罅漏者補葺之、惴惴焉惟以尸素爲懼。閏辛酉九月、鹽官沈子二含以司訓來襲、余不逮、羨喜將伯之有助也。壬戌三月望後三日、怪風從西南起、經過城郭廬舍、毀折無算、而宮牆與焉。會謂空山之中、四無人居、崩壞尤易。余與二含惟痛憫悲悅、慨斯文之當阨、乃手出聖賢木主于瓦礫之內、整緝廢材、一時構造維艱、擇其易于告成者、于是捐俸勸輸、先創明倫堂、暫奉木主、規制未備、聖賢聚處一堂、從權也。惟是四配十哲而下、至

于先賢先儒名位、多所缺失、則又不自今日始矣。稽諸他學、獎有同然。二舍因謂余曰、嘗嘗從游東魯、得親闕里、陋巷諸志記載頗悉、然而簡帙繁重、不便負笈以從、請節錄其要者、以備參稽、而後兩廡從祀諸賢、犁然可攻。二舍復取其有裨學宮者、編纂成書、曰聖門志。上自

先師世家、下及諸子列傳、無不簡而稱備。其最詳確者、尤在祀典。如釋菜、釋奠、始自何王、舞佾、陳籥、隆于何代、緣端竟委、較若列眉。至若祭器禮樂、某代從同、某代從異、配享從祀、某氏從升、某氏從降、兼綜分核、無不燦同指掌。是書一出、俾諸後學均置一冊于函丈間、朝夕得與聖賢羹牆晤語、一旦親登孔孟之堂、不又如逢故人也哉。今

天子混一區宇、文教覃敷、廷臣建議、飭天下郡縣修葺學宮、優其褒叙、更請釐定祀典、以補前朝所未備、斯誠曠世鴻謨、永垂不朽之盛事。二舍是書適

于此時告成、真足以黼黻盛隆、昭茲來許。然則二舍之功、又豈在儒賢下哉。不才何幸、叨同官而竟附驥尾云。 昔

康熙癸亥嘉平開化縣儒學教諭年家春寅弟姚夔頓首拜牘。



聖門志攷畧緣起

聖門志何昉乎。昉於吾邑參藩冠洋呂公暨先王父天谷別駕公也。先是山左僅有關、宛二志。然關里止傳聖緒、陋巷惟誌本宗、而諸儒賢達遂散見他書、從未有彙而集之者。當神、熹之際、先王父與呂公同官歷下、同曹無事、日以詩文相唱和。會奉檄勅修通志、兩公共事纂輯、厥後分章視草、先王父得岱志、呂公得聖門志、其中叙論十之五六皆王父同事時手筆。越明年、呂氏之子刻是書於家、不二載、版遂散軼、流布未廣。其間考核頗多紕繆、又每畧前而詳後、卷帙雖簡、無益學者。先君子命酒曰、此志爲吾儒指南、汝當殫力蒐輯、以承先志。余小子受而卒業、藏之巾箱久矣。己酉入都、適聖駕臨雍、得瞻橋門冠蓋之盛。辛酉、以需次承乏開陽半席。開陽罹兵燹之餘、士氣未伸、學宮頽敝、方期修整。而壬戌三月望、後颶風吹毀神器、委於草莽、

怒焉傷之。夏五月、同寅姚公甯師自都門返旆、於是竭蹶從事、僅構倫堂爲朔望瞻禮之地。及奉春秋二仲祀典、而兩廡

先賢、先儒、湯無稽考。夫典守斯職、與肄業是中者、駿奔對越之際、茲不曉諸其姓名位次、誦法之謂何、其無乃固陋貽譏乎。今年受館彥達先生家、新桐露滴、金粟香飄、晤言之下、悠然神遠、適於講業之暇、採錄傳記、搜討載籍、刪繁補漏、悉爲釐正。其中表傳事實、源流因革、歷代崇奉、禮樂遺蹟、莫不條分縷析、約爲四則、以尊統宗而衍道脈、則表傳改罷有記、溯來源而詳世系、則姓氏封典有記。祭祀章服、禮器樂章諸大典、所以見明禮之隆渥。至於山川林廟、凡轍跡回環、授經講道之所、靡不具列、地以人重、景仰無窮也。聖賢荷風、越千古而會聚於一堂、替天後、彥、啓卑軼、而若見乎羣英、彙擷信篇、卻遠華誣、亦曰吾盡吾職焉爾。貧賴同寅友

蘇蔡公暨我曹翁偕二三同志左提右挈以交易予俾克竣業質之同人食曰空齋之梓以嘉惠後學而允元徐子石瞻汪子素具優入之概遂倡率諸君樂爲是舉余濫幸諸君之孜孜向學力行有成也不敢以不文辭竊念昔者朝川清音裴迪嗣響昌黎高唱東野賡鳴前徽有佗未嘗不求助後賢而况開陽風土淳厚山川勁爽歷觀前哲莫不清節持身砥礪名教頃因國變文獻衰謝後來玉振屬望斯人是書倘得流傳則開陽其首庸矣今天下大定聲教四訖

聖天子勤政親學上弘樹人之化

賢宰執宣導於下化禮樂定祀典正黜陟隆平鼓吹休明之時也所望諸君連袂登

朝潤色鴻猷則詣長安者有途逕可循將見由門而室嚴乎講習於堂廡卽措諸事業庶幾典型在簪無憂面墻矣余不佞謏落無成惟此一片白心相

期以希聖希賢忠孝廉節之事而已諸子勉乎哉固不第文章之末耳自惟性耽疎拙志懷簡靜加以慈親趨邁陟屺情懷行將遁影海濱集先人之墜緒聊行吟以樂饒奉母課子之餘當南望金溪而色喜也書成爰述其志畧如此

康熙癸亥八月既望後十日

先聖誕辰開陽司訓鹽官沈德涓自述



歷朝盛事目錄

幸臨闕里 有述

東巡典禮

孔林醴賓

修廣學宮

成均議禮

額設祭田

元聖新恩 附錄

附 歷代幸臨闕里考

明季臨雍紀事 釋奠陳設圖 講圖 宴上座圖

歷朝盛事

臣沈德潛恭錄

幸臨闕里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秋九月、

皇帝東巡狩、單恩肆赦、過魯、

聖駕臨幸闕里釋奠、

先師、行九叩禮、舉人孔尚鉉、監生孔尚任陳書講說、

聖恩嘉悅、命吏部優給官職、授爲國子監博士、頒賜

天章、更置

御盃、以示尊崇。

鑒輿親幸孔林、衍聖公孔毓圻等錫賚有差。

臣按、歷代之君、親至闕里者凡九帝、未有如我

皇上聖德神功、亘古莫京者也。前代惟漢高祖首以太牢祀孔、

子、開四百年之基業。嗣後至於宋真宗、或以兵事、或

因封禪而行。而我

皇上值此上元昌期、世際昇平、通獨軫念民依、

命駕東巡、直捷大舜之心傳、兼切神堯之咨誓。周行三省、供億

不煩、白叟黃童、歡聲雷動。奉七百餘年之盛典、



儒藏

躬詣闕里、隆禮有加、重道崇儒、真爽積垂休矣。臣司訓山版、

每閱邸抄、見善政崇崇、輒不禁以手加額曰、

聖天子在上、振典文治、多士踴躍而思奮、其各修舉學業、勵志

忠孝、以無負作人之雅化乎。適於癸亥之秋、

聖門志告成、而今獲觀此隆儀、爰以

臨幸之大禮著於篇、使知我

皇上聰明天亶、度越百王萬萬也。并採成均諸疏及歷代幸臨

闕考、俾學者有所攷鏡焉。嘗

紀飛康熙上元甲子嘉平月臘日、開化學訓導。臣沈德潛恭述。

東巡典禮

禮部等衙門 題為恭請

皇上登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事。禮科抄出、該臣等題、奉

旨著候旨行、應行典禮、該部即詳察議奏、欽此。該臣等欽惟

皇上敬

天勳民、勵精宵旰、凡

鑒與巡歷所至之地、輒諮詢吏治、延訪輿情、軫念窮黎、加恩節

屋、此即帝舜省方觀后、考績問俗之至意也。

車駕行經泰岱、燔柴之禮自應詳備。伏稽虞書傳註未經載有、

儀節無從考據、其後世登岱祀天、多因封禪、費繁儀夥、一無

可採、今應照見行

圜丘大祀禮、泰酌舉行、擇祭所於泰山、不必築壇、設牌位及

配位。應設幄具品物、祭日燔柴、作樂、奠玉帛、進俎、讀祝、行三獻

禮、飲福受胙等儀、如圜丘禮。文武從官及

朝見官員俱照例按品陪祀。其泰山之神、應照五嶽禮遣官致

祭。至於闕里、親祀孔子、自漢高祖以下、見於史冊者凡九帝。

我

皇上天縱神聖、懋勳典學、窮六經之奧義、弘萬代之心傳、以及

廣屬師儒、振興文教、允矣垂休奕積、虔越百王矣。茲

車駕經過闕里、特行親祭、尤爲盛典。伏考前代禮儀、俱未詳備。

今應照康熙八年

率學釋奠、酌舉行祭、日用太牢、作樂奠帛、獻爵等儀、俱如釋

奠禮。其啓聖祠、四配、十哲、兩廡、亦照例遣官分獻。文武從官、

朝見官員、俱按品陪祀孔氏、及五氏宗屬、應陪祀者、亦照例陪

祀。其樂工、樂器一切應用等項、俟奉

旨舉行之日、該部院衙門備辦。如有未盡事宜、臣部臨期另行

請

旨可也。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

孔林罷賽

衍聖公孔毓圻奏、爲恭謝

天恩、高厚逾涯事。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臨幸闕里、釋奠先師、鉅禮隆儀、出於創舉、

御書、賜懸廟庭、自古以來、尊師重道之君、未有如此之顯赫、

樂者也。祀典既竣、臣侍

皇上週閱官牆、稽詢舊蹟、容臣次第奏對、撫恤顧復、至再至三、

真如家人父子之誼、臣又何以當之。荷蒙

聖諭訓誡、令臣祇承祖德、又

聖製詩篇、同日星之昭回、雲漢之炳耀、臣時時敬奉、又頒

賜監板、講義諸書、與蟒袍貂裘、加

賜臣身、五代子孫、伏念

聖恩隆重、優渥逾涯、臣生生世世、感刻不忘、非陳謝之所可罄

也。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衍聖公孔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于本年十一月十八日伏蒙

皇上頒賜御書題賜臣祖母

誥封一品夫人陶氏節孝坊額節並松筠四大字臣謹叩領隨于十二月初一日親捧至臣第臣率族屬人等恭設香案望闕叩頭隨至臣宅內中室臣侍臣祖母

誥封一品夫人陶氏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呂氏及臣妻葉氏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訖臣惟立身之義在于顯親揚名恭遇我

皇上仁孝性成錫類廣愛之賜

龍章題獎節壽臣祖母及臣感激涕零惟日侍臣祖母叩祝

皇上萬壽無疆以抒臣之悃誠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吏部尚書伊桑阿等題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舉人孔尚鉉監生孔尚任既經講書應給官職着交與吏

部議奏欽此臣等議得恭遇

皇上法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祀

先師孔子廟大禮告成

命講經義闡揚

聖教振起儒宗誠曠古之希逢為

盛朝之鉅典而舉人孔尚鉉監生孔尚任陳書講說克副

聖衷應將伊等不拘定例俱從優額外授為國子監博士奉

旨依議

吏部尚書伊等題為欽奉

上諭事准衍聖公孔毓圻等奏稱孔廟於漢元嘉三年設立

百戶一員掌管祭器及灋掃守衛至宋元祐間又添設典籍

一員掌管書籍及禮生司樂一員掌管碑刻及樂舞生管勾

一員掌管祭田及祭品謂之禮樂兵農四科至明朝洪武年

間典籍司樂管勾俱由部選其俸祿在衍聖公祭田內支給

而百戶止由衍聖公委用並未建部至今相沿禮樂兵農未

全誠為缺典今見有供事之人但求職名建部而祀典有光

矣等因具題奉

旨着交與吏部議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衍聖公孔毓圻等疏

奏前來查吏部定例內衍聖公所屬應補官員照咨補授今

衍聖公既稱百戶姓名建部而祀典有光等語相應將見在

供事百戶姓名咨送兵部註冊所給俸祿照別項官員於祭



田內支給可也。奉

旨依議。

衍聖公孔 奏爲遵

旨奏明增截林地事。臣祖

先師孔子賜坐在曲阜縣城北、即古之魯城北泗上也。子孫

例得附葬林內。臣查孔林原額地一十八頃、俱係歷朝賜地、

相沿至今、狹隘殊甚。恭遇

皇上登輿親臨林內、俯軫情形、面奉

恩旨、准賜增擴、仰見我

皇上優恤聖林、澤及綿遠、合族人等世世仰恩。但林以外除南

一面近城、無可增擴、其東西北三面外地不等。有臣祭田在

內者、亦有臣所買之地見在行糧者、亦有民間之地參錯在

內者。除臣地自應併入林內、其民間之地、恭候

皇上俞旨允行。臣願自備價值、會同地方有司、酌照時價交易

置買、俟陸續置買之后、各臣會齊造冊、及所擴林地額數、一

併奏請

欽賜豁糧可也。奉

旨該部議奏。

禮部 題爲闕里既衆

昭幸等事。禮科抄出御史任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 臣等議得、臺臣任 條奏內稱、

皇上神明天縱、文德武功、直紹唐虞三代、普天率土、文教覃敷、

車駕東巡、洞悉民隱、特行尊師重道之禮、

寵頒御敕、漢唐以來、臨幸闕里之盛、未有隆于今日者也。既衆

御書匾額、賜懸廟庭、必有

宸翰之碑、光昭萬代、伏祈

皇上特立廟碑、勒之貞珉、等語、欽惟

皇上睿藻煥于日星、宸翰燦若雪漢、親幸闕里、恩禮咸隆、允宜

勒諸貞珉、以垂永久。俟

命下之日、將碑文交與翰林院撰擬碑文、撰出之日、交與該撫

建立。奉

旨、孔子聖集大成、道隆德備、參天兩地、卓冠古今、歷代帝王、咸

所師法。朕研精經籍、志切欽崇、應勒廟碑、朕俱親行、撰文書

寫、以昭景行、尊奉至意。餘依議。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修廣學宮

禮部題為請廣學宮捐修等事。禮科抄出工科許題前事奉。

旨學宮文教攸關、應行修葺。該部詳議具奏。欽此。除銓選訓導給復廩糧應聽吏戶部議覆外、該臣議得工科許承宣疏稱國學而外、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宮、臣自南赴北所過沿河州縣見其學宮頽圯有不能蔽風雨者、懇

勅督撫備撥所屬、照例懇創悉行修葺等因。前來查學宮關係文教、理應修葺、應請

勅下各該督撫照例驗之、倘捐輸見任官員捐銀二百兩以上者紀錄一次、教官捐銀一百兩以上者紀錄一次、自此以下捐銀者分別獎勵、俟修完之日、將姓名銀數造冊報部、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遵行可也。奉旨依議。

成均議禮

國子監奏為請正從祀諸賢等事。切惟

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傳、功在萬世也。臣等詳閱會典諸書、切見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有未當、有空一并釐正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靖間議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殊難辨識。兩廡諸賢、諸儒則直書其名而稱子、視十哲太為懸殊、似宜將神位俱稱先賢、先儒某子之位、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至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則明絕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切以躬及聖門者、概稱先賢、私淑者、概稱先儒、此以時代論、非以述指論也。今既改稱先賢、未便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之上、於世次似有未安。又諸賢諸儒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學宮、著之

本朝會典、以垂永久者也。伏乞

勅下禮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藏書

國子監 奏為請增從祀理學等事。切惟

至聖之道、萬古為昭。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傳、踐履純正者、皆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與至隆也。臣等查見在從祀先儒外、歷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酌議增祀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漢儒功在傳經、如書、詩、春秋、三禮、授經諸儒、皆已從祀、而易獨無之、似為闕典。按田何當漢初授易、實為聖門南董嫡系、此漢儒之當祀者也。鄭康成博稽六藝、所註詩、禮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間始改祀於鄉、未愜公議。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弟子首推尹焞、先儒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其出處本末、毫無可議。朱子之後、惟何基為正傳、其學以立志為先、居敬為要、於大學、中庸、太極通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當從祀者也。至於明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為主、力闢邪說、薛瑄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為有明理學之冠。禮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敘華就實、其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進易退、天下仰之。國子監祭酒蔡清學以六經為正宗、以四書為嫡傳、所著象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篤志聖賢之道、其講學之要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左春坊贊善羅洪

先以躬行之實學、開良知之真傳、安貧樂道、有韋臥陋巷之

風。刑部侍郎呂坤以理學為經濟、有體有用、所著諸書、皆鑒鑒可見施行。以上六人、操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

儒之當從祀者也。又絳州貢生辛全、生值明末、力以正學為

已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請

勅下該地方官、徵其遺書、以備乙夜觀覽、或亦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也。伏祈

勅下禮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額設祭田

禮部題為援例請復祭田等事。禮科抄出東撫徐題前事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議得先據翰林院五經博士程璿奏為援例請復祭田等事一疏。臣部議覆請

勅下山東河南將顏會孟仲孔興發果否有無額設祭田。其程額程願原有無額設祭田。有司于何年入冊行糧之處逐一查明具題到部再議奉

旨依議欽此。移咨山東河南二撫去后。今據東撫徐疏稱查

得東省復聖顏子廟額設祭田五十頃。宗聖會子廟額設祭田五十頃外。給地一頃六十畝。以修官廩。亞聖孟子廟額設祭田五十頃。又祭田一頃十五畝。先賢仲子廟額設祭田五十三頃三十五畝。又額設祭田一十二頃。見今世守各照例辦祭等語。河撫王疏稱。學正孔興發祭田始自唐貞觀十一年。賜田十四頃一十五畝。三分零以供祀事。至今世守。至先賢程額程願祭田。查兩程故里。誌載宋哲宗元祐五年。原給磨墳田地十頃。至我朝順治三年。入冊行糧。查得戶部賦役全書內並無開有程額程願等祭田。該撫疏內雖稱兩

程故里誌載宋哲宗元祐五年給地。但無檔案可據。其所請程額程願復給祭田之處。應無庸議。奉

旨依議。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儒藏

附錄

元聖新恩

禮部題為額思求錄等事。據周公七十三代嫡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奏前事奉

旨交與禮部欽此。該臣等議得東野沛然奏稱竊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之周公自周公而傳之孔子至于顏曾仲孟得聖道之傳皆有世襲博士以優其后。朱儒程朱有表章聖道之功子孫亦得以博士世其官。臣祖周公以元聖之德制作經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而今祠宇頽壞拜謁寂寥主宅僅一青衿祭田不及百畝不惟不能並尊于孔子而且不能比隆于顏曾孟仲之班。倘蒙

垂念傳道之功斟酌于顏曾孟仲之間稍加優隆等語查得會典內載周公于歷代帝王廟配享凡係配享前代帝王功臣后裔並無承襲博士之案。且查東野沛然所奏東野誌內至東野沛然已經七十三代以上歷代並無議有承襲處無容議奉

旨周公承述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否給與職銜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康熙二十四年二月

禮部等題覆欽此仰惟

皇上道崇君師德隆今古比唐虞之勲業接周孔之心傳治定功成禮樂明備查周公兼三王而施四事承武烈而顯文謨且后裔雖古來未給有官職今遇我

皇上崇文重道之時周公后裔應授官職擬給祀田修葺廟宇以彰

皇上之殊恩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查周公嫡派取具各結并東野氏宗譜送到之日禮部查明將應授之人題請為世襲五經博士祀田照顏子祀田例由戶部撥給廟宇交與該撫設法修理可也。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

臣錄元聖新恩而不覺有感於臣祖之先見也。臣祖任濟南縣謂臣曰國家優渥聖裔隆禮極矣獨是元聖為先師所夢想于路為聖門高弟有街道之功而奉祀止一衣巾反不得比於從祀之先儒故於二氏世系詳為論訂以俟秉禮者之擇穆後於崇禎六年仲氏已授博士獨於元聖子孫缺焉未錄今逢

聖主特恩、罷以清班、錫之土田、使編法聖賢者大慰其闡理傳道之心、垂之史冊、於以光祖豆而崇功德、匪淺鮮矣。爰載末簡、以備參攷。臣德潤記。

封爵

周公名旦、武王弟、封於魯、不就封、留佐武王。世子元子伯禽、成王元年之國。次子留相王室、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樊、蔣、邢、茅、服、祭也。

按魯公伯禽始封、終頃王嘗共三十三君、凡八百七十三年、楚考烈王滅之。

祀典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享。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請別祀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從之。

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獨爲先聖。

議者以周公象周易、制禮作樂、非無學術、乃祀在彼、不在此、蓋各有所重也。

廟宇

周文憲王廟在兗州府曲阜縣城東北三里故魯太廟之墟、即孔子入廟每事問處也。伯禽受封於魯、成王賜以天子禮樂、奉周公祀。至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追封文憲王、重建新廟、御製碑文。明成化二十二年、詔頒祝文、令曲阜縣官每歲以春秋仲月致祭如禮。弘治二年、撫按訪求其後、給六十七代宗子東野體衣巾主奉祀事、廟制恢擴大備、石坊三座、左曰經天、緯地、右曰制禮作樂、中曰元聖。

東野氏姓譜節略

先儒東野魚、后稷之後、周公之孫也。后稷姬姓、諱棄、始封於邰、生子不熊、失其官守。二傳生公劉、克修前業、遷于豳。九傳至太王、徙都于岐、生王季。王季生文王、作邑于豐。文王生周公、佐兄武王克商、授封于魯。生子伯禽、襲封之國、都于曲阜。伯禽生第三子緯、魚、賜東野田一成、以自養、因以田爲氏。魚遂爲東野氏之始祖。十四代東野畢、師於閔子、又事定公、以善御見稱于顏子。二十一代東野質、遭楚考王滅魯、共公族五百餘門悉被屠戮、惟質負子攜諸竄于東吳。至始皇三十七年、乃還魯。漢高祖過魯、親幸其宅、謁周公廟、贈二十二代東野環都尉。三十一代東野熙、漢末黃巾倡亂、自三國及晉兵戈不息、舉族流東海、寄



儒藏

聖門志考略

附熙朝盛事

居五世。三十五代東野芳、宋永初二年自東海抱姓譜及親族五十七人遷魯、荊州刺史謝朓有譜序。五十二代東野紆克紹先業、世居于魯。大中祥符元年十有一月、宋真宗如曲阜、幸周公廟、祀以太牢、追諡文憲王、命建新廟于舊基之上、豎碑刻文、以榮制禮作樂之功。六十五代東野子儀、元至正間天下兵作、合族西遷。洪武初隱居敬授、因備修譜牒、繪圖祖像以傳于來世、世稱為達泉先生。至六十七代東野禮、弘治二年山東撫按訪求周公之後、給其衣巾、主奉祀事。

歷代幸臨闕里致祭考

漢

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廟而後從政。

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符過魯、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

時帝升廟西面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佗

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因拜僖

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金帛。僖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自泰山過魯、祀於闕里。

北魏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帝如魯城、祀孔子。

改封二十八世孫孔靈珍為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此顏子錄後之始。

唐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車駕過曲阜祠廟、祀以太牢。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

按、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彥超入、夫子廟在帝寤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躬詣廟里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於廟中。又詣聖林拜墓、勅所屬葺廟宇、禁樵採。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

內外設黃麾仗、上服神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拜、上特再拜。又詣叔梁紇室、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進如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加諡曰、玄聖文宣王、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元官氏鄒國夫人。二年、賜文宣廟桓圭一、就廟立學、預養孔

氏子孫、封弟子顏回為兗國公、費侯問損等九人為公、鄭伯會參等六十二人為侯。追封先儒番史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為伯。此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按、孔林建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駕詣廟里、顧問先聖墓何在、子孫引道、變輿至林、奠饌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藪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存。



儒藏

聖門志考略

附歷代幸臨闕里致祭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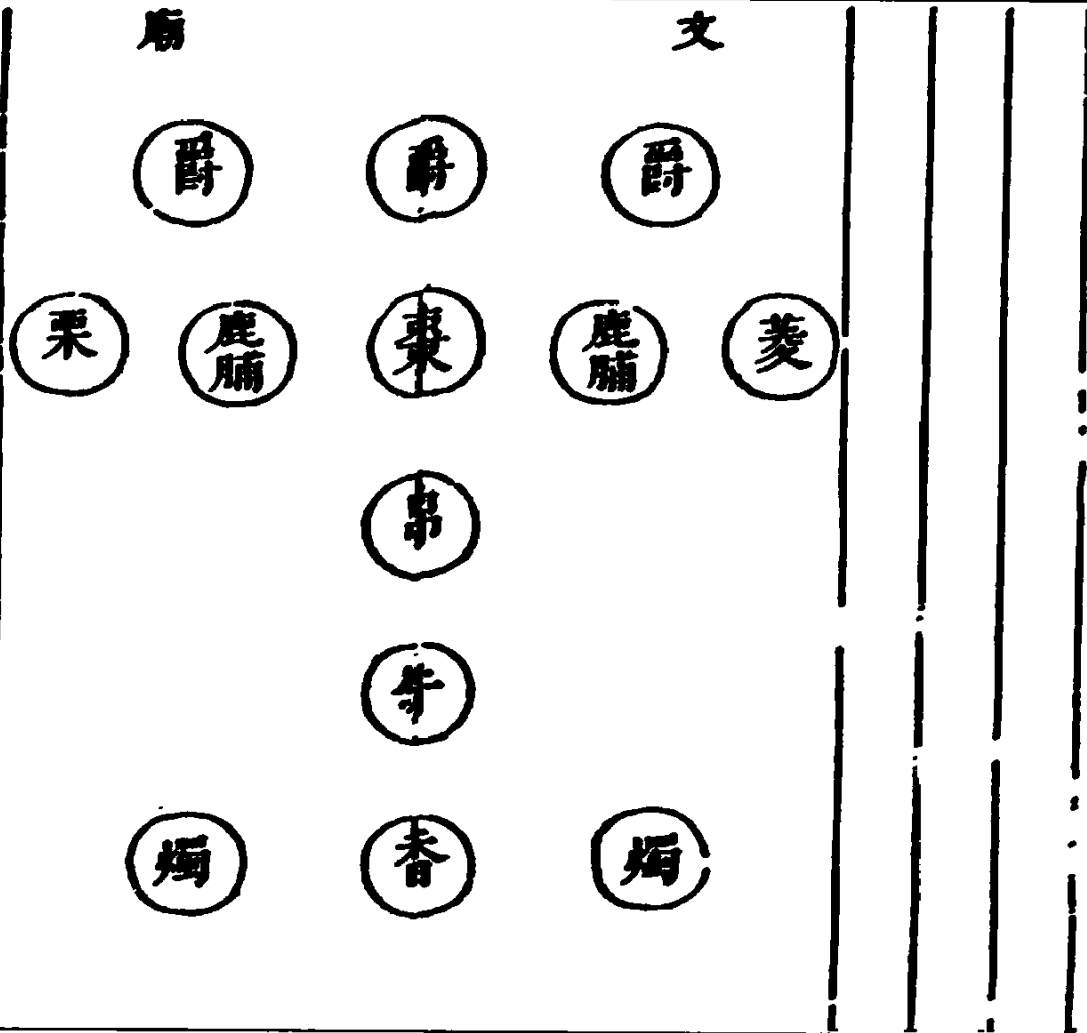
臨雍紀事 崇禎辛巳年

祭酒南居仁

粵稽臨雍、肇自古先。典明備於昭代、今上加意尊師。定三載一舉之制、歲維辛巳、寅屆厥期。前一年、勅所司必厥事、問誰筭吉日、節威儀、徵聖哲、曰宗伯氏。問誰崇廟貌、飾堂廡、庀禮器、曰司空氏。問誰嚴宿衛、肅扈從、曰司馬氏。問誰潔粢盛、碩牲牷、正登歌舞侑之位、曰客臺氏。問誰司勸講、戒生徒、祇迎送、曰司成氏。臣居仁等厥期、易中春而秋也、以工未告成、故易上泮而中也。以丁祭難並舉、故維時臣居仁蒞司成任、且歲有半矣、距期不一月、少司成臣衛胤文遷去。又數日、少司成臣羅大任以新任至。先期數月、大司空之屬以匠人、埤人、聖人、畫績諸人至、臨期以饔豆、几案、牲醴、幣幕、琴瑟、鍾簋之屬至、諸生徒之蒞他署、歸里井者、次第以觀禮至。先十日、政府六卿以下有事典禮者、以演禮至、登降周旋、儼如上臨。將奉事、百執駁奔、環橋者皆後先至。十七日夜漏三鼓、臣率學官子弟侯駕成賢坊東、師生鱗次、南北延數里。白露澄鮮、星月輝映、隱隱聞禁鍾、知乘輿已駕矣。少焉、龍旂翔空、鸞聲和應、列炬照耀如晝。臣等跪迎、上入廟、先率師生赴奠倫堂拱候、禮畢、駕至、百官以次朝見、如秩宗儀。臣居仁進講尚書、臣大任進講周易、上端拱凝聽、天顏和霽、百官

俾瞻相慶。講畢、臣率師生出候駕成賢坊西、生徒觀光者千餘人、進退旋折、矩步不紊。中有言事者、命發國學候旨、次日表謝、宴賓勅諭、隆禮下逮、誠治朝盛典、臣等榮遇云。方釋奠禮成、上詳闕廟廡、命儀仗未合禮者撤之、神位參差者正之、爵盃未備者增之、幔帳不齊者易之、工竣而未盡制者精之、未舉者督之、每事勅禮臣議、皆屢疏參稽、歷數月始定。至尊崇六子、表章格言、尤上崇儒至意、亙超千古矣。臣忝逢盛事、謹載筆恭紀末簡。

釋奠陳設圖 崇禎辛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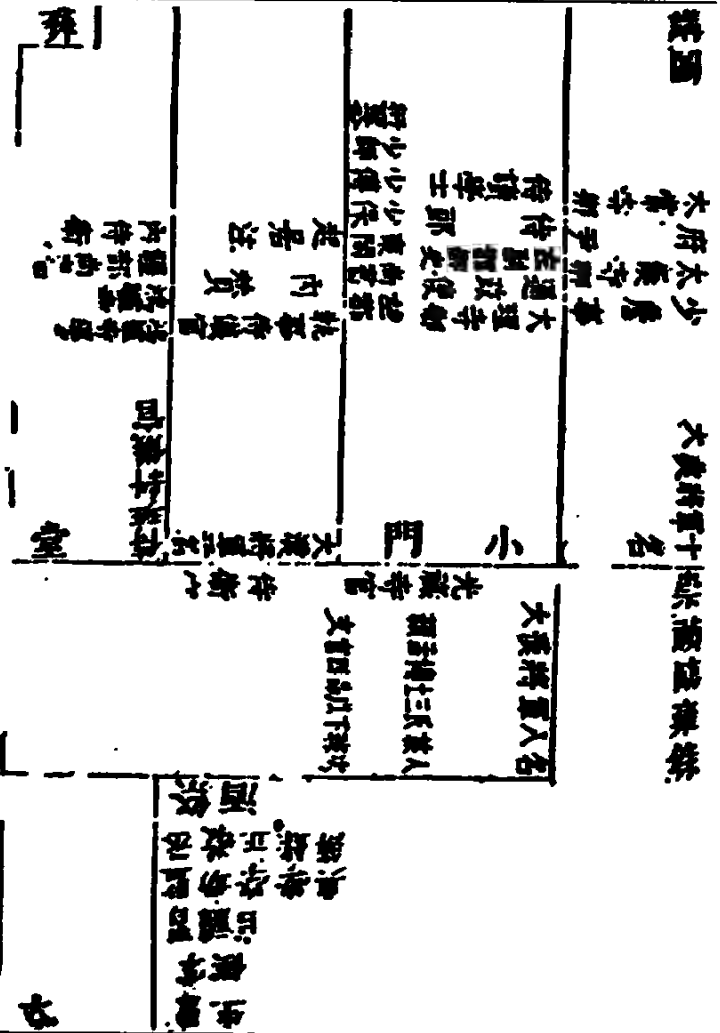


四配十哲兩廡

啓聖公四配兩廡陳設同無太牢無帛

共祭六十九壇祭畢

欽賜祭酒司業脯醢果酒二桌



孔門弟子傳略

明崇禎刻本
明·夏洪基撰

《孔門弟子傳略》二卷，明夏洪基撰，明崇禎刻本。

洪基字元開，明末清初高郵（今屬江蘇）人。其書合《史記》、《家語》所載孔門弟子，得八十人。卷首《凡例》稱，《孔子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而言行散見別卷，不相統攝。《史記》則雜撮經書，語無倫次。《四書人物考》及《備考》收錄群書，龐亂無紀，先後失序。是編各傳首叙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語。其有歲年無考者，則依先後審定，庶幾一覽犁然。諸儒言行見於經史、典要明確者大書，列爲正傳。事瑣文異者小書附焉。至於極妄誕者，亦雜錄備覽，而申以論辨。諸儒議論及先儒問答之語，習見經書，不能悉錄，錄其有關於學行者。如子夏之問《易》，足徵其學；曾子之言孝，足徵其行。其他事蹟闕略者，亦間存一二。又有一事而諸賢同見，則審所歸重，止載一人名下，如顏子傳孔子游農山之類是也。有兩賢共一事，而彼此叙次，詳略各異者，如冉有、樊遲戰於郊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兩傳俱載，各有取義者，如子游爲武城宰，於子羽則表其行己，於子游則表其得人之類是也。有事相類而疑載兩傳者，如閔子、曾子聽音之類是也。群書所載，其文多異，惟擇其雅贍者錄之，審其訛謬者正之。或有疑誤難明者，則直據原文，不敢臆改一字。

《四庫全書總目》列是書入史部存目，謂其搜擇頗勤。然《論語》、《禮記》之文，在舊時人人習讀，亦一字一句備錄不遺，未免冗贅。卷末附錄者九人，爲仲孫何忌、仲孫說、左丘明、伯魚、子思、孟子、顏涿聚、公罔之裘、序點。其辨仲孫說與南宮适爲二人，顏涿聚與顏雝由爲二人，《論語》左丘明與傳《春秋》者爲一人，皆爲典核。至公伯寮之列於弟子，雖有《史記》爲據，然明代已罷其祀，洪基仍載入，似有失考。

孔門弟子傳略弁言

余既編先聖年譜、付之剞劂矣、兒楨請曰、大人爲先聖譜其年、蓋亦爲先賢次其傳乎。余曰、方山明卿兩先生則既有述矣、奚復贅。兒曰、兩先生主乎四書者也、故凡言之已見於四書者弗錄焉、非其全也。抑凡姓字之不見於四書者、弗載焉、尤非其全也。余曰、然。於是因家語所次、雜採羣書、取其言之典要者著於篇、其瑣細疑誕者以類附焉、而先賢庶幾無遺行矣乎。顧三千之徒、姓字湮沒、莫可攷矣。七十子之外、如說與何忌以學禮稱、丘明以受經顯、鯉與伋得之趨庭、而孟軻得之私淑、以至涿聚之流、雖不盡在及門之列、然而誰匪聖人之徒。今並爲彙而次之、以附於七十子之後、而聖門庶幾無遺賢矣乎。所愧者家乏茂先之乘、學慚漁仲之搜、得此失彼、博雅遺譏、有志聖賢之業者、其以是爲粉本焉可也。

時

皇明崇禎甲申歲三月、後學高郵夏洪基謹識。



孔門弟子傳略凡例

是編采摭諸賢事蹟、鉅細不遺、頗稱詳備。然載籍靡窮、見聞有限、闕漏不知凡幾、故取名傳略、以俟增訂。

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大槩、而言行散見別卷、不相統攝。史記則雜撮經書、語無倫次。四書人物考及備考收錄羣書、又龐亂無紀、先後失序。是編各傳首敘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論。其有歲年可考者、則依先後審定、庶幾一覽犁然。

諸賢言行見於經史、與要明確者、大書列爲正傳。其事蹟文異者、小書附焉。至有極誕妄者、亦雜錄以備覽、而申以論辯。然亦有不及辯者、讀者詳之。

諸賢議論及與先聖問答之語、習見經書、不能悉錄、錄其有關於學行者。如子夏之問易、足徵其學。曾子之言孝、足徵其行也。其他事蹟闕略者、亦間存

一二。

有一事而諸賢同見、則審所歸重、止載一傳者、如顏子傳孔子遊農山之類是也。有兩賢共一事、而彼

此敘次、詳略各異者、如冉有、樊遲戰于郊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兩傳俱載、各有取義者、如子游爲武城宰、於子羽則表其行已、於子游則表其得人之類是也。有事相類而疑、載兩傳者、如問子、曾子聽音之類是也。

羣書所載、其文多異、惟擇其雅贍者錄之、審其訛謬者正之。或有疑誤難明者、則直據原文、不敢臆改一字。

孔門弟子傳略目錄

卷上

顏回	閉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卷下		
曾參	澹臺滅明	高柴
宓不齊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原憲	公冶長
南宮縚	公皙哀	曾點
顏繇	商瞿	漆雕開
公良儒	秦商	顏刻
司馬犁耕	巫馬期	梁鱣
琴牢	史記無	冉儒
伯虔	公孫龍	曹卹
陳亢	史記無	叔仲舍
奚蒧	公祖茲	廉潔
		秦祖

公西與 宰父黑 公西蒧

穰駟赤 冉季 薛邦

石處 縣豐 史記無 左郢

狄黑 商澤 任不齊

榮祈 顏噲 原桃

公肩 秦非 漆雕從

燕級 公夏守 勾井疆

步叔乘 石子蜀 邾遜

施之常 申績 樂欣

顏之僕 孔弗 漆雕侈

縣成 顏相 以上見家語

公伯寮 鄭軍 秦冉

顏何 以上見史記

附錄

仲孫何忌 仲孫說 左丘明

孔鯉 孔伋 孟軻

顏涿聚 公岡之裘 序點

孔門弟子傳略目錄終



孔門弟子傳略卷上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孫俠爲邾子。其後夷甫字伯有功於周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自夷甫傳至繇娶齊姜氏而生回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甫成童卽從於聖門潛心聖學語摘錄云顏淵山庭日角。劉嘗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嘗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莊子云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

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斯無好也此謂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又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唯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唯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止而周無器而民治乎。回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北齊劉子云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鉞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澹澹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綈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旣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廓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



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易窮則詠，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案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韓詩外傳○衝波論云：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先之，遇縣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日子貢果乘舟朝至。○又云：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來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納履拔劍而前，掩至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子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路史云：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

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建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爲我，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无解而去。○基按家語：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缺而致匡人之疑。此作顏淵誤矣。且匡，衛邑也，邑宰而爲魯君公之稱。桓魋，宋司馬也，宋臣而爲受匡人之令。顏子步趨是侯，安有從陽虎之事。孔子斯文自信，寧復發悲感之言。且其所云暴風擊拒，軍士僵仆等語，俱誕不足信。此蓋影借拔樹絕糧。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顏回入，孔子問之，曰：「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爲至於此？」對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家語○又云：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又呂氏春秋云：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飯而食之。選問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子伴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

顏回對曰：「不可，衛者煤室入甑中，素食不祥，回攫而食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詩外傳○列子云：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問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曰：然有問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日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忘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力。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諭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日不輟。顏子年二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史記云十五歲以德行著名。
家語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
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
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
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衆旂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
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又
賴二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

旂、裘、旃、相隨、視如埴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韓詩外傳○基
按韓非子所載子夏事與此。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相類未知孰是特兩存之。
閑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衛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閑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外傳以此為曾子事。閑子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體寒失紉，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
□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閑子。」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其後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閑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家語○閑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閑子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論語○家語云：閑子為費宰，同政於孔子，子

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轡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衡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者，轡勒以百不失善，御馬者，正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罰不用而天下治。○薛應旂曰：閑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為費宰而問政於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親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辨矣。○基按：孔門諸賢無不學初不以行義異。閑子雖未仕季氏，或因季氏之召而有問，而家語遂誤謂為費宰耳。且其所云外為之陳王法者，非政之謂乎？必因其未仕季氏而疑之，則顏子簞歌陋巷而不願仕，何以有為邦之問乎？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閑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閑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則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閑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問于其賢乎？

冉耕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家語○其後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白虎通云：冉伯牛危言正行。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而遭惡疾。

禮不習于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子尸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家語○論語摘錄云：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始。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于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敗義而傷俗，於是乎用刑矣。額五刑必即天倫，行刑

罰則輕無赦，刑，例也。例，成也。一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

家語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論語摘錄云：宰予握尺，是謂守道。嘗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既而曰：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家語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竊窺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



儒藏

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吾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孔叢子○又云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魋季三句而後齊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大夫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危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魋季而復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言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宰予畫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論語○大戴禮云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耶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子與耶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

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呂氏春秋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國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執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無起。賜與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殺之也。○史記云宰我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三族孔子耻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基按左傳諸御執諫簡公正田常與闕止爭寵事呂氏以爲宰我誤矣。史承其誤而以爲作亂夷三族更誤矣。薛方山但謂其相憎而不相爲謀是與與田常爭也。豈不寬哉。愚故備載諸書以證其誣。

基按宰我之在聖門無他表見徒以言語稱耳而孔子猶且屢警之至於畫寢之情短喪之忍雖復聖人之徒有不能爲之諱者子貢對衛將軍文子之問自仲弓疾亡而外凡聖門之表表者皆爲次其行而不及宰我有以也。若夫與田常作亂之事自是訛謬相承易足爲宰我誣哉。

端木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幹爲說辭，孔子嘗黜其辯。家語○論語摘輔象云：子貢斗星繞口。○御覽云：子貢有山庭之象。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扼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韓詩外傳○說苑以此爲對趙簡子之問，其言小異。○又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夫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論語○論衡云：子貢事孔子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韓詩外傳云：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平，丘在平。」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爲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卽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歷告之。見各傳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豈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

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爲知人矣。」家語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其後魯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爭之弗聽。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麤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十二年，公會吳于桑

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於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即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儒藏

孔門弟子傳略 卷上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闕，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罔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甲兵入於麇。二十六年，衛侯輒自城鉏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初，衛自戚入於衛，衛侯輒奔魯。越二年，晉伐衛，衛人出，則驥而殺之，立襄公之孫般師。齊復伐衛，立子起，執般師以歸。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衛侯輒自齊復歸。後數年，褚師比等作亂，輒復奔宋，適城鉏，叔孫舒會越人，宋人納之，弗克立。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寧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家語云：孔子在衛，問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俾鮑管因欲移其兵以伐齊。孔

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子貢曰：不可。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濫，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吳城高而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志下恣，則則爭，是子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有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于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後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齊而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遺都，身御至合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而辱臨



儒藏

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家語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宋語云：子路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

夫。○又云：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後導之以德、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此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莊子云：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耜而用力甚多、面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卽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心機、有心機者必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頽頽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浮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慙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故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口口云：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贊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捐子贊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之重、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

表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于之謂乎。馬方駭其而驚之。繫方絕而重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繫。繫絕於高。墜入於淵。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于無言。既而夫子告于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說苑云。鮑焦衣弊席見。聖春將藏。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與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康也。夷行毀康。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君。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康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又云。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據案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應。子貢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據案而言曰。望而驕人者。仁乎。視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以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參。偶則賦。五偶則下。○韓詩外傳云。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又云。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簪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絳絳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猶有狂夫守之者矣。○基按。此言是謂孔子使子貢誘獎于也。其傳聖莫大焉。○博物志云。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搏之。社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呂氏春

秋云。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郢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悅。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解也。獨如衛之。孔子既歿。哀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贊贊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慙。失志為昏。失所為慙。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哀公後越卒于有山氏。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終于貢之言。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好販。與時轉貨。鬻財於曹魯之間。家累千金。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七十子之徒。子貢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史記。○列子云。術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貴。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奉養之餘。散之宗族邑里。以及一國。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董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基按。聖門自顏淵而外。穎悟莫如子貢。其導夫子之至亦莫如子貢。殆所稱智足以知聖人者乎。其諸應

封辭命。出使不辱。實行已之大端。匪徒口舌見長已也。至於鬻財之事。則孔子嘗警其貨殖。冉求亦謂爲賈人。而其造原思也。肥馬輕裘。中緝表素。其事不可謂誣。乃楊升庵曲爲之諱。謂其多聞多見。以爲學有若貨殖。然則於不受命。作何解耶。夫得勢益彰。孔子賴之多財。惡足爲子貢累哉。

冉求

冉求字子有。魯人。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性多謙退。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家語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又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孔子去魯在陳。季康子以桓子之命。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必以孔子爲招云。史記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家語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

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那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冉求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聞之。曰。義也。左傳既戰。季康子謂冉求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康子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求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康子悅。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康子。



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康子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於是自衛反魯。家語○韓詩外傳云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夫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論語云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家語云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左傳云哀公二十三年宋元公夫人景曹卒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錫也有不腆先冉人之產焉使求為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冉求之為季氏宰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又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又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

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家語○說苑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

薛應旂曰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為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才以入奔軍謀義矣乃若東帛以弔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為季氏聚

敘過與。子華之果。要之皆生於退也。何使其進於中道。則發強剛毅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勝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為。固夫人之樂取者也。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卽人。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為人果烈剛直。性鄙而不達於通變。家語○論衡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初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家語○史記云。子路冠雄雞佩。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矟之。其入之不亦

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家語○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孔子曰。由。是禴禴者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耶。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一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仁且知。惡有不足矣哉。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家語云。子路鼓瑟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不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源泉。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令。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訓。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解



儒藏

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論語○家語云：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茲去者半。又使公西赤之裝，序點揚解而語公西赤之裝揚解而語曰：勿壯孝弟，青豈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老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子路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又嘗侍側，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論語○殷子曰：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下士殺虎如何？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提虎頭；中士殺虎，捉虎尾；下士殺虎，逐虎於水所。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提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悲。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何？中士殺人如何？下士殺人如何？子曰：上士殺人，用舌；中士殺人，用劍；下士殺人，用石。又問：下士殺人如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基按：子路性剛而疏，其事孔子，言語慙直，則有之。若謂懷石盤欲中孔子，則聖門之賊耳。孔子何以絮侮稱之哉？此齊東野語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人之語也。

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家語○又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孔叢子云：顏魯公嘗事親，于路義之。後魯公由以非罪執於義，將厄于路，請以全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子納全於于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全而令不辜陷罪，凡人且猶不忍，況二子于由之所親乎？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子于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新序云：成國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身，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譏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家語○又呂氏春秋曰：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衡波論云：子路顛溺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顛溺問于路，此爲何鳥？子路曰：榮榮之鳥。後曰：顛溺與于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顛溺曰：何鳥？子路曰：同如之鳥。顛溺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子路仕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



儒藏

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賦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于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孔子為大司寇使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將墮成孟氏不欲圍之弗克。左傳孔子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及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既而膳肉不至孔子遂適衛。其後孔子自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家孔

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家語云孔子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孔子愈博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閔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趙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又云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餓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絃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憊也。其誰之予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墨子云孔子窮陳蔡之間蔡基不穀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搜神記云孔子厄於陳蔡絃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時其大如掌。孔子曰何不操其車甲引而奮發。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大躍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情依之困我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夫六畜之物及蛇蛇魚鼈及草木久者皆神為妖惟故謂之五音五音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舊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欲喪斯文以是擊子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此乎。絃歌不輟子路

烹之其味甘病。子路仕衛爲蒲宰，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知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既治蒲，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家語○云：季孫相魯，子路爲郕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果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殮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殮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果而殮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殮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殮之，將膏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基按

郕，叔孫氏之邑也。子路仕於季氏，不應爲郕令。至於孔子去魯，以受女樂耳，今乃謂以季孫之讓而去其妾，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瀆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家語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於齊，齊陳瓘陳恒兄字子玉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於是及齊平。左初，衛君輒父蒯賁出亡



儒藏

在外諸侯數以為讓。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及刪

賁自戚入於衛，與伯姬追孔慄於廁，強盟之，而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子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慄，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刪

賁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在魯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傳既而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孔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

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家語

義云：衛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野者當師，曰：「子路入。」論語曰：「然，雖從城上下，毋絕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耶？」論語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論語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論語曰：「城欲殺之。」子路曰：「如明星之光，雖不能前，謂曰：『長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論語遂殺之。論語或云：「衛人登臺，守門殺子路。」子路之子仲子，論語既長，告孔子，論語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論語仲子行，論語既長，告孔子，論語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屬持蒲弓木戟，與子路在聖門，以政事著名。季康子問仲子，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驥，荷天子之龍，不慙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家語○口口云：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適，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適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槌，其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母乃猶以挺撞乎？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優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於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聆則致詰，正名則以為迂，絕糧則有愠色，女樂則

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於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否，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夫子。其直諫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也。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啗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言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云：少四十五歲。以文學

著名。家語○論語摘輔象云：子游撰文，是謂教士。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

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閭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行，凡衆之動得其宜也。於是退而學禮。自後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家語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又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填微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又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又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



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豈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萎、娶、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嘗也。禮弓○又云有若之喪、仲公弔焉、子游損由左、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子游曰、既祥、雖不當、子游仕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精者必精、然後反服。子游仕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孔子又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家語云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士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說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家語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論語摘輔象曰、子夏握正是謂受相。

爲人性不弘。習於詩、能通其義、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家語○相傳今毛詩序、予夏之遺說也。嘗問於孔子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語一日、讀詩已畢、夫

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

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

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

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

矣。詩曰、蓬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

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

未見其裏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

闢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與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

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

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韓詩外傳

○孔叢子載此、以爲讀書其言小異。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

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

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

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

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

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

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

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

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蟄食而不飲、蟬飲而

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

蟄、鼈吞者八竅而卵生、鰐鰐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

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

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

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

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

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螭蛤龜

珠、與月爲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

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

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



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蟻、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家語○尸子云、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子乎。子夏見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曾子曰、何謂也。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又云、子夏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君子也。家語○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家語云、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

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於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家語○子夏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荀子及為菑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真、一作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一作堯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一作子相、文王學乎鉞時子斯、一作子錫、武王學乎統、叔周公學乎太公、一作武王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韓詩外傳云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情道遺行人卜商卜商曰何暉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情子夏曰微情而勇若情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情使者曰行人曰微情而勇若情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情至入門仗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若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頭血激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遺齊君重輶而坐吾君單輶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底榆其一輶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圖中於是弱冠肩逐我君拔茅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於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盡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基按子夏文學之儒而謂與匹夫較勇此必無之事且其所云為衛行人及從君三事不見他書蓋附會子夏嘗返衛田文吳起爭功事而為之者其誕妄無疑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孔子卒後教授於西河之上西河之民疑以為夫子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家語○呂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壘也學於子夏為天下名士顯人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以終其壽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女子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富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立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



對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執鼓控柷敔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記○列子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荊榛林翳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見物失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問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壁之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

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問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利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檀弓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焉

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書九月經立威精符○論語識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何休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素將以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教梁叔叔爲經作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薛應旂曰子夏之後爲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至李斯而燔先王之經滅六藝之籍卒以其學禍天下蘇子謂解實致之夫斯既出於卿則標本窮源教之不善當自商始矣

而不知君子之設科固不可追其既往亦不能逮其將來在學之何若也孟子戰國大賢從之游者皆一時英俊乃高子獨棄而學他人孟子不得而保其終焉由此觀之安知斯之所學不有板於弊乎而爲之弊者安能必期不叛於已之教乎又烏可以末流之弊而歸其咎於商也

顏孫師

顏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案于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孔子過康于于張于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于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于張曰于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闕問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嗑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韓詩外傳于張既除喪而見于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禮記○家語以此爲于夏事明儀相焉同啓顏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顏顏乎其順啓顏而後拜顏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

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廛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新于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既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禮記○又云于張之喪公明儀爲志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于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列子云顏回之爲人吳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于貢之爲人吳若子曰賜之賢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吳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吳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于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于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以事吾而不求也

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孔子
 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家
薛 薛應旂曰、余親呂氏春秋、謂子張鄰家也、學於孔子、
 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惡也、及觀曾
 子齊衰往弔、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
 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爲仁哉。

孔門弟子傳略卷上終

校記

- ①「見其」句：按此句有脫誤。《搜神記》卷一九原文
 作「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
- ②「何不」二句：亦有誤，右引作「何不探其甲車引
 而奮登」。
- ③酋：當作「酉」，見《搜神記》。下同。



孔門弟子傳略卷下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曾參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鄒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
次子曲烈於鄒，當魯襄公時，邾人滅鄒，鄒世子巫
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少孔子四
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四書備
論語摘輔象云：曾子，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子輿，字子輿，魯南武城人。
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
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
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
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
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
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
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
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
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
可得而治，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三

者咸通，然後可以征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自是每侍
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
反覆窮究焉。家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
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
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
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
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說苑曾子曰：吾日三
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論語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
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
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家語○韓詩外傳云：子夏過曾
貴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貴，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不爲公
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
去，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
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諫，有友可助，有子可成，此
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貴。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
貴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貴也。久交友而中絕之，
此三貴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
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
焉，吾田蕪歲不收，土莫不然而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
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



儒藏

之與虛如薄冰之見蓋日君子可不留意哉。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

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

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

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

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

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

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

亦安乎。韓詩外傳○大周正樂記云曾子鼓琴惟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曾子性至孝

嘗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

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竊也

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

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

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

曰女不聞乎昔曾晳有子曰舜舜之事曾晳欲使之未

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

逃走故曾晳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

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甦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家語○孟

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既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微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從仲尼

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

精感萬里。搜神記○論衡云曾子嘗出薪於野客至其母曰今者客至搢臂以呼汝耳。○戰國策云曾子處費

費人有與曾子同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琴操云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春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

曰獻歌歸耕來今安所耕屋山盤兮。○又云曾子耕太山之下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吟。○天中記云曾參行孝枯井湧泉。○水經注云曾子居曲阜

賜泉不入城郭。○口口云曾子受孝經事親孝嘗錫瓜三足焉。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梁

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梁蒸小物耳吾

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

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

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

不娶。家語○韓非子云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

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

之是教子歟也。父歟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至
能也。○說苑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
以然者，生。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
而善教也。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
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
人者常驕人。縱君有命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哉。
家語○莊子云：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黧黃，手足胼
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衽而肘見，
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韓詩外傳云：子路曰：曾子褐衣
緇絰，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齊嘗聘以為卿，
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
遠親而為人役。家語○說苑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
公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爾本三
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爾本美也，願子詳
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
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
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基按：孔子三十五
歲以魯亂適齊，四十二歲而反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
歲，則孔子在齊，曾子未生也。又孔子如葉適楚，在哀公
五十六年間，而齊景公卒於五年之秋，晏子又先十年卒。
曾子年十六始受學於楚，則景晏皆已卒矣。况初學之
時，德業未著，烏有即聘以為卿者乎？又况孔子在楚，非
在齊乎？家語所云齊聘為卿，或在悼公之後，則曾子親
未可知，而謂從孔子於齊，當景晏之時，則謬矣。曾子親
既歿，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

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
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遠親存也。故
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
多也，樂其遠親也。既歿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
堂高九仞，椽題三尺，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
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
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韓詩外傳○又云：曾子仕於莒，
祿而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曾子以
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莊子云：曾子
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
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
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曾子志存
孝道，嘗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
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
不敬乎？享孰擅簫，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
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
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
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



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又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遊。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呂氏春秋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筆記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

已。說苑○史記云。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說苑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檀弓云。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廬。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闔人辟之。涉內。而魯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又云。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門。曾子北面而弔焉。○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臭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我傷其聞之。說也。○韓非子云。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我以為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辱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于足。啓于手。子不悛命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韓詩外傳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乘鳥以山為卑。而乘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何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身安從至乎。○論語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新遠暴慢矣。正顏色。近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遷豆之事。則有司存。疾將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

燭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贊與。子春日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曉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翫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檀弓○又云曾子之喪浴於魯室。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家。詩

薛應旂曰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十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豈其唯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觀其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同。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也哉。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云少三十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

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予去就然諾爲名。家語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史記云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鈞命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家語○博物志云滅明貴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扶舟。子羽曰吾可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皆死。既渡。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怙意。○又云子羽子游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遂不收葬。

高柴

高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齊人。或又云高氏之別族。高侯十代孫也。其先仕於魯。檀弓云哀公問于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云長不過六尺。史記云狀貌甚

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見知名於孔子之門。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廟。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共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考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家語子羔仕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

成人曰：「簪則續而釐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綬，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爲吾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檀弓○又云：成人子田若是野哉。哭者聞之，遂收之。○家語此事作子游。又仕衛爲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在魯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傳子羔既出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于羔



儒藏

乎。家語○通幽賦注云、衛獻公之亂、于羔滅鬻鬻、示婦人之衣、遂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與其間乎。○韓非子云、孔子相衛、弟子子卑爲欲吏、則人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于卑從門出、引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基按、于羔不踰不隱、惡有滅鬻鬻、衣婦人衣之事。至謂孔子相衛、衛君欲執而哀公會齊侯盟、逃則齊東野人之語、其妄不足辨也。哀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疑也。遂及齊盟。左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道。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家語○禮記云、子稅、示繼稱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于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于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其嘗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歟。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也。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

守、距之則蔽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頡頏、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鈞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說苑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



連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諾、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兒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宓子何行而得於是。

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往過子賤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家語孔子又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呂氏春秋云、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既至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則

曠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美矣任其數而已矣。至馬期則不然勞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韓非子云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體也。必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體也。有若曰昔者舜敷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靡猶有未益。○基按家語及呂氏春秋皆謂子賤鳴琴而單父治此獨謂其心憂而履當是誤以子期爲子賤耳。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武又云齊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

史記云少嘗從孔子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又

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

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樊遲仕於季氏

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

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穆曲

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左傳

薛應旂曰樊遲請學稼圃雖疑於陋觀其遇齊師則入蓋切已近實非迂遠而闕於事情者也。

有若

有若字子有一云字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云少

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家語○荀子云有子惡陋

解而絲嘗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

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

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

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

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

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

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

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

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

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



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禮哀公八年吳伐魯，與戰於夷。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弓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
 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
 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
 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猶吾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論語○禮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
 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孔子
 既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孟子○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
 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
 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
 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夫子使之齊，瞿母請
 之。夫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劉子玄云：孔門弟子七十二人，
 衆思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同。賜之類，此並聖人品
 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推、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
 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遠尼父既沒，方取為師，以不答所
 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
 疑夫子，猶使喪明致問，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
 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
 此說，馬遷載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基按：孟子所謂有若似聖人，當亦如子游云然耳。初不
 言狀似也。且但曰欲事而見阻於曾子，亦未必即事也。
 史遷乃以為狀似而附會其說，孔門諸賢豈如是之迂
 且陋耶？宜其來于玄之疑矣。但四科十哲，不過偶記陳
 蔡之相從耳。若以此為有子既則曾
 子亦不與是列者，何以升四配哉。
 羅大經曰：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邪陷
 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得死
 所幸矣，豈不賢
 於子路之死乎。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開賓主之儀。家語
 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子曰：「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
 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橫相兩君之事，為雅有節，
 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
 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
 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
 赤也。』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弔，飾棺槨，置嬰，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禮記○淮南子云：公西赤
 參之養親也，若事嚴
 主烈君，其養一也。

原憲

原憲魯子稱字子思宋人或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

守節貧而樂道嘗問耻于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

也孔子為魯司寇原憲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于曰毋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

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淫匡坐而絃歌子貢乘

肥馬衣輕裘中緝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

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車馬之

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悻

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淪於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韓詩外傳○

曰原憲妻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妻損生子貢之殖

累身然則妻不可殖亦不可其可易在曰可在樂生可

不妻善適身者不殖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

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

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曾

薛應旂曰以原憲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於獨行

君子矣雖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一云名長魯人家語○史記云齊人○

謂智道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論語○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

治長南山有箇虎獸羊兩食肉我食腸當取之勿傍

之得其角乃以為倫訟之魯君魯君遂繫之獄未幾長

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

沂水上嶧山旁當至禦之勿傍復長語獄吏白之魯君

魯君如其言往賂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

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長辭不受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嗜嗜噴噴白蓮水邊

有車覆果車脚淪泥傾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其呼人

驗之果然○基按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生犧楊傳翁

聞馬嘶而辨其相駑則古人通鳥獸語者蓋或有之但

不應易能作韻語耳其韻語則後人附會之觀二書所

南宮縚

南宮縚一作縚論語作字子容魯人以智自將家孔子

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

爾母從從爾爾母是爾也蓋縚以為其長尺而縚人寸



儒藏

嘗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羿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覆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紹之行也。

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家語○呂氏春秋云：魯穆公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涖，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路谷之險，諸侯四圍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幸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為鳳凰，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死之問，陳屋之駟，爵也。鴻鵠鳳凰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瘁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講譽，豈不悲哉？』說苑云：『辛癸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其人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癸趨而出，南宮適王之子居成周也。辛癸之言，語之南宮適，適曰：『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取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使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亦有天固也。辛癸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基按：家語史記俱不載南宮年歲，然孔子以兄子妻之，則其年必長於伯魚。伯魚五十而卒，卒後又七十六年，而穆公始立。使南宮及見穆公，則其年當百二十歲，此必無之事也。疑是說苑所云南宮適子之謬，蓋括或作适，而适與適字亥豕相近耳。但不知適子為何許人，薛方山次之南宮傳，未為的據。今姑仍之而附錄。

卒後又七十六年而穆公始立。使南宮及見穆公，則其年當百二十歲，此必無之事也。疑是說苑所云南宮適子之謬，蓋括或作适，而适與適字亥豕相近耳。但不知適子為何許人，薛方山次之南宮傳，未為的據。今姑仍之而附錄。

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僖子之見也，而索隱註述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述云：『孟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緝，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緝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顯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適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宮，數然二人矣。

公哲哀

公哲哀字季沉。史記作季大。齊人。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為人臣。家語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史記

曾點

曾點字子皙。史記作曾歲字皙。參之父也。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家語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

點倚其門而歌、蓋孔子之所謂狂也。檀弓○□□云、少

至魯襄公六年、魯人滅鄆、於是改鄆爲曾、以爲姓。時至

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生元、四世不仕、魯以取鄆故也。

點以狂、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

顏繇

顏繇史記作無繇字季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

於闕里而受學焉。家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既祥、

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

而後乃食之。家語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

志焉。家語○史記云、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

傳、馯臂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

王于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

請留之。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家語○史記正義云、魯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

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

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景行、木爲

應、世生外象、生象來又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

子短命、顏回曰、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二

命他、以故也。○文疑有闕誤、取以備攷。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或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

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轡曰、吾

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家語○姓源云、漆雕氏之誤曰、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卽所事若夫子者、

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醴爲道、豈吾黨小子耳。是

漆雕氏之教也。

公良儒

公良儒史記作儒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

車五乘從。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

止之。公良儒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

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

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將出

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家語

泰商

泰商字不慈。史記作子丕。按左魯人。或云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家語○左傳公及諸侯會吳於柤。晉人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懸門發。陳人紆挾之以出門者。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師歸。孟獻子以泰董父爲右。生泰丕。茲事仲尼。

顏刻

顏刻。史記作顏高。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於是以甲士圍之。又孔子在衛。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遊過市。孔子耻之。顏刻爲僕。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家語

司馬犁耕

司馬犁耕。史記作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爲人性躁。好言語。家語嘗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又問君子。子

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見兄向魍行惡。常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論語其後向魍作亂。以曹叛。桓魋之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向魍與之盟。而攻之。子頃勝而告向魍。向魍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代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於曹以叛。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於珪焉。而適齊。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左傳

巫馬期

巫馬期字子期。史記作巫馬。陳人。或云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家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鐐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韓詩外傳。子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間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家語。○又云。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雨具。取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論衡云。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梁鱣

梁鱣一作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史記云。少年

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入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家語

琴牢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宗魯友。宗魯死於衛。衛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以爲譽乘焉。及公孟縶之官。與邑豹將作亂。謂宗魯曰。公孟縶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倍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縶可也。公孟縶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縶。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縶之肩。皆殺之。琴張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乃止。左傳。○莊子云。琴張與子桑戶。孟之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捷捷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子曰。彼何人者。取修何人者。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取。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以死爲決潰。遺棄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然彷彿乎塵垢之外。游
適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演演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
人之耳。
目哉。

冉儒

冉儒字子魚。史記作冉儒字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家語

顏辛

顏辛。史記作顏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孺子犢

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
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輔而棹桴。諸侯輔而設桴。爲榆
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輔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
何學焉。檀弓

伯虔

伯虔字楷。史記作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家語

公孫寵

公孫寵。史記作公孫龍字子石。衛人。或云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

子貢問子石。子石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
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
師。以學於子。說苑

曹卹

曹卹。史記作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或云蔡人。

陳亢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大夫子車之兄弟也。少孔
子四十歲。家語嘗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
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論語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
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

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

用。檀弓。○墨子云。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
蠃。日夜而鳴。古乾。然而不聽。今鶴鳴。時夜而鳴。天
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墨子

叔仲會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或云晉人。少孔子五十歲。一云少五十四歲。與

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
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基按：孔義既與叔仲會述侍孔于，則亦弟子也，當爲著其名。

秦祖

秦祖字子南。家語○或云秦人

奚蒧

奚蒧字子偕。家語○史記作奚容蒧字子偕或云衛人

公祖茲

公祖茲字子之。家語○史記作公祖句茲或云魯人

廉潔

廉潔字子曹。家語○史記作字廣或云衛人

公西與

公西與。史記作與如字子上的家語

宰父黑

宰父黑字子黑。家語○史記作宰父黑字子索

公西蒧

公西蒧字子尚。家語○史記作字子上或云魯人

穰駟赤

穰駟赤字子從。家語○史記作穰駟赤字子從或云秦人

冉季

冉季字子產。家語○或云魯人

薛邦

薛邦字子從。家語○史記作鄭國字子從蓋薛誤爲鄭而邦則避漢高祖諱也

石處

石處字里之。家語○史記作后處字子里或云齊人

縣亶

縣亶。一作字子象家語

左郢

左郢字子行。家語○史記作左人郢字行或云魯人

狄黑

狄黑字皙之。家語○史記作字皙或云衛人

商澤

商澤字子秀。家語○或云字子季魯人

任不齊

任不齊字子選。家語○史記作字選或云楚人

榮祈

榮祈。史記作榮旂字子旗家語○或云魯人

顏喻

顏喻字子聲。家語○或云魯人。

原桃

原桃字子籍。家語○史記作原亢。籍或作原亢字籍。

公肩

公肩一作有字子仲。家語○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或云魯人。或云晉人。

秦非

秦非字子之。家語○或云魯人。

漆雕從

漆雕從字子文。家語○史記作漆雕徒父或云字子有。

燕級

燕級字子思。家語○史記作燕級字思或云魯人。

公夏守

公夏守字子榮。家語○史記作公夏首字榮或云魯人。

勾井疆

勾井疆字子疆。家語○或云衛人。

步叔乘

步叔乘字子車。家語○或云齊人。

石子蜀

石子蜀字子明。家語○史記作石作蜀或云成紀人。

邾邴

邾邴字子飲。家語○史記作邾邴字子飲或云魯人。

施之常

施之常字子常。家語○史記作字子恒或云魯人。

申續

申續字子周。家語○論語作申。史記作申。子曰吾未

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愆焉得剛。

李登曰。棠字非棠。棠之棠蓋與張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棠亦作。棠亦作。棠亦作。六字並音。皆諸聲字也。張亦音。張本。作。亦。諸聲字。可見棠亦音。史記有申。無申。棠。信。謬也。

樂欣

樂欣字子聲。家語○史記作樂欣或云魯人。

顏之僕

顏之僕字子叔。家語○史記作字叔或云魯人。

孔弗

孔弗史記作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也。嘗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



方至樂而勿驕。患之方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孔蔑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家語

漆雕修

漆雕修史記字子斂。家語○或作哆云魯人。

縣成

縣成字子橫。家語○史記作字子祺，或云魯人。

顏相

顏相字子襄。家語○史記作顏祖字襄，或云魯人。

公伯寮

見史記以下四人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公伯寮即申繆。嘗戀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論語

基按：公伯寮既不見家語，且戀子路以沮仲尼，其非聖人之徒可知。我明程敏政奏罷其祀，有以也。姑依史記次之。

郭單

郭單字子家。

秦冉

秦冉字開。

顏何

顏何字冉。或云魯人。

基按：孔子弟子家語所載者七十六人，史記所載者七十七人，俱不合七十二之數。而家語琴牢、陳亢、縣人又家語所無，且其名字亦多異同，殊不可攷。乃或又增選瑗、林、放而申、根、申、黨、琴、牢、琴、張、薛、邦、鄭、國、皆析一人為二，則疑且濫矣。今但從家語而附錄史記以備參攷，至于祀典之或因或革，非所及也。

附錄

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

子諡懿

信子仲孫獲之子也。初，昭公七年，公如

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

答郊勞。既歸，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

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

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

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莫余敢侮。餽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

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

子可則效已矣。」左傳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

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又問書曰：「欽四

降，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

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

也。周文王胥附、奔輅、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乎羣里

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

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日至，是非奔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

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

仲由之議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

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

弗克。左傳○說苑云：懿子令城成，周鼎得廢，使西秦已

適至，求廢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

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廢，又豈忍我子乎？」

基按：懿子既師事孔子，而後服其教，則君臣之大分

公私之名義宜有聞矣。至於墮三都之舉，懿子反異

於二子者，何也？蓋二子憤乎家臣之叛，而懿子幸有

家臣之此也。觀公斂處父之言曰：「子爲不知，我將不

墮。」想懿子亦屈於大義而有難以顯拒孔子者。故處

父云然耳。嗟乎！公室衰微，強臣竊據，其來非一日矣。

仲孫說

仲孫說，一作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

又曰南宮敬叔云。基按左傳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



惟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遂氏之遺。反自穀。祥宿于遂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據此。則敬叔爲懿子之弟。朱子因僖子說。與何忌之語。其大偶倒。遂以敬叔爲懿子兄。誤矣。以僖子命。與懿子俱師事孔子。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誼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攷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自周反魯。道彌尊矣。弟子稍益進焉。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

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則丘之道殆將廢矣。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失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家語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喻公宮。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疋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左傳

基按自索隱以南容爲仲孫閱朱子因之註論語而人物考及備考遂俱以敬叔事入南容傳非也蓋傳子命二子同事孔子不應敬叔獨在七十子之列也且其所云事孔子特師之以學禮未必如顏曾輩東脩稱弟子也南容傳既有辯矣故此特次敬叔事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左傳序○劉歆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順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口口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
左丘明曰：「左丘明曰：孔子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遇者離
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
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
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
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
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鬪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
孔子爲司徒，而召三桓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基按：孔
子仕魯爲司空，進爲大司寇，實因季桓子故。孟子曰：「於
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此言魯侯不與三桓謀，與孟子
不合。且謂召孔子爲司徒，亦與左傳家語諸書不合也。
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
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
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丘明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
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
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
不知有常必有惟，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
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謂過矣。鄭夾漈
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
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攷其說，詳載氏
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往見余太史子華，
歷證左丘明卽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攷見云。」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娶於宋。開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

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安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家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論語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檀弓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葬孔子墓東。

孔伋

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祧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嚮。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

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迄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嘗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警焉。請攻之。遂圖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孔叢子○賈逵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子思嘗受業於曾子。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狩於諸侯。夫子未嘗失。

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讓，乃各時也。孔叢子云：又云：曾申謂子思曰：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不愧於道。又云：胡毋豹謂子思曰：子思曰：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桓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魯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

君既疑矣，又以已陷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孔叢子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問：魯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爲？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吾之性也。子思曰：不肖困人之所微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鸚鵡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孔叢子云：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臧氏之子不孝，其行何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臧氏之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責子思。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叁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



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僕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肩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肩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假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肩，非假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肩乃八尺，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肝背僕，亦聖。不以鬚肩美鬚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肩，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齊尸文子生子不類，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治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升朱商君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尸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

君之府藏已盈，而假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以何爲？」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孔叢子○又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取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

國士蓋爲賓主之饋焉子思曰飯寄命以來瘦身以服衛之衣童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賜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父兄之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說苑○孔叢子云子思受一車馬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飯不辛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忍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之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



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

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性、而加之以學問、則無惑矣。孔子最

又云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北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

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南面堂上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中庭拜受臣背而不送

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賁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

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

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抑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

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

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

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

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

自子思始也。檀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藏於禮記

著乃其格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

非。凡子墓南。

薛應旂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明於此
歟但得子得之於隨事考察而子思之學則

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人之真傳矣。

孟軻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

故爲鄉人父名激字公宜、一云名娶仇氏夢神人乘雲

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

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磨砢爲

墓間市、幽羅築壘。子曰：此非所以君子也。乃去舍市。乃

喜錢爲買術事。每日又非所以居乎也。遂徙舍學宮旁。

其幣戔乃受且。辟讓進退。步曰。比前可以居乎。夫遂。

其姊豐乃言登豆打諢。是北廿日。此真前月。居一旁。是

自苦也。毋以刀新織。孟子問其故。陽球而之森舉。告

吾所職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養志。譽以加行。安

吾聞其無旁乎。君于是以立名聞。以服知。是以服則安。

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熙往而無以漸於惠

難也何以異於緇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不其夫

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詩外傳云孟

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

制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



儒藏

也。乃買東家豚肉。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以食之。明不欺也。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韓詩外傳。○一云孟子妻獨居。孟子入戶視之。曰。何如。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也。今汝往。燕私之虞。人戶不有聲。令人踴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於是孟子自責。不去婦。孟子年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場禮敬甚崇。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入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恐

有不至者乎。又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義者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叢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既而去梁。適齊。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宣王以孟子為上

卿而不能用。韓詩外傳云：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意者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桓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若人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若此也，淳于意者曰：不然，昔者指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失而人稱詠，夫豈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有賢居魯而魯國之制，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則何有也？吾舟之魚，不居潛潭，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蕤冬至必凋，吾亦時矣。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櫪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櫪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列女傳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之學，以性善、仁義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崇王賤霸，闢楊墨，申管晏言，必稱堯舜，而乃所願，則學孔子。故嘗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又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雖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滅亡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舉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顏涿聚

顏涿聚

史作濁鄒。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呂氏春秋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

士顯人

以終其壽。

呂氏春秋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

孔子之徒

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

周成王

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

欲於天下

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

數而與優侏儒斷事

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涿聚仕為齊大夫。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

與謀也

涿聚仕為齊大夫。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

諸大夫曰

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

圖國者何

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

歸者死

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

殺關龍逢

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以三之可也。

臣言為國

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成子乃釋

戈趨駕而歸

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納成子者。

左傳云

晉荀瑶伐齊。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其後

荀瑶又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

孤子三日

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

日。匿之役而父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

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

基按。史記涿聚作濁鄒。當是傳寫之訛。孔門弟子姓名。家語史記多異。皆此類也。獨謂顏涿聚。子路妻兒。

而孔子主其家。則是以涿聚為晉由也。夫晉由為衛大夫。而涿聚為齊大夫。孔子至衛。不應主齊大夫家。其誤審矣。又涿聚雖云學於孔子。名不在七十子之列。而史云顏濁鄒之徒。安業者甚眾。則遂以為弟子之總稱。是又無繇之誤矣。蓋無繇年長於諸弟子。而事孔子獨先也。史以顏無繇顏魯山顏濁鄒三人混而為一。讀者不可不辨。

公罔之裘 序點

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勿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家語

基按。二子之名。弟子解及史記所不載。然考家語射義之文。首言門人後言二三子。則其為孔子弟子可知。今特著其名。以俟參訂。

孔門弟子傳略卷下 終



校記

①安：當作「失」，見《孔子家語》卷二。

孔門儒教列傳

明刻本

明・佚名撰

《孔門儒教列傳》四卷，明佚名撰，明刻本。

全書圖文相輔，每頁皆上圖下文，表現儒學人物事蹟、典故。卷一載孔子及顏回等十人，卷二載有若等十九人，卷三載曾子至孟子六人，卷四載陶潛至朱熹等九人。圖凡一百五十餘幅，各圖均以六字或八字分刻於左右兩柱，如孔子「適周問禮老聃」、「杏壇設教三千」、「入魯廟觀欹器」；顏回「顏回陋巷樂道」；閔損「閔子父留母」，等等。圖像刻工拙樸，文字大量使用簡體，錢伯城先生推斷撰者為元人或元人人明者，書刻於明初書坊（《孔門儒教列傳跋》）。是書前三頁殘缺，下文也有部分殘損，但全書總體保存尚為完好。

本書以圖文展現儒學人物主要事蹟，通俗易懂，不失為一種宣揚儒學思想主張的有效方式。所收儒學人物，孟子之後即接以陶潛，且陶潛圖像有五幅之多，過於周敦頤、張載、二程，可謂標新立異。書中一百餘幅版畫，刻工較精細，極有研究價值。全書刊刻總體頗佳，但亦有多處誤字，如「嘉」誤「加」，「封」誤「對」之類，讀者詳之。

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蓋以紇
若故曰野合。顏氏名徵在。記曰
稱在言在不稱徵蓋二名不偏諱云

孔子名丘字仲尼。以魯襄公二十一年
十月二十日庚子生於魯昌平鄉鄒邑。三
歲。六歲為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

氏。升音。二十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
養蕃息。二十四母顏氏卒。夫子少

本問於和曼父之母然後得合羣

五曰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
未忘也。

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又見而問禮。既而告人

官。不修。學在四夷。猶信人。故云。二十九

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

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

矣。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

白。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

怡然望高而遠志也。曰。丘得其為人

長。眼如望羊。如望羊。如王四國。非

師。夫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

樂於義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

之表。長九尺六寸。成湯之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

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乎。言有德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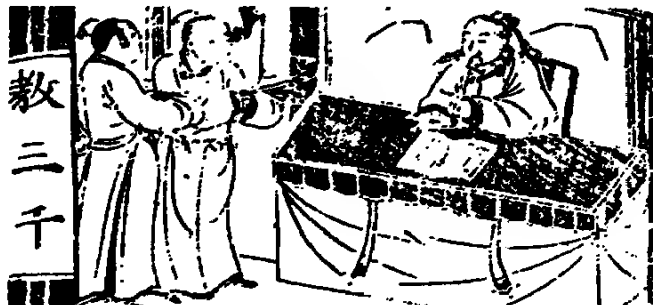
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

適周問



禮老聃

杏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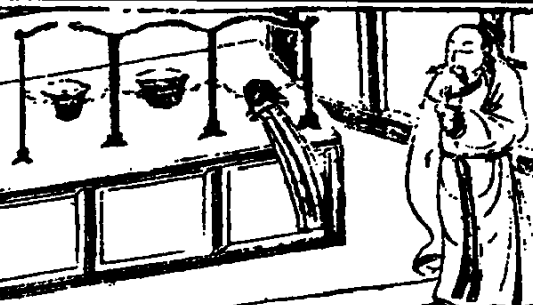


教三千

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萊而行。蓬萊。系隨世言。白。覆蓋和。携。隨。而吾聞之。良靜深藏者。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出。謂門弟子曰。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矣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天子乃自周反於魯。第子稍益進焉。

三十六歲以魯季平子之亂適齊。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儉。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富貴不能究其理。景公乃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及于魯。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血聞之。木石之怪。變。木石。山也。變。從子。同。蛇。而。迷。或。人。水。之。怪。龍。罔象。一名。沐。龍。土。之。怪。墳。羊。也。

入魯廟



觀歌器

孔子為



中都宰

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于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宥。坐。明。也。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常。置。於。座。側。顧。謂。第。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覆。矣。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有。滿。而。不。覆。者。於。乎。路。進。曰。敢。問。持。盈。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言不雕偽。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則焉。魯。居。東。故。云。定公曰。學子所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墳。四曰。墾。五曰。墾。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如。高。黍。下。稌。之。類。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上魯為好會。上於夾谷。孔子相馬。齊人歸侵魯鄆。謹龜陰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邱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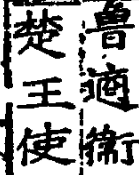
孫叔亦將臨孟氏之成弗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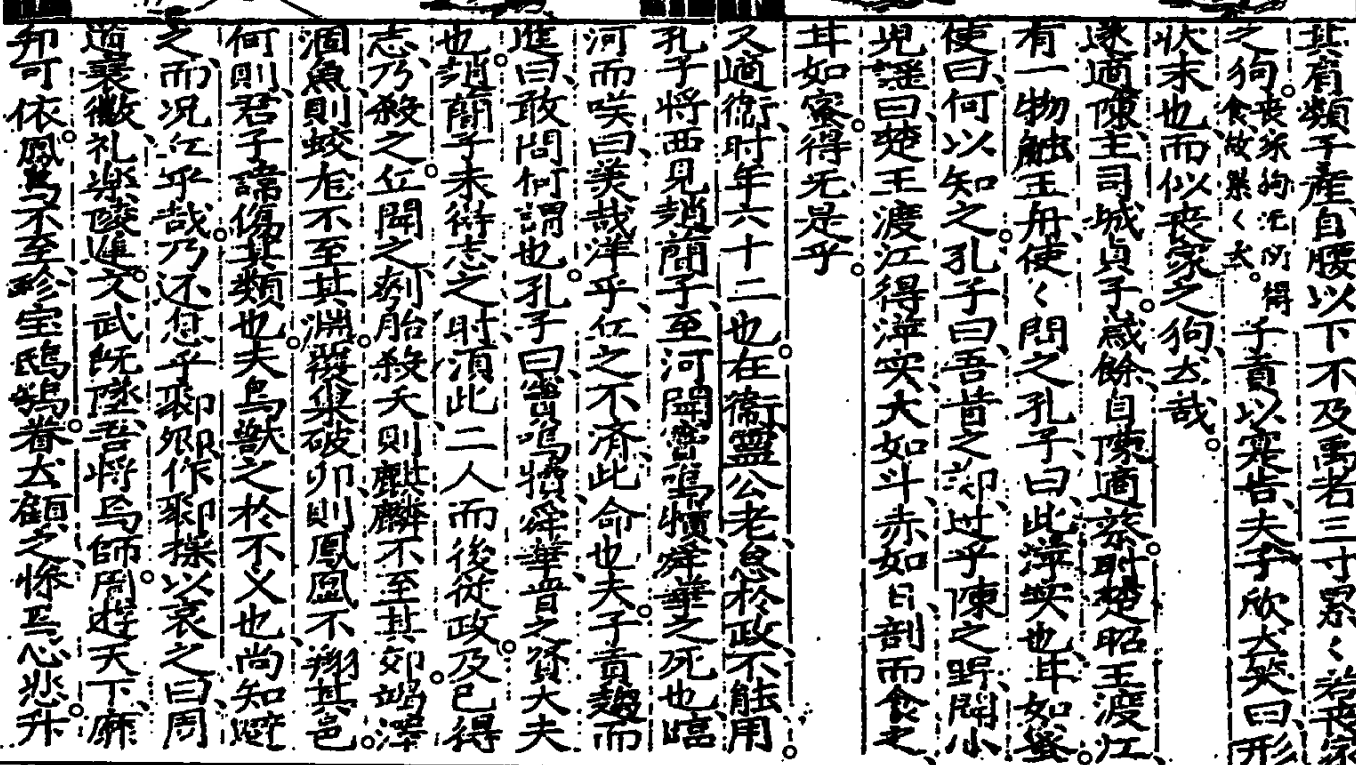
與遂適鄭子弟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戒謂



事。實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頭似舜其項類皋陶



却依鳳鳥不至珍寶鵲眷去顧之慘焉心悲升



孔子辯



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七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
轅息鄒傷余道窮哀彼無辜翔翔於衛復我舊廬從
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及乎衛主讓伯王家
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
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
屈脚振肩而跳且詭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
之其應至矣大霖雨水溢泛

齊商羊

在陳絕糧



吳伐陳楚林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
來聘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
疾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
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食
其能與孔子講術強不棄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
於是使子貢至楚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
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止之乃罷
於是自楚反乎衛六十六歲夫人開官氏卒伯魚母
卒期年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
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孔子在魯知道不行亦
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繫彖象卦
文言讀易常編三絕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人

講誦弦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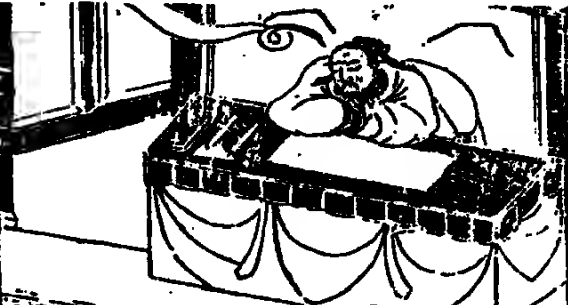
六十九歲伯魚卒七十一歲魯哀公春西狩大野叔

西狩獲麟



麟絕筆

孔子夢



莫兩楹

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
胡為來哉及袂拭面泣涕漣漣取此吾觀焉窮矣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數隱公元年下記哀公之十四
年舉十二公之行事蓋寓言於褒貶以正一王之
法云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
以見其狀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
故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夏后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
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也孔子不怨死其親親之於此也示
也任階階以為主在西階以為賓也而丘也殷人也
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
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七日而沒乃魯哀公
十六年四月乙丑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
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弔上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
自諱言已死以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復各盡哀或復留佳子貢廬於
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與魯人往從塚上而家者
百有餘人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祭祀其

子貢築



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云。

廬墓側

顏回陋



巷樂道

按人物考云余觀家語史記及孔子世譜孔子蓋微子之後封於宋至宋襄公生父何以讓第厲公何生弗父周上生世子勝上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生木金父金父生和父和父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去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上生孔子其於聖人之世也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憑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生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世之詳畧焉重輕焉朱子嘗節史紀亦於疑者不入蓋傳信也史遷以夫子素王列於世家元位而王曰素王而鄭玄添所編通志畧則收入列傳云

○顏回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線麻鼓琴足

閔子勤



父番母

閔子不



仕季氏

以自述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而不顧仕也。顏巷終身不改其樂。嘗問仁。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又嘗問為邦。夫子語以王道。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休寒失制。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歎出後母。悲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毋感其言。乃自改悔。待之如已出。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既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於貧賤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示之。出見有蓋龍旂。子騫裴旒相隨。心又示之二者。扣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公被夫子之文。威儀。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旂裴旒相隨。視如墮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是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可必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

仲弓寬



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也。切上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則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冉伯牛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稱。有願疾。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厉也。

○仲弓

厚簡嘿
宰予晝



仲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十九歲。雍父賤而行惡。仲弓寬厚簡默。不表於父。故夫子有聖牛之喻。以德行著名。嘗謂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夫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時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及問仁。則曰。請事斯語。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稱之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廷怒。不深怨。不銀。猶罪。是冉雍之行也。如客。不以貧自累。如借。不以貴自累。

言語科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夜。孔子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寢受責

子貢對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說。夫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痛之也。

按史遷謂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及觀。呂氏春秋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可見其相情而不相與謀也。豈得助之為亂哉。嗚呼。予雖不仁。紇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齊景公
子貢相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善為說辭。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得漿。物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

按子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先貧後富。善居積故。孔子言其不受命而貨殖焉。嘗相衛魯。家累千金。後

術致富

冉求為

卒於齊。

政事科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季氏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將用之。已有才。而國之才也。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以幣。子貢常稱之曰。恭老慈幼。不忘舊旅。好學博藝。習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

季氏宰
子路初

○子路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剋雞佩豚。援劍而拜。孔子設禮稍誘之。子路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鉅而明之。鏤而斲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夫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

學孔子

夫子教



由鼓瑟

子路極弱



不受其賞

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方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知射以勾繹奔魯。曰。使子路要我。由為人誠信。故吾無盟矣。使子路于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爭於却。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射殺地。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魯有弱。子路極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必不極。弱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畜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比和。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門。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夫子責難。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稱其三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塹深治。此其恭敬以信。

子路治



潘善政

子路負



米供親

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施，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日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飲食黎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然則必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除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俱誅出奔。及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蒯聵，於是衛立蒯聵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蒯聵怨子路，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出奔魯而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

子路不



避衛難

言偃從



遊兩觀

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召衛群臣，子路曰：君馬用孔悝，子羔以未立。請得而殺之。蒯聵曰：子路欲燔臺，蒯聵乃下石乞、盪丘、公西赤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栗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遣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覆醢。君子曰：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謬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子游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與之蜡，宿畢，畢出遊於觀上，而觀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傷其也。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周公制禮而子也。其也。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守也。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

文侯

崑山常上西王母石。堯孝平尹時。子作。室中常隨風雨上下。堯孝平尹時。子作。

成時。成時。為孝乎西王國。西王國之夫人。湯孝乎。成時。

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孝乎。

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又有師也。夫子。

既渡子夏居西河。今山西汾州。教授為魏文侯師。文侯問。

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則唯恐。則唯恐。則唯恐。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聲如此。何也。子夏曰。君。

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居。

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

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

迫。迫而。煩志。齊音傲辟。居辟而。驕志。此四者皆淫於。

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喪子哭之失明。

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曰。商汝。

何无罪也。吾與尔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尔罪一也。子夏不。

子使人疑夫。喪尔親。使民未有聞焉。尔罪二也。喪尔。

子。尔喪明。尔罪三也。尔何无罪乎。子夏援枹而拜曰。

吾以矣。吾以矣。吾以矣。吾以矣。吾以矣。吾以矣。吾以矣。

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礼。而孔子亦。

當屬提傳春秋云。一卷終。

聽音樂



師子夏
子夏論

校記

①七十人人：當作「七十二人」，見《史記·孔子世

家》。

②仕：當作「仁」。



儒藏

弟子師

新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二

長春府
振興縣
孔氏



有若

事有若

桓司馬



造石柳

有若字子有。魯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位而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然。此言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能知夫子之心。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靡。奢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友。適喪失位。去必載室而朝。欲行賂以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為中都宰。制棺槨之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以女將之。荆。楚。蓋先之以子夏。又再之以冉有。先使二子繼往者。欲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夫以冉有。觀楚之可仕與否也。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夫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

有若退



避師位

象山議



補十哲

不朽也。歟。腐者也。孔子既殯。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狀。非是狀貌。言行氣。家有似至人者也。則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月。明也。畢。星名。好雨。則月離於畢。又元。商瞿年長無子。瞿。孔子弟子。年其母兩此何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應其遠行。為取室而生子。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又死子清。使勿。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有若。嘿然無以應。遂避師位。按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宋咸寧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張氏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稱許子張。抑孟子書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李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冒其說者。不察因之於千載之下耶。江漢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非他人可比。而諸家山之孝者。往往襲取以證精神之說。本旨必不如孝者宜

陽晝以

詳之。

○子賤



子賤姓宓。名不齊。字子賤。魯人。今兗州東平縣有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迎而距也。勿拒也。母望而許也。勿輕許。許之則失守。喪已。距之則閉塞。不相親。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言為政者當如高山深淵。使人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潁行曰。潁。過於陽。登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登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鳥。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登曰。夫叔綸錯餌。至地也。迎而吸之者。陽喬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或來也。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命御者。陽登之所謂陽喬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孰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於十

子賤任



人為治

子賤引



肘吏書

二人可以教孝矣。是士附矣。孰未也。曰。此地有賢材。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重慶焉。凡事取法以孔子為法也。曰。昔堯舜听天下。務求美以自輔。夫美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新治者大。則庶几矣。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恐君听用。諄人使已不得行其政。因請君近吏書者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訛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必子曰。書訛不善。免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必不齊君子也。其才任伯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使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能也。子賤曰。君不知賤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營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驪未有益也。於是子賤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從容治而自給。不齊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按政事篇云。孔子弟子有孔蔑者。子賤嘗仕。我



儒藏

孔門儒教列傳 卷二

孔子觀



風單父
信子命

子學礼



子往過孔氏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氏曰
自吾仕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曰王事若繁焉
得習以是事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不足
及親戚親戚益疎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
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疎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
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
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
之是孝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得及親戚
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吊
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故孔子謂
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豈不
信哉然亦惟知人則哲斯能任人矣

○南宮

南宮適字子容又名縉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
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地名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
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僖子為介介不
能相儀及楚不能答楚之禮郊勞又不能相礼僖
子將卒召其大夫大夫曰礼人之幹也木之有枝也
無礼無以立吾聞有違者曰孔丘孟人之後也僖子
之我若獲沒必為說与何忌於夫子孟懿子也南宮

南宮適救



火出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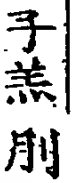
敬叔從



師適周

子之夫子使事之師事而學礼焉故懿子與南宮
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父得罪於定公奔衛載至
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逐貧之愈也
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
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惧其有后患也敬叔聞之逐
循礼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喻公宮
火將及南宮救火者皆曰顧府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國
人出御書南宮司典籍之官出於外也侯於宮
於公故子服景伯逐命率人出礼書唯是周礼在魯
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
聞老聃博古知今則我師也今將往矣敬叔遂與敬
叔俱至周問礼於老聃訪樂於長弘見禮歷社之
所考明堂之則則祭廟朝之度法孔子喟然曰吾乃
今知周公之聖而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
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泯祭而近於死者
好訕諷人者也博辨閼達而危其身者好察人之惡
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君子曰敬叔至
是其不以富得罪明矣

按人物考云南宮固翻上泚世之佳公子也一徒
夫子遊遂為君子尚德之人而列於聖門高弟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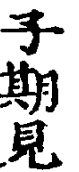
足施仁
子路貢

新先歸

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進者。墨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怨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愁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禁乎。先是衛之亂也。子路將入。入教。遇子羔將出。曰。門則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步不在已。不踐。不踐其踵。子路曰。食焉不避其唯。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乎。禁也其來乎。

○巫馬期

巫馬期名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期與子路新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処師氏者。脂
 車百乘。以脂塗車軸使其滑澤。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謂期曰。使
 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
 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言我之所
 守者志士之志也。今子以言我之所富人為我。願是不知予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
 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



星出入
孟之反

套而毀

耶使汝以是頌也。期寧單父。以星出。以星入。出蚤入晚故皆見。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間於子賤曰。子
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
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故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彼
勞力教詔雖洽。猶未至也。

口樊遲

樊遲季子遲樊皮之后。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師伐魯。及清。齊地。武叔寬乘冉求師。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湏也弱。年幼弱。恐不當右軍之職。冉有曰。年雖少。能用。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非不能踰溝。不信子之荒令。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而後踰之。如之。衆從之。衆乃踰溝。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追之。孟之反后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齊人。之伍。伍人。曰。走乎。不狃曰。我不如誰而歆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是為竇。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

司馬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魍作亂。入於曾以叛宋。上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

司馬致

齊魯司馬年致其邑与桂焉而適齊。魁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与他王而奔齊。使成子使為以卿司馬年又致其邑而適吳。人惡之而反。故齊卒於魯東門之外阮氏堊諸丘與。

○琴張

琴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琴張與子桑方孟之友。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游霧撓挑血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兮而已。及其真而我犹為人荷。及此也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礼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彼且與造物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為附贅餘流以死為決疣。音遺離又惡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哉。又惡能憤然為世俗之礼以規舉人之耳目哉。

邑適齊 二人遊



方之外

○澹臺

澹臺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貌甚惡。故季札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

澹臺行



不由徑

子華養

親至孝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沒取予去就。立取予去就之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燕於行已。是澹臺威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威明湖。即其南遊遺云。按博物志云子羽渡河養千金之璧於河伯。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艘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斃皆死。既渡接璧於河上伯躍而歸之子羽數而去。

○公西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貢曰吾莊而能爾。容志通達而好礼。擯相西君之事。為雅有。即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飲季康寧之礼者其於赤也。至親其親則若與朋友然。恩勝礼也。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結縵之中非壯罪也。以其子妻之。按小史載公冶長等知鳥音。一日与魯君將北苑。見群鳥飛鳴而甘。君曰雀何為者。長曰東倉矢火。



雀爭食粟耳。已而果有火報。長家居好挾弓矢
開行。失每刻公治長三字見鳥鳴呼曰。公治長。公治長。南山
一个章。汝食肉。我食腸。長往射。果得鹿。而与鳥腸。
又一日。鳥又呼曰。公治長。公治長。北山一个鹿。汝
食肉。我食腸。長得鹿而忘与鳥。上恚啗公治氏矢。
置道傍。僵屍口中。收屍者得矢。而因置長於訟云。

孔鯉

識寫音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名云鯉。

伯魚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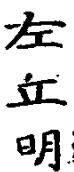
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蓋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而枕哭此夫子所以嘆其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姓。丘明名。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以終文。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以辦理。或依經之義。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或錯為經文。以合此經之異。隨文而發其例。



詩
聞
札



之所重。或隨經義而發明春秋事例之所重。曰史遺文。春秋多有旧史遺文未嘗改正。畧不遺擇。左氏畧之不從爲作傳。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脩言之。其文緩。詳不切。其言遠。將令學者要始要終。詳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於平王。穆王則在春秋之先。下訖於魯悼知伯之謀。春秋終於魯公。悼公則在春秋之後。無不備載。以

傳春秋



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狐迹重台

按韓詩外傳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
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也夫聖
人在政過者為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
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
羞者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年之
珍而與羊謀其羣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
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
年不足一牢何者同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
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羣也
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三十八歲子張問入宮
於孔子當官治民之戒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又進而問禮子



羊藏深林

子張見



魯哀公

葉公子

高好龍



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儀乎何所之儀上
譬猶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
則子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
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
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
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不必以言語相教認但有
禮樂以示人則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
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
君不禮居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
龍鉤鑿臺臺雕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
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
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
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
非士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夫子和
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張是不至者賦而更之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
故家已久而能成也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
喜居尊位不侮不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傲無告是顯
孫之行也子張病且死召申詳而語之曰語其君子
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有母之喪齊
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吊曾子曰吾吊也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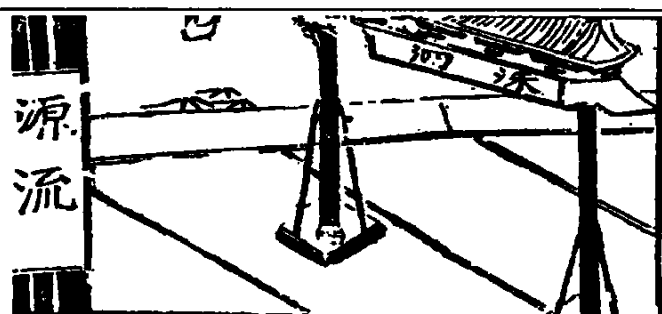
顏路受



學孔子

洙泗

源流



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喻禮已甚故或人止之
而曾子之意則以友來降辱不容不往哭又不可釋
服而往曰世哭而不行吊禮耳故曰洙泗也與哉
○申張
申張魯人或以為剛子曰根也熟焉得剛見魯論
○顏路
顏路名無繇字顏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
於闕里而路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曾點
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獲疾及甘肅也
大夫吊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魯論餘詳見曾參
傳中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皙為友孔子之
所謂狂簡欲歸而裁之也
儒教列傳二卷終

校記

①沒：當作「設」。

②貴：當作「遺」。

③顏：當作「路」。以上三條並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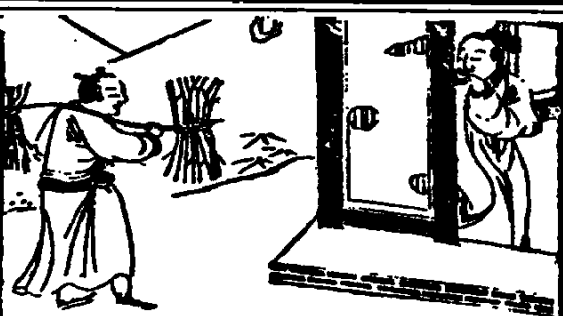
儒藏

孔門儒教列傳 卷二

魯參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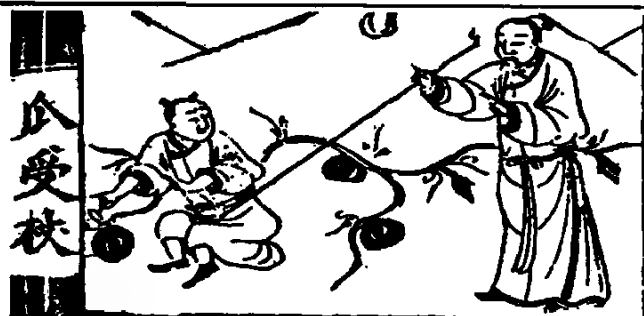
新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三

○曾子



臂馳歸

曾參耘



瓜受杖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其居衛也。家貧食力。解衣薪耕。三日不食。火十年不製。未提釜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杖而歌。商頌。蕭蕭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當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德哉。其來魯也。雖家貧。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則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順親之心也。嘗云。瓜誤斬其根。曾怒。以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甯喜嘗賤而使之。未嘗不在側。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而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則居。

孔子責



示曾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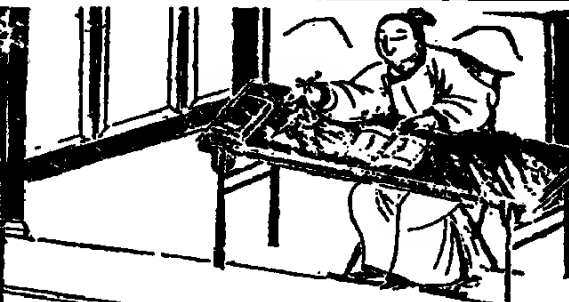
曾子讀



禮思親

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不敢請足。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寶。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取。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本脩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秘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具載小戴記。曾子問篇。曾子每讀。禮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推擊也。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金。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之以一貫之傳。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系紵不熟。

子思困宋



粟辭酒



子思受

作中庸

唯諸魯人有公儀僂者。祗即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餐。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臣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爵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為焉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歸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謂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知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教教以至於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為欺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七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為受也。或人曰。子取人粟而辭尊酒。脯是辭少而取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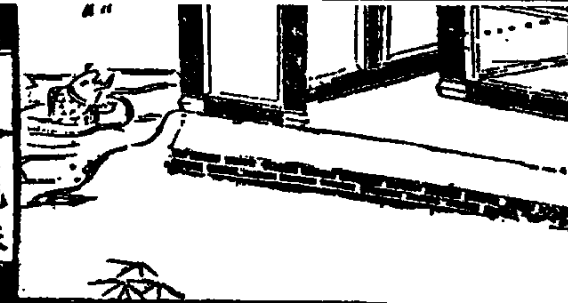
子思却



孤白來

魚貪死餌

士貪死祿



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貪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晏也。方之於貧而乃飲豐。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去將安之。子思曰。臣聞君子猶為也。故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聖君友。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曰君友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淵。母為我首。不至為。不亦善乎。又何友服之。禮之有哉。子思居於衛。緇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儕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臣聞之。妾與不如遺於溝壑。臣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鰕魚焉。子思問之曰。鰕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鰕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鰕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於齊侯。齊侯曰。其材可以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要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



儒藏

子思勸



衛用資



子思去

衛適齊

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
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處成牙之士，而以三邪交于城
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
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
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
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
亦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資矣，而群下同聲美之。資
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苦安從生。
詩曰：其曰子聖，誰知為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
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音容媚則君
親之，中正弼直則君疎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
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所以見疎者乎？
是故競求射君心之非，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
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對曰：
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繇者，臨其事必亂。君雖有命，
臣未敢受也。子思適齊，上君之嬖臣美須眉於側。
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佞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
養，而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

尹文子



論出妻



子思存

李音

禮義當百姓，而後得爵。爵於君之境内，從機翼之列，
其惠多矣。無此，猶有非彼所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
彩，笑至，身八尺，有奇面，頰無毫，亦聖。禹湯文武
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充肝背，亦聖。人之
聖者在德，其在貌乎？齊尹文子生子不類，尹文子有
三妻，皆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始不婦，吾將出
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此二帝
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
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賢父之有愚子，
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
交臂妻之。子思自齊友衛，上君館而問曰：先生曾國
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王趾而慰得之，願有賜於
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
而臣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
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資耳。君曰：資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資者。對曰：
君王以名取士，即以資取士。君曰：必以資。子思曰：
衛之東竟，饒有李音者，貧而有笑者也。君曰：其祖父
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上夫
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



老萊子



論剛柔

魯元孝



養曾子

亡者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敗，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昔常縱有疾，老子問之，授張其口而示之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授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授曰：盡之矣。老子之學，得之常授，而萊子又得之老子者也。授，老萊子之楚人，近世之楚王，楚王感其至老萊子之門，曰：吾國之孤，願交先生。萊子曰：諾。妻曰：妾聞居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妻而去。萊子乃隨而子思，隱者，著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修道而養壽焉。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札記者，乃其遺也。餘有子思子七卷。

授人物考：子思子作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篇，殆昉於此歟。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孝，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暉，接聖門之真傳矣。

○曾元

曾元，曾子子也。元養曾子，每食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將以復進也。孟子以為能養口體，曾子廢疾，曾元抱首，曾申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夫，華多矣。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

曾子四



行戒子

魯西師



事黔婁

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耻辱安從至乎？官怠於懷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易著事，且曾子傳。

○曾西

曾西，曾子之孫也。師事黔婁先生。先生卒，曾西往吊，見尸在牀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欹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西嘆服，既而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欹，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葬，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於貧賤，不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諡曰康，不亦宜乎？曾西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曾西平生不屑為管仲，其言見乎公孫丑篇云。

○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伯玉其字也。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

伯王過



父以天師歌詩故懼禍將謀出之。出見伯王曰君之暴虐乎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王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庸知愈乎。遂行。伯王從近關出。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晉。欲復國。曰苟及政由寡民祭則寡人。晉喜欲納之。告伯王。伯王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殤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瑗語。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札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廢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又信。抑不為其多慎行。伯王衛之貧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札。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是時伯王實行乎於國。公亦知之。以變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鮪至言於公公不聽。鮪將死謂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札。我死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吊。慙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王。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

伯王論



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王之楚。逢楚公子。背於濮上。伯王為軹車。子哲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王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王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王曰。子胥生於楚。遊於吳。吳人相之。於吳。殺楚。隨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公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路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哲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哲而還之。伯王歸。與公叔文子升瑕立。文子曰。常哉。斯立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王聞言。惡其將奪人之地也。遂曰。吾子染此瑗。請前行去子矣。伯王篤行慎德。老而不倦。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在當時所與著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而已。吾可知矣。按韓詩外傳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教而不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參乎。伯王之謂也。

行君子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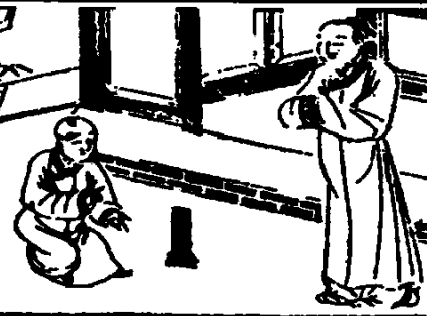
伯王篤

楚失賢



儒藏

孟母三



遷教子

斷機督

責孟軻



孟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邠人也生三歲喪父
 公宜母使氏有資後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
 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塗墓母曰此非所以
 居君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賣餅之事賣餅也母
 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於學宮之旁其嬉戲乃
 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
 子少時東家殺豚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歎
 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
 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
 也乃賣家豚肉以食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續問曰
 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軻跪問其
 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
 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
 免於廢役而無以自給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
 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食哉軻懼
 旦夕勤學不息為世大儒後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
 悅其志命子上侍禮教甚學既退子上請曰自聞士
 與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時孟子年
少故曰孺子
 子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
 夫子於鄒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從交也終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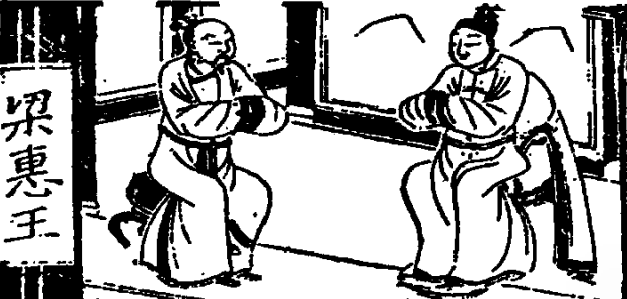
子思禮



敬孟子

孟子見

梁惠王



別命平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子輿
 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如敬
 乎非尔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室其婦袒而在內孟
 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
 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
 悅是害妾也婦人之羞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
 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必揚所以戒人也
 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出礼記今子不察於礼
 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
 舜文武之道可力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
 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
 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
 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
 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礼接於人
 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軻問子
 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
 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
 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家
 之和也孟軻道既通值梁惠王甲礼厚幣以招賢者
 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

孟母論



孟軻受



徒著書

墨色隱櫺而嘆。孟母見曰：子櫺櫺而嘆，若何愛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合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反飯反，酒漿音將，養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中饋無攸益。六二爻。詩曰：無非無祿，惟酒食是議。斯子維，以言婦人無搢制之業，而有三徙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善行乎？吾禮子何憂？季後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果行之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由是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美，而孟軻以唐虞三代之德，以尽心知性之孝，浩然莫大之氣，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大丈夫，是以所為者不合，退而與方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季七篇，以詔來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田基山有季墓云。

儒教列傳三卷 終

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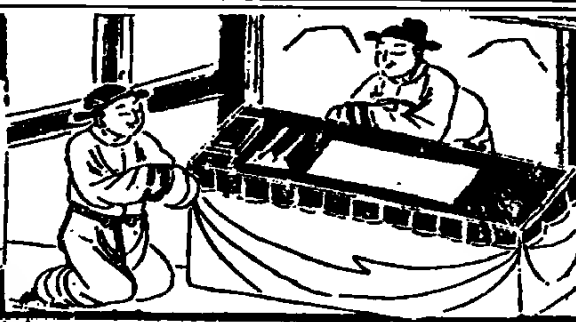
- | |
|-----------------------|
| ①下「明」字衍，見《大戴禮記·王言》。 |
| ②固：當作「周」。 |
| ③貧：當作「食」。以上見《孔叢子》卷上。 |
| ④聖：當作「舊」。 |
| ⑤我：當作「戎」。以上見《禮記·檀弓下》。 |
| ⑥其：當作「具」，見《詩·正月》。 |
| ⑦繹：當作「憚」。 |
| ⑧龐：當作「疣」。 |
| ⑨忘：當作「志」。以上見《孔叢子》卷上。 |
| ⑩牀：當作「仇」。 |
| ⑪「家」上脫「東」字，見《韓詩外傳》卷九。 |
| ⑫姐：當作「袒」，見《古今列女傳》卷三。 |
| ⑬益：當作「遂」。 |



陶潛為

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四

○陶潛



州祭酒

陶潛愛



菊自樂

陶潛字淵明，晉人也。侃之曾孫。有高雅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少日未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以給其子。力役使僕卒也。書曰：『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督郵至，督郵如縣吏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之俸也。』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居常晏靜，少言，不慕榮利。築小軒種菊數株，以自樂。取其花之隱逸，聊以自比也。其詩有曰：『採菊東籬下，又曰：『笑傲東軒下。』其胸次悠然，詩可見其志矣。故後人又號為陶潛先生。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邀之。每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怏情去。黃髮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穿破也。簞瓢屢空。晏如也。後徵為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祖陶侃大輔為晉大。耻復屈身後代。卒，世號為靖節先生。

清節隱



居岩谷

捕魚入



桃源洞

按陶靖節可謂能明於死生之故。曳杖易簪之後，鮮有聞者。其詩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不竟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曰：『有生必有死，豈終非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室。』此皆知道之言，開情之適也。且也責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率無愧焉。故余謂東方朔人隱於曲，陶靖節人隱於岩谷，混世和塵，孰能測識。初，陶潛嘗作桃花源記，以寓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生，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及水源，便得一山，有山口，懸葛若布，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終通人。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垂子髮垂。並怡然相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知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歎

桃源

悅餘人皆復延至其家俱出酒食停數日辭去以中
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
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
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
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遂無問津者

○韓愈

真境
遣中使

迎伏骨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少好讀書善屬文唐貞元五代
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劣至貞觀元和間愈遂以六
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未泯及刻偽以直釋
然一古於正其道自比孟軻慨然以斯文為己任嘗
作原道篇曰堯以是傳之舜又以是傳之禹以是
傳之湯又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仕唐為刑部侍郎
憲宗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伏骨相
傳三十年一開則歲豐人安末年應開請迎之十
二月天使迎伏骨至京師帝命禁中二月乃歷送諸
寺王公士民瞻拜捨施惟恐弗及有錫產充施者有
燃香管頂供養者愈乃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故百姓安樂
當其時未有伏也漢明帝嘗始為佛法其後亂心相

韓愈表

諫佛骨

憲宗怒

貶潮州

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伏漸謹年代尤
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等家奴
竟為侯景所迫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伏求福乃更
得祿由此觀之伏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以皆云天子大聖執一敬信百
姓微賤於伏豈可更惜身命夫伏本夷狄之人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東朝京師陛下
容而接之不逼宣政殿一接禮賓一設賜衣一襲上
皆具為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崇骨付有司投諸水
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後世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也豈不盛哉伏
如有疑能作校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
愈極刑裝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
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
初愈有侄名湘子性散誕無拘束愈勸之力李湘子
曰吾所李非公所知作詩曰
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徹夜流瓊液
凌晨咀落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
宝鼎存金虎鉛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

湘子點

三尺斬妖邪。解送返巡酒。能開頃刻者。有人來訪我。同共看仙施。

公曰子能奪造化之權乎。湘子曰試為之。將見遠近之間而成酒頃刻而開花。內出一金牌題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擁藍關馬不前。公未喻其意。湘子曰他日見之。至夏公被貶。至藍關時。天大雨雪。馬怯寒不能前。愈見雲橫秦嶺。雲擁藍關。目前景象。死然前。見卷中詩句。又見一人遠。冒雪而來。為之掃雪。公乃回想昔日吟詩自笑云。

化文公
藍關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可收吾骨瘴江邊。

子掃雪

初潮州沿海邑也。海有鯉魚。揚波作浪。吞舟食人。屢為潮害。潮人四時設祭。費至鉅萬。犹不能息其暴。邑民患之。愈至士民以為言。愈乃作文遺之。鯉使不至。潮人至今頌之。立祠祀焉。後歐陽永叔祭韓文公文。有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禍。潮有僧號太顛。愈聞之。三上書求教。太顛不赴。忽一日自銜命之。愈曰三請不來。為甚麼不招而來。太顛

文公三



曰三請不來。為侍即不請自來。為伏光。顛常與諸論心經曰。還識這箇。麼。太虛難磨。不能包其体。日月雖明。不能喻其光。寬則通法界。窄也不容針。又曰。廓然无我。自然到家。又曰。到這裡。方知佛法平等。先有高下。今掃一体。无伏可做。无衆生可度。又曰。有是有空。墮落二見。不見空色。不被物縛。又曰。眼是色。不能見。只是真空能見。耳是色。不能聞。只是真空能聞。語畢。愈首肯焉。

請大顛
韓愈



責庭湊

後憲宗服金丹。燥怒暴崩。穆宗即位。乃召愈為兵部侍郎。時成德即度王廷泰。圖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患之。遣韓愈宣慰。知已故舊。咸以為憂。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夫何憂焉。遂往。至鎮。庭湊以兵威恐之。愈房產庭湊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反。此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食在此。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子孫今尚有存者乎。由今公以魏將歸朝廷。子孫後皆為美官。王承元以北軍歸朝廷。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謂愈曰。侍郎未欲何為。愈曰。神

文公太



山北斗
敦頤拆

獄立辯



策諸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棄之
尚書何為固之不道廷奏曰即日日出之於是出元翼
于深州孔韓愈而歸之焉愈之歸也朝廷敬重內外
欽服帝乃以韓愈為京兆尹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
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灰骨何可犯也

愈平生以文章自任自晉迄隋伏老道墨墨道不斷
如常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神怪愈獨喟然引筆爭
四海之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幾二百年愈排三
家乃去千餘載撥棄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愈沒
后其言大行事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云仕唐官至吏
部侍郎謚文公封昌黎伯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因舅彭何任為分寧
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決邑人驚曰老吏
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
深治之敦頤力與之達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
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地之根原究万物之
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藹言約而道大文
質而義真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時為南安

周子



觀蓮
儒釋

論道



司理通判程珣以其事為知道因使二子顯頤往受
業焉熙寧二年改知南康軍敦頤既至南康即築室
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湓溪以
名之學者號為湓溪先生性好觀蓮作愛蓮說嘗曰
予獨愛蓮花之出于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
而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
亵玩者焉時佛印禪師寓于鸞峰之上敦頤謁見相
與語道問曰天會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
无心是道佛印云疑則不參敦頤曰參則不疑畢竟
以何為道佛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敦頤心醉一日
忽見窓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秋以偈呈
佛印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窓
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道体寬无
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潛行現坐看了无礙色取心求
心自厭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人追號白蓮故事
初釋慧遠招陶潛入白蓮社潛謂許飲即
來遠許之谷公惜肩而去故云白蓮故事後寧宗十
二年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奏言周敦頤程頤程顥張
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

邵雍苦



志讀書之才授

雍八卦



茶於書无所不讀。始為孝。即苦刻。房寒不煖。暑不
窮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
獨未及四方。於是喻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
墟。慨然來。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雍天性高。初
受易於北海李之才。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上受於
種放。上受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洛書。
書伏羲六十四卦圖像。雍由是探賾隱索。妙悟神契。
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孝益老。德
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
而古今。近而飛走草木之情性。深造曲暢。庶几
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象中者。遂行伏羲先
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
洛。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耕養以事親。雖平居晏
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
諸美退居洛者。雅敬雍。恒相從游焉。仁宗嘉祐四年
召雍不至。先是治平中。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
鵑鶯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曰无杜鵑。今始
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
地氣至矣。禽鳥飛翔。浮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
人作相。專發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神宗以王安

邵雍散



步天津

論學



石亦知政事。信用其言。變風俗。立法度。朝廷紛更。雍
之言果驗云。時新法盛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
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正其者
所當及力之時。新法固疾。能寬一分。則民受分之賜
矣。投劾何益哉。守王拱辰薦雍。遣授將作主簿。
後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雍皆固辭。乃受命。竟稱
疾不之官。程顥常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
內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
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嘗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
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雍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
合之外。程顥笑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
堯夫之詳也。雍居常作詩。其中有曰。梧桐月向懷中
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頻到微成醉。拍。滿
杯都是春。其胸襟之洒落也何如哉。又曰。卷舒千古
興亡事。出入九重雲雨山。又曰。堯舜揖讓三杯酒。湯
武放伐一局棋。其雄視千古也何如哉。又曰。恍惚陰
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回旋。問些子好光景。安得
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恨諸公問極
玄。此堯仲尼无知之妙。无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
能言也。非不欲答也。不能答也。然非冥探天根之妙。

程顥銘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以經術為諸儒倡。初舉進士，調澤州司理。至是，年六十七，贈著作郎。後賜諡康節先生。顥嘗為之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

○張載

張子坐虎



皮講易經

張載字敬夫，長安人。載山居窮朴，年二十未嘗讀書。一日有新學於郡，見郡刺史前來儀衛，破鞋前，與書唱行人辟易。人謂載曰：「速回避，刺史公未也，恐不便。」載問曰：「此何人？」曰：「官也。」官何以為之？曰：「讀書人為之。」載嘿然。回家，厲志讀書，精研周易，進學於盛暑未嘗懈。年數，弟子從者甚千，性好談笑，嘗以書語范仲淹。上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乃訪諸釋老累年，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坐虎皮講易，京師听者甚衆。一日，程顥、程頤至，與命易。次日，載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撥講，與二程論道，遂之。

張子為



雲岩令

關中士



人宗師

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及棄其業，澤如也。至進士，調澤州司理，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日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命縣廷，親勸酬之，使人知孝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恩澤才哲之士。呂公著、程顥有言，李若為崇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詩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大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孝者大弊也。故其孝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本，以孔孟為法。李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者，正蒙東西銘行于世。程顥嘗有言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全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以經術為諸儒倡。初舉進士，調晉城縣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凡祗氣殘廢者，養之親。

教民孝

咸鄉使先失所。卿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功有耻。在世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存為都吏。帝數召見。願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經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弟忠信

二程師

願嘗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伐。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願嘗性過人。允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迭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順。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塞。蓋門之閉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深有意經濟。至是召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承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從祀孔于商度

○程順

程順。願之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與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荐不起。至是。司馬光召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順。力学好

事瀛溪

處士程



願召對
程順經



筵進講

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權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聲名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誨。罷田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一日誦願子。不改其學。童請畢。乃復言曰。願嘗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孝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願子王佐之才。而單食飲。率氏魯國之靈也。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嗟服。願入侍。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同平章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人或問之曰。君之嚴視。路公之恭執。得孰失。願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我稟輔。亦不敢不自重也。其以師道自尊如此。願請就崇政殿和敷講議。給事中領臨以為不可。願上疏曰。臣近以巡英漸熱。乞就崇政殿和敷而給事中以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

伊川諫



上以尊君為說。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君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讀之義。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傳於世。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說。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成至矣。不可復加也。且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蓋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貴尊矣。其義一也。

折御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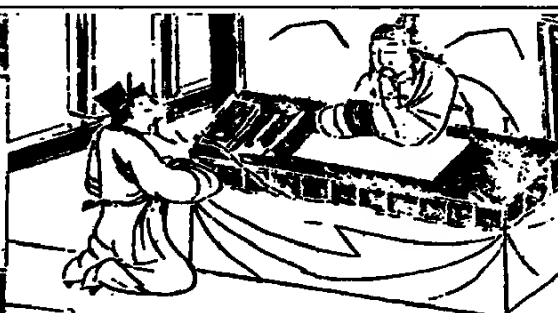
程頤蘇



軾論禮

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悅。未几。罷頤崇政殿說書。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多用古礼。蘇軾謂其不近人情。嫉之。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礼。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往死市。叔孫通制礼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館職策問。訛謗。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等事。中頤謫連章力詆頤。不置。在經筵。金帝患瘡。瘡不出。

諸臣入



宮問疾

朝廷嚴



禁偽李

頤諫。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使當國。辭臣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若史。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休退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矣不悟。各為朋比。以相讐議。惟呂大防。秦人。賴直無黨。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頤論神仙曰。若說飛昇。白日之類。則死。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有詩云。若猶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或有語道氣者。問於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憂為而久。表飢食而渴飲。即者欲定心志。如斯而已矣。特奸人用事。禁元祐之李甚謹。出其党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李者無凡。馬伸自弱。別登第。不樂馳騁。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至是。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伊川。初以其非時。恐貽累伸。執贊凡十反。命案。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伊川聞而嘆曰。此真有



儒藏

孔門儒教列傳

卷四

張繹求



見伊川
伊川著

易春秋



志者遂引而進之。自尔出入凡三年。公暇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而不顧也。

後朝廷擬順判登聞鼓院。蘇軾曰。順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順經術行義。天下共知。且其

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其召功。諱必有補。至大元元年卒。順于書無

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而達于六經。其言。今農夫初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

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

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推遷縲紲。至人遺書。庶几有補。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

故學有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初約李顥。良佐。游酢。張鑑。蘇昞。呂大臨。呂大鈞。方孝孺。楊時。盛德尤著。世稱順為伊川先生。

○楊時

楊時。南劍將樂人。今平江。初至進上第。聞程顥兄弟講

孔孟。馳幸于河洛。時謂官不赴。以師礼見。顥于穎川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

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

楊時侍



師立雪
楊時表

奏蔡京



師侍立不去。頤既寤。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時歷仕

瀕陽餘杭兩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洽。希德望

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泛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

蔡京客張璪言于京曰。宗社危于旦夕。宜亟引旧德

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常以時對。京

因薦之。又會略允迪自高麗。以言高麗國主問龜山

安在。於是朝廷乃召時為秘書郎。時在朝。知無不言。然不見德。及大宰生。甲李綱。綱壞登閣。鼓喧呼。勅地

帝恐生變。吳敏乙用時以靖太宰。帝因召對。時言諸

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

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於是乃以時為國子祭

僧林總



論性善
朱松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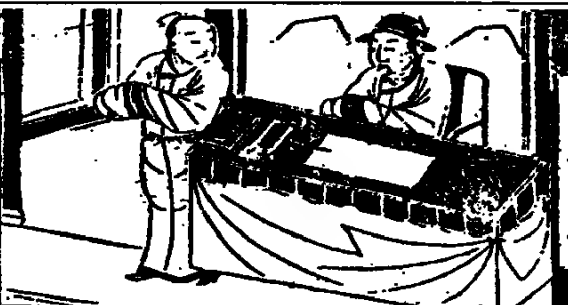
囑教子

諫大夫馮漸上疏時乃罷時蔡淵遂以微猷閣侍祭致仕時凡所論則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論三鎮不可笑云時與釋東林總友善時每謂總曰神李雖高其儒李未有所得總曰儒李蔡要亦記得此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上甚感時默然總又與時言十識第八菴摩羅識言曰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上則可謂能探其本言善惡種子乃是於善惡未萌處看時然之於吳服膺自常南幸時奉祀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汝珍皆其弟子以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朱熹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昂三人孝而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就孝焉及卒進士為同安主簿勿聞延平李侗李于羅汝珍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孝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履而主於居敬孝宗初即位熹上對事言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和隆興初復召入對言人自所

朱文公



上封事
文公募



米賑飢

當為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典湯思退該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珙薦之累召不至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加乃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子昂太師忠宣公諡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念致疾奔喪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從游子昂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也俾佩之終身熹清道統之正自子昂始者稱為屏山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紹興中典勉之俱入太宰聞洛陽譙定受易于順二人往受孝父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汙故不去有見惟孝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孝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孝不求人知一日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沒後者日永號籍溪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孝于李崇安即已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劉子昂日相往來誦論孝者號為白水先生淳熙八年以朱熹授李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飢丞相王淮薦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稅米遂賒集熹日鈞防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茶荒政是行其所孝民被安惠

文公置

宜進取以微之乃進意直微敵聞

立社倉
文公提

初乾道四年民甚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麥秋食冬則加其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飢則不蠲之凡十有四年清息米達倉三間又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請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上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選舉及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應與不應與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至是朝廷下真社倉法于諸路必惠天下

點江西

九年從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奉祠熹行部至吉州知州唐仲友為民所訟熹按得其寔仲友准之姻家也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准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准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提點熹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准以仲友故怒朱熹欲阻之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以謹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

文公表

此之類皆學者所共事也而乃謂已独能之更致其行又大不然不斂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有陛下明詔中外痛華此習蓋指熹也帝怒之由是道學之名貽戮于世

奏仲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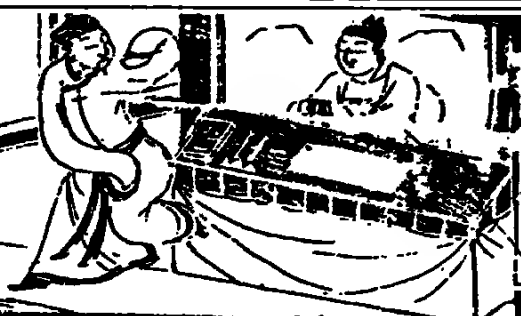
孝宗秉

及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略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奉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克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臣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遏果人欲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凝滯帝加納之乃以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及崇政殿說書

燭讀疏

初熹為加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加王進善皆卿之功熹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熹以朱熹對又彭龜年為加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待御之人王問以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

人象



儒戲帝
朱文公



焚奏稿

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請必問熹之說何如。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待講。嘉祐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意於致君知无不言。无不尽。亦頗見熹懷。韓侂胄惡之。使僕人裁剗。剗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官。趙汝愚上疏。曾熹不聽。

熹時家居。章封事數方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韓侂胄嘗害汝愚。謀於京師。曰。彼宗曾然之。以李沐。汝愚怨汝愚。引為左右。正言使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安天位。帝從之。汝愚怒。去。縹緲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迷諫。以大快。悉知所。縹緲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迷諫。以為必且賈汝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者。龜決之。遇避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龜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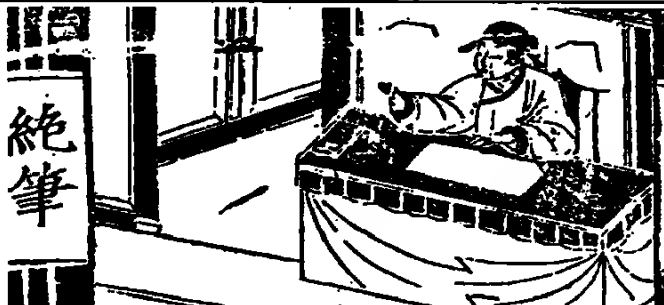
韓侂胄貪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剗程張之餘論。以擊棄事。廢之。妖術。鼓後進。張浮。為私立品題。收召四方。惡行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熹元定于通州。

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傳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手。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潛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恐飢寒。盡以諸

蔡元定



敗通州
文公



絕筆

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本。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李偽党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敗。不辭家。即就道。熹與熹進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思熹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寧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者。日衆。熹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李未吾忍拒之。若有枚患。亦非閉門。實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独行不愧影。獨處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通逾年卒。李者尊為西山先生。

時政偽李曰急。而熹曰與諸生講。李不休。已未。熹疾辛酉。改大孝誠意章。以為熹之絕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其門人如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最知名。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其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渌衣及所著書授榦。榦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无憾矣。李燔初見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



著書手



授黃幹

朝廷追



贈元定

蓋書人曰：燔遺李可畏，必事不苟，他日任斯席者，又燔也。燔書曰：凡人不可待，仕方為功，崇但隨力量，到處有以及物，即功崇也。張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

陳淳少曾奉手於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尋人，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不棄其業，而李為及至淳，淳受李。李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又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

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書，謂曰：觀子為大，自是而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書。嘗曰：吾於孝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心常太然，不為物欲所漬耳。

後加泰元年，韓侂胄被誅，乃賜煥章閣待制朱熹，曰：文從祀孔子，而庭仍贈殿士蔡元定，功即即。

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橫斥於生前而後伸於死後，天理昭，未有久而不定者。尔孝問有源，探履无玷，杜門著書，物无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多非已定，尔則祖矣。其贈以官，慰尔泉下。

刻孔門儒教列傳四卷大尾

校記

- ①大為晉大：或為「為晉太尉」之誤。
- ②「不」下當脫「可」字，見《周元公集》卷二。
- ③加：當作「嘉」。
- ④即：當作「郎」。
- ⑤都：當作「御」，見《宋史·程顥傳》。
- ⑥德：當作「聽」。
- ⑦侍祭：當作「待制」，見《宋史·楊時傳》。
- ⑧對：當作「封」，見《宋史·朱熹傳》。
- ⑨加：當作「嘉」。
- ⑩諸：當作「儲」，見《宋史·食貨志》上六。
- ⑪加王：當作「嘉王」，見《宋史·朱熹傳》。下同。
- ⑫加泰：當作「嘉泰」，見《宋史·朱熹傳》。

孔子弟子考

附
孔子門人考

學海類編本

清·朱彝尊撰

《孔子弟子考》一卷，附《孔子門人考》，清朱彝尊撰，《學海類編》本。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嘉興人。自幼好學，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詔試博學鴻詞，以布衣入選，授檢討官，參與修《明史》。後出任江南省主考官。康熙三十一年託病還鄉，專事著述，造詣宏深，成一代大家。早年以詩文著稱，中年以後致力於經史，撰《經義考》三百卷。康熙南巡時，題詩於卷首，並賜御書「研經博物」匾額。所撰《日下舊聞考》四十二卷，博考群書及金石遺文，摘引書目達一千四百餘種。又有《曝書亭集》八十卷。另編有《明詩綜》一百卷、《明詞綜》二十六卷。

孔子弟子之數，素無定說。《孔子家語》作七十二賢，《史記》作七十七賢，《通典》作八十三賢。而孔子本人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至於弟子姓名，諸書所記亦多有不同。彝尊以為孔氏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云七十，皆為概數。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祇用《史記》、《家語》，論者紛紛，以臆斷為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所記，漫不加省，甚至複姓者改姓一字，書於木主，上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以訛傳訛，悖禮害教。於是歸田之暇，作《孔子弟子考》一卷，專考孔子及門之弟子。又撰《孔子門人考》一篇，考證孔子門人之弟子。

是編原收入《曝書亭集》卷五十六、五十七。曹溶編入《學海類編》。其對孔門弟子姓、名、字及生平事蹟，皆有考辨，廣徵博引，時有發明，足資研究孔學者參考。

序

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橫七十之目於心。曾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尙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茲先書三十三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郕公先之也。餘從羣書采獲具列焉。小長蘆朱彝尊書。



藏書

孔子弟子考

孔子弟子考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魯秦子商字丕茲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輩父偃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郚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諡文裕

蒲大夫卜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追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蒧字子皙唐追贈宿伯宋追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伯宋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充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

鄭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

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

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

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唐

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於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

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齊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

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

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

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

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

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

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

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郛伯宋贈

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

侯師。唐贈衛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付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追贈蕃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

宛邱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

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哲。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

宋贈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駢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

唐贈琅邪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

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

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與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蒧共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臨淄大夫魯宰子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治子長家語作齊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紹或作紹一名括或作適字子容。唐贈鄭伯宋贈

襲邱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適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

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

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證

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適見家語

一名紹是適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

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

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叔頗微

而南公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

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

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

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

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④適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適家語南宮紹字

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紹孟僖子之子南宮閱

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

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

然則括也適也紹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

崇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

紹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證敬叔者爲一

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適字之譌。然漢書

古今人表既有南宮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

顏師古注于南宮則云南宮紹也于敬叔則名南宮

適也是紹與適適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齊公哲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沈。唐贈鄭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腹該

顏原兼修季由。供適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

季由卽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哲哀字季次不爲

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



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字子牛。唐贈向陵。或作伯。宋贈楚

邱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牛。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邱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少梁。宋贈郵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哲。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卽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與如。字子上。唐贈重邱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邱伯。宋大觀中補贈祈

鄉侯。

魯公西子蒧。字子向。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胙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謬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閒有同者。既有魯蒧。亦有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仕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顏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與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孔伋亦字子思。魯蒧字子哲。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哲。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續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嚮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邾髡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

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邱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秋子黑、字子哲。家語作哲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旅。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安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悅或作桃字子藉。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作從字子文。或云字子友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句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邵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邾子襄。史記索隱作邦，異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異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今從之。

魯施子之常、字子恆。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續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棠，禮記圖作棠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枏。論語作枏，咸淳志作枏字子續。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陸德明曰：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陸德明曰：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陸德明曰：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陸德明曰：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黨、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強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

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動士、取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卽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

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家語作子橫。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

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縶、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卽申縶。字子周。唐贈

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儒藏

孔子弟子考

按公伯寮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恕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孟賡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鄭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宏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

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詡不舛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彙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尙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康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與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以論語紀悲欲

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嬰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嬰相之圃，子路之云「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獲之子也。卒諡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邱，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

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亦作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獲，生南宮縉。孔安國以南宮适卽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縉，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縉。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縉。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縉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卽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縉則夏說似屬可從者。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禮于老聃，問樂于萇，法歷郊射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

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闕，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葦邦疑卽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送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

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樂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据此疑卽蘭也。

魯太史左邱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邱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眾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



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理人事者，盧植也。謂邱明受經於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邱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接其間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邱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眾口紛紜，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邵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

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汝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與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邱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眾則

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古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右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賈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鄒單秦冉顏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像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爾先師之庭宜槩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⑤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庶顏子思夫子高韋續書品爲素王紀端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遽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宏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唐藝文志

作論語篇目弟子。

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國語爲憑。至斥史

記爲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皆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

通典。祖庭廣紀。素王紀事。孔門發載。闕里志等編。紀

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

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

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壤駟。左人。少

叔。石作。左邱。悉爲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又按

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邱明。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

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

有若。漆雕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

憲。顏路。商瞿。季次。公良。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

子。南宮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賈牟。居第

五等者。顏濁鄒。陳亢。林放。申枹。子服景伯。

校記

①與：當作「與」，見《玉海》卷五三。

②叔：當作「姓」，見《曝書亭集》卷五六。

③南公：據《經義考》卷二八一，當作「南宮」。

④南官：據右引書，當作「南宮」。

⑤仕：當作「任」，見右引書。

⑥子：據右引書，當作「字」。

⑦陸氏：王應麟《困學紀聞》作「論語」。此處引王氏

語，當從原書。

⑧動：當作「勒」，見《經義考》卷二八一。

⑨後：當作「沒」，見右引書。

⑩生：當作「孫」，見右引書。

⑪即閔：據右引書，當作「閔即」。容：據右引書，

當作「官」。

⑫理：當作「裏」，見右引書。

⑬古：據右引書，當作「右」。



藏書

孔子弟子考

⑭右：據右引書，當作「古」。

⑮此處闕字，右引書作「左」。

⑯端：右引及《墨池編》卷一作「瑞」。

孔子門人考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宏。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宏。

應邵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

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

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

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

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

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

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

也將荀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

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宏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橋庇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宏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

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

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

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

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隸也學于子夏爲天下

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疏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哉名。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邱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

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攷。楚關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授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

梁赤，各爲之傳。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邱伯，改贈睢陽伯。

應邵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勲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



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甯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尤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于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爲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時人。

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芊嬰

漢志十八篇。

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道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



儒藏

孔子弟子考

附孔子門人考

家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直父

真索隱作豐家語無子象父字依廣韻注添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卽公皙哀。以皙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皙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于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耐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耐。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問人。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



儒藏

孔子弟子考

附孔子門人考

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與，本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與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又齊有芊嬰、著芊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植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校記

- ①授：當作「受」，見《經義考》卷二八二。
- ②哉名：當作「名哉」，見右引書。
- ③問人：據右引書，當作「人間」。

聖門十六子書

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清·馮雲鵬編

《聖門十六子書》，清崇川馮雲鵬編，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所謂「聖門十六子」，即「四配」、「十二哲」：顏子、子思子、曾子、孟子、閔子、冉子（雍）、端木子、仲子、卜子、有子、冉子（耕）、宰予、冉子（有）、言子、顓孫子、朱子。該書裒集以上孔門人物之言行、遺跡、世系，分之各為一書，合之稱《十六子書》。仿史家體例，首列傳，次論，次贊，俱採輯舊文。其有按語，則加「謹按」於後，以存己見。「四配」之中，顏氏有《陋巷志》、孟氏有《三遷志》、曾氏有《武城家乘》，蒐羅資料較為繁富。而述聖之後，雖有世職，並無成書，故錄《孔叢子》、《繹史》等以補其闕。顏子書有諸城張氏所刻十二篇，計一百三十二章，每章寥寥數語，且擇焉不精，本書概從刪削。曾子書十篇，見《大戴禮記》。後世校刻《曾子全書》，始以《王言篇》補入，且顛倒次序。本書一依原次，而補錄另為一卷。孟子書以《三遷志》為主，而年譜則依世系譜，並鈔入《外書》。十二哲中，閔子家乘、年譜頗詳，惟事蹟闕如，本書採其所長，益其所短。冉子三書，《東原志》、《世系譜》、《宗譜》各自為說，不能強同，本書各從其舊。端木氏《性道志》、《年譜》事蹟最詳，然已錄原文於後，故年譜中稍從節略。《仲里志》刻有定本，而後人又有刪改，不如原本之精詳，本書一從原本。言子文學錄注釋太煩，本書一概從刪。卜子宗譜並無事實，本書補入。顓孫氏堀坊志分章詳注，頗稱賅洽。本書祇提綱挈領，故不備載。有子宗譜事蹟甚略，而年譜頗詳。本書節短取長，以昭畫一。朱子書惟載本傳及言行錄，若語錄、詩文則不贅入。各書中祠墓古迹一本《關里志》、《文獻考》、《山東通志》及河南、江南各省通志。凡微波樹中藏書，搜羅殆遍。各書中宗子世表，悉依家譜採入。或家譜刊刻在前，而世職在後者，俱查核卷宗，採訪後裔，一一登載。其中《顏子書》七卷，《子思子書》六卷，《曾子書》八卷，《孟子書》七卷，《閔子書》六卷，《冉子書》四卷，《端木子書》七卷，《仲子書》六卷，《卜子書》五卷，《有子書》六卷，《冉子書》五卷，《宰子書》七卷，《冉子書》五卷，《言子書》三卷，《顓孫子書》六卷，《朱子書》三卷。

是書卷數雖多，每卷篇幅却甚小，僅一、二頁。孔慶鎔序稱其「書傳贊則備乎史也，詳譜系則本乎志也，言行則通乎教也。蓋自諸子百家以及志乘諸書，合之以集其成，詳之以補其闕，存之以紀其實，刪之以刊其誤」，「俾聖賢之片言軼事昭然與《語》、《孟》並著」。「網羅散失，凡稗官野史、衡談巷議，下及婦孺之歌謠，其足資勸戒者，皆悉心採之，以為考鏡，又於殘編蠹簡之中，或姓氏之不傳者，或世代之無考者，或昔傳之而今逸者，或昔未傳而今始傳者，莫不蒐訪無遺，匯為卷帙」。

該書雖頗蕪雜，但亦保存了較多孔門弟子的相關資料，可資參考。

聖門十六子書序

崇川馮集軒明府宰吾邑者六年。政成民和。風俗淳樸。下車之日。首以興學校為務。士之生斯土者。莫不雅歌絃誦。濯磨令德。雍容揄揚。相與有成。壬辰秋。四氏學學博以兩廡從祀先儒年代先後有失次者。具文申請更正。余謹擇吉日。齋沐敬易。詢知皆出於明府攷證。是明府有以匡余之不逮。則明府學優而仕。其本道以為教者。裨益於聖門良不少也。越日明府來。手出其哀集十六子書相質。余受而讀之。書傳贊則備乎史也。詳譜系則本乎志也。記言行則通乎教

也。蓋自諸子百家以及志乘諸書。合之以集其成。詳之以補其闕。存之以紀其實。刪之以刊其誤。良由學之博。故能擇之精。是書也。成俾聖賢之片言軼事。昭然與語。孟並著。噫。是足傳矣。夫學士大夫網羅散失。凡稗官野史。衡談巷議。即下及婦孺之歌謠。其足資勸戒者。皆悉心採之。以為考鏡。又有於殘編蠹簡之中。或姓氏之不傳者。或世代之無考者。或昔傳之而今逸者。或昔未傳而今始傳者。莫不蒐訪無遺。彙為卷帙。猶能使後之觀者。觸發性靈。警惕身世。而況聖門也哉。而況余之讀是書也哉。余不佞。圓



於見聞、曷足以序是書。第思世受

國恩、恪遵祖訓、兢兢罔敢失墜。惟願凡為聖賢之後者、不徒以氏族相為炫耀、咸當數典不忘、永昭法守、庶足無愧。更期士之讀是書者、或奉一言一行、皆有以自淑、是即明府興學校之初心、即明府之有功于

聖門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此志也夫。

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春正月下澣、關里孔慶鎔序並書。



聖門十六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凡例

一是刻裏集

聖門四配十二哲言行古蹟世系分之各為一書、合之為

十六子書。良以

聖德高堅、無由鑽仰、而及門問答、隨時指示、尋繹義蘊、或可由淺而深、因粗及精。故語孟而外、諸子百家雖記載不同、而有關事實、備錄於冊、以俟識者論定。

一是刻仿史家體例、首列傳、次論、次贊、俱采輯舊文。其有異說、加謹按於後、以示存疑。

一四配中、惟顏氏所刻陋巷志、孟氏所刻三遷志、曾氏所刻武城家乘、蒐羅繁富、而述聖之後、雖有世職、並無成書。謹錄孔叢子並繹史所載、以補其闕。

一顏子書近有諸城張氏所刻十二篇、計一百三十二章、每章寥寥數語、且擇之不精。如縮屋稱貞、本顏叔子事、而以之頌復聖、何其舛也。茲刻概從刪削。



一曾子書十篇見大戴記。至其後裔校刻全書始以王言篇補入且顛例次序茲刻一依原次而補錄另爲一卷。

一孟子書以三遷志爲主而年譜則依世系譜爲得其實惟未見外書是其遺憾茲刻抄入以補前人所不及。

一十二哲中閔子家乘年譜頗詳惟事蹟闕如茲刻採其所長而益其所短爲將來續刻家乘之一助。

一冉子三書東原志世系譜宗譜各自爲說不能強同茲刻紀載各從其舊。

一端木氏性道誌年譜事蹟最詳然已錄原文於後故年譜中稍從節本。

一仲里志刻有定本而後人又有刪改不如原本之精詳茲刻一從原本。

一言子文學錄注釋太煩茲刻一槩從刪。

一卜子宗譜並無事實茲刻補入。

一顧孫氏埭坊志分章詳註頗稱賅洽而是刻集臨不能備載然提綱挈領已無罅漏。

一有子宗譜事蹟甚略而年譜頗詳茲刻節短取長以昭畫一。

一朱子書惟載本傳及言行錄於生平事實已無不包若語錄詩文無庸贅入。

一各書中祠墓古蹟一本闕里誌文獻考山東通志及河南江南各省通志凡微波榭中藏書搜羅殆遍如有遺漏隨時補刻。

一各書中宗子世表悉依家譜採入或家譜刊刻在前而世職在後者俱查核卷宗採訪後裔一一登載。

以上十八條並據現存書籍載入而見聞未廣遺漏尚多伏乞

大雅君子錫以瓊瑤俾免淺陋之譏幸甚幸甚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鵠謹識。

聖門十六子譜

崇川馮雲鶴校刊

目錄

東配

顏子
子思子

西配

曾子
孟子

東哲_一

閔子
冉子_二端木子

東哲_二

仲子
卜子有子

西哲_一

冉子_一宰子
冉子_三

西哲_二

高子
顓孫子朱子

校記

①例：當作「倒」。

復聖顏子傳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晏安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晏安爲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俠爲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諡武公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事魯爲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蕃衍友生爽爲下大夫爽生連連生噉噉生鳴自連至鳴皆魯上大夫鳴生首爲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自羽至箱皆下大夫箱生彪彪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自彪至求皆司寇求生友爲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爲魯卿士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天資明睿潛心聖

學修博約之訓聞克復之旨嘗問爲邦孔子以四代禮樂告之稱其能守中庸許以用舍行藏惟回可與共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之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回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憂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貢抗手而對曰夫子何



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有愠言，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楚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王曰：無有。子西曰：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楚王乃止。孔子嘗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持祿，慎於治身。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矣。魯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顏子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卒於哀公五年，墓在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歆。陋巷志

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

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履空，鄰幾親與。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宋王旦贊

陋巷志云：按孔子年譜，周景王十四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顏子生。少孔子三十歲。少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戊申，是年顏子年二十九，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十二歲。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顏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謹按山東通志載年譜，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孔子年三十一歲。是年

復聖顏子與高子、巫馬子生。古本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卒。索隱集解並云：顏子卒時孔子六十一歲。考年譜孔子六十一歲，當魯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又三歲而有陳蔡

之阨。然則顏子之卒已三年矣。何爲有不容何病之語。何爲有皆不及門之歎。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以爲論語在陳絕糧當在哀公二年去衛適陳。顏子二十九歲時也。卽如所言亦與哀十二年伯魚之卒不合。惟毛氏論語稽求篇云。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四十之誤。伯魚之卒在七十歲。顏子之卒在七十一歲。先後相去一年。孔子七十一歲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孔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子子路同時俱沒。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揆之時勢。若合符節。然則毛氏之說爲創論。實確論也。附識於此。以俟考焉。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無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顏子書卷首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顏淵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淵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淵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孔子謂顏淵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

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鼓，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泜淝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淵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淵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淵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廢。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淵。顏淵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淵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淵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仲孫何忌問於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淵。顏淵曰。竇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淵曰。國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



慎於治身。

顏淵曰：夫智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也。

子夏問曰：顏淵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吾。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吾。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吾。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吾。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興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以上十六條見家語

孔子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淵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

而不怍。吾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吾之得也。莊子：顏淵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遠，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吾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荊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



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以上三條見說苑。

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

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路史

校記

①子貢：《家語》、《說苑》引此條均作「子路」。詳後引文。

②鐘鼓：《詩經·小雅·白華》作「鼓鐘」。

③名：當作「若」。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中篇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孔子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而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

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顏子書卷二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淵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吾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吾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顏淵端拱，還目而窺之。孔子恐其廣已而造大也，變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顏淵曰：「敢問無受天損易。」孔子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孔子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孔子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孔子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以上二條見莊子

顏淵問于孔子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孔子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顏淵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孔子蹵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墜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孔子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吾也。請從而後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孔子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吾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淵見孔子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孔子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圖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僂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淵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逮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斷乎而人善之斷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臨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

古爲徒。若是則可乎。孔子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

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

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孔子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

之，其易邪？易之者，俾天不宜。顏淵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

心齋也。顏淵曰：敢問心齋。孔子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淵曰：回

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

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

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

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筵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

言，吾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

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

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

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鱗，隨行

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

聞之而下入，人率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

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

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以上七



修見莊子

顏淵問乎孔子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諉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諉。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寶。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諉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孔子聞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淵。顏淵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顏淵入。問曰。若奚獨樂。顏淵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

實。修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淵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淵重往喻之。乃反邱門。弦歌誦誓。終日不輟。以上二條見列子。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架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

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吾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蠶蠟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淵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吾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輜。轉乎四

門。天下咸獲永寧。螭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瀼瀼。見睍聿消。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顏淵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顏淵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顏淵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說苑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淵。茲無窮者。使吾邦家平安。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



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新序

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焉。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邪。尚書大傳

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尸子

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淵曰：可得聞乎？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枉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

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家語

子夏讀詩，子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對曰：詩之於事，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奧藏之所在乎？韓詩外傳

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對曰：書之論事，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而所愛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尚書大傳

人或問孔子曰：顏淵何如人也？曰：仁人也。吾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吾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吾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吾

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吾一道吾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

校記

①蓋：《史記》同，疑當作「盍」。

②鴻範：當作「洪範」。



儒藏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下篇

顏淵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史記

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

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

不有筴也

家語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淵索

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淵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

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

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淵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乘

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

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呂氏春秋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

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淵仲由炊之於壤屋之下

有埃墨墮飯中顏淵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

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

卽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

貢以所見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

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

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

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淵出孔子顧謂二

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家語

孔子見老聃曰先生形體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

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老聃曰夫天下也者

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聖人之於德也若天之

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淵

曰吾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而頰，乘駟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其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孔子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孔子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孔子謂柳下季曰：「弟爲盜跖而弗能教也，請爲往說之。」柳下季曰：「跖之爲人，易辱人以言，必無往。」孔子不聽。顏淵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

曰：「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投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

顏淵問孔子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慙，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孔子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死，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水行莫如

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以上五條見莊子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一曰子路勇而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淵爲仁。子張爲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二人三頭通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莊子逸篇宋陽里華子病忘治之而疾除。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淵記之。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淵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以上二條見列子

陳成恒相齊簡公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

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邱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越絕書

孔子至匡郭外顏淵舉策指穿垣曰往與陽貨從此入。匡人乃圍之。孔子援琴而歌有暴風擊軍士僵乃免。琴操

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納屐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此爲何鳥。子路曰榮榮之鳥。後曰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有前鳥。復問子路識此鳥否。子路曰識。顏淵曰何鳥。子路曰同同

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以上三條見衛波論。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旣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軫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韓詩外傳

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

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以上二條見論衡。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反食之。家語



校記

①室：當作「良」，見《呂氏春秋·任數》。

②喙：當作「啄」，見《韓詩外傳》卷二。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鵲校刊

雜記

孔子返宇。顏子重瞳。顏淵感中台星。顏淵不以夜浴改容。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發其年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新論

顏淵山庭曰角。顏淵有角。額似月形。子貢山庭斗繞。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顏淵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論語識

孔子爲素王。顏淵爲司徒。論語摘輔象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麀墮車。論語語考識

孔子夢豐沛市有赤鴈。起呼顏淵。子夏往觀之。金樓子

伊呂乃聖人之偶。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漢書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顏子明仁於度穀。後漢書

顏子隣幾三月不違。北史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歟。爾曰吉哉。問鑄金得鑄人。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



爲樂也歟。

有教立道無心孔子。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孔子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就禦焉。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顏子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梓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敢問潛心於聖曰昔孔子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孔子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或問淵濤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濤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曰孳孳而不知勌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者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問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以上十條見法言

周子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憂也顏子不憂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張橫渠曰顏子龍德而隱故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子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顏子書卷四

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也。孔子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孔子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孔子無迹。顏氏微有迹。孟子其迹著。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程伊川曰。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顏子所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也。所異於聖人者。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以上八條見性理。

校記

①月：當作「有」。

②內：當作「樂」。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從祀

先賢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封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顏子名高，字子驥，一名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瑯琊伯，宋封雷澤侯。

先賢顏子名之僕，字叔，一字子叔，魯人。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

先賢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先賢顏子名何，字冉，一字稱，魯人。唐封開陽伯，宋封堂邑侯。

先賢顏子名祖，字襄，一作相，字子襄，魯人。唐封臨邑伯，宋封富陽侯。以上六條見陋巷志。

謹按通志所載兩廡分祀八人，而正殿並無配享，且八人俱後世子孫而

先賢子柳以下六人皆已從祀

至聖廟中。今僅列於

復聖之兩廡，於義有所不安。且同爲一族，世系未得其詳，竊以爲應援承聖之例，配食於

祀國殿中。所謂禮緣義起者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鵠謹識。

從祀

二代顏歆，字子林，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顏儉，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十二代顏見遠，南齊御史。

三十五代顏之推，字子介，北齊黃門侍郎。

三十七代顏籀，字師古，唐宏文閣學士。

四十代顏杲卿，字昕與，唐常山太守。

四十四代顏真卿，字清臣，唐太子太師。

六十五代顏印，紹明河間太守。以上八條見山東通志。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鵲校刊

祠墓古蹟

復聖顏子廟在孔廟東北六百步有園有井卽陋巷故宅也。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熙寧間膠西太守孔宗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廢。元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命顏族復構於故基。緣以崇垣環植桃李教授張顓鵬先師充國公像於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尋有五尺。環亭古檜十有四株。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請修充國公廟宇建正殿五間兩廡神門。泰定三年復買地二畝於園之北奉勅新建新廟。致和元年八月落成。元天歷二年冬十一月壬辰衍聖公孔思晦暨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會集諸孫預行告禮遷聖像於新廟。是日充國公誕辰也。明洪武十五年五十七代孫顏池請於官重修廟廡。正統年間五十九代孫顏希仁奏請重建。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顏公鉉奏請重修。宏治十五年仍復傾頽。公宏復聞於朝命有司會

計銀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正德二年鼎新修建。

廟制南爲復聖廟坊左坊曰卓冠賢科右坊曰優入聖域。北爲復聖門三間。又北稍西爲顏井亭左側爲博文門三間。通官道。右側爲約禮門三間。又北爲歸仁門三間。左掖爲克己門三間。門內有齋宿房稍北有祭器庫俱西向。右掖爲復禮門三間。由歸仁門入東西御碑亭二座。又北爲仰聖門三間。左右有角門中爲顏樂亭。又北爲正殿七間。殿內祀

復聖顏子。左右兩廡各七間分祀顏歆以下八人。後爲寢殿五間祀

復聖夫人。仰聖門之東爲見進門左列南向。北爲退省堂三間。又北爲顏氏家廟三間。西爲杞國公祠門左列南向。北爲

杞國公殿三間。後爲

杞國夫人殿殿後爲焚帛所。廟南有坊榜曰陋巷。廟左爲博士宅宗子居焉。祭日用春秋仲月上丁博士主祭。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顏子書卷六

復聖廟祭田五十頃並墓田三頃三十三畝有奇永不起科佃戶十戶概免差役額設禮生六十名廟戶七戶灑掃戶二十五戶並門子四名。

復聖顏子墓在魯城東刻曰

先師兗國公之墓墓前有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墓高丈餘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少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按任昉述異記顏林墓上石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木也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魯國舊城環今曲阜城外周回延袤可十餘里城門十二自神農少昊黃帝皆都其地厥後周公封焉今曲阜縣城乃其中一區也城中爲孔廟其東北爲顏廟城北爲孔林其東南爲顏林洙泗交其後沂水帶其前尼山峙其左郡城在其右。

復聖林在魯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

杞國公墓在兗國西北。

侍郎林在魯城東北隅西至陋巷祖庭三里餘顏氏自晉唐以來爲黃門中書門下侍郎及部侍郎者前後凡一十三人故世號顏侍郎林也有高塚數區前列翁仲其一太常卿文鐸其一戶部尚書衍南隣官道今族屬皆附葬焉其地周圍二里。

復聖廟一在兗州府治東南唐開元中封顏子爲兗國公卽其地建廟春秋致祭歷代因之明洪武十八年重修永樂七年遣祭其制正殿三間殿後爲明倫堂前爲儀門又前爲櫺星門左爲儒學以上五條見陋巷志

復聖顏子廟在寧陽縣西四十里顏氏子孫有居此者元時立廟詔使奉祀仍復其家山東通志

元至元十二年泰安州奉符縣尹契奉旨勘到寧陽西阜村建修

復聖廟一座勅員奉祀並予祭田一百七十餘畝以供祭祀旁修常川書院一所以廣教澤碑記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欽字子林魯大夫葬顏子墓東十餘步生子儉元
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儉魯大夫生子威泰定三年從祀。

四代威魯下大夫生子芑。

五代芑魯下大夫生子億。

六代億魯下大夫生子帖。

七代帖魯下大夫生子卸。

八代卸字伯佃秦大夫生子譽。

九代譽舍人生子產。

十代產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十一代異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十二代愚漢卿士生子達。

十三代達漢大夫生子穉。

十四代穉一作肆字季達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都尉。

書傳作駟生子衷。

十五代衷一作忠郡工曹從事輩令生子凱。

十六代凱字季卿張禹薦於朝爲安成太守生子邃。

十七代邃字景深郡上計吏生子侖。

十八代侖字茂宗州舉茂才生子綽。

十九代綽字參道爲太守生子準。

二十代準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阮。

二十一代阮字懷珍舉有道爲著作郎生子亮。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爲郡督郵見冀州刺史王純碑生

子敷。

二十三代敷字士榮州舉茂才至御史大夫生子斐盛。

二十四代斐尹京兆有善政二子魯歡無後以盛爲宗。

二十四代盛字叔臺一字叔震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

州刺史關內侯有傳生子欽。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歷東中郎將司馬太中大夫東莞

廣陵太守有傳子默。



二十六代默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中襲葛繆縣子。三千幾輦舍長次無後。

二十七代舍字宏都晉光祿大夫有傳子髦。

二十八代髦字君道晉侍中光祿勳有傳子緄。

二十九代緄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子靖之。

三十代靖之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諮

議御史中丞子騰之。

三十一代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功曹主

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郡太守五子興之炳之。

三十二代興之安寧太守子登。

三十二代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爲韓國江夏王參軍

奉朝請員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郡陽王府郎中令無後而炳之

子見遠爲宗。

三十三代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

御史兼中丞有傳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有傳四子之儀之推。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有傳二子冠承無後之推爲宗。

三十五代之推字子介隋太子文學有傳子思魯。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唐儀同秦府記室有傳子師古。

三十七代師古唐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宏文崇文兩

館大學士有傳子趨庭。

三十八代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帶大夫職方郎

吉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邳

令子鼎。

四十代鼎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傳贊。

四十二代傳贊子旻。

四十三代旻五子長君則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金鄉丞、子文威。

四十四代君雅、二子、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隱魯之嶧山號虛中先生、文集傳於世、子承祐。

四十五代文蘊、鄉貢進士、子涉。

四十五代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李闡撰神道碑、子衍。

四十六代承祐、二子、長崇德、無後、次仲昌。

四十六代涉、鄉貢進士、四子、匡朗、匡審、匡美、匡贊、俱無後。

四十六代衍、字祖德、戶部尚書、有傳、子樞。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子太初。

四十七代樞、父任爲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監說書、有傳、子復。

四十八代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充國公後特授

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有傳、六子、嶢、岐、嶠、嶠、嶠、嶠、嶠、岐爲執政、自嶢以下、子孫南徙、不知其傳、而端之子繼爲宗。

四十九代繼、進士、世居陋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肇。

五十一代肇、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五十三代順、子寶。

五十四代寶、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劄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美。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學正、廬州路教授、歷山陽縣主簿、文林郎、東明縣、生子池。

五十七代池、字德裕、宣德府教授、三氏學教授、主奉祀事、子奉。

五十八代奉、字克膺、主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字士元號景哲正統十一年主奉祀事子議。

五十九代希惠景太二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係嫡派仍以希仁長子議爲宗。

六十代議字定伯天順六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奉祀事成化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外子公鉉。

六十一代公鉉字宗器成化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重德重禮。

六十二代重德字尚本號西莊正德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字守嗣嘉靖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後以重禮長子肇先爲宗。

六十三代肇先字啓源號克復嘉靖四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字用修號敬亭萬歷三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允宗允祚。

六十五代允宗字永昌號養蒙未襲而卒子伯貞伯廉六十五代允祚字永錫號新吾萬歷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伯貞字叔節號建中萬歷二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光魯。

六十六代伯廉字叔清號執中萬歷二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光魯長讓職致仕。

六十七代光魯字宗旦號師周天啓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紹統紹緒。

六十八代紹統字景宗號世喬崇禎十四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後。

六十八代紹緒字振宗號硃世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主我。

朝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子懋衡六十九代懋衡字以玉號向九康熙五年襲內宏文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崇敷。



藏書

聖門十六子書 顏子書卷七

七十代崇數字化南號松堂康熙四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懷禮懷禪。

七十一代懷禮字子真號約亭康熙五十五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以懷禪長子士埰爲宗。七十一代懷禪字彤賓號鳧亭雍正六年四月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後以姪長讓職致仕。

七十二代士埰字慶田乾隆三十六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以士莊長子錫嘏爲宗。

七十三代錫嘏字公純號眉峰庠生乾隆四十七年六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振佑振吉。

七十四代振佑道光元年貽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無嗣。七十四代振吉字幼謙號惠叔庠生嘉慶十九年二月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校記

①此句疑有脫字。

述聖子思子傳

述聖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抑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魯繆公亟見于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鸚鵡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繆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

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善。然不能用。于是去魯之齊。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襁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焉。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于溝壑。伋雖貧。不欲以身爲溝壑也。衛人釣于河。得鯀魚。子思問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紡之餌。鯀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鯀雖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食以死祿矣。衛君問于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反于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衣錦紛華。所服不過溫

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胡毋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吾弗改矣。卒年六十有二。自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于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關里誌

閒居請齋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宋高宗贊

② 文獻考云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歲今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先聖未卒之先而受敬禮於穆公卽位之後核之年歲殊不相合。或以六十二爲八十二之誤意者其或然乎。

校記

① 語：當作「孟」。

② 「考」上當脫「通」字。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鵲校刊

記問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豈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舉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

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型，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李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問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

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數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諧。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

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實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



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豈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誨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彼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拆臂望視，或禿髡背，僕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

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忠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人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

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轡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邠，退大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



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東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璜鬯之賜故文王困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

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校記

①問：當作「聞」。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子思子書卷一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巡狩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祿，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生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

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

魯人有公儀僎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叁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問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

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

鯉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鯉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鯉雖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食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平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至自城則衆謀不進事是而城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

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悖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

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問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色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戮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復又貪，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



曰必用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

易其脛毛，無所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國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舉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知，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

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女王莖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幸，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餽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

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旣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



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補遺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以上二條見說苑

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文獻通考

子思子曰、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以上八條見馬總意林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以上二條見徐幹中論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文選注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子思子書卷三

謹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名似孔子孫爲魯繆公師。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常困於宋子思作中庸而孔叢子以爲中庸四十九篇今所存於小戴記者中庸一篇然則書之散失者多矣。茲從關里新志列本傳於卷端取孔叢子記問以下至抗志六篇分爲二卷又採馬氏繹史所載爲補遺一卷。非敢以質高明聊爲肄業者先河後海之一助云爾。

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附錄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之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賢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韓非子

漢王充論衡云。龐糲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責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調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象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糲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達

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氏春秋

毛氏中庸說云。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康成編之爲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爲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舊已專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爲梁武帝所撰。今不可考矣。特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註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註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惟朱子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爲章句。又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爲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入比法。用朱子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中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爲一書。而於是舊文舊傳皆茫然焉。毛氏大學證文云。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舊



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樂記河間獻王諸生所輯。若大學、舊亦稱爲子思作、則見鄭端簡古言與唐氏奏疏有曰、虞松校刻石經、于魏表引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爲子思之書。第鄭註不言、而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若止菴楊氏作大學四體文有云、賈逵數語在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爲之言。夫不信其書、則已矣。旣曰有之、又曰偶爲之言、則明代去漢甚遠、何以知逵爲傳聞、爲偶言。此仍是憑虛逞臆之語、豈好學君子所宜有焉。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述聖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銘沂國述聖公墓。

述聖子思子中庸書院在鄒縣南門外卽孟子受業處也。明宏治十六年詔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祀事。從衍聖公聞韶之請也。每歲春秋博士赴鄒縣書院主祭。

述聖子思子祠在鄒縣南門外書臺側元元貞中縣尹司居敬建榜曰中庸精舍堂曰淵源省子思孟子像祀之。嗣縣尹宋璋建講堂於淵源堂之後題曰率性齋舍廚庫具備。請於朝名爲中庸書院。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重葺卽書院爲子思祠。明嘉靖三年縣令張時鸞續修增建慎獨齋又建修道堂。明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又修易修道堂爲景賢堂。

祠制南爲櫺星門次祠門中爲正殿三間殿內祀

述聖子思子以孟子配。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爲率性堂五間。左右齋舍各三間。祠右爲中庸書院內爲景賢堂三間。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爲慎獨齋三間。春秋仲月上丁孔氏博士自曲阜來設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沂國述聖公墓在先聖墓南稍東相去數十步子思子之藏也。墓前有石碑石案石隅碑書沂國述聖公墓。又有小碑書三世祖墓皆子孫私識也。先聖墓居右伯魚墓居左孔子商人蓋尚右也。子思墓乃在先聖墓之南世謂挾子抱孫若以三塚並觀則先聖居乾位伯魚左而子思右蓋亦昭穆之定次也。闕里誌



儒藏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世職

孔聞詩字知言號血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泰之次子。

明宏治十六年授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聞禮字知節號立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緒之次子。

正德元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貞寧字用致號一亭六十三代衍聖公聞韶之次子。

嘉靖二十五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衍桂字□□號□□六十五代衍聖公尚賢之次子。

萬曆二十二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毓埏字鍾興號宏輿六十六代衍聖公興變之次子。

康熙十八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傳鑑字振文號西銘六十八代衍聖公毓圻之次子。

康熙四十四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繼溥字體恒號匏菴六十九代衍聖公傳鐸之次子。

雍正十一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憲增字如川號怡齋七十一代衍聖公昭煥之次子。

乾隆五十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慶元年賜封衍聖公。

宗聖曾子傳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卽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列于卽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卽卽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曾子之學隨事精察故于聖人之道獨得其宗天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云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

之徒皆從受業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金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旣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寢疾易簀而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此曾參之行也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元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卽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卽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卽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闕里誌

西山眞氏曰進道之勇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



不可以不宏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放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卽不安於大夫之簪。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洙泗之道歟。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惟賢。服膺受旨。終身拳拳。封爵飾贈。永耀青編。宋張齊賢贊

曾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年譜

宗聖曾子諱參字子與本姓姒夏后氏之裔也大禹生啟啟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鄆爲子爵歷夏商周世守其爵周襄王六年卽魯僖公十四年鄆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鄆鄆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此曾姓之始三桓家臣曾天曾昊其後也凡數傳生先賢曾氏諱點娶上官氏生曾子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卽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三入孔子之門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事親每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敬王三十一年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年十六奉父命往楚從學焉自楚至衛反魯事孔子十餘年爲學以三事曰省其身時冠進賢問冠進禮蓋其所自製也家貧布衣糲糲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力耕以養其親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

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敬王三十九年孔子謂以其志存孝道作孝經授之時年二十有四謂能通乎道授以一貫之傳年已二十有五矣故從孔子遊最晚聞道最蚤子思年甫六歲聖祖命之從學及孔子沒年二十有六學乃大成所造之深不事有若非諸弟子所可及者未嘗苟仕大夫之門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其命逮至晚年所見益高所守益篤其道日益高大而公明儀之徒皆受學焉及親沒乃適齊齊侯以大夫禮贈之遊楚楚子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年七十乃著書遂述孔子所授大學之道著大學一篇及曾子十八篇寢疾孟敬子問之召門弟子斂手足命元易簀反席未安而沒壽七十三塋魯邑南武山之陽娶公羊氏子三長元次申華元生西皆賢世其家學從祀先賢曾氏廟庭



藏

聖門十六子書

曾子書卷一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王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

愀然揚塵曰：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爲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懋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窹，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曰：

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兄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適。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歛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懼恒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夏秋冬。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

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曾子譬

崇川馮雲鵲校刊

立事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諉，嘗欲思恥，忿怒思

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愠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

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曰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倖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然、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

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哀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曰：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愾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



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有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曰：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久。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曰：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曰：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

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喜喜，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庫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若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大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強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

也。

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與人作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誚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

齒方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
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或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子處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

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讐不與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不與聚鄉，族人之讐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曾子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

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怙怙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怙怙。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訓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撓四支。不被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

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韋。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避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疾病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曾子書卷四

曾子疾病。曾元、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腐鵠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僂僂以淵爲淺，而屨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違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

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問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電。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霰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

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保匄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保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裁十二管以索八音、以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閒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禋盛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校記

①子：當作「于」，見《大戴禮記》卷五。

②「有知之」上：《大戴禮記》有「其功守之義」五字。



儒藏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補遺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哲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

乎。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遂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遠而能不愚。」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官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以上七條見說苑。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慕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懷題三圓，轉轂百乘，猶北

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吾鼓瑟，必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吾以瑟浮其音。參以吾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人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人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焉：吾田，其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日。君子可不留意哉！」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

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及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廣往，齊人曰：「廣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于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

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以上二條見韓非子。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孔子曰固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鮑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季康子朝服以綈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

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醕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蛇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以上五條見家語。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孔叢子。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迂哉？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曠括，三月五月爲幃，業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曠括，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稊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下寶。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累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鼃黿，猶以淵爲深，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以上八條見荀子。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志道者忘心矣。莊子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

見子之鄙色焉。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以上二條見中論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纒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曾子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

樂正者，曾子門人也。來候曾子。曾子採薪在野，母啣右指，旋頃走歸。見樂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曾子曰：負薪右臂痛，新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啣指呼汝耳。曾子乃悲然。以上二條見孝子傳

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醬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曾子養母至孝，有元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之。曾子收養治療，瘡愈飛去。後鶴夜到門，雌雄各銜雙明珠報焉。以上二條見搜神記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曾子書卷五

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飾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蓬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俱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上

二條見說苑

曾子曰。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使。

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爲之止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淮南子

里名勝母。曾子斂襟。論語撰考議

曾子見益母而感。詩疏

曾子鋤瓜。三足鳥萃其冠。抱朴子

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

閒。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新語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兼明書

曾子居曲阜。鳴泉不入城郭。水經注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鹽鐵論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論衡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說苑

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韓詩外傳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鉤命訣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博物志

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暮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峯。一本云竭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博兮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以上二條見琴操

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周正樂記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云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天上兮識者其誰。昌黎集

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家語

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孝經援神契

子游揚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新論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顏氏家訓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孔子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蚤，相過乎前也。莊子

孝經一篇十八章。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書

曾子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莊子注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晏子居吳桓子之喪，纊衰斬，直經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避難以避咎，義也夫。晏子

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門，避惡去污，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論衡

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智也。淮南子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架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者進忠，便巧者近亡。新語

吳起者，衛人也。嘗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史記

今按：卹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皙之家。周公非不出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潛夫論

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卽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四書臆言

陳蔡之厄從者十人列爲四科而曾子不與非曾子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此說固已妄謬而仁山金氏以爲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而不及曾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沒後暮年之功或過於顏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游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特呼曾子而告之曾子之學非游夏可及其不俟暮年也甚明若夫行列四科則聖門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居樂道季次之未嘗屈節公西赤之閒於擯相顯孫之美譽寬博宓子之治單父子思之化成人有若之強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十子寧云有愧然則陳蔡之難不及從遊者奚爲獨疑於曾子一人乎。釋文

校記

- ①「內」下當脫「折」字，見下文。
- ②于：當作「子」，見《韓非子·說林下》。
- ③罰：《孔叢子》卷上作「罪」，《書·呂刑》同。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附錄

昔者曾子之處鄭。人有與曾子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子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新序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修命也。韓非子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黎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黎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_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家語

謹按武城家乘載

宗聖遺事甚詳。然其不載者有三事。一爲投杼之事。考其說出於甘茂。本戰國說士之寓言。非其實也。一爲將軍文子之事。乃名法家造言毀聖。馬氏以爲誣枉之言。亦非實也。至烝黎一事。他書多引之。不知此說出於家語。考今本家語乃王肅之書。編檢史記說苑。新序諸書。並無此說。觀韓詩外傳云。曾子喪妻。不更娶。乃知其喪也。非去也。一字之訛。傳會其說。以誣古人。誕妄已極。乃知家乘之不載。非諱之也。實無其事也。茲恐後之人惑於異說。故附辨於此。以昭傳信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鵠謹識。

校記

①編：當作「徧」。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曾子書卷六

曾子嘗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祠墓古蹟

宗聖曾子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創建無考。明正統九年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圯奏請詔守臣修建翰林學士許彬爲記。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疏請恢廓如顏孟制。閱七年而工竣。

廟制南爲宗聖廟坊左坊曰三省自治右坊曰一貫傳心北爲宗聖門三間內有

御碑亭又北爲戟門三間左右齋房各三間神庫各三間由戟門入中爲正殿七間殿內祀

宗聖曾子以子思孟子配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陽膚以下十人又北爲寢殿祀

宗聖夫人戟門之東爲三省門並列南向北爲三省堂三間又北爲寢堂三間神厨三間西爲萊蕪侯祠門並列南向北爲

萊蕪侯殿五間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曾元以下四人東

廡祀曾元曾申西廡祀曾華曾西後爲

萊蕪夫人殿三間春秋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廟祀田五十一頃六十畝永不起科佃戶槩免差役額設禮生六十名除免民徭廟戶三十七戶槩免丁差。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距舊城約五里有碑曰邨國宗聖公之墓。明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蔡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奏請建享堂三間東西齋房各三間中門一座左右角門二座大門一座石坊一座。曰宗聖墓。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武山之陽相傳以爲曾子讀書處亦名絃歌書院今廢。

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建今廢。

耘瓜臺在南武山之東崩山之西卽曾子耘瓜處也其臺

有二高仞許、南北相峙。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咏歸亭在嘉邑城南、今廢。

曾子故里石坊一座、在嘉祥金鄉南北道之西。

南武城在南武山之東南、春秋時言子爲宰處、至今基址尚在、鄉音呼阿城。

曾子山在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嘗讀書於此。

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曾皙風乎舞雩卽此地。

曾子井在江蘇徐州府城北九里山。

宗聖祠在濟寧州城內。

一貫書院在郟城縣西六十里磨山、元至正三年建、後改名宗聖祠、復移北門之外。

宗聖祠在蘭山縣南五里、創建無考、中祀宗聖曾子、以及門賢儒從祀、別爲毓賢祠、奉先賢曾氏、今廢。一在費縣關陽鎮、一在城武縣文亭山、相傳曾子以文會友處、又在滕嶧、郟城、聊城、臨朐者、俱創建無考。

宗聖曾子祠在江西永豐縣木塘源、一在河間府交河縣姜官屯。以上十三條見武城家乘。

曾子子皙墓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南城山。按史記、曾子南武城人。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卽今費縣西南之關陽鎮也。

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卽曾子塋父處、亦名曾子山。其麓爲卽有子游祠。其旁爲石門山、武城遺址在焉。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廟在威縣南關、五十五世孫守珍建。廣平府志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濟寧州志

潘稼堂太史耒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潘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註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



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潛
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
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以其與
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
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
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初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
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
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卽爲南武城也。孟子
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盡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鄆。卽費曾子辭於
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仁山金氏言曾子書有此事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作魯人攻費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後漢志云南城
有東陽城引此爲證。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開陽鎮。又可以見南城之
卽爲武城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

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
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
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郿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
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
卽南城而在費之證也。晉書南武城縣屬秦山郿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
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
而封志之。按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
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
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
壻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史記穰侯卒於陶因名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
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濟寧州志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元稱孝養。公行子之燕。遇元於途。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羗之夷也。不憂其繫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幾爲知計哉。娶高陽氏。一子西。

三代西賦質剛毅。高邁等夷。有暮春沂雩之風力。崇季路於先賢之所畏。薄管子功名於變色。誠侃侃如矣。娶左氏。一子欽。

四代欽娶穀梁氏。一子昇。

五代昇娶卜氏。一子羨。

六代羨娶繆氏。一子返。

七代返娶言氏。二子長燁。次盈。

八代燁。漢尚書令。娶郟氏。一子樂。

九代樂。漢山陽縣都鄉侯。娶周氏。一子浼。

十代浼娶伏氏。二子旃。光。光後爲長沙房。

十一代旃娶郛氏。一子嘉。

十二代嘉娶鄭氏。二子長寶。次頊。遷扶風。生二子。長玉。遷興州。次昌。遷青州。

十三代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娶王氏。繼娶歐陽氏。一子炎。

十四代炎娶郛氏。二子長據。次援。

十五代據。西漢末。避新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吉陽。廬陵諸郡。娶陳氏。二子長闡。次瑒。徙虔州。

十六代闡娶文氏。一子植。

十七代植娶李氏。一子燿。

十八代燿。諫議大夫。娶胡氏。一子培。

十九代培娶陳氏。一子德。

二十代德娶董氏。一子珣。

二十一代珣娶朱氏。二子長渙。次震。忽。遷韶州。

二十二代渙。景陽侯。娶劉氏。二子長梓。次昭。遷蜀郡。

二十三代梓娶丁氏。一子緄。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曾子書卷八

二十四代魏鎮南軍司馬娶文氏一子端。

二十五代端娶胡氏二子長鉉次鉉遷交州後爲交州房。

二十六代鉉娶蕭氏一子海。

二十七代海娶楊氏二子長璜次琦。

二十八代璜娶謝氏長興次田。

二十九代興娶張氏一子隆。

三十代隆娶宋氏一子鈞。

三十一代鈞娶王氏一子謀。

三十二代謀娶高氏二子長丞次沓。

三十三代丞娶何氏三子長珪次舊從雲蓋次畧徙撫州

樂安後爲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珪娶蕭氏五子長寬次綽豐遷袁州暉遷廣

州隱遷泉州。

三十五代寬娶何氏一子莊。

三十六代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娶蕭氏一子慶。

三十七代慶御史大夫娶郝氏二子長傳次駢。

三十八代駢唐御史大夫娶王氏一子耀。

三十九代耀拜真州刺史娶劉氏一子崇範遷居木塘源。

四十代崇範家居龜薪不屬讀書自若家藏九經子史南

唐郡侯太子洗馬東宮使娶劉氏一子延膺。

四十一代延膺仕部驛兼資庫使宋太宗陞左班殿直果

州兵馬都盛娶魏氏五子碩頴顏頊禺。

四十二代碩宋淳化壬辰登第黃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

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娶江氏五子長承昌

次翰冕順資。

四十三代承昌娶張氏一子萬敵。

四十四代萬敵娶徐氏一子公整。

四十五代公整娶羅氏一子九思。

四十六代九思娶羅氏一子文傑。

四十七代文傑娶李氏一子浩古。

四十八代浩古娶劉氏一子上忠。

四十九代上忠娶張氏一子敬父。

五十代敬父娶江氏二子元德元益。

五十一代元德娶黃氏二子价翁福翁。

五十二代价翁娶姚氏一子汝霖。

五十三代汝霖娶宋氏二子崇文崇學。

五十四代崇文娶羅氏二子利賓用賓。

五十五代利賓娶鍾氏三子輔誌輔佐輔世。

五十六代輔誌娶張氏四子德胃典胃端胃莊胃。

五十七代德胃娶彭氏三子奮用奮充奮治。

五十八代奮用娶金氏二子質粹質清。

五十九代質粹字南武號好古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

縣。明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請准其徙居山

東兗州府嘉祥縣奉祀曾子祠墓照顏孟世襲事例授

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楊氏一子昊。

六十代昊字欽一未襲早卒配徐氏一子繼祖。

六十一代繼祖字繩之時有永豐龍潭房曾衣以應貢到

京乘機奪襲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奏准繼祖仍

舊主奉祀事。萬歷三十年封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

配薛氏子承業。

六十二代承業字洪福號振吾萬歷五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奉祀配楊氏子宏毅。

六十三代宏毅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時有會稽生員曾益冒充嫡裔宏毅具奏禮部尚書

黃士俊議駁配朱氏子聞達。

六十四代聞達字象輿崇禎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朝定鼎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配顏氏子

六十五代貞豫字和菴號馨堃康熙七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配宋氏子尚溶。

六十六代尚溶字滙伯號松濤康熙二十九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配孔氏子衍櫛。

六十七代衍櫛字雍若號喬麓雍正八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配劉氏子興烈。

六十八代興烈字光緒號起祚乾隆四年襲翰林院五經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曾子書卷八

博士配路氏。繼配張氏。趙氏子毓增。

六十九代毓增字注瀛號庭獻。乾隆二十六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仲氏子傳鎮。傳錫。傳銓。傳鏐。傳錄。傳鎔。

七十代傳鎮字巨山嘉慶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田氏子紀連。

七十一代紀連字仲魯號小山嘉慶十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李氏道光四年緣事被議以傳錫長子紀瑚為宗。

七十一代紀瑚字六華號石舟又號萌麓嘉慶癸酉科拔貢道光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楊氏繼配張氏子廣芳廣甫廣芝。

七十二代廣芳一名維翰字岷瞻號鶴岑未襲早卒聘史氏未娶殉節旌表烈女台堊先塋以廣甫子昭嗣承繼。

校記

①忽：疑誤。

②「氏」下疑脫「二子」二字。

③盛：當作「監」。

亞聖孟子傳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與鄒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貧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于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厮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遊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宋仁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五月壬戌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鄒國亞聖公明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之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象山縣錢唐爲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輿輓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感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焉至嘉靖九年十月改稱亞聖孟子。關里誌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



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歿。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崇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宋高宗贊

謹按金孫弼謁祠記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周定王三十七年也。元張頴記又以爲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婁一均鄒志云孟子後孔子百有四年而生。時周烈王四年己酉也。其說不一。近有崇明施氏考之。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計百有七年。又以歷法推之。是年丁卯月戊午朔二日己未。說與孟子世家譜合。蓋定論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鵠謹識。

孟子書

崇川馮雲鵲校刊

年譜

周威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日己未、卽今二月二日、孟子生。

孟子諱軻、字子車、一字子與、系出魯桓公。桓公子四長莊公、次公子慶父。慶父生穆伯、穆伯生文伯、文伯生穀、穀生獻子、獻子生莊子、莊子生孝伯、孝伯生僖子、僖子生懿子、懿子何忌、何忌生武伯、武伯生敬子、敬子捷、捷生子敏、廬墓不仕。子敏生激、字公宜、娶仇氏、魏公子伋之女。居魯鄒與鄉、今名苑村、故宅池泉仍在。

三遷志云、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其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爲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

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

庚戌二歲。

辛亥三歲、父卒、母仇氏卜葬魯鄒與鄉馬鞍山麓、今在鄒縣城北二十五里苑村東偏。

壬子四歲。

周顯王元年癸丑五歲。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丙辰八歲、見東家殺豚、問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姪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今始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

丁巳九歲、居近墓側、因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移居鄒東郭、近市、爲賣街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又去之、乃徙舍學宮傍、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之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孟子書卷一

戊午十歲。

己未十一歲。請見於子思子。子思子見之甚悅。

庚申十二歲。

辛酉十三歲。

壬戌十四歲。謁子思子。請爲弟子。

癸亥十五歲。歸家。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由是懼而勤學。旦夕不輟。

甲子十六歲。

乙丑十七歲。母爲求婚於田氏。

丙寅十八歲。

丁卯十九歲。母爲娶田氏。

是歲爲魯康公元年。

戊辰二十歲。

己巳二十一歲。學益進。子思禮敬甚崇。命子上侍坐焉。子上不願也。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

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庚午二十二歲。將入私室。婦袒而在內。不悅。遂去。不入。母知。召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

辛未二十三歲。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壬申二十四歲。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

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癸酉二十五歲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矣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甲戌二十六歲仲子生。

乙亥二十七歲子思子卒乃訪於孔門諸賢爲私淑之學。

丙子二十八歲。

是歲爲魯景公元年。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己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講學於鄒魯之間樂克等請爲弟子。

癸未三十五歲萬章徐辟之徒俱來學弟子益進。

甲申三十六歲齊人公孫丑曹君弟交滕君弟更等請爲弟子鄰國來學者日益衆至數百人。

乙酉三十七歲梁惠王數敗于軍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以幣交于孟子因報禮至梁。

丙戌三十八歲在梁。

丁亥三十九歲在梁惠王卒子襄王立。

戊子四十歲見襄王不合卽去遂歸鄒。

己丑四十一歲遊齊時宣王在下邑崇地就見遂延至國館于雪宮。

是歲齊宣王二年。

庚寅四十二歲在齊爲客卿。

辛卯四十三歲在齊。

壬辰四十四歲迎母仇氏就養於齊。

癸巳四十五歲在齊。



甲午、四十六歲、在齊。

乙未、四十七歲、在齊。

丙申、四十八歲、在齊。

丁酉、四十九歲、在齊。

戊戌、五十歲、在齊。

己亥、五十一歲、在齊。

庚子、五十二歲、齊饑、勸王發棠賑之、不果行。

周慎觀王元年辛丑、五十三歲。

壬寅、五十四歲、齊復饑、國人望復、勸王發棠、以馮婦等

語告之。

癸卯、五十五歲、在齊。

甲辰、五十六歲、在齊。

乙巳、五十七歲、在齊、有憂色、擁楹而歎、母見、曰、子擁楹

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

不爲苟得而受責、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

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寢酒漿、養姑

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

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

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從乎父母、

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

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遂決去

齊之志、未及行而母疾病、不果行。

是歲魯平公元年。

丙午、五十八歲、母卒於齊、扶喪歸魯、合葬於鄒、與鄉馬

鞍山麓。

周赧王元年丁未、五十九歲、在鄒居喪。

戊申、六十歲、在鄒居喪。

己酉、六十一歲、返齊。

庚戌、六十二歲、適魯、以不遇魯侯歸。

辛亥、六十三歲、居鄒、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堯澤山下、

樂克備道於平公曰、孟子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

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及欲見而嬖人臧倉

沮之。

壬子六十四歲之宋。

癸丑六十五歲在宋。

甲寅六十六歲去宋將之薛宋餽七十鎰受之。

乙卯六十七歲在薛遇警餽五十鎰受之反於鄒。

丙辰六十八歲在鄒講學延外傳教仲子。

丁巳六十九歲在鄒滕定公薨世子遺其傅然友問喪禮。

戊午七十歲滕文公以幣聘之滕館於上宮。

己未七十一歲在滕。

庚申七十二歲在鄒。

辛酉七十三歲魯欲使樂克爲相聞之甚喜。

壬戌七十四歲在鄒是歲鄒與魯戰敗績。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乙丑七十七歲高子問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

女何以得編於詩也。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是歲魯潛公元年

丙寅七十八歲講學鄒魯問諸弟子曰人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賢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礪心。弟子問爲學之道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于欲。傾然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丁卯七十九歲謂諸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者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孟子書卷一

戊辰八十歲道終不行乃述二帝三王見聞之統有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之語。

己巳八十一歲教學不輟門人述其言論爲孟子七篇以垂教後世。

庚午八十二歲夫人田氏卒卜葬於四基山麓命仲子治喪歸葬在今鄒城東北三十里。

辛未八十三歲有疾諸弟子侍亦如孔門諸賢尊師至意。

周赧王二十六年魯公八年壬申八十四歲正月十五日卒。今相承以十一月十五日爲忌辰是日冬至。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仲子治喪合葬於四基山麓。

孟子世家譜姓源篇云孟激字公宜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孟子居貧軾軻故以軻名。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

亦字子車。卒師子思以傳其道。

謹按孟子世家譜首載

亞聖年表詳哉其言之也。近代考孟子書者如江氏之羣經補義侯氏之四書彙辨梁氏之志疑俱各有所發明而集其成者莫如施氏之讀孟質疑一書反覆辨論可謂精益求精矣。第其書博徵繁引獨不及孟譜一語豈未之見耶抑見而以爲不足據耶。考書中多引婁一均鄒志不知鄒志乃孟譜之濫觴而三遷志又孟譜之尾闈也。舍其本而求其末烏乎可。惟宗譜載大宗以下二十戶爲家藏秘笈非外人所能窺。茲特錄出以公同好庶幾後之學者得以飲水而思源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孟子傳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祖德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邵。十六世爲周文王。再傳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蓋以莊公爲孟也。禮。康子自爲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王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出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合德。獻子忠

孝恭儉。左傳載記及說苑諸書爛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沒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屬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孔子。而敬叔遂爲孔門高弟。且歸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答。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爲夫子所推。由是攷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啓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娶仇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車。一爲元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爲后稷。文王。周公之裔。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母教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仇氏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孟子書卷二

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子少誦，其母方績，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

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問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

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伍飯，慕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師授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鄉，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

仁義國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子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



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當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年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

佚文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爲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

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說苑

孟子曰人知葬其田莫知葬其心葬田莫過利苗得粟葬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葬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說苑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末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鹽鐵論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措圖景失形風俗通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史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注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後漢書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文選注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文選注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驚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昔人稱詠。大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看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史記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皁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藝文類聚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



梁先生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新論

謹按：孟子書祖德以下四篇並三遷志所載，當其修志時，外書尚未出，故依孔叢子以爲受業於子思而不知性善辨篇答曼邱不擇之問，明言學於子思之。子曰：子上是以得聖人之傳，則舊說相沿亦不攻而自破矣。又佚文二十二條多散見於外書四篇中。今外書已顯而猶錄此篇者，乃不沒前人之功，且以見外書爲漢唐來引用之書，確乎三代法物，淺見者更無庸置喙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孟子書 外篇

崇川馮雲鵠校刊

性善辨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蟻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汚之是豈水性也哉曼卿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聵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街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致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縫衣裳而已故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孟子書卷三

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孟子游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懼也。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子石曰：信。孟子曰：何爲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

孟子曰：管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管敬仲義，故齊威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蘇子

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邾郳，今五世矣。於蘇爲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

文說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則人害之。大

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而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靈龜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孟

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孟子去齊，宿於晁，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滕文公卒，楚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薨，渦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薨。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



孟子書 外篇

崇川馮雲鵬校刊

孝經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竄死孝也。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嚮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糴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

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端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菑菑者殷法雖周亦訪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華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罪也。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淳于髡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

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莖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

爲正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孟子書卷四

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為賢。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邾婁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歛，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無信倖臣之言。」

孟子過鄭，見鄭莊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若發蒙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間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愛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末有無意而至者也。」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矣。」

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焉。王奚不去

梁乎？王不悅。

魯平公與齊王會於臯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孟子曰：「道吾善者，吾賊也；道吾惡者，吾師也。」

附錄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于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說苑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鹽鐵論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袁宏漢記

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梁書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傅英璣珠

謹按孟子外書崇明施氏刻本有逸文十六條乃內外十一篇所不載者竊嘗考之如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一條乃孟康注漢志不失圭撮之語廣韻注誤引之並非孟子逸文又白羽性輕白雪性消白玉性貞一條乃趙岐孟子注與李善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畧同而馬總意林直引作孟子語亦非又後漢書注引孟子曰阿意苟容歛眉所尊俗之情也與內篇引曾子語小異又孟子曰正枉必過其直與外書畧同荀子引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蕭子良書引孟子曰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道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拾遺記引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此皆櫟括孟子本文袁宏漢記云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謂梁惠王極陳其事風俗通云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此又傳聞之誤考孟子生平並無絕糧之事也又呂氏春秋引孟子

曰王者師臣也史記索隱引孟子謂之寄君文義不全且以他書誤入故不敢濫載而附錄于此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孟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祠墓古蹟

亞聖孟子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孔道輔知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因於墓旁建廟。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之外。宣和四年，縣令朱鉉又徙今地。金太和甲戌燬於兵。元元貞間，縣尹司居敬重修。元末復燬於兵。明初，知縣桂孟與宗子思諒復鼎建焉。宏治十年，詔巡撫熊紳大加修建。萬歷九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廟制：南爲櫺星門，爲亞聖廟坊；左坊曰繼往聖，右坊曰開來學。北爲儀門三間，次爲承聖門三間。左側爲鍾靈門三間，有碑亭；右側爲毓秀門三間，通官道。自承聖門入，中爲正殿七間，殿內祀

亞聖孟子，以樂正克配。左右兩廡各七間，分祀公孫丑以下十二人。後爲寢殿，祀

亞聖夫人。廟左爲啟賢門，北爲

邾國公殿，後爲

孟母宣獻夫人殿。廟右爲致敬門，北爲致嚴堂三間，後爲孟氏家廟三間，倉庫齋廚俱備。廟西路右爲博士宅，宗子居焉。春秋仲月上丁，博士主祭。

亞聖廟祀田五十一頃一十五畝，皆不起科。又佃戶三十戶，優免雜差。禮生額設五十六名，又設八名，贊相禮儀。廟戶二十五戶，門子五名，俱優免雜差。

孟母祠在鄒縣城南子思書院之右，傳爲孟子故居。有臺高丈許，世稱爲孟子曝書臺。元縣尹司居敬又於臺西建斷機堂，元僉憲楊國憲重葺。學士李河記。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亞聖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宋兗州守孔道輔始爲立廟于墓之西南。後廟移于縣，廟改爲墓祠。四基山亦稱孟子山云。

鄒本古邾國。至繆公時改爲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有溝曰因利水，自翼方來，此山川之秀。孟子後孔子三十五

年而生卒、墓于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子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

孟母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八里、地曰萬村。公孫升墓在縣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南公孫、蓋其地卽以二賢得名也。

鄒縣治東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縣東南隅、晒書臺、世傳爲孟子故宅、因建子思祠于臺東、曰中庸精舍、曰淵源堂、實爲書院之始。又建講堂于後、曰率性堂、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後徙書院于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以上四條見三遷志。

馬鞍山在鄒縣東北、距城二十五里。其北麓卽孟母墓、下有孟母泉。

斷機堂在南門外子思書院右、相傳卽孟子故居也。今因利橋旁尚有石碑、載孟母斷機處。以上二條見鄒志。

孟子故宅在鄒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卽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高二丈、方三丈、在斷機堂東。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十餘里、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爲鄒、故嶧山亦名鄒山、秦漢縣治在焉。孟子居鄒、蓋此鄒也。後人訛呼爲紀王城、又以今治爲古地、誤。

古桮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宣和中植、甚有古意。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卽孟子所生地也。今名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元碑有之、今廢。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奐嘗遊之、今廢。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卽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塚也。又傍古塚鼎鼎、居人不記所自、或三家之爲正卿者并曾葬于此。



孟子廟一在荏平縣東北孟家庄相傳孟子遊齊梁時嘗經此後人因立祠。

孟館在荏平縣治東世傳孟子遊齊梁館此。

孟止亭在萊蕪縣孟子反齊止于羸羸萊蕪也。

孟母廟在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禱之所。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本志云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卽此地也。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卽此。

平陸卽今之汶上縣。

任城卽今之濟寧州。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

孟子祠在吳地乃十九代孟忠厚扈從南遷賜第姑蘇因建家祠。

范縣今屬濮州邑西南二十里有碑刻孟子避鄒魯之難居此故至今其地有孟子廟孟子臺孟子河云。

古滕國卽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古臺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孟社在沂水縣社有孟母祠。

上官在滕縣城外東南隅文公館孟子於此。

性善祠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性善書院在滕縣儒學之左元時創建列於學宮內有存心堂。

遊梁祠在河南蕭縣。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于宋修于明至順治乙未始附于學宮。以上二十九條見三遷志。

靈邱城在滕縣東四十里明水河之南城周八里內有子城舊志云齊下邑卽蜚蜚所辭者。

東平陸城在汶上縣北桃城之西南戰國時爲齊邑孟子之平陸卽此。

杞梁故里在益都縣西北一十五里。

莊獄里在臨淄縣治南街孟子所謂莊獄之間也。

畫邑城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卽畫中一名棘邑，又名戟里。世傳王蠋所居。史記燕昭王合樂毅伐齊，臨畫邑，禁不入境。孟子作畫，風俗通齊大夫畫氏邑，孟子宿處也。

瑯琊臺在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瑯琊山下，三面環海，惟西通陸。齊景公所謂遵海而南放于瑯琊是也。轉斛在掖縣北境，齊景公所謂觀於轉斛卽此也。

伯夷待清處在濰縣西十五里孤山下，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卽此。

太公室在濰縣東南釣磯上，周太公望避紂所居處。

棠鄉在昌邑縣南八十里甘棠社。左傳襄公六年圍棠，杜預注棠國也，在都昌。孟子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亦此地也。

蓋城在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齊陳仲子兄戴食邑于此。

周明堂遺址在泰安縣東北四十里。

都君庄在肥城縣西南四十里，相傳卽帝舜成都之處。

姚墟在荷澤縣東北六十里，有諸馮村。

麻邑在萊蕪縣西北境，齊邑也。左傳桓公三年會于麻，又吳季札葬子于麻，傳之間，孟子止于麻，皆此地也。

孟望臺在范縣東南二十里，孟子自范之齊卽此。

雪宮在青州府治濁水北舊城隍廟西，昔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卽此地也。寰宇記云，在臨淄縣東北六里曹村。以上十七條見山東通志。

姚墟在曹州府北百二十里濮州，一云在河東縣。

石紐在四川茂州汶川縣西北，有石紐村。華陽國志云，禹生於石紐，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迫，云畏禹神。桓寬鹽鐵論，禹出西羌是矣。

蒲南，蒲與薄通，蒙爲北臺。湯蓋生於北薄之南，故云蒲南。台卽后稷邑，在今陝西乾州西南六十五里武功縣。文王所生之岐州，在今鳳翔府東五十里之岐山縣東北，去台不百里，故云台疆。

邾郢在洛陽縣西，卽邾山也，亦曰卽山。

東桑未詳。按杞縣西有空桑城，在大梁東不及百里，疑卽



無藏

此。

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在今臨淄縣南十里。

於陵齊城、東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在鄒平縣南二十里。

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

臺邑以臺水得名、邑城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或疑非去齊所經、不知故臨淄在今縣北八里、孟子宿於臺亦不必在邑城、故耕野之王蠋見之、王蠋墓在臨淄西三十里、愚公山是在故臨淄西南境矣。以上十條見施氏質疑

孟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陪祀

亞聖廟配享

樂正子克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利國侯。

亞聖廟從祀

公孫丑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壽光伯。

萬章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博興伯。

浩生不害齊人宋政和五年封東阿伯。

孟仲子孟子之子見三遷志宋政和五年封新蔡伯。

陳臻齊人宋政和五年封蓬萊伯。

充虞宋政和二年封昌樂伯。

屋廬連晉人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宋政和五年封奉符伯。

徐辟宋政和五年封仙源伯。

陳代宋政和五年封沂水伯。

彭更宋政和五年封雷澤伯。

公都子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平陰伯。

高子齊人宋政和五年封泗水伯。又鄉人以韓愈孔道輔

附祀孟廟。山東通志

桃應宋政和五年封膠水伯。

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封萊陽伯。

季孫宋政和五年封豐伯。一作豐城一作豐陽。

子叔宋政和五年封永伯。一作承陽一作承陽。

正殿

樂正子金制凡配享者皆南面樂正子舊亦南面元元貞中縣合司居敬始改西向云。

東廡九人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連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

西廡八人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邱蒙

桃應 季孫

東廡

昌黎伯韓愈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孟子書卷六

西廡

宋司空孔道輔

三遷志云宋宣和四年邑令朱奎修孟廟以楊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於正殿之西元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於東西廡而雄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罷孟廟祀也孔道輔從祀不詳所始考孟廟兩廡元季燬于兵明永樂三年鄒令朱珪始修復之意此時罷楊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舊耳謹按三遷志陪祀之議有四一日訂稱號之失一日正肩祀之謬一日進當祀之賢一日增配食之位蓋以明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宜以近例改之一也季孫子叔趙注以二人皆門人今既遵朱子以爲引言則非弟子祀之何爲二也趙太常創爲傳注尊以亞聖孫宣公忝考羣說彙成正義有明錢唐捐軀以諫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三也韓

退之功德在孟門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升之堂上與樂正配四也考四事中三條俱極允當惟疑季孫子叔爲非門人則未見外書之故今攷性善篇有曼邱不擇文說篇有公明高孝經篇有黜子皆宜增入從祀之列非獨季孫子叔二人宜從其舊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鵠謹識

孟子誓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孟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昔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說焉。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宋政和五年。追封新泰伯。子舉。

三代孟舉。隱居不仕。子寓。

四代孟寓。韓召不受。子舒。

五代孟舒。字子懷。漢高祖時爲雲中太守。子之後。

六代孟之後。隱居不仕。子昭。

七代孟昭。漢博士。子但。

八代孟但。善易道。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子卿。

九代孟卿。善禮。春秋。子喜。

十代孟喜。字長卿。舉孝廉。爲郎。遷曲臺署長。子鉉。

十一代孟鉉。抱道不仕。子興。

十二代孟興。仕爲漢尚書。子嘗。

十三代孟嘗。字伯周。漢合浦太守。子展。

十四代孟展。字君誠。子穢。

十五代孟穢。漢靈帝時爲太尉。子敏。

十六代孟敏。字叔達。爲新郡太守。子光。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蜀議郎。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子康。

府。遷大司農。子康。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散騎侍郎。宏農太守。封廣陵亭侯。

子宗。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爲豫章守。子揖。

二十代孟揖。晉廬陵太守。子觀。

二十一代孟觀。字淑時。晉殿中中郎。拜右將軍。子嘉。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爲江州別駕。子懷玉。

二十三代孟懷玉。宋平南將軍。子表。

二十四代孟表。字武達。齊馬頭太守。子斌。

二十五代孟斌。魏右丞。子威。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孟子書卷七

二十六代孟威、魏城門校尉。子恂。

二十七代孟恂、字修仁、周太子太傅。子儒。

二十八代孟儒、字敬業、齊東郡太守。子景。

二十九代孟景、隋鷹揚郎將。子善誼。

三十代孟善誼、隋河內通守。子詵。

三十一代孟詵、唐高宗擢進士第、遷鳳閣舍人。子大融。

三十二代孟大融、唐元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子浩然。

然。

三十三代孟浩然、處士、好節義、隱鹿門山。子雲卿、庭玢。

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時爲校書郎。子華。

三十五代孟華、字幾道、唐德宗時爲侍御史。失傳。

三十六代孟常謙、爲孟郊之子、庭玢之孫也。唐朝議大夫。

柳子厚誌其墓。子遵慶。

三十七代孟遵慶、子瑄。

三十八代孟瑄、屢薦不仕。子方立。

三十九代孟方立、唐昭義節度使。子承誨。

四十代孟承誨、習太府卿。子漢卿。

四十一代孟漢卿、周羽林大將軍。子貫。

四十二代孟貫、工詩。子昶。

四十三代孟昶、隱居不仕。子公齊。

四十四代孟公齊、廩行不仕、避亂東山。子寧。

四十五代孟寧、宋仁宗四年、以孔道輔薦、特授鄒縣主簿。

奉祀爲中興祖。子堅。

四十六代孟堅、徐州知州。子寬。

四十七代孟寬、子欽。

四十八代孟欽、子津。

四十九代孟津、子德義。

五十代孟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不仕。子允祖。

五十一代孟允祖、子惟恭。

五十二代孟惟恭、字彥通。子之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曾甫。元至正間爲單父教諭、陞莒州

學正。值兵興、避地蔚州而卒。子思諒。

五十四代孟思諒字友道明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子克仁。

五十五代克仁字信夫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希文。

五十六代孟希文字士煥景泰二年詔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二子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字長伯宏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公榮。

五十八代孟公榮字先文亨之子嘉靖二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從弟公榮長謝職致仕。

五十八代孟公榮字彙文嘉靖十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彥璞。

五十九代孟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承光。

六十代孟承光字永觀萬歷二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天啟二年遭妖賊亂同子宏畧死節贈太僕寺少卿。

六十一代孟宏畧字振揚天啟三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崇禎二年姪開玉長讓職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

六十二代孟開玉字龍甫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

六十二代孟開璽字龍華宏譽子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貞仁。

六十三代孟貞仁字靜若順治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子尚桂。

六十四代孟尚桂字播馨康熙五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衍泰。

六十五代孟衍泰字懋東康熙五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興銑。

六十六代孟興銑字起輝未襲卒子毓瀚。

六十七代孟毓瀚字鍾北乾隆十六年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無子，以堂弟毓藻長子傅樾爲嗣。

六十八代孟傳樾，字國模，乾隆四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繼煊。

六十九代孟繼煊，字體耀，又字照亭，嘉慶二十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廣均。

七十代孟廣均，字京華，又字胥霑，戊子科舉人。道光十三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昭銓。

校記

①孟郊之子庭玠：據前三十三代孟浩然條云，庭玠爲孟浩然之子。二說必有一誤。

先賢閔子傳

先賢閔子名損字子騫其先魯公族僖公元年季友請立閔公後以其子子魯奉祀始姓閔氏子魯生澤澤生伯衍伯衍生子建子建生子馬父子馬父初娶姜氏生損爲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歷朝從祀稱篤聖閔子居十哲首壇閔子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多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淺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主矣是以有多豢之色家語曰閔子以德行著焉夫子稱

其孝焉卒葬壽山之南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唐元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闕里誌

真德秀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子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子騫達者閭閻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宋王旦贊

通志氏族略閔氏以謚爲氏夭折而死於不道者謂之閔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魯人望出太原又出魯國憲氏風俗通云孔子弟子閔子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



閔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年表

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甲子春正月、閔子生於魯。

閔子之先、魯公族也。魯自周公封魯、十七世傳至閔公。啟在位二年、慶父欲自立、使卜鮒戕之武閔。僖公元年、季友爲相、請立閔公。後以其子魯奉祀。始以謚爲姓曰閔氏。子魯生澤、澤生伯衍、爲魯大夫。伯衍生子建、子建生子馬父、爲魯監史大夫、行業著於春秋。馬父初娶齊姜氏、生損、生而表相奇頽、二氣盈成。夫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因名損、字子騫、生而至孝。

庚午、七歲、母齊姜氏喪、繼母樂氏輒苦之、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曰需、曰如、則衣之以綿。已邠、十六歲、父令御車、五父之衢、體寒失朝、父責之、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跪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卒待三子如一。

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二十歲、從學於孔子。

因讀書汝陽之山、知崇仁廟義。今汝陽有閔公山焉。乙酉、二十二歲、從學於孔子、在齊聞韶。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擊豎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閔子御孔子、謂曰、趣驅之。韶樂方作、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孔子適周、與子路往從之。閔子始見於孔子、有菜色。後有鄉黨之色。曰、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吾益矣。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歸而事親、鄉黨宗族亦稱其孝。弟曰、孝哉閔子騫。故孔子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壬辰、二十九歲、陽虎亂、閔子曰、學有四失、務學不如求師。與孔子退修詩書禮樂、魯論記其侍側聞問如也。先是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至是、魯人改作之。閔子曰、仍舊質如之何。孔子善其言、魯人遂止。故春秋不書、皆閔子諷諫之力。庚子、三十七歲、先是、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素所善者、遂執季



桓子。桓子詐之得脫。是以鄆自武子城之屢畔。使子路治之。三月無成。又使子羔治之。九月無功。至是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然亦卒不行。因使閔子爲之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避名去之汶上。越明年。墮賈。今有避名處。

己亥。三十八歲。生子法於汶上。

乙巳。四十二歲。聞孔子去魯。往從遊焉。相遇於屯。見師已。送孔子出。閔子掩容作離洞雲。朝天鶴之操獻之。後人名爲掩容式。又從夫子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過匡。子畏於匡。去過蒲。月餘返平衛。主遂伯王家。

丙午。四十三歲。從孔子去衛適宋。習禮大樹下。桓魋拔其樹。閔子與顏子作而言曰。可以速矣。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過蒲。遂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閔子執轡。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故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將

西見趙簡子。歸河而返。復在衛。又如陳。

丁未。四十四歲。子馬父致仕。閔子從孔子自蔡如葉。還於蔡。

庚戌。四十七歲。從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莫能興。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閔子馬父致仕。曰。子之事親。命也。無所解於心。遂返魯養親。

乙卯。五十二歲。子馬父卒。年八十五。閔子要經服事。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卽人心。葬子馬父於少昊墓西。鄆泗水上。

丁巳。五十四歲。適孔子歸魯。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與夫子刪述六經。追述三王之禮。於禮記最有纂訂之功。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入問於夫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戊午。五十五歲。復去魯。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

門也。記者是以列之德行之科。

壬戌五十九歲孔子卒，爲之服心喪三年。

甲子六十一歲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敬王崩，輒返。

周元王二年，魯哀公十九年丙寅，自范之齊，繼母樂氏卒，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魯如小侯作傷魯操歌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後設教於魯、衛、曹、滕、齊、宋諸國，及門若曾、元、東郭、蘭氏申氏之徒，後訂論語諸書。

周定王二十年，魯悼公十九年壬辰，八十九歲在滕。孟嘗君請學，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是年冬十月卒，終於齊，塋於華不注山下。閔子興業於魯，傳道孔門，得聖人之篤厚處，變而不失其常，夫子稱孝焉。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世稱大賢。後人稱之曰篤聖公。孫丑謂閔子於聖人具體而微，孔鮒述夫子之言曰：

德不修，行不勤，則閔子侍，豈其誣歟。

謹按：史記列傳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素王世紀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年閔子生。而山東通志載於周景王之九年，爲魯昭公六年，時孔子十六歲矣。二說雖小有異同，要以史記爲斷也。惟王肅家語以爲少孔子五十歲，蓋以韓詩外傳所載有孟嘗君受業事，孟嘗君田文在戰國時，故遷就其詞。不知韓嬰所說每多牴牾，安知孟嘗不別有一人而必以爲戰國之田文。且漢時亦有孟嘗相距不更遠乎。茲以閔氏宗譜爲主，乃晉唐以來相傳之舊本。後之人議論紛紛，亦可以知所折衷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閔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史記

閔損魯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家語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淺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

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吾。去無留乎？」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遂再言三子溫。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以上二條見說苑。孔子畫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閔子書卷二

也。夫子之言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是言也，吾有之。」向見猶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問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

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孝子傳。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尸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衛有惡人曰哀貽他，是何人者也？」孔子曰：「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全才而德不形者也。」哀公異曰：「以告閔子曰：『吾與孔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莊子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害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於腰，自

沈而死。琴操

淮南子繆稱訓：「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高誘注：「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操琴而彈，其聲是也，其聲切切而哀。」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旣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羊傳。

何休注：「閔子騫以孝聞，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時賢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春秋繁露。

校記

①「往」上當脫「無」字，見《韓詩外傳》卷三。



藏書

聖門十六子書

閔子書卷二

閔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中篇

閔子騫爲齊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

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下不蠲降之旤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合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父。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

而改之。是爲不迥。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正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空。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寇。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家語



閔子騫

崇川馮雲鵲校刊

下篇

閔子騫問孔子曰道之與孝相去奚若孔子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祝嘏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歸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於是天休震慝神明駭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

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壞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饗是故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夏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孔子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揮於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

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亢倉子

陳羣曰：閔子憲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
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也。

顏延之曰：言之無間，謂盡美也。

論語稽求篇按：不問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
孫，其釋有此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
間所言無可非問。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
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
不問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
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
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
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
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
然俱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而曰無
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出矣。



儒藏

閔子騫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閔子廟在濟南府城鐘樓寺街一在城東五里墓前宋熙寧七年建蘇轍作記蘇軾書碑。

先賢閔子墓在歷城東五里宋熙寧七年建祠墓前一在范縣東南三十里孟村一在曹州古乘氏縣城內一在江南宿州北七十里驀山之陽。

閔子祠一在費縣東北王溝村一在沂水縣西北九十里相傳爲閔子騫避季氏處祠旁有子路讀書臺因並祀之爲二賢祠。以上三條見山東通志

先賢閔子祠在宿州北七十里閔子鄉之驀山南一在蕭縣城南閔子村一在丹徒太乙都。

三賢祠在蕭縣白茅山祀閔子子張顏率。

先賢閔子墓在宿州北七十里閔子鄉驀山前墓前有祠按家語閔子魯人卒楚歷城東五里明一統志載在蕭縣今姑從舊志存之。以上三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閔子墓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華不注山下。明開小清河於山下得石棺啓之有詩云孝哉閔子騫死後葬黃泉幸遇黃太守起我在高原。是時董濬河之役者黃鐘也黃因起而葬之高原去縣三里許是爲今墓其石棺尚在華不注之麓劉勅爲之記。齊州閔子廟記事

明陳經邦閔氏家乘序按一統志閔子墓在歷城東五里濮陽李肅之守濟南立廟蘇轍撰碑則閔子斷爲魯人而汶上書院有自來已。今宿州北七十里有閔子鄉有驀山則漢金城驀包是也。蕭縣東南八十里有閔子墓則漢閔仲叔是也。范縣南十四里有閔子墓則五代閔子騫是也。

閔孝里在歷城東五里。齊州記事

閔公山在汶上縣。

閔子避名處在汶上縣。

閔子書院在濟南府城內有講堂三楹有司以朔望日誦孝經。廂二一曰閔閔齋一曰蘆花館。青衿有志者卒業其

中。

祭田明崇禎五年撥給閔氏祭田四十八頃坐落濟寧州南鄉新店地方運河南岸立有碑記每畝收市斗一斗永不起科以供祭祀。以上四條見閔子家乘

明張翼明記聖門之閔氏先後與大舜相輝映而三齊首郡墳壟在焉百世之祀宜也夫閔子能以大義辭季氏之費而不能避蘆花之寒能以片言寢長府之工而不能止絮溝之洗良以絮卽單寒決不至死而母氏有悔悟之日則父子兄弟如初耳此與舜盡事親之道有二哉齊人知祀舜又烏得不祀閔也。

寒山鞭蘆在蕭縣南三十里堀坊村西北八里閔子迫於後母衣以蘆花爲父御車因寒失韉掣牛而覆父鞭之衣破敗絮兒風捲如雪父撫之憐甚因名摸兒寒山至今有腰疼堆凡登山力倦遠行腰疼者負石擲此疼卽止一名掣牛阪。堀坊志



儒藏

閔子書

崇川馮雲鷄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法生三子，曰履，曰向，曰高。田和王齊，向以諸生仕齊。

三代履生子劬。

四代劬生子稚。

五代稚生二子，曰敬，曰南。魯頃公十九年，楚取徐州，敬去琅邪南去范。

六代敬生子維。

七代維生二子，曰郕，曰邠。

八代邠居孔里，生子平。

九代平生子論。

十代論生子儀。

十一代儀生子遵。

十二代遵，漢武帝時從河間獻王遊，後爲昭帝博士。生子襄。

十三代襄生子子虞。

十四代子虞生子超。

十五代超生三子，曰成，曰文，曰憲。

十六代成生二子，曰道立，曰道宏。道宏爲明帝孝經師。

十七代道立生子崇。

十八代崇生二子，曰然，曰浩。曹操爲兗州太守，徵魯閔浩不至，徙廣陵。

十九代然生子表占。

二十代表占生子蘊。

二十一代蘊生二子，曰鳧，曰鴻。鴻爲晉惠帝時五雋之一，仕至尚書。

二十二代鳧生子叔夏。

二十三代叔夏生子瞻。

二十四代瞻生子研。

二十五代研生二子，曰淇，曰潢。

二十六代淇生二子，曰勛，曰亮。

二十七代勛如魏都生子衡。

二十八代衡如齊生二子曰恂曰忱。

二十九代恂生子望之。

三十代望之生子莘。

三十一代莘隨大業初如隨都生子銑。

三十二代銑生二子曰德監曰德餘。

三十三代德監生二子曰相曰玉相在魯玉爲欽州刺

史。

三十四代相生子思。

三十五代思生子恂。

三十六代恂生子連。

三十七代連生子如京。

三十八代如京生三子曰宗周曰宗孔曰宗羲。

三十九代宗周生子振。

四十代振生子正。

四十一代正宋大中祥符二年奉祀補太廟齋郎生二

子曰希惠曰希聲。

四十二代希惠生子師望。

四十三代師望生子載言。

四十四代載言生子采輝。

四十五代采輝生子襄隨康王南渡。

四十六代襄生子憲洪。

四十七代憲洪生子景行。

四十八代景行生子文煨。

四十九代文煨生子謙。

五十代謙生子含美。

五十一代含美生二子曰定曰賓。

五十二代定生子子京。

五十三代子京元學博隱居教授生三子曰伯友曰伯

倫曰伯卿。

五十四代伯友生子子援。

五十五代子援明洪武時爲教授生子公尚。



五十六代公尚生子彥從。

五十七代彥從生子顯通。

五十八代顯通景泰二年詔聖賢子孫免役復業。顯通

在蕭縣奉祀既而返歛生子祥主。

五十九代祥主生子三茅。

六十代三茅生子壽保擢至曲阜復業寄籍濟寧州。

六十一代壽保嘉靖元年充濟南府奉祀求博士未果。

生子時茂。

六十二代時茂生子邦魯。

六十三代邦魯生二子曰煒曰煌。

六十四代煒濟寧州庠生生子衍籍。

六十四代煌補充四氏學奉祀生。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閔煌援例陳情經

廷臣議准爲先賢閔子設立博士查閔煌之先世自魯遷

歛復自歛遷濟寧世爲主祀其兄閔煒有子衍籍娶

係嫡裔於康熙三十九年奉

旨授閔衍籍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

六十五代衍籍康熙三十九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興汶。

六十六代興汶康熙四十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生子克峻。

六十七代克峻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基。

六十八代傳基字光業乾隆五十年考職未襲卒生子

繼登。

六十九代繼登字敬亭未襲卒生子廣源。

七十代廣源字獻泉嘉慶六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榆。

七十一代昭榆字昌齡道光十一年正月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

校記

①傾：當作「頃」。

②本句二「隨」字當作「隋」。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閔子書卷六

先賢冉子傳二

先賢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高辛氏之後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周景王之二十二年以德行著名。嘗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他日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今仲弓墓有二一在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爲冉垌一在冠縣北二十五里未知孰是。唐元宗時從祀封薛侯。宋封下邳公加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關里志皇侃云仲弓父劣當時不用故孔子明言之也。辟如仲弓

之賢若遭明王之主不用爲諸侯乎。故鯀則殛禹乃嗣興也。

不佞之人其體之賢登彼堂與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賁茲九泉。宋王欽若贊

謹按山東通志載冉子仲弓生於周景王二十二年而冉子世系譜則以爲敬王四年蓋通志依家語以爲少孔子二十九歲而冉譜謂敬王四年時孔子已三十六歲矣二者必有一誤然家譜世守當必有所本也。又素王世紀景王二十二年弟子冉有生是二冉同歲與譜不合姑闕疑焉可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鵠謹識。

冉子書二

崇川馮雪鷄校刊

上篇

冉氏之先爲少昊金天氏之裔。數十傳至周曹叔振鐸。始封於曹。爲曹伯。又封曹侯。都於曹。及其薨也。葬於陶邱。振鐸生子太伯。脾襲曹侯爵。太伯脾生五子。曰明。曰湜。曰濇。曰潤。曰波。明早夭。湜襲曹侯。濇封陶子。潤封原伯。波封濟伯。又封濟源公。濇以周宣王之四年生二子。曰肅。曰端。端仕於宣王。爲宗伯。居豐部。又攝司馬。爲大戎所殺。生畢夷。畢夷三世至洗心。乃定王時生也。至簡王時。晉悼公伐戎。徵兵於曹。靈王時。又欲伐戎。徵兵於曹。民不堪命。陶子患之。與濟侯原伯東會於嶧陽。計未定。陶子之臣曰非子。引宋師乘虛襲破之。時洗心奔魯。魯公妻之。生魯子。魯子業儒。南宮氏以女妻之。生子曰離。魯有齊禍。離率南宮氏逃居於蒗澤之陽。家貧。以牧爲業。有勸之仕者。離曰。山川不靈。吾豈其犧。故人稱犁牛氏。其歌曰。春日陽陽。河水蕩蕩。春草萋萋。所牧茁長。離初娶顏氏。景王二十二年生耕字。

伯牛。敬王四年生雍字仲弓。顏氏卒。父娶公西氏。生求。當離之娶公西氏時。年已四十有四。禱於天曰。願天早賜子。以奉公西氏。遂齋宿於壇。是夜夢有金冠紅袍之神。執簡向公西氏曰。有子冉冉。求而得之。有子冉冉。學而仕之。至期年生子。因名之曰求。字子有。乃敬王十六年事也。旋以冉爲姓。公西氏聞孔子設教於闕里。命三子往從學焉。

冉雍字仲弓。周敬王四年二月初二日生。娶曾氏。乃曾皙之女。曾參之妹。生二子。曰孟。曰季。仲弓在孔門。以德行著。居敬存帝王欽翼之旨。行簡傷輓。近煩擾之類。嘗從孔子適衛。孔子曰。雍可仕矣。山川其舍諸。及往見祝鮀。鮀與之言。雍但唯唯。鮀病其短才。或人以告。孔子曰。焉用佞乎。後歸魯。嘆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世矣。卒。葬曹州東南六十里冉塢。建祠合祀。故里在曹州東十五里冉村鎮。建祠專祀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命分祀孔門諸弟子。封雍爲陶子。至元帝。遣劉更生加封陶侯。以上二條見冉子世系譜。



元姚樞序云、冉氏系出於周曹叔振鐸、數傳至冉離、生三子、長冉耕、次冉雍、次冉求、蓋同父兄弟也。而兗州州縣誌又稱一族三賢、與冉譜所載微屬不合。大約事隔千餘年、魯魚亥豕舛訛不一。或者譜詳而誌畧、亦未可知。按舊譜、冉耕、冉雍、冉求三賢同居冉山、後名冉堦、廟墓俱在。三冉合爲一譜、志本源也。至五世後子孫蕃衍、散居四方、難以編紀、遂合族公議、各本其祖、別爲一譜、有事則各執譜以相符焉。

謹按漢書、少昊帝考德曰清、黃帝之子清陽也。其子孫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曰金天氏。帝王世紀曰、少昊姬姓、卽白帝朱宣。山海經、少昊生倍、伐處緡淵、生般、始爲弓矢。而春秋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其詳不可得聞。史記世家載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宋衷以爲濟陰定陶是也。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子仲君平、平子宮伯侯、侯子孝伯雲、雲子夷伯喜。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

蕢、然則太伯脾之子爲仲君平、並無渥澤潤波之說、其後亦無畢夷洗心之事。意者支庶分封、史冊所未詳乎。第世系譜所載與東原志冉氏族譜不同、當各有所本、未可軒此而輒彼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鵲謹識。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史記

冉雍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三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家語
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始。論語摘輔象

淮南子說山訓、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凱屯犁牛、旣耕以耨、決鼻而稱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蓋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冉子書二

紫川馮雲鵬校刊

下篇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顧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聽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

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家語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大戴禮記

盧辨注：冉雍，魯人也，字仲弓。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爲

季氏之宰。

顏軒孔氏云：冉有，仲弓之族。按古家語及弟子傳，冉有仲弓並少孔子二十九歲，明非父子也。注誤。

孫星衍記：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兢兢，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孔子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淵、季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賢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晏子春秋

孔子出遊，憩於道旁，令子路取水。遇一虎，咆水，子路撩衣向前，擊虎，扯其尾，牛截虎奔去。時伍員逃難在塗，見之，駐



馬問子路答之。邂逅相識。接見孔子。孔子告之曰。吾門弟子冉仲弓仕魯。可以主之。時仲弓遇盜跖。展雄縛之。伍員至得釋。後投魯。仲弓力薦於魯君。少正卯沮之。少正卯既誅。定公以伍員爲司馬。夾谷之會。伍員斬侏儒。退姜鐸兵。齊人歸女樂。伍員請往他國。許之。歸至仲弓之舍。仲弓贈之。遂入宋。陳器五寶故事

昔孔子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傳子

冉子書二

崇川馮雲鵠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仲弓祠在曹州府城東十五里冉村鎮一在曹縣東北冉堦集廟後有墓宗子博士主祀一在冠縣北二十里有冉薛公祠明彭時有記。

先賢冉子仲弓墓在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名冉堦一在冠縣西北二十里王段村。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冉子仲弓故里在曹州東十五里冉村鎮建祠專祀。

冉子仲弓墓在曹州東南六十里冉堦村。以上二條見冉子世系譜

冉子仲弓墓在冠氏縣北二十五里。元和志

冉子墓在冠縣西北二十里墓前有祠創自宋元正德八年副使王金重修曹縣東北五十里亦有仲弓墓俗呼爲冉堦一統志兩存之。東昌府志

孫星衍記古有族墓之法今伯牛墓在東平冉子有墓在鄆城仲弓以魯人墓在晉冠氏未詳其故。

文山舊傳曾子與冉子會文處冉子兄弟三人居冉山下與顏子閔子端木子言子曾子有子仲子公西子原子宓子宰子卜子林子琴子顓孫子南宮子十六人相友善曾子家居南武城嘗與諸子西會於文邱執文講業既而嘆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哉。遭秦燔書坑儒者四百六十餘人始皇東行郡縣至闕里毀孔子故宮及諸弟子祠埋其像焚其書業儒者不辨真偽悉坑之時冉氏子孫仲弓子有之後冉恂冉慄冉厚與承乾遵先仲孫東景際運等八人皆坑死漢高祖起兵滅秦駐蹕吉旺里練士卒於冉山之南天下既定乃陞吉旺里爲武成縣改文山爲文亭山爲邑之鎮山曾子冉子會文處皆隸曹境。世系譜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冉子書二卷三

冉子書二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孟、周元王時生、業儒爲泗水司教。生二子、昭明。

三代昭、威烈王時生、爲東陽守。生三子、再爵、再貴、再錫。

四代再爵、慎親王時生、爲齊東子。生子其實。

五代其實、生子盈。

六代盈、東周時生、生子慄。

七代慄、秦始皇時坑死、生子夢樓。

八代夢樓、始皇時諸儒皆變姓名、逃竄他方、夢樓改姓

樓、逃淄川。生子思魯。

九代思魯、一名樓思魯、生子敦。

十代敦、漢高祖時回蒗陽故里、生子賢。

十一代賢、生子大才。

十二代大才、生子宗。

十三代宗、生子先誠。

十四代先誠、生子聯芳。

十五代聯芳、生子炎。

十六代炎、生子萬祚。

十七代萬祚、生子習孔。

十八代習孔、元帝時爲儒官奉祀、生子信。

十九代信、生子承命。

二十代承命、生子重新。

二十一代重新、生子結。

二十二代結、生子夫儒。

二十三代夫儒、生子傳。

二十四代傳、生子學。

二十五代學、生子邇。

二十六代邇、生子錫民。

二十七代錫民、生子庭。

二十八代庭、生子久在。

二十九代久在、生子櫝。

三十代櫝、家貧、依同里姻曹人卞壺。晉咸和二年、蘇峻

攻青溪柵、橫與靈俱赴敵死。生子子書。

三十一代子書、生子可懷。

三十二代可懷無子、以冉平子壬爲嗣。

三十三代壬、生子友卜。

三十四代友卜、唐太宗徵天下名儒、以友卜爲國學生

員。王師旦知貢舉、友卜成進士。孔穎達觀冉譜、嘆曰、

讀我孔譜、則知我孔澤之遠。暨觀冉譜、則知冉澤亦

遠。生子宗周。

三十五代宗周、貞觀十五年詔賜生員、衣巾奉祀。生子

從詔。

三十六代從詔、生子峻產。

三十七代峻產無子、以從詔孫應爲嗣。

三十八代應、生子應謹。

三十九代應謹、生子志道。

四十代志道、生子章。

四十一代章、生子建節。

四十二代建節、生子午。

四十三代午、生子合。時黃巢在曹州開元寺造反、諸冉

子孫見幾而去、棄故里者多。

四十四代合、生子輝。

四十五代輝、貢生。宋太祖時爲宜春縣令。生子宅仁。

四十六代宅仁、生子澄時。

四十七代澄時、真宗乾興四年、澄時敦請曹人張齊賢

定冉譜宗系、曰喜有慶、患則感、家人也。喜不慶、患不

感、塗人也。聞喜不慶、聞患不感、塗人異乎家人也。喜

則慶焉、患則感焉、家人異乎塗人也。觀譜則識不遺

家人矣。又仁宗景祐元年、孔道輔修孔譜、澄時携譜

至曲阜、互相奉準、判冉譜曰、忠孝一道也。使人識立

譜之意、則知事君之忠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生子聚。

四十八代聚、生子良棟。

四十九代良棟、生子雲鴻。

五十代雲鴻生子樂。

五十一代樂生子諫。

五十二代諫生子蔚。

五十三代蔚生子劬化。

五十四代劬化生子軒。時有郎中姚樞隱於薊門。劬化

子軒請修再譜。

五十五代軒生二子。邦仁、邦圮。

五十六代邦仁。元文宗時金履祥乞再譜觀之。遂筆曰：聖賢之功德垂萬世而不朽。聖賢之子孫歷萬代而

象賢。生子克岐。

五十七代克岐生子廷召。

五十八代廷召生子允結。

五十九代允結生子元福。

六十代元福生子大經。大綸。

六十一代大經生子一周。一阜。

六十二代一周生子永吉。

六十三代永吉生子和國。

六十四代和國生子春芳。

六十五代春芳生二子。秋桂、秋楷。

六十六代秋桂。字清馨。生子天琳。

六十七代天琳。雍正二年三月恭逢

臨雍盛典。

詔爲先賢再子仲弓設立五經博士。經山東巡撫塞榜額

查明。天琳委係嫡裔。雍正六年七月具題。奉

旨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上成。

六十八代上成。字允升。乾隆十二年十月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繼先。

六十九代繼先。字紹基。乾隆四十四年考職。未襲卒。生

子廣淇。

七十代廣淇。字竹溪。乾隆六十年九月承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同。

七十一代昭同。字心齋。嘉慶二十四年二月承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憲賓。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冉子書二卷四

先賢端木子傳

先賢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端木系出鸞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子貢生於周景王二十五年即衛靈公十五年也。少孔子三十一歲。天資穎悟有口才著名善爲說辭。夫子嘗誦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孔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子貢爲信陽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鬻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于齊。唐封黎侯從祀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闕里誌子慎行曰史以子貢列于貨殖蓋臆說也。夫其結駟連騎

束帛帛以聘享諸侯其時卿大夫有力者類能爲之而子貢以言語顯于時遊道之廣固亦無足怪者乃直信其爲貨殖以致之也。至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強晉一出而五國各有變焉戰國策士之流假託依附以自爲名耳豈其然乎。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尊崇時追肆類。宋馮拯贊

山東通志端木系出鸞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

性道誌端木氏之先出自黃帝長於姬水以姬爲姓國於有熊號有熊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初國高陽號高陽氏娶勝濱氏之女生稱稱生卷章卷章娶女嬌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周初有鸞熊者季連之苗裔也封於楚常留於周其長子曰熊麗爲楚君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此端木所由始也。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年表

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三十二年衛靈公十五年辛巳

二月二十七日端木子生。

端木系出黃帝、派衍季連。季連生附、附叙封於熊。附叙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傳。二十餘世，苗裔有鬻熊者，仕於周，爲文武師。鬻熊生端木，端木生典，典即以父名爲姓焉。是爲端木得姓之始祖。平王時，端木舒智勇絕倫，隨王東遷。舒子微、微子緘、緘子適、適子遲，五世爲周大夫。遲子容，容子宿，宿子廣單，衛獻公聘爲客卿。廣單子丕，丕子巨，仕衛靈公，履中蹈和，匡君澤民，稱衛之賢大夫。娶蒧氏，天性賢良，仁慈端莊，卽昆蟲草木亦不忍殘傷。懷孕十月，動靜益慎，目不邪視，口無惡言。一飲一啄必敬必潔。夢神賜以寶玉，遂誕先賢，因名曰賜，字子貢。一字子貢，根深者枝茂，源遠者流長。天之報施善人，信不誣也。

子貢生有奇相，其山庭斗繞口天。性至孝，資稟穎異，三歲卽知人善惡妍媸。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定公七年戊戌，十八歲遊於魯。聞孔子在闕里，執贄受業。問品行，孔子有瑚璉之稱。

己亥，十九歲從孔子觀於魯廟之北堂。

庚子，二十歲從孔子聞一知二。

辛丑，二十一歲從孔子問師與商孰賢。

壬寅，二十二歲從孔子觀於蜡，又從孔子北遊於農山。

言志。

言志。

癸卯，二十三歲從孔子。孔子爲大司寇，問廋焚事。

甲辰，二十四歲歸衛，娶句氏。衛將軍文子問孔子之施

教，子貢以顏淵、冉雍、仲由、冉有、公西赤曾參、顓孫師

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縚、高柴之行告之。又問孔

子誅少正卯事。孔子適齊，從之。

乙巳，二十五歲仕於衛爲大夫。有對公孫朝識大識小

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既解，過蒲，月餘，反



儒藏

衛是年生子炅。

丙午、二十六歲仕於魯爲大夫。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不免焉。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定公薨。

丁未、二十七歲魯哀公元年。從孔子適鄭。孔子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有對或人語。卽姑布子卿也。又從孔子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戊申、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陳。復適衛。趙簡子來聘。孔子將西見之。臨河而反。子貢問何謂。孔子告之。又反乎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己酉、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聞桓僖廟災。陳侯謂子貢曰。吾今乃知聖人之可貴也。

庚戌、三十歲。從孔子在陳。魯名冉有將行。子貢知孔子思歸。因誡之曰。卽用以孔子爲招。遂從如蔡。問一言終身語。

辛亥、三十一歲。從孔子由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答以

悅近來遠。子貢問政。有異端語。又答子禽問政之間。又隨孔子去葉反蔡。

壬子、三十二歲。從孔子復如葉。路出陳。吳伐陳。楚救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殺。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講誦絃歌不輟。告子貢以一貫之語。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以迎。然後得免。至楚。將封以書社七百。令尹子西止之。又從自楚反乎陳。

癸丑、三十三歲。魯會吳於鄆。吳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辭焉。太宰嚭問子貢。有天縱之論。甲寅、三十四歲。奉孔子命之蒲。止子路爲水備。勞民之私饋。

乙卯、三十五歲。仕於楚爲信陽宰。孔子告以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丙辰、三十六歲。從孔子由陳適蒲。觀子路政。又從回陳。自陳反乎衛。冉有問夫子爲衛君有伯夷叔齊之論。

丁巳三十七歲從孔子自衛返魯。公會吳子伐齊。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劍。叔孫未能對。子貢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又哀公問子從父命。孔子不對。以語子貢。戊午三十八歲公會吳於橐皋。吳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之。乃止。衛會吳於郕。吳人藩衛舍。子貢束帛以行。見太宰嚭。乃釋之。魯以子貢爲上卿。

己未三十九歲從孔子在魯。有性道文章可聞。不可聞之言。齊田常將作亂。欲移兵伐魯。孔子告門弟子。欲屈節以救魯。子貢請行。許之。遂如齊。說田常以伐吳。遂南說吳王救魯伐齊。吳王使之越。越王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從。因去之。晉請休兵以待之。吳與齊戰。大敗齊師。以兵臨晉。相遇黃池之上。越因涉江破吳。東向而霸。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慎言哉。

庚申四十歲魯西狩獲麟。子貢問夫子何泣爾。孔子曰。出非其時。是以傷焉。

辛酉四十一歲魯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時成叛於齊。子貢說陳成子。乃歸成。叔孫武叔有子貢賢於孔子之論。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十二歲。是年四月孔子負手曳杖而歌於門。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四月己丑日也。子貢經營喪事。塋魯城北泗上。廬於塚上凡六年。

癸亥四十三歲在聖墓。手植楷樹。

甲子四十四歲在聖墓。

乙丑四十五歲在聖墓。諸弟子心喪三年畢。治任歸。子貢築室於場。又獨居三年。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年丙寅四十六歲在聖墓。

丁卯四十七歲在聖墓。

戊辰四十八歲去聖墓回衛。

己巳四十九歲在衛。

庚午五十歲在衛。



辛未、五十一歲往魯拜聖墓。哀公留之。季康子等與哀公有惡，不能用于貢去魯歸衛。

壬申、五十二歲衛太子輒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輒乃復奔宋。周貞定王元年癸酉，五十三歲在衛。越使后庸聘魯，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曰：「若子貢在，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召之乎？」甲戌，五十四歲相衛。

是年魯悼公元年。

乙亥、五十五歲齊以幣來聘，子貢往。

丙子、五十六歲仕齊。

丁丑、五十七歲仕齊。

戊寅、五十八歲去齊返衛。

己卯、五十九歲在衛。

庚辰、六十歲在衛。

辛巳、六十一歲在衛。

壬午、六十二歲在衛。

癸未、六十三歲齊復以幣來聘。

甲申、六十四歲仕齊。

周貞定王十三年，魯悼公十二年乙酉，六十五歲仕齊。是年十一月丙戌日辰時卒於齊。其子炅扶柩歸衛，葬於大伾山之陽。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扣之深則出，泉汨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至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旣輟，還瞻北楹，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

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以上五條見家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埒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瀾，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端木子書卷二

至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渾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墮，皐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

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以上四條見荀子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子贛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子贛之承或在途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袈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北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子贛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孔子公曰孔子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



皆曰不知也。是以知孔子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是不識誰之罪也。」以上十一條見說苑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

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

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屣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以上六條見家語

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

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吾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吾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劓行也折而不



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韜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倚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新書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與

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噫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新序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中篇

季孫子之治魯也。欲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呼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

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載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孔子。譬猶渴操壺。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



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嘗孔子，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孔子，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孔子。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

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韓非子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呂氏春秋

子貢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槩枯之旁多朽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以上二條見尚書大傳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



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神。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新序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槩。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

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子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茲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幾巧。必忘夫入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莊子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孔子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孔子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平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鑒而正柄。以上二條見淮南子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可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關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問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一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蠓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

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滑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而備也。以上四條見說苑。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爲哉。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



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以上

二條見呂氏春秋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以上三條見論衡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

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曰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

葉公子高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孔子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土，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

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韓非子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子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淵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若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吾，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



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櫟括之側多桎木、是以雜也。荀子

子貢倦于學、告孔子曰、願有所息。孔子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墳、舉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孔子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列子

校記

①干茅：當作「于茅」，見《詩經·幽風·七月》。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雪鵲校刊

下篇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爲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

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干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端木子書卷四

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暴猛，羣臣不堪，國家傲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射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

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比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

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家語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

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列子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也。莊子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說苑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隄，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隄，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突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突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吾知之矣。抽

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鳴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吾知之矣。抽絺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橋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韓詩外傳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韓非子

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論衡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烏，神靈率，子路子貢說之。

乃止。博物志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敝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冤子胥慘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以上二條見越絕書

校記

①于：當作「子」，見《越絕書》。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端木子書卷四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附錄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樂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列子

河南通志：子貢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于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信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通志氏族略：貢氏，孔子弟子端木賜，字子貢，其後以字爲氏。漢有御史大夫貢禹，望出廣陵瑯琊。木氏，端木子貢之後，因避仇，改爲木氏。晉文章志有木華作海賦，爲太傅楊駿主簿。又有木槩著戰國策春秋二十卷，見七錄。沐氏，漢有沐寵爲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爲沐氏。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端木子貢墓在濬縣城東南二里大伾山東南張家庄墓前建祠有祭田春秋致祭。

黎公祠在濬縣一在黎公書院一在大伾山墓上。

瑚璉書院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

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圍五里禹貢導河至于大伾卽此一名黎陽山又名青壇山。以上四條見河南通志。

子貢廬墓處在聖墓西側後人因子貢廬墓建堂表之水經注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卽子貢廬墓處也。

孔林古楷在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相傳爲子貢手植。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子貢櫬在安慶府西五十里子貢遊楚停驂於此。

嘸書臺在贛榆縣西三十里子貢山俗傳端木子讀書處。以上二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端木子貢祠在濬縣南門裏街東南向大殿五楹後列齋居之廬旁翼以兩廡二門扁曰證聖之門大門扁曰性道書院豎坊於衢題曰黎公祠蓋宋徽宗時都水使孟昌齡因端木高之請而建也春秋時祭一在濬縣西北五里宜溝鎮城外堂爲四楹重門列于前松栢列其側名黎公別祠立坊於通衢題曰子貢故里明嘉靖三十九年重建。

瑚璉書院祠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前曰性道堂內爲美富齋號舍夾室庖廡畢具門屏左方臨流築臺臺上爲君子亭而總樹綽楔曰瑚璉書院明正德十年建。

使越祠在杭州府城大門額曰使越祠。

黎公祠在江蘇海州贛榆縣城西四十里順化鎮子貢山上。一在徐州府蕭縣子貢山上皆有奉祀生員。



卽其塋也。晉武帝時二十六代孫中修墓立碑。題曰周端木子貢之墓。唐開元二十七年封黎侯。二十八代孫訥立碑。題曰黎侯子貢之墓。修享堂奉祀。宋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黎陽公。詔修林墓。命尚書左丞馮拯作贊祭墓。題曰黎陽公子貢之墓。咸淳三年進封黎公。墓前亦有碑記。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萬歷六年重修享堂。列東西序。修翁仲。石羊。石虎。重門。石坊。額曰先賢子貢之墓。以上五條見性道志。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炅仕於齊爲卿相生子叔。

三代叔藉其先貲不治世故放意所好賓客在庭不絕聲樂奉養之餘散之宗族邑里不爲子孫留財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段干生稱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祀鄉賢祠。生二子圻準。

四代圻生二子靜軌。

五代靜仕於魯爲下大夫生子紉。

六代紉生子堅。

七代堅生子煥。

八代煥生子驊。

九代驊避秦始皇焚坑之禍去端字而姓木隱於魯。生

二子平庚。

十代平無子。

十代庚字子西仍復姓端木回原籍生子叢。

十一代叢生二子敬立。

十二代敬生子穎。

十三代穎貧而樂道不慕榮利教子有義方。生三子質。羣景俱成名。

十四代質字含文漢博士通五經尤善書。生子需。

十五代需生子偉。

十六代偉生三子誦融軒。軒遷大梁。

十七代誦無子。

十七代融漢光武拜議郎。生二子岱嵩。

十八代岱生子。和。

十九代和生子長。

二十代長生二子克勉克齡。

二十一代克勉生子庠。

二十二代庠字文序才高博洽爲世大儒與孔融並顯於時。魏文帝屢召不就。生子發。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端木子書卷七

二十三代發生二子侃、仁。仁遷延津。

二十四代侃生子從矩。

二十五代從矩、晉舉孝廉。生子中。

二十六代中、習儒業、見祖墓荒蕪、率族人修理、除其荆榛、封其墓塚、四周築牆垣、栽樹木、立碑墓前、題曰周端木子貢之墓。又重修宗譜。生二子智、敏。

二十七代智、無子。

二十七代敏、生二子炳、炯。

二十八代炳、生子棟。

二十九代棟、生二子韶、筠。

三十代韶、生二子元震、元龍。

三十一代元震、生子昂。

三十二代昂、生二子如松、如竹。遷青州。

三十三代如松、生子良。

三十四代良、生子修。

三十五代修、生二子欣、宏。鄰。

三十六代欣、生子來麟。

三十七代來麟、生三子識、讓、訥。

三十八代識、讓、俱無子。

三十八代訥、唐元宗時官中書舍人、紫微郎。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端木子貢為黎侯、因修祠墓前、主奉祀事。生子祥。

三十九代祥、生子亮。

四十代亮、生三子碩、確、研。

四十一代碩、生子輅。

四十二代輅、生子裕。

四十三代裕、生四子範、懿、欽、純。懿遷歸德府。

四十四代範、多學善書、家貲鉅萬、重修祖墓祠宇。凡族中有貧乏不能婚娶者、皆資助之。又設學以教族中子弟、使無愧於先賢後裔。生二子肅、超。

四十五代肅、生子赫。

四十六代赫、生子嘉。

四十七代嘉生二子慶建。

四十八代慶生子整。

四十九代整生子高。

五十代高宋徽宗政和五年都水使孟昌齡至濬州鑿

大伾三山兩河建天成聖功二橋高請修專祠從之。

建祠浮山又捐給祭田二百畝使高掌管以供祀事。

生二子彬曾曾遷江南。

五十一代彬生子法祖。

五十二代法祖生子雲程。

五十三代雲程生三子璧珏琰。

五十四代璧無子。

五十四代珏字雙玉好學多才瑰璋儼不拘細行濟

困扶危時人稱爲博濟翁生子本。

五十五代本生子貞。

五十六代貞生子存德。

五十七代存德元文宗時爲尉氏縣儒學教諭生子耶。

五十八代耶隨父任因留於尉氏縣生子猷。

五十九代猷生二子坦增增生子成遷於鄆。

六十代坦生二子賁賁。

六十一代賁生子甘棠。

六十二代甘棠生子杰。

六十三代杰生子大猷。

六十四代大猷生子鑄。

六十五代鑄字宜範善岐黃壽百有五歲生子正。

六十六代正好學博古兼精醫學萬歷間避寇亂寄居

濟寧衍聖公使主廬墓堂奉祀生三子尚儒尚賢尚

義。

六十七代尚儒生子文獻。

六十八代文獻字叔尼順治三年山東提學淮給衣頂

奉祀生員入濟寧州儒學生三子秀芳彰。

六十九代秀字子實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生四子鑑

晉觀謙。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端木子書卷七

七十代鑑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

七十代謙奉祀生員。入曲阜四氏學主廣墓堂祀。每逢

丁祭赴濬祭掃。見祠墓荒涼。呈明大名府。回濬修理

廟宇。栽培樹株。康熙甲子。恭逢

聖駕南巡。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泓。澧。澣。

七十一代泓。康熙五十九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生子本盛。

七十二代本盛。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元慶。元榮。元錦。

七十三代元慶。未襲卒。

七十三代元榮。生子毓振。

七十四代毓振。嘉慶七年四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主奉祀事。生子傳詩。

先賢仲子傳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勇于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狼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僦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夫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仕爲蒲大夫。夫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

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于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遇孔悝之難。結縶而死。夫子哭于中庭。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進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闕里誌

繆協曰。子羔學藝可仕。孔子猶曰不可。欲令愈精愈究也。于時有以佞才惑世。仕不由學。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夫子善其來旨。此乃斥時。豈譏仲子乎。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邱。褒賢進號。載顯英猷。宋陳亮叟贊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仲子書卷首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仲子年表

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初七日仲子生。

丁卯九歲與鄉兒戲即英強異常鄉人奇之。

丙子十八歲知詩書達禮見義勇爲。

丁丑十九歲委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庚辰二十二歲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也。

辛巳二十三歲從孔子在齊。

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壬午二十四歲從孔子在齊。

癸未二十五歲從孔子適周問禮樂於老聃萇宏。

甲申二十六歲孔子適齊從焉。

是年魯昭公出奔。

乙酉二十七歲從孔子在齊。

丙戌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齊聞韶樂。

戊子三十歲家貧親老常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己丑三十一歲父鳧卒哀痛絕食不寢者數日鄉人哀之。

庚寅三十二歲迎母養於魯。

辛卯三十三歲母宋氏卒哀毀幾不起顏色憔悴歸窆

魯卞城南與父合葬。

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壬辰三十四歲因陽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丙申三十八歲從孔子觀魯桓公廟歌器有問持盈等

語。是年孔子初爲中都宰。

丁酉三十九歲孔子爲中都宰從之。

戊戌四十歲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己亥四十一歲生子雋。是年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諫之。孔子有爲東周語。

庚子四十二歲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從焉。

辛丑四十三歲是年孔子攝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癸卯四十五歲是年爲季氏宰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從

孔子去魯適衛。

甲辰四十六歲從孔子在衛。已而去衛適曹。適宋。又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仲子怒起奮戟將戰。孔子止之。使鼓琴。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月餘反衛。孔子見南子。仲子不悅。

丙午四十八歲。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戊申五十歲從孔子自陳反衛。

己酉五十一歲生子啟。

庚戌五十二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辛亥五十三歲從孔子自蔡如葉。遇長沮桀溺問津。又遇荷蓀丈人。有拱立止宿事。至葉。有葉公問孔子不對事。

壬子五十四歲從孔子在陳。有絕糧愠見事。

癸丑五十五歲從孔子在衛。時蒯聵入居於戚。有衛君待子而為政之問。

丁巳五十九歲。是年孔子反魯。

戊午六十歲。為蒲宰。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己未六十一歲。為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焉。

庚申六十二歲。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是春西狩獲麟。孔子修春秋止。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六十三歲。是年衛亂。三月初三日。仲子結纓而卒。葬於澶淵。即今大名府開州也。

謹按杜氏春秋長歷。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壬午朔。則七日為戊子。哀公十五年辛酉三月己卯朔。則三日為辛巳。以此考之。仲子生以壬午日。卒以辛巳日。可補仲里志所未備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仲子書卷一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上篇

仲氏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爲氏。傳至夏禹有奚仲居薛爲車正商有仲虺爲湯左相至太戊以前有仲衍者仲虺之後凡數世皆有佐商之功逮至周有仲山甫宣王時爲樊侯補袞西京詩人美之其後有洛爲卞邑大夫遂家於卞。洛生奐奐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拱生龜娶朱氏三十無子祓於天娠居側室夢異物入懷匪兕匪虎黃質黑文痛以告龜龜曰熊與羆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由及長身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聲雄赴行行年十九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等語遂受教爲弟子娶顏氏生子崔及啟從孔子遊才名日著當世欽其勇然則天將興素王故篤生此異人爲之輔也。年六十三歲卒於衛難。仲里志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

之間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愛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志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

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爲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

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慈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以上十二條見家語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吾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吾故不爲軾也。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

而能聞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糲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賤，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淑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以上五條見說苑。

校記

①忠：當作「爭」。



儒藏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楸攻瘵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

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趙襄子謂孔子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

通。不識世無明君乎。^①先生之道固不通乎。孔子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槌撞乎。以上八條見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



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赀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迺。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呂氏春秋

顏淵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饋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

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叢子

子路見孔子之背磨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新書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肘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讀曰：肥也。

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韓非子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論衡

子路掩雉而復釋之。呂氏春秋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顧。由蹙墮車。論語撰考議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曰。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子路識此鳥否。子路曰。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黃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一鳥二名。不亦宜乎。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同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

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於是心服。以上二條見衝波傳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藟華蘆華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子路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誘進。猛氣消損。樽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以上二條見論衡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莊子



無藏

校記

①意：當作「抑」。

②活：當作「恬」，見《韓詩外傳》卷二。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下篇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墜三都。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攀旗執鉞。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

我思焉。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局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仲子書卷四

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賢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蔡葉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

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奚獨吾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

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吾之幸也。二三子從吾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吾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吾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鮑。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輒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以上十四條並

見家語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孔子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莊子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美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忍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噍噍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嘗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以上三條並見孔叢子

孔子厄於陳蔡、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叱聲動左右。子路與之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車甲、孔子曰：何不探其車甲、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什于地、乃大緹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此之謂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搜神記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呂氏春秋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

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蒧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蒧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蒧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蒧。蒧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蒧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蒧懼，乃下石乞、盂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史記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中心惻怛。論語議

衛蒧賸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路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間曰：「爲師邪？爲君邪？」曰：「在

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論語隱義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蒧賸之亂，衛人孤厲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旣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黨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黨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孝子傳



校記

①「講」下當脫「誦」字，見《孔子家語》卷五。

②「君」下當脫「子」字。

仲子嘗

樂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爲城城東北爲崩瞻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享殿三楹東西廂各一及石羊虎林門明嘉靖中置守墳戶有司春秋時祭仲氏裔孫歲一赴開祭墓則在開州者爲真墓也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古蒲邑世傳爲衣冠墓一在清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古頓邱地亦蒲境世傳爲招魂墓。

仲子父母墓在下橋東仲村。

仲子廟在泗水東郭明萬歷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出俸重修。

仲子廟在濟寧州城南四十里仲家淺開創始於唐任城令賀知章金元以後代有修葺康熙二年增修坊曰志隘乾坤氣凌今古中爲正大門左忠信門右明決門衛公殿旁左有開喜堂右有中興祠以上四條見仲里志

仲里在泗水縣東六十里相傳爲子路故居今名仲村。

石門一在費縣西南九十里關陽鎮西一在平陰縣北十里齊地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

二賢庄在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關公山上相傳爲閉子遊地之所又有子路依柏岩上有瞻書畫試劍石以上三條見山東通志

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卽此地也。

學堂同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後人因建廟焉題曰四子言志處。

傾蓋亭在兗州府鄆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東席贈之今建亭焉。

石門橋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道旁有石碣題稱先賢子路止宿處。

拔虎尾處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相傳先賢拔虎尾



儒藏

於此山。

二賢祠在浙江杭州府湧金門外合子貢同祀名柳洲二賢祠。相傳吳越春秋載從孔子奉先王雅琴禮樂適越之處。

禦水堤在東昌府范縣東北郭外俗名子路堤。自西徂東相接數百里。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仲子三十四歲從孔子自齊歸魯因陽虎亂政退修詩書講學於此時值衛水大泛率眾築堤防禦故堤以仲子名。上有祠堂與城相近。

仲氏書堂在濟寧州南六十里魯橋洲上初名仲氏學。以上九條見仲里志

仲子子路墓在觀城縣東南負環村。

石門在費縣西南卽子路宿於石門處。山巔二石柱猶存。子路堤在壽張縣西南世傳子路所築。

先賢仲子祠在萊陽縣西南嵯峨鄉矯家莊。

先賢仲子廟在范縣城北一里子路堤上。以上五條見山

東垣志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卽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河南通志

子路祠堂在子路山相傳子路讀書處。宋嘉祐四年劉秩劉可隱等建子路祠堂三楹。今廢。東阿志

無水之左卽黃城山也。有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水東流注無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水經注

杏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磨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元楊奐東遊記

泗水卽古仲氏之先有爲邑大夫者因占籍稱卞里人數傳而生季路應秋水夜月之瑞云後仕衛死孔悝難棄蓋澶淵子啟始歸卞。卞里誌序

石門莊在嶧縣東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宿處。按子路所宿

之石門齊地春秋隱公三年盟於石門是也。當從通志屬今平陰縣。嶧縣志

故卞城在泗水東五十里古卞明國也。湯伐有卞春秋地入於魯爲卞莊子之邑。襄公二十九年公還自楚季武子取卞告曰閭守卞者將叛臣帥師以討之是也。城爲市里城東有卞橋泗水逕之。

龍門山在泗水縣西北三十里卽所稱石門也。以上二條見泗水志

石門山在曲阜東北五十里子路宿於石門閭氏地里考以爲魯之郭門孔尚任謂卽石門山王士禎信之孔貞瑄又謂爲尼防之後障秦岱之門屏夫子作琴操於此。曲阜志

謹按仲里志載石門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相傳卽先賢與屢門問答之地。然去魯甚遠仲子未嘗遊歷其地。考之山東通志一在關陽一在平陰俱屬齊地泗水志以爲卽龍門山雖云魯地古無此名。惟

孔尚任季重氏石門集云古石門實魯國都鄙之分南北往來此稱孔道西可達魯東可達卞。漢人高士傳稱晨門魯人爲魯守石門司其啟閉者。夫魯無二石門子路負米養親負笈從師僕僕於卞與魯者不宿此安宿乎。關里新誌亦云石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卽子路宿處。然則石門之在曲阜得此說而論始定。作志者錄其遠而棄其近奚可哉。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仲子嚳

崇川馮雲鵲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子崔欲報父仇殺狐黠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黠戰而死無嗣。

二代啟子崔弟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骸給資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下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詣澶淵開塋合葬復歸下生子序。

三代序生子稱乾。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

五代發志魯下大夫生子丞祖。

六代丞祖生子繼立。

七代繼立生子焚墻。

八代焚墻生子隆。

九代隆秦處士隱嶧山下後還下生子綱。

十代綱生子光。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為右扶風生子洪禮。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漢卿士生子仲醴。

十四代仲醴生子元。

十五代元娶金氏後守節旌表其門生子謀。

十六代謀漢大夫生子世德。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作亂與妻黃氏逃于延就亭遂家焉更名為橫坊村後又改仲家淺在任城南四十里生子馳。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修藥園有瑟亭號雙鶴居士生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生子時鳴。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強。

二十二代強生子臬。

二十三代臬仕東晉為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北魏中尉生子鎧。

二十六代鎧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晉昭。

二十八代晉昭齊太守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梁刺史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恩。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俊。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

三十四代在生子陵。

三十五代陵仕唐爲常侍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習儒。開元七年賀知章令任城見文而異之。因詢其家世之詳。文告以避兵遷任始末。賀公嘆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吾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建廟於橫坊村。以文主奉祀事。生子關。

三十七代關主奉祀事生子駕。

三十八代駕主奉祀事生子俟。

三十九代俟主奉祀事生子贍。

四十代贍主奉祀事生子扶久。

四十一代扶久主奉祀事。宋真宗進封仲子爲河內公。因重修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主奉祀事生子國聘。

四十三代國聘主奉祀事生子永宗。

四十四代永宗主奉祀事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主奉祀事生子勵。

四十六代勵主奉祀事生子憑。

四十七代憑主奉祀事生子潔。

四十八代潔主奉祀事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主奉祀事。時高宗南渡。不忍遠離祖廟。遂避難于古棠之南陽湖。及金主有詔求聖賢子孫。乃歸守廟庭。改名仲家淺。生子衍。

五十代衍主奉祀事生子惕。

五十一代惕元處士主奉祀事生子集。



五十二代集、主奉祀事。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主奉祀事。明洪武初、更名仲家、淺關。生子義。

五十四代義、主奉祀事。生子伯安。

五十五代伯安、主奉祀事。生子也。

五十六代也、主奉祀事。生子俊。

五十七代俊、主奉祀事。生子貫。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主奉祀事。生子蒿。

五十九代蒿、號旭谷、主奉祀事。萬歷十九年、泗令譚好

善重建祖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卿。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園、主奉祀事。生子于陞。

六十一代于陞、字玉鉉、號青蓮、崇禎十六年、欽授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秉貞。

六十二代秉貞、字含可、號靜一、康熙十一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承述。

六十三代承述、字顯武、號麟舟、康熙四十六年、承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蘊錦。

六十四代蘊錦、字綱文、號閣江、雍正三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耀清、耀涵。

六十五代耀清、字范澄、未襲卒。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子振棕。

六十五代耀涵、字養愚、乾隆二十四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六十六代振棕、字蔭堂、考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未襲卒。無嗣。以振梓長子貽熙為宗。

六十七代貽熙、字伯咸、號恬菴、乾隆五十五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緒堃。

先賢卜子傳

先賢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羶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孔子沒教授于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

毛詩叙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墓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堙都唐貞觀二年從祀元宗時封魏侯宋封河東公進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闕里誌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加贈其道彌芳宋趙安仁贊

通志氏族略卜氏周禮卜人氏也魯有卜楚邱晉有卜偃楚有卜徒父皆以卜命之其後遂以爲氏如孔子弟子卜商之徒是也

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史記考證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上篇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曰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巳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而諮國政焉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化其

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蟹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蛸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鼈吞者入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音無角無後齒者胎養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城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思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介蟲三百有

六十而人爲之長。此就《之》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道。解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說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孔子將行。雨而無益。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

也。甚慘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也。以上四條見家語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避。鎗於五兵而辭不攝。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以上二條見尸子

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中論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鵲校刊

中篇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

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駁，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視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
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
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
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吾
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
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
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
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
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
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
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翔。自東自
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
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
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以上
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
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
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
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惡。故簡公
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
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
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白勝也。故曰白勝之謂強。以
上二條見韓非子

子夏負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
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
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荀子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鉅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孔子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遺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

子夏問孔子曰、顏淵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吾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吾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吾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吾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吾已矣夫。

孔子謂子夏曰、羣鶴至、非中國之禽也。以上二條見禮稽命徵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說苑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

與用其譽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夏、子貢、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以上三條見呂氏春秋

有烏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鵠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銜波傳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下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

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得。而後國治。諸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焉也。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殮。子夏問曰。禮乎。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體。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過於朝市。不返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

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衾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義，由文矣哉。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盥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瘳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瘳而病，君子不爲也。毀瘵而死者，君子謂之不孝，則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

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以上八條見家語。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魯語。

衛靈公寢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悞，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寢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悞。子夏曰：微悞而勇若悞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



人口微情而勇若惰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惛。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于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于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惛曰。子也。于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鞬而坐。吾君單鞬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廢。掄其一鞬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惛曰。子也。于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惛曰。子也。于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

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無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韓詩外傳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芳燔林。扇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爲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爲火。其人若不知也。魏文侯問之。問於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傷。聞者遊金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劉心知智。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卽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爲。文侯不悅。博物志

子夏握正。是謂愛相。論語摘輔象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孔子微言。論語識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說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春秋說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情待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因因叙

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元命包

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將窮失國、拚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此。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繁露

麟者太平之符、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何休注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

荀子、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噤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毛氏聖門釋非錄、漢王充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卽宋王伯厚、明方正學、亦謂其未確者。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卜子書卷三

卜子書

崇川馮雲鶚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卜子子夏墓在荷澤縣西三十里名卜垆村。

莒國卽今莒州境古莒子國詳圻封春秋時莒有二一爲齊東境之莒邑春秋昭公三年齊溪田于莒是也一爲魯之莒父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又子夏爲莒父宰是也惟此爲古莒國之莒一云卽魯之莒父邑今州治西南有子夏祠。

賢賢堂在莒州城內子夏祠東。

先賢卜子祠在曹州府城北十里墓前祀卜子商。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子夏書院在莒州南一百三十里書院村有古寺相傳爲

卜子夏書院有祠堂舊基有瞻書臺。莒州志

西河在安陽縣境內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地以魏趙多儒在齊魯鄒之西故呼爲西河非龍門西河也。河南通志

先賢卜子衛人今河南懷慶府溫縣是也。生於周敬王十三年從孔子學於洙泗孔子卒設教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卒葬曹州城北十里有先賢墓生二子長芹早喪無嗣哭之失明以次子判爲宗子。卜子宗譜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判字子決博學不仕受詩於先賢能得其傳生子哲。

三代哲生二子能智能明。

四代能智生子丕。

五代丕生子晃。

六代晃生二子式法。

七代式字子怡初拜漢中郎賜爵左庶長旋拜齊王太

傅轉爲相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以直言放歸

田里將遊於齊道卒於鉅鉅人思慕同助其葬子孫

因家焉名其地曰卜怡塢有墓碑生二子彪彪。

八代彪字伯雲爲河內太守有政績生三子可大可

可立。

九代可久生二子思孝思忠。

十代思孝生二子安維國中。

十一代安維字匡公從龔勝學以王莽篡漢不仕生三子世隆世祿。

十二代世隆字子盛爲大中大夫生三子忠剛。

十三代忠生子階。

十四代階字象升爲東平王蒼郎中令時明帝遣使入

西域求佛教作崇正論以寓意生二子守約守正。

十五代守約字學會從鄭均學以廉潔稱於鄉生二子

契錫。

十六代契生三子咸良康。

十七代咸字先恒爲太尉李固掾生二子興邦安邦。

十八代興邦字大業舉孝廉以宦官用事黨錮善類隱

於縣之金山生二子仁旃。

十九代仁字善長有智勇從李將軍典爲校尉生二子

良弼良玉。

二十代良弼生二子修已修德。

二十一代修已字敬直爲晉瑯琊王從事生子紹。



儒藏

二十二代紹字述之、避明帝諱、改名聞衣。生二子、殷、賈。

二十三代殷、生子暨。

二十四代暨、弱冠早逝。生子文蔚。

二十五代文蔚、生二子、叔卿、叔封。

二十六代叔卿、生二子、世祚、祚。

二十七代世祚、生二子、玘、玘。

二十八代玘、生子之才。

二十九代之才、字、州司戶參軍。生子大中。

三十代大中、生二子、秉義、秉義。

三十一代秉義、字崇正、官建州太守。生二子、長言、善言。

三十二代長言、生子繼。

三十三代繼、字承先、博學力行、兼精詩賦、學者稱爲靜

軒先生。生二子、光廷、光贊。

三十四代光廷、生子鯨。

三十五代鯨、字潛齋、著有樂善集。生子記。

三十六代記、生子章。

三十七代章、生子洪諫。

三十八代洪諫、生三子、令演、令嚴、令威。

三十九代令演、字人龍、官中憲大夫、因唐末世亂致仕。

生子紹光。

四十代紹光、生子在。

四十一代在、生三子、師孟、師顏、師尹。

四十二代師孟、生三子、中統、中繼、中緒。

四十三代中統、生子大通。

四十四代大通、生三子、并吉、允吉、安吉。

四十五代并吉、字元善、爲單州司判。生子重立。

四十六代重立、生二子、時賓、時寬。

四十七代時賓、生子士英。

四十八代士英、生二子、都、枚。

四十九代都、無子、以胞姪述承嗣。

五十代述、生二子、則聖、則孔。

五十一代則聖、字希之、時河決、汴沒廬舍、人民死者無

筭。則聖家以大木爲筏。獲免。人以為不絕先賢之祀。云。生子問疑。

五十二代問疑。生子易。

五十三代易。生二子。先覺。先知。

五十四代先覺。字天民。增廣生員。生子克明。

五十五代克明。生子瑞。

五十六代瑞。生子崇高。

五十七代崇高。恩例壽官。生子溥。

五十八代溥。生二子。文士。文進。

五十九代文士。生二子。斐。盛。

六十代斐。生子加民。

六十一代加民。崇禎八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主奉祀事。生子景星。

六十二代景星。康熙三年。入鉅野縣庠生。生子年昌。

六十三代年昌。康熙七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主奉祀事。至康熙十八年。入鉅野縣學庠生。生子尊賢。

六十四代尊賢。康熙五十一年。衍聖公。准給衣頂。主奉祀事。至康熙五十九年。巡撫部院。李。援例具題。嗣准禮部咨開。奉

旨。授五經博士之職。世襲。主祀。生二子。科美。

六十五代科。乾隆八年。衍聖公。咨准禮部。考授世職。主奉祀事。無嗣。以胞弟美。長子玉柱。爲宗子。

六十六代玉柱。乾隆十七年。衍聖公。咨准禮部。考授世職。主奉祀事。生二子。國華。邦華。

六十七代國華。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心端。

六十八代心端。自幼失音。未襲。生子先立。

六十九代先立。字廣運。號德譜。嘉慶十七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灼。



先賢有子傳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道。夫子既沒，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乃止。唐封汴伯，宋封平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闕里誌

國朝乾隆三年，升有子於東哲位十子之次。文獻考

江熙曰：爲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已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首者

也。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答幾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宋高宗贊

通志氏族略：有氏，風俗通有巢氏之後，孔子弟子有若，魯人，漢有有祿。

有子宗譜：有氏之先，系出自有巢氏，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武王克商後，其裔孫有昌爲邾邑宰，遂遷於魯。傳至四世有貽，娶樊氏，生有若於洙泗之陽。

謹按：闕里誌載素王世紀，周敬王十一年壬辰，魯定公元年，是年有若生。蓋其時孔子在陳，年四十三歲矣。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以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生於昭公二十六年。史記少孔子十三歲，正義引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三歲，並與世紀不同。而有子宗譜云：生於昭公四年，爲景王之七年癸亥，孔子年十四歲。然則史記所載爲得其實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有子書

崇川馮雲鵲校刊

年表

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癸亥十一月初四日、有子生、卽

今之九月初四日也。

九歲辛未、是年父卒、母樊氏治喪、葬於魯城南沂河之陽。

十二歲甲戌、母教之習禮容。

十三歲乙亥、母教之入小學。

十五歲丁丑、母爲之求婚於南宮氏。

十七歲己卯、委贄、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十九歲辛巳、娶南宮氏。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二十二歲甲申、是年昭公出奔、從孔子適齊。

二十三歲乙酉、從孔子在齊、聞韶。

二十四歲丙戌、從孔子在齊。

二十五歲丁亥、從孔子自齊反魯。

二十七歲己丑、是年子理生。

二十九歲辛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三十四歲丙申、是年孔子初爲中都宰、從之。

三十六歲戊戌、是年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三十九歲辛丑、母樊氏卒、與父合葬、鄉人服其盡禮。

四十四歲丙午、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二歲甲寅、吳伐魯、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

害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

子與焉。

五十五歲丁巳、從孔子刪定六經、講習經學。

五十八歲庚申、是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修春秋。

六十歲壬戌、是年孔子卒、有子與諸弟子服心喪、葬孔

子於泗上、偕諸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

六十三歲乙丑、是年敬王崩、元王立。

六十七歲己巳、夫人南宮氏卒。

六十九歲辛未、是年元王崩、貞定王立。

七十一歲癸酉、是年哀公薨、悼公立。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有子書卷一

七十二歲甲戌寢疾於五月初九日卒。卽今之三月初九日。悼公親爲弔奠。子理治喪。與母南宮氏合葬於魯城南三里許沂河之南。

有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誅也。家語

有子惡卧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荀子

有若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檀弓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驪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驪也。有子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驪猶未有益。韓非子

昔者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新語

附錄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有子書卷二

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敏。其爲人也。善
財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
精。是以聞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閉居靜思。則通。思
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
子惡臥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思也。聞耳目之
欲。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
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

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中篇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歸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襲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嘗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幡、諸侯輅而設幡、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

何學焉。以上三條見檀弓

王伯厚曰、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有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趙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微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語、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而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辟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有子書卷三

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害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與。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強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閔百詩云、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

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有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下篇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子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記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返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有子蓋既祥而絲纓組纓。

有子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損由左。以上三條見檀弓

有子惡臥自辟其掌。新論

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論衡

宋洪邁辯曰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于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若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問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



儒藏

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于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校記

①碎：當作「粹」，見上卷末條。

有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有子墓在魯城南三里許北枕沂河東臨沂水源頭西近舞雩臺址其南各二三里餘左有魯諸王墓右爲南宮埠村宋太宗祥符三年改封平陰侯詔修林墓勅建享祠三楹墓門一座內列石翁仲石虎石馬石羊墓高一丈五尺至明季值東山寇亂悉毀於兵火曲阜縣世尹孔貞叢親爲致祭及崇禎末年復值流寇猖獗誤爲魯諸王墓掘取金寶等物內遇巨石掩覆開掘未獲而去墓址猶存有子墓在曲阜城南三里許已成荒塚乾隆五十三年議築圍牆一道週圍六十六丈中建大門饗堂甬路月臺以昭尊崇衍聖公捐田九十畝以脩祭祀

先賢有子祠故在肥城西北有庄歲久傾圮僅存墓址乾隆四十八年改建北門大街路東房基一所二畝三分創修大門^①甬門並正殿兩廡東爲博士宅肥邑有廢義學曰三頃有奇給爲世產以奉祀事

有子祠一在魯城東北十里泗河之陽有房基爲有子故居處久廢宋元間遺址猶存一在魯城內古釣臺右側相傳爲有子講學著書處久廢一在平陰縣西北有莊係十四代孫綱創建世祀以上四條見有子宗譜



校記

①垂：當作「重」。

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系

二代理克紹前業生子廷鐸。

三代廷鐸生子經文。

四代經文有孝行生子周六。

五代周木生子鵬次鶴。

六代鵬生子臨渭次臨濱。

七代臨渭修明前業供祀事生子敦次化。

八代敦生子禎吉次禎喜禎利。

九代禎吉至性孝友鄉黨稱服生子綽。

十代綽生子培梅。

十一代培梅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先賢子孫

俱入廟觀禮生子雲。

十二代雲生子元忠。

十三代元忠舉議仕郎生子綱次紀。

十四代綱携族徙居平陰縣西北因名有莊生子科。

十五代科博通經學教授生徒爲魯從事生子隆。

十六代隆生子士標。

十七代士標生子繩祖次繩武。

十八代繩祖無嗣以繩武子志繩爲嗣。

十九代志繩通經學爲蘭台令生子敬。

二十代敬生子大成。

二十一代大成清操自勵不樂仕進生子獻瑞。

二十二代獻瑞生子好讓。

二十三代好讓生子珩次璈。

二十四代珩生子宏。

二十五代宏授穀城尉生子國宗。

二十六代國宗生子文新。

二十七代文新訂叙譜誌生子思義。

二十八代思義生子廣。

二十九代廣生子桂芳。

三十代桂芳生子澤遠。



藏

三十一代澤遠生子淳。

三十二代淳生子化龍。

三十三代化龍生子恕已。

三十四代恕已因避兵荒携同族衆徙居益都生子塾。

五載仍回原籍重修譜誌。

三十五代塾生子惠。

三十六代惠生子泰。

三十七代泰生子知章。

三十八代知章生子恪次恭。

三十九代恪生子連登。

四十代連登生子永修。

四十一代永修生子望。

四十二代望生子丕顯丕承丕緒。

四十三代丕顯生子純古。

四十四代純古生子道。

四十五代道生子敏行次敏學。

四十六代敏行生子松。

四十七代松生子業。

四十八代業生子仁甫。

四十九代仁甫生子賢。

五十代賢生子善長。

五十一代善長因山東寇亂修葺祖祠訂叙譜誌以垂

久遠生子論。

五十二代論生子玉秀。

五十三代玉秀生子克寬。

五十四代克寬生子權。

五十五代權生子勤功。

五十六代勤功生子維世。

五十七代維世生子益友。

五十八代益友生子光兆。

五十九代光兆於明永樂二年蒙巡按各憲訪求先賢

有子後裔准給衣衾承襲奉祀生重修祖祠彙續譜

諱以垂久遠。生子覺。

六十代覺、承襲奉祀。生子三仁、次三讓。

六十一代三仁、承襲奉祀。生子全。

六十二代全、承襲奉祀。生子興孝。

六十三代興孝、承襲奉祀。生子擇善。

六十四代擇善、生子天奇、次天誥、天佑。

六十五代天奇、生子加召。

六十六代加召、生子忠名、次忠譽。

六十七代忠名、生子志學、次志純。

六十八代志學、於康熙五十八年准充奉祀。生子錫侯、

次錫祿。

六十九代錫侯、生子書。

七十代書、續補宗譜。生子克俊、次克昌。

七十一代克俊、生子守業。

七十二代守業、於乾隆五十三年始奉考准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增修譜誌。



藏

先賢冉子傳一

先賢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高辛氏之後生於周景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子曰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定公召孔子爲司空以伯牛攝中都宰嘗從阨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公孫丑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又謂三子具體而微云冉子墓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東原初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元時劉尹修橋得石刻云伯牛卒塋汶上後遇劉太尹移塋東原劉以爲識遂移塋焉一在滕縣南三十里伯塚社一在直隸臨洛之西五里唐元宗時從祀封鄆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闕里志歸安茅坤曰冉伯牛鄆人去臨洛五百里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洛人何得廟而祀之豈夫子門人各以其學授

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是耶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蓋死於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洛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塋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門諸從遊者孔子亟稱之不置至伯牛則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釋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詞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彼其所整游各處夷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褒褒賢生則命寡歿而道宣宋王欽若贊

通志氏族略聘氏風俗通云周文王第十子聘季載之後按世系譜聘季載文王第十七子周有聘啟冉氏一云高辛之後望出武陵

謹按山東通志以冉氏爲高辛氏之後而冉子世系譜以爲少昊之裔曹叔振鐸之後考東原志云冉氏之先係出有熊氏黃帝之先姓公孫生於姬水故姓

姬氏。高辛氏立，以長子后稷繼黃帝之後，賜姓姬氏。
至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弟季載於邶，文王之十子
也。後世去邑爲冉氏，子孫因以冉爲姓。說與冉氏族
譜同。此山東通志所援以爲據者，當得其實矣。道光
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緝謹識。



冉子書一

崇川馮雲鶴校刊

年表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己卯冬十一月初八日、

冉子生。

謹按、東原志云、冉子父在、母田氏、而冉子世系譜云、

冉離初娶顏氏、以周景王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生

子伯牛、伯牛娶商氏、生二子、曰興、曰志、冉離又以周

敬王四年二月初二日生子仲弓、仲弓娶曾氏、乃曾

皙之女、曾皙之妹、生二子、曰孟、曰季、冉離又娶公西

氏、以周敬王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生子子有、子有娶

仲氏、乃仲由之妹、生三子、曰孺、曰魋、曰已、與東原志

不合、當各有所本、姑附於此、以俟考云、道光壬辰嘉

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周敬王元年壬午、四歲。

丁亥九歲、父教之習禮樂。

己丑十一歲、父教之入小學。

庚寅十二歲、父爲之求婚於姜氏。

辛卯十三歲、孔子自齊反魯、因門人請爲弟子。

是年魯定公元年。

丙申十八歲、娶妻姜氏、是年、孔子爲中都宰、初從講習、

常侍左右。

丁酉十九歲、孔子遷司空、司寇。

庚子二十二歲、孔子召冉子攝中都宰、卽今汶上縣孔

子舊治。

辛丑二十三歲、生子志。

壬寅二十四歲、父卒、葬魯陶山陽野村。

甲辰二十六歲、母姜氏卒、哀痛絕食、葬祭盡禮、與父合

葬陶山陽野村。

丙午二十六歲、從孔子於衛、醜爲次乘、遂從孔子去衛

適宋、遭宋桓司馬謀害、遂從孔子微服過宋。

丁未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

是年魯哀公元年。

戊申三十歲。從孔子去陳適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遂從孔子如陳。自陳如蔡。遭陳蔡大夫圍孔子。而師弟七日不火食。後楚王迎孔子至楚。不久而冉子去楚。歸回中都。仍攝宰職。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壬子。三十四歲。是年。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有亡之命矣。夫數語。後卒於秋八月己酉朔十四日丁卯。葬中都西門外橋畔。



冉子書一

崇川馮雲鈺校刊

上篇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史記

冉耕，魯人，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家語

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皇侃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牀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手也。

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白虎通

顏淵、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殛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淮南子

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

遭命。正命謂稟之自然，不假操行而吉自至。隨命者，戮力操行而福至。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若顏淵、伯牛之徒，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佑隨至。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何哉？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人之在世，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中說爵祿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冉子父在，母田氏，其先聖王之裔也。姬姓，侯爵。周文王少子，封於邠，由鄭姬之亂，國亡。後世去邑爲冉氏。孔子布席杏壇之上，冉氏有五人焉。耕居四科之首，字伯牛，少孔子

三十九歲少伯魚十歲。孔子宰中都。伯牛嘗侍左右。後孔子爲司空。冠去。召伯牛攝宰事。不幸有惡疾。孔子往問之。白牖執其手。孔子重言痛悼之。卒。塋中都西門外橋畔。
東原志

論語稱求篇。按北墉見於儀禮。喪大記。士居適寢。東首於北墉下。墉牆也。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堂中北牆謂之墉。而郊特牲以社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於北墉下。若北牆開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氣而迎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若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遍考諸禮。並無其文。惟漢藝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拊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世故事。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篇注。而朱子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

校記

①場：當作「場」。



儒藏

冉子書一

崇川馮雲鵲校刊

下篇

伯牛在聖門以德行著。惟恐有疾。爲父母憂。嘗宰中都。侍坐。孔子曰。吾節小物。以子自勵也。衍教於東。原有疾。將軍。孔子問之。殯斯人有斯疾之嘆。卒。葬於汶上。漢高祖封耕爲東平子。世系譜

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四方則焉。定公曰。學此治魯。何如。對曰。雖天下可矣。孔子宰中都時。冉伯牛常侍左右。及定公召孔子爲司空。卽以伯牛攝宰事。卒於官。因葬焉。汶上志

伯牛。鄆人。游於洙泗。首四科而亞顏閔。王構記

論衡刺孟篇。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

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

劉孝標辨命論。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至德未能渝。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

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寢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澁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與困臧翁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李善文選註。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去也。

毛氏四書勝言。論語子謂伯牛章。以犁牛之子騂且角爲喻。按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犁犢騂。伯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縣惡禹聖。嬰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僕超倫。竟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爲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犁。字子牛。以耕卽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言耕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

仲王此言似亦真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謹按。冉氏三譜說各不同。一爲東平之裔。一爲下邳之裔。一爲彭城之裔。述東平者。有東原志。述下邳者。有世系譜。述彭城者。有族譜。要以

先賢三子分列兩科。同爲一族。惟世系譜以三子爲同父兄弟。又有季儒二子。卽仲弓。子有之子。從未有以三子爲祖孫父子者。惟王仲任作論衡。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盧景宣注大戴記。以子有爲仲弓之子。種種乘謬。本不足辨。第景宣之說。鄭軒孔氏已駁之。仲任之說。西河毛氏猶信之。牽強附會。貽誤後人。不亦惑乎。茲輯三子書。以三家譜牒爲主。各宗其說。而以互異者附各家之後。姚樞所云一族三賢。庶不沒其實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冉子書一

崇川馮雲鵠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伯牛祠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舊有祠宇歲久傾圯明正統間知州潘洪復新之祠旁有祭田三十畝有司春秋致祭大學士許彬知州劉元凱有碑記一在鄆城縣東三十里冉村集一在汶上縣西關一在肥城縣西南二十里冉家莊。

先賢冉子伯牛墓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東原又滕縣亦載有墓名其地爲伯塚社。

忠聖祠在汶上縣署堂西祀孔子以冉伯牛配孔子爲中都宰伯牛嘗侍側中都城在縣西境。

冉伯牛故里在肥城縣西五十里陶山陽野村有冉子伯牛父母墓相傳卽其故里也。

伯牛埠在昌邑縣西北五十里又東有閔子騫埠南有子游池三賢聯跡於此以上五條見山東通志

冉伯牛墓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至宋始遷於東原

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汶上志

冉子伯牛墓初在汶上宋時遷於州城西二十餘里舊有祠宇歲久傾圯明正統間知州潘洪復新之祠旁有祭田三十畝有司春秋致祭大學士許彬有記。東平志

明許彬記云東平城北二十里許舊有冉子廟始於唐宋元大德中翰林學士王構記稱伯牛鄆人關里祖庭廣記有刻石云伯牛卒葬汶上後值劉太尹移葬東原故老相傳伯牛卒葬汶上西門外感化橋畔誌其墓者復以前祖庭四句刻石後果有劉尹名洪來官是邑因修感化橋得石刻喜以爲識遂徙葬今所。

先賢冉子墓在中都西門外感化橋畔至元甲申中都宰劉太尹因脩橋見石刻云孔有伯牛賢卒葬汶水邊後遇劉太尹遷葬在東原東原今東平中都今汶上也劉太尹始遷墓於東平州城北十五里墓高一丈八尺東西長一丈八尺南北長一丈八尺計地四畝五分始立廟焉廟爲塑像傍列弟子二人廟前有兩翼大門儀門宰牲房齋宿

處。周圍牆垣、設守廟丁二戶、常川灑掃。東廂房三間、戶人居止。廟外祭田五十畝、歲收其入、以供祀事。春秋有司致祭。宗子第宅在廟後。

冉子父母墓在東平州城東六十里、在肥城西五十餘里、陶山陽野村、爲伯牛公先塚。其地周圍四十畝、春秋祭祀。塚前有冉子故里、今爲冉家庄、勅建享祠三間、子孫世守焉。以上二條見東原志。

冉子伯牛墓在杞縣城東十二里、一在孟津縣城西舊清河城。

冉子耕廟在孟津縣白坡保、一在杞縣東北祀冉伯牛。以上二條見河南通志。

校記

①川：疑誤。

②「在」上疑脫一字。



儒藏

冉子書一

崇川馮雪鷄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志字子博魯大夫春秋從祀生子辛。

世系譜冉子伯牛娶商氏生二子曰興曰志興周敬

王時生業儒趙襄子聘爲晉陽少宰志周元王時生

業儒衍教濟陽。

三代辛生子智。

四代智生子御。

五代御魯大夫生子議。

六代議中大夫生子阮。

七代阮中大夫生子噲。

八代噲字名成生子豚。

九代豚下大夫生子謨。

十代謨漢大夫生子斐。

十一代斐生子亨。

十二代亨生子謹。

十三代謹生子鉉。

十四代鉉字漢玉博務識古漢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遂。

十五代遂生子康。

十六代康字楚寧生子健。

十七代健生子乘。

十八代乘字子由生子舒。

十九代舒生子戒。

二十代戒生子本。

二十一代本字淵泉清雅有學生子展。

二十二代展字好枝通曉詩文引進後學以孝弟聞舉有道不起生子列。

二十三代列字武功生子魯。

二十四代魯字惟一學本淵源敦尚氣節生子勤。

二十五代勤字公敏訂叙譜牒生子商。

二十六代商字量裁生子盛。

二十七代盛字雲龍生子价。

二十八代价生子芾。

二十九代芾字盛分生子秉乾。

三十代秉乾字純如制行端謹學文淵源生子西楚。

三十一代西楚字洛白生子恭寬。

三十二代恭寬字得衆生子洪緒。

三十三代洪緒字元復生子建業。

三十四代建業字斯皇德性謹厚不與人爭鄉人化之。

生子之儀。

三十五代之儀字振恒德行學問足爲世範甘貧樂道。

生子允若。

三十六代允若字盧虛生子奇之。

三十七代奇之字足法生子云之。

三十八代云之字仲未生子命與。

三十九代命與字天篤生子成月。

四十代成月生子道可。

四十一代道可生子心友。

四十二代心友生子世英。

四十三代世英字右俊重脩譜牒生子師周。

四十四代師周字克生四世同居咸敦孝弟生子行果。

四十五代行果字舒常生子叔謙。

四十六代叔謙字心服歲貢文雅有學勤於訓誨生子

永安。

四十七代永安字奕安歲貢生子連惠。

四十八代連惠字五美生子尚德。

四十九代尚德字澤久母季氏于歸三年夫故教子守

節五十七年始終如一及故廬墓三年祭祀必誠生

子興宗。

五十代興宗字要年員外郎生子國璘。

五十一代國璘生子育智。

五十二代育智生子效祖。

五十三代效祖生子箕。



五十四代箕生子宜。

五十五代宜字貴來宋末元初移居顏村冉馬庄生子就。

五十六代就字魯瞻生子忠。

五十七代忠字良弼永樂三年歲貢仕至山西太原府通判爲政寬平民安其化七載臨行士民百餘人送至三十里歸守祖廟主奉祀事修明家誌春秋釋奠盡心竭誠生子通。

五十八代通字紹文繼述父志主奉祀事精潔有加生子靜。

五十九代靜字定國主奉祀事生子浩。

六十代浩字說初主奉祀事生子慶。

六十一代慶字昌府主奉祀事生子思眞時有異姓樓破頭士居曹縣冒認宗祖言始皇滅孔三次隱姓爲樓蒙州主斷令呈獻家譜倪首無詞仍歸舊居守業六十二代思眞字古風主奉祀事以齒德重於鄉有司

給扁榮以壽官冠帶享年八十四歲生子希孟希賜希孟無傳。

六十三代希賜字秀川因長支無人以次嫡主奉祀事生子魁名。

六十四代魁名字望圖主奉祀事修葺祖廟心性耿直以理律身宗族鄉黨以孝弟稱崇禎十七年甲申流寇入境時祖母王氏年七十二歲扶奔鳳凰山而免享年八十二歲生子士樸。

六十五代士樸字和軒號懷素主奉祀事。

國朝雍正二年三月恭逢

恩詔爲先賢冉子伯牛設立博士經山東巡撫岳濬查明冉士樸委係嫡裔於雍正十三年奉

旨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養尼。

六十六代養尼字衍公因患癰疽未襲生子廷硯。

六十七代廷硯字佑臣乾隆十六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科。

六十八代傳科字振甲、乾隆六十年九月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繼楷。

六十九代繼楷字貢培、道光十一年六月赴部考試、注
冊候襲。



藏書

聖門十六子書 冉子書一卷五

先賢宰子傳

先賢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曲阜縣東南三里有宰我墓。唐元宗時從祀封齊侯。宋封臨淄公。加封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關里誌

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蠹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

以爲發起也。

綽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菴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宋馮拯贊

通志氏族略。宰氏。姬姓。周卿士宰。周公之後。又有宰孔者。皆周太宰。以官爲氏。孔子弟子宰予。漢有司空掾宰直。今望出西河。又范蠡傳云。范蠡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年譜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己卯十一月初九日、宰子生、卽今之九月初九日也。

坊西志姓源篇、宰我其先系出周大夫宰孔、五世至宰耕、仕魯爲郕邑宰。娶顏氏、生宰我於魯防山之西。顏氏有娠、夢異物入懷、以告耕。耕曰、此異物蓋熊羆也。熊羆與汝、汝產必子、我終賴之。遂誕宰我、少孔子二十九歲。幼與鄉兒戲、卽英敏異常、鄉人奇之。乙酉七歲、是年、父卒於郕邑、顏氏治喪歸葬、撫宰子居坊西。

丙戌八歲、與兒童嬉戲、英敏迥異、咸以遠大期之。

乙亥九歲、母顏氏教之習禮容。

己丑十一歲、母教之入小學。

庚寅十二歲、母顏氏爲之求婚於冉氏。

辛卯十三歲、孔子自齊反魯、從學益衆、遂因門人請爲

弟子

是年昭公薨、定公立。

丙申十八歲、娶妻冉氏。是年、孔子爲中都宰、初從講習、有問喪問仁等語。

丁酉十九歲、是年、孔子遷司空、宰子從之。

庚子二十二歲、是年、宰子署中都宰、卽今汶上縣孔子舊治。

辛丑二十三歲、定公以孔子爲大司寇、宰子從之。是年生子攬。

壬寅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哀痛絕食、葬祭盡禮、鄉人哀之。

癸卯二十五歲、從孔子在魯攝相事。是年齊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過儀、宰子從之、爲封人請見。

甲辰二十六歲、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曲三終、解甲而去。

乙巳二十七歲、從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



儒藏

丙午二十八歲從孔子去衛適陳。遭宋桓司馬謀害。遂從孔子微服過宋。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丁未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

戊申三十歲從孔子去陳適衛。同主蘧伯玉家。靈公問

陳。孔子不對而行。遂從孔子如陳。

巳酉三十一歲從孔子在陳。

庚戌三十二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辛亥三十三歲從孔子自蔡如葉。未幾復反於蔡。

壬子三十四歲從孔子在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

應聘。厄於陳蔡之間。爲孔子使楚。對昭王之間。興師

迎孔子。遂從孔子適楚。昭王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

沮之。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遂止。

癸丑三十五歲孔子因宰我才堪從政。使之仕。遂仕齊。

爲臨淄大夫。

甲寅三十六歲在臨淄多惠政。百姓德之。

乙卯三十七歲在臨淄。

丙辰三十八歲在臨淄。孔子因宰我仕齊日久。繫患之。有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之歎。

丁巳三十九歲自臨淄棄官。復遊聖門。時孔子自衛反魯。刪定六經。從講習經學。

戊午四十歲從孔子在魯。

庚申四十二歲從孔子在魯。西狩獲麟。

壬戌四十四歲。是年孔子卒。宰子與諸弟子服心喪。葬孔子于泗上。偕諸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

癸酉五十五歲。宰子居坊西。教子傳經。

是年哀公薨。悼公立。

戊寅六十歲。夫人冉氏卒。

周貞定王十一年。魯悼公九年。寢疾逾月。於五月十五日卒。卽今之三月十五日也。子擴治喪。與母冉氏合葬於魯防山之西。

宰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屨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

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洲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摯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皋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



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螭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敕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謠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羽民，舜之少也，惡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壘壘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

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象產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緡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

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脇。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錢。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郇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莘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其季之名爲疵。爲威章王。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郇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郇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隤氏。無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產啟。以上二條俱見大戴禮記。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索隱曰。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古文卽帝德。帝系二書也。太史公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五帝德。帝系所有表見者。皆不爲虛妄也。

謹按經學史學後世分爲兩塗。而其源皆出自

聖門卜子。傳經爲訓詁之始。世皆知之。宰子傳史。開紀傳之先。人罕知之。觀司馬遷發明表見之說。則臨淄公之烈愛乎莫尚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中篇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遣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窮窳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

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矣。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

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以上二條見家語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椒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者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牧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者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牧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少。」說苑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宰子書卷三

宰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至於郊，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粢稷，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眾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眾

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邱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邱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眾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股爲良醫，梁邱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以上四條見孔叢子。

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墜。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衝波傳

宰我握戶，是謂守道。論語摘輔象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

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鄆、武王處鎬、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說苑

孔子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孔子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鬼。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孔子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

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揜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吾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吾失言於夫子、譏之、是無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孔子見之。晏子春秋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折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雖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喜而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淮南子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附錄

宰予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家語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子曰：「予之不仁也。」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史記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率將以攻田成子、合於率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率、以攻之、遂殘之也。說苑

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于檀臺。鹽鐵論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而田闢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

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關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史記考證

謹按：宰予在十哲之列、冠言語之科、稱夫子賢於堯

舜爲千秋之定論。其卓識出羣賢上矣。藉非造詣精純。烏能首發此言哉。顧史記諸書所載誤引田常之事。唐宋諸儒已辨其謬。惟問喪之說爲世詬病。考梁皇侃論語疏引繆播之說。以爲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李充曰。孔子目四科。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宏多也。由此觀之。屈已明道。爲世俗人心起。見先賢問難之苦心。亦可以昭灼於千古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宰子墓在曲阜縣東仙源故城西南二里。山東通志

宰子墓在今縣東南五里。魏書地形志魯郡有宰我塚。靈

宇記云宰我墓在縣西南二十里古魯城之下。碑題先賢

宰子墓。康熙二十年衍聖公恭愷公訪得之而立碑焉。曲阜志

阜志

碑云嘗考仙源舊志齊公宰子我有墓在東關外歲久

荒蕪莫可得而指也。其後人遷居齊河祭掃闕焉。余嘗

閱其家曰防西志者所述生卒葬地頗詳核之與邑志

無異云。今出東關二里許舊城之西有冢穹然無碑碣

姓氏人莫敢定爲公墓。相傳明季賊蹂魯境盜發此冢

未及墳陰火大出賊皆驚怖卻走。不十步首謀者殲焉。

嗣後莫之敢動然猶未敢定爲公墓。又數十年耕人得

斷碣於土中題曰齊公宰子墓而後乃知真公墓矣。謹

倡議擴其傍地若干畝爲之塋域外又置若干畝以供

春秋牲醴之資永除租賦立石以表識焉。又爲置墓戶
二丁田繼英田繼先除其役以專守焉。嗟乎公位登十
哲爵列土墓田所在與聖林密邇然數千載若信若
疑荆棘不翦而必有待於今日者亦足徵歷久彌光抑
吾道顯晦之有時也已。

宰子墓在仙源縣西三里墓高一丈八尺東西長二丈一
尺南北長二丈一尺塋地二畝六分。宋追贈齊公勅建享
祠三楹有石羊石虎石門石表題曰先賢齊公墓。值東山
寇亂之際俱毀於兵火。明神宗年間流寇猖獗各處掘墳
取金寶諸物。寇誤認宰子墓爲王墳夥寇掘之方欲動土
而迅雷烈風暴雨驟至寇立脚不牢順風疾走摧至萬柳
村寇抱樹而死者七人。曲阜世尹孔貞叢遂躬親檢驗責
保正而設守墳丁戶免其差徭至今仍之。每逢春秋二仲
有司致祭享祀或委學師代行禮祀不絕。防西志

宰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系

二代擴克紹前業。生子宗、次立。

三代宗、生子樹。

四代樹、生子均。

五代均、生子昆、次昱、次昂。

六代昆與弟昱昂兄弟自爲師友、修明前業、建祠以妥

先靈、歲供祀事。生子承祀、次承先。

七代承祀、述家學、尤善詩禮。生子毅。

八代毅、生子治。

九代治、生子永、次齊。

十代永、居魯、世守廬墓。值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先賢子孫俱獲入廟觀禮。生子忠、次恕。

十一代忠、博通經學、爲漢高帝校書郎。生子壽。

十二代壽、通經學、年四十舉議郎、仕至御史大夫。生子

楨。

十三代楨、生子建、次述。

十四代建、無嗣。次述、承先祀。生子仁。

十五代仁、生子政、次令。

十六代政、無嗣。以令子僖爲嗣。

十七代僖、有懿行、里黨欽服。生子豐、次隆。

十八代豐、爲魯從事。生子三旭、次和、次景。

十九代旭、元帝時拜蘭台令。生子彥。

二十代彥、博通經史、教授生徒。生子謙、次讓。

二十一代謙、生子延澤、訂叙先世譜牒、以垂久遠。

二十二代延澤、爲部曹史。生子綱、次紀。

二十三代綱、生子祉。

二十四代祉、章帝六年授穀城尉、卒於官。生子啟、次佑、

奉父棺歸葬於魯。

二十五代啟、少方直、有重望、志未就而卒。生子如瑜。

二十六代如瑜、生子恭。

二十七代恭、以儒行顯、爲著作佐郎。生子琳、次琨。



二十八代琳、清操自勵、不樂仕進。生子潛。

二十九代潛、好屬文、有著述、遭東山之亂、未刻行世。生

子緒源、次承源。

三十代緒源、舉茂才。生子臻。

三十一代臻、葺祖廟、修明祀事、恐世遠湮沒、重修世系

譜、垂久遠。生子碩、次遜。

三十二代碩、聰敏有識度、未得志、早卒。無子、以弟遜子

奐爲嗣。

三十三代奐、仕梁爲儀曹郎。生子志約、次志儉。

三十四代志約、生子惠元。

三十五代惠元、生子若思、次仲思。

三十六代若思、爲海州司戶。生子昌明、次昌序。

三十七代昌明、生子詡。

三十八代詡、擢明經判高等、爲校書郎。生子質。

三十九代質、生子裕。

四十代裕、生子綸。

四十一代綸、仕宋爲贊禮郎。生子莊。

四十二代莊、生子輔。

四十三代輔、爲宋太宗廟、將作監致仕。生子憲。

四十四代憲、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爲殿中丞。

真宗幸魯、命廷臣分撰宰子像贊、上表謝恩。生子良。

次英、次傑。

四十五代良、篤志潛脩、不樂仕進。生子亮。

四十六代亮、性英敏、落筆成章。年二十、任仙源主簿、以

郊祀恩、授將作監。父疾、懇求侍養、在膝下十餘年、衣

不解帶、藥必親嘗。服滿、然後從官。人稱其孝。生子禮。

次寅。

四十七代禮、生子旺、次盛。

四十八代旺、恐世遠湮、重修誌、以垂後。生子宿。

四十九代宿、生子珣。

五十代珣、舉明經。生子紆。

五十一代紆、生子真。

五十二代直、德行學問、里黨推重。生子德元、德賢。

五十三代德元、值元明改革之際、避山東寇亂、徙居濟陽東北、因名宰家店。生子榮。

五十四代榮、以明經教授生徒、整脩墓祠。生子斌如、次文如。

五十五代斌如、生子顯。

五十六代顯、生子興、次起、次奮。

五十七代興、徙居齊河東南二十里張村、立塋地於青龍寺北、計四畝餘。生子仲寬。

五十八代仲寬、明永樂十一年、撫按兩院提學道、皆訪求先賢宰子後、給以衣衾、奉其先祀。生子弼。

五十九代弼、襲奉祀生員。生子通。

六十代通、邑庠生、管祀事。生子社。

六十一代社、襲奉祀生、徙居齊河縣西南十二里賈家市前、因名宰家村。生子國綬。

六十二代國綬、邑庠生、襲奉祀生。生子慰期。

六十三代慰期、邑庠生、管奉祀事。生子宏化。

六十四代宏化、庠廩生、管祀事。生子澄清。

六十五代澄清、邑庠生、生子五、長興廉、次興潔、興孝、興節、興仁。

六十六代興廉、襲奉祀生、復歸原籍守墓。生子毓泰、天嗣子毓松、無傳。

六十七代遷、邑庠生、徙居崔家庄守祠。生子一鳳。

六十八代一鳳、生子仲魁。

六十九代仲魁、乾隆五十年山東學政趙會同衍聖公選充守祠、咨部給照奉祀。生子廣猷。

七十代廣猷、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咨補奉祀。生子昭選。

七十一代昭選、生子憲棠。



校記

①未刻：疑當作「未克」。

②廟：當作「朝」。

先賢冉子傳三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有才藝以政事著名。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冉有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郈洩爲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旣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芻叁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

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有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關里志。

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爲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旣不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安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觀其見軌而昧其元致。但釋其辭。不釋其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荏來旨也。

謙謙合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宋陳堯叟贊

謹按。三冉之譜。各自爲說。以爲系出少昊。至曹叔振鐸之後。有冉離者。實生三賢。此一說也。世系譜載之。



聘季之後去耳爲氏。五賢同爲一族。此一說也。東原志冉氏族譜主之。揆以三占從二之義。則聘季載之說爲信乎。然曹與聘俱文王之子姬姓。二說蓋並行不悖也。惟通志氏族略以爲楚大夫叔山冉之後。則謬以千里更無宗其說者矣。若姚樞序文本多殘缺。二家所載互異。疑以傳疑。莫可考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干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史記

冉求、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家語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周敬王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生。娶仲氏，乃仲由之妹。生三子，曰儒，曰魁，曰已。冉求在孔門以政事著，好學博藝，技擅從政。獲齊甲首，績樹北門。冉求志在與周仕於魯，魯衰不振，三家用事，冉求爲季氏宰，居官監職。若齊人伐我北鄙，冉求環甲帥師是也。雖爲季氏聚

歛，乃不得已行權耳。孔子責之，謂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孔子嘗告康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及卒，塋於鄆城東三十五里。後有唐貞觀題名碑，載在鄆城縣誌。建廟冉塏，與冉雍合祠。至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命分祀孔門諸弟子，封求爲費子。至元帝，加封費侯。冉子世系譜冉氏系出於聘季，載後去耳，爲冉，遂稱冉氏。數傳至冉離，以周景王二十一年生，求字子有，學孔子，以政事著。娶仲氏，生三子：儒、魁、已。冉氏族譜

謹按：史記列傳云：冉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不載。而冉子世系譜以爲生於周敬王十六年，冉氏族譜以爲生於周景王二十一年。考素王紀：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是年弟子冉有生。三說不同。當從闕里誌，以素王世紀爲斷。若敬王十六年，爲定公六年，孔子年已四十八歲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



儒藏

之嫌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邈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有之戰、冉有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寡人之於冉有、信之矣、將大用之。』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孔子。子曰：「吾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若是、其以吾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爲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以上四條兄家語

校記

①環：當作「環」。

②家語不載：此或為編者所據版本之誤。庫本《孔子

家語》卷九載：「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

二十九歲。」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中篇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筭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禮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

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盪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脩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以上二條見家語。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史記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戮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狎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禁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禁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天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荀子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鵲校刊

下篇

冉有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伯高死於衛訃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有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

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議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以上四條見家語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贊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賣以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



儒藏

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蹙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韓詩外傳

冉有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邪。孔子曰、可。古猶今也。冉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曰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孔子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莊子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

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說苑

謹按、皇侃疏云、孔子門徒三千、惟有十八名爲四科。王弼曰、此四科者、舉其才長也。此章記者所書、並從

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故史記以爲孔子之言。然則十人者。固未可軒輊於其間也。後人之論。輒以問喪一事爲宰子病。附益一事爲冉子病。不知問喪之故。前人已言之。而附益之故。實以魯哀公用田賦。季康子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不對。而冉子力爭之。不能止。故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致讓於冉子。所以深疾季氏也。旨哉言乎。或者不察。乃以魯國橫征之弊。歸咎於聖門政事之名賢。遂使昔賢有不自之冤。而於聖人救時之意。無所發明。斯亦說經者之過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冉村集墓前有唐咸通中題碑一在滕縣東南三十里奚仲墓旁。山東通志

先賢冉子子有廟在曹縣東北界五十里冉堙里與伯牛仲弓合祠。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今鄆城縣東三十五里金線嶺有唐太宗貞觀題名碑併有石刻像立於墓前。以上二條見冉氏族譜

謹按滕縣志冉子墓有二一在奚仲墓傍一在伯塚社魯有三冉在伯塚社者乃伯牛墓社取伯牛塚以爲名也而在奚仲墓傍者當爲冉有墓冉有爲季氏宰與齊戰於郎其踪跡多在滕境其說似矣然考山左金石志載冉子徐侯墓碑唐咸通六年立八分書在鄆城縣黃家海黃氏祠碑文有冉子故里之語蓋

其裔孫所立也徐侯爲冉有封號碑在鄆城則通志之說不爲無據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 三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儒字子魯魯定公七年生業儒爲萊蕪司訓擢授禮伯生子曰熙曰然。

二代魁生二子曰黹曰烈。

三代黹生子爵。

四代爵生子希東。

五代希東生子遵。

六代遵生子忞。

七代忞生子守世。

八代守世當秦始皇時殺汰諸儒變易姓氏逃於臨淮生子同居。

九代同居生子可。

十代可漢高祖時同居潁陽故里卽鄆之金線嶺去祖墓不遠今猶傳有冉氏故居後又遷於冉壩生子念祖。

十一代念祖生子晉文。

十二代晉文生子象。

十三代象生子先格。

十四代先格生子聯芬。

十五代聯芬生子瓚。

十六代瓚生子萬福。

十七代萬福生子則孔。

十八代則孔生子禮。

十九代禮生子承德。

二十代承德生子重光。

二十一代重光生二子曰緒曰綰。

二十二代緒生子夫觀王莽竊位仲弓二十二代孫綰見殺緒爲南昌尹冉綰過江邀緒素職偕隱豐城竹山。

二十三代夫觀生子永。

二十四代永生子善。



二十五代善生子通。

二十六代通任臨洮守生子濟民。

二十七代濟民生子慶時有燕民係儒後裔征西死於陣近有永城冉氏譜述爲燕民後。

二十八代慶生子常在。

二十九代常在生子檜。

三十代檜生子高。

三十一代高生子貴金。

三十二代貴金生子庚。

三十三代庚生子友會。

三十四代友會唐太宗幸國子監徵天下名儒爲學官諸生能明一二經者皆得補官時友會友閔皆得官。

生子宗禹。

三十五代宗禹舉進士生子從講。

三十六代從講生子倬。

三十七代倬生二子繼儒九疇。

三十八代繼儒生子希穆。

三十九代希穆生子元。

四十代元生子花。

四十一代花任醴泉令生子宗泗。

四十二代宗泗生子成龍。

四十三代成龍生子朝選。

四十四代朝選生二子曰菲曰蘊。

四十五代菲生子宣。

四十六代宣生子讓。

四十七代讓宋元豐中孔道輔修孔氏族譜讓攜族譜至曲阜參酌生三子曰鑑曰嵩曰名世。

四十八代鑑生二子曰愛孫曰煒。

四十九代愛孫宋神宗時沂水泛溢因冉子堦建廟冉氏造居焉因名冉堦集生子翼龍。

五十代翼龍生子符。

五十一代符生子方正。

五十二代方正生子禹謨。

五十三代禹謨生子於倫。

五十四代於倫生子太冲。

五十五代太冲元元貞元年。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

太冲與仲弓五十五代孫軒請姚樞修譜。生子宸。

五十六代宸生子澗。

五十七代澗生子依仁。

五十八代依仁生子朝賓。

五十九代朝賓明宏治十二年充補奉祀生。生子景星。

六十代景星生子曹。

六十一代曹明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冉廟漂沒。至

三十年重修。生子崑。

六十二代崑生子化鳳。

六十三代化鳳生子堯。

六十四代堯順治五年以逆賊李化鯨陷曹縣被傷。生

子昌祚。

六十五代昌祚奉祀。康熙三十年舉德壽。生子繩祖。

六十六代繩祖增貢生奉祀。生子大元。大亨大利。

六十七代大元嗣子文炳。

六十八代文炳例監生。生子惟棠。唐棠。

六十九代惟棠監生。加州同街。嘉慶元年監修廟工。刻

碑。立於廟前甬道西。生子爾基。

七十代爾基嘉慶十四年奉祀。生子興周。

七十代學詩字肆三。廩膳生。爲布政司經歷唐棠之嗣

子。道光二年監修族譜。三年與弟學禮恭逢

臨雍盛典陪祀。禮成俱准作恩貢生。學詩就職補授臨邑

教諭。



先賢言子傳

先賢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夫子以文學著名夫子問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享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問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拾珎珎婦人拾珠珎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孔子之死吾不出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闕里誌

朱子曰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故德行道藝之教行於近者著而入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在虞夏五服要荒之外爰自太伯端委以臨而虞仲之後累世乃通於上國

其俗葢朴而不文矣言子生其間乃能悅孔子之道北學中國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非豪傑之士哉考其話言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武城之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非淺也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乎

魯堂登科觀輿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宋趙安仁贊

通志氏族略言氏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望出汝南

謹按言子文學錄載言氏舊譜言子生於周敬王十四年乙未歿於周貞定王二十六年戊戌卒年六十四歲此據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言之周敬王十四年爲魯定公四年而家語以爲少孔子三十五歲則言子生於周敬王四年爲魯昭公二十六年兩說不同當以舊譜爲得其實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鵲謹識

言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史記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知則學欲能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子游問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以上三條見家語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

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孔子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說苑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於野獲獸焉衆莫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子曰厲身而肉角豈妖乎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言其麟乎祝之果信言偃問曰飛宗鳳走宗麟爲難致也敢問今兒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公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叢子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廕而綴足襲于牀及葬毀宗而躡行也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言子書卷一

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計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

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以上五條見家語。子游握文，是謂敏士。論語摘輔象。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下篇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

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

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知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器琴瑟

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塋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或有偶是無益于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于

用人乎。

邾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而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以上七條見家語

謹按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言子三卷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慶元間邑宰孫應時始爲立祠朱子爲記近新昌王煥復哀論語諸書所載問答爲此書



其書不傳。明邑宰耿公名櫛與侯先春等輯注言子文學錄一卷。見虞山書院志。

國朝乾隆四十九年。知湖廣襄陽府七十五世孫如泗就侯氏之書重加校訂。分爲三卷。第一篇中所載論孟禮記諸篇家弦戶誦。不復贅錄。惟取家語孔叢子說苑諸條。仍依其舊。併爲二篇。附古蹟于後。以志景仰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鵠謹識。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言子祠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鎮、卽古武城也。一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崩山西、祀言子偃。明成化間改建於獨坐山麓。

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先賢言子偃墓在常熟縣虞山。

言公祠在蘇州府學道坊、祀子游。

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大殿後、祀子游。又文學書院在縣東、宋朱子有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記。

言公宅在常熟縣治北子游巷。吳地記云、宅有聖井二、旁有浣紗石。梁時爲太子蕭正德持去。巷東有言子橋。

子游里、金陵故事云、在上元縣東二十二里。元金陵新志

云、按家語言偃吳人、金陵亦吳也。九域志謂言偃里在上元縣。以上五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言子林墓在常熟縣城內虞山、後倚乾元宮前臨影娥川、與仲雍墓並列、坊曰南方夫子。

言子故宅在城內言子東巷、俗呼東子游巷。宅有井、舊名聖井、又稱聖井、水黑味甘。朱子有記、井旁有浣衣石。

先賢言子專祠在邑城內、俗呼小學、謂文廟爲大學、以別之也。

蘇郡言子廟原名學道書院、在府城干將巷。夢立義學曰道南義塾。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治西北書院街、後改虞山書院、中爲學道堂、西爲言子祠、又西爲絃歌樓、西北爲射圃、前爲淵

源池、有知津橋、門臨文學里、祠前爲莞爾門。

言子闕里坊在常熟縣南門內、創始於宋代。

文學橋在常熟縣治東北子游巷口。

言港橋在昭文縣小東門外、其港外通大江、達城內通江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言子書卷三

橋。舊遠虞山北麓賢^①墓下影娥川，故名言港。

先賢言子故里碑在常熟縣南門外十里鋪，有亭，題曰邑
里崇名蹟，東南鍾大賢。以上九條見言子文學錄

學道書院在武城縣治西。

弦歌書院在城西四十里，金大定間建。

莞爾堂在文廟內大成殿西。

丹陽公祠在城西十里，祀先賢言子。元至元五年，翰林學
士王鶚記。

弦歌臺高九尺，上有子游祠，在城西十里。

行杖里在弦歌臺北，相傳子游爲宰時，曾杖人於此。後因
以名其里。以上六條見武城志

校記

①「賢」上當脫「先」字。參本卷先賢言子林墓條。

先賢顓孫子傳

先賢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聞聖教之後則能鞭辟近裏着己矣。夫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言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黜敝之也。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公孫丑謂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云。今江南徐州府蕭縣南三十五里塢坊村西有子張墓。唐元宗時從祀。封陳伯。宋封宛邱侯。政和改封潁川侯。咸淳間加封陳國公。尋稱陳公。升十哲位。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關里誌

薛應旂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魯之郈家。學於孔子。爲

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衰往弔。則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終不可並爲仁哉。堂堂張也。商德有鄰。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賻。道與名新。宋張齊賢贊

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嬀姓。陳公子顓孫仕晉。子孫氏焉。顓孫師字子張。孔子弟子。顓孫子英見說苑。

謹按左氏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杜注云。不書非卿。然則來奔者奔魯也。奔魯則仕於魯矣。通志氏族略云。仕晉。蓋字之誤也。山東通志云。顓孫氏本嬀姓。陳公子顓孫仕晉。子孫氏焉。此沿夾漈之誤。未及更正者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聖鵠謹識。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顓孫子書卷首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年表

周景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戊戌子張生。

顓孫氏之先出自黃帝、至舜之後、封於陳、數傳至公

子顓孫仕晉、因以名爲姓、生子顓孫強、強生健、健生

齊、齊生姜、姜生三子、曰子張、曰子莫、曰子英、因楚子

滅陳、子莫、子英散於四方、苗裔失序、子張之生也、其

母感虹降有孕、生而彩雲覆屋、異香繞室者三日。

丁未年十歲、氣度俊偉、天資明睿、因孔子在陳、遂受業

習禮容、少孔子四十八歲、弟子中惟子張最幼。

庚戌十三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是年魯哀公四年。

辛亥十四歲、從孔子自蔡如葉。

壬子十五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從孔子如楚、厄於陳

蔡、楚子興師迎之、乃得至楚、秋、自楚反乎衛。

丁巳二十歲、魯使人以幣迎孔子、自衛反魯、與閔子子

貢諸賢從孔子如蕭、止天門山、遇雨、曬書、因以名臺。
迄今山上有夫子崖、聖人場、東南又有貢山、張山焉。
及至魯、娶曾氏、見其絃歌不輟、博雅從容、咸以堂堂
稱之。

戊午二十一歲、從孔子叙書傳禮記、釐定樂章、公明儀
之徒受業於門、傳經自此始。

己未二十二歲、有父喪、公明儀相焉、稽顙之禮、一從其
至。

庚申二十三歲、當西狩獲麟、孔子制春秋之義、悲憤絕
筆、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子張學益進、是年、生
申詳。

辛酉二十四歲、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
之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蓋賢者以禮
制心、故如此。

壬戌二十五歲、四月己丑、孔子卒、塋魯城北泗上、同諸
子從冢而家者百餘、皆服心喪三年。

甲子二十七歲治任將歸。因楚子滅陳。遂家於蕭。在今
寧牛坂東。有子張故廬。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衣
以蘆花。父令御車。體寒失軔。擊牛而反。卽其故處。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十九年丙寅。二十八歲。自蕭反魯。見
哀公。七日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以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
好龍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戊辰三十歲。因孔子沒失所歸依。與子夏。子游以有若
言行氣象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強曾子。
曾子曰。不可。夫子道德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是年越
敗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
周。道經蕭。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六年癸酉。三十四歲。遣子申
詳出就外傳。是時申詳年十二歲。

戊寅三十九歲。爲申詳娶言氏。子游女也。

戊子四十九歲。是時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子張隱居不

仕。惟與公明儀發明孔子之道。著書立言。藏之名山。
已丑五十歲。召申詳語之曰。子思聖人之後也。吾不能
窮聖人之道。子當以師事之。

周貞定王二十四年。魯悼公元年丙申。子張年五十七歲。
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
幾乎。寢疾七日而卒。曾子齊衰而往哭之。公明儀爲
志。墓於堀坊村西。褚墓丹質。蟻結於四隅。蓋以殷士
禮尊其師也。

語曰。表者表彰其事也。紀世紀年。詳簡必書。子張子
睿。賴天授神契。誕生雲物。煥其光華。星土叶其符應。
太史每誌之。若夫早年學道。聿登金玉之堂。壯志傳
經。宏薦圭璋之席。可謂前光後輝者矣。至其晚年進
德。允矣高明。正命考終。庶幾君子。其生平之行。蓋可
畧乎哉。堀坊志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上篇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賁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之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咎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以上三條見家語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損已過勿發失

言勿跡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攷民之辭褒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獎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舉至也。法衆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

行者政之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食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

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紕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戴禮記



校記

①措：當作「怠」，見《孔子家語》卷五。

②衆：當作「象」，見右引書。

③木：當作「本」，見右引書。

④「言調說」至「微矣」，文字多誤，當依《孔子家語》

卷五：「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

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

者微矣」。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鵲校刊

中篇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

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襄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組紉織紵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顓孫子書卷三

子張問。書云。莫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若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祀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置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置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以上七條見孔叢子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賁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死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中論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

邪。徐言問問。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搥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韓詩外傳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遠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新序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

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實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賊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孔子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孔子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

於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徇而天。無爲君子。徇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其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莊子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網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車門圭竇。蓬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



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
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
道爲潔淨精微之儒。羣輔錄

校記

①勝：當作「申」，見《莊子·盜跖》。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在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侵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君子以臨官，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舉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長短得其量，人志

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適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適臣便辟則羣臣汙矣。是以人君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辟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衝。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顓孫子書卷四

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稱孤。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泣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泣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旂。所以蔽明也。紘紕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狂而置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

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顙乎其順。啟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以上三條見家語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翬。藉幕丹質。蟻結於四隅。股士也。以上三條見檀弓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責一言以爲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以爲忍？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夫婦忍之，終其世；兄弟忍之，家必富；朋友忍之，全其義；自身忍之，無患累。子張曰：何爲不忍？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夫妻不忍，令身孤；兄弟不忍，必分居。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禍難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子曰：非人不忍，不忍非人。事林廣記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一言以爲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以謂忍？夫子曰：大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利，我危行以消人之鄙，我靜聽以處人之擾，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厲操以止人之惡，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忠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可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堀坊志

顧孫子莫，子張之弟也。公孟高嘗問君子之禮於顧孫子莫，子莫曰：去而外厲與爾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思也。子莫之後散處四方，苗裔失序。堀坊志

謹按：孟子稱子莫執中，趙岐以爲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第其學無所考，惟說苑修文篇載公孟子高問禮一事，而曾子稱之，卽此三言，而性之中和專一可概見矣。通志言顧孫子英見說苑，今本無之，或一人而異其名乎？觀堀坊志以爲子張子莫子英兄弟三人，子莫爲子張之弟，家乘之言當必有所受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申詳魯人子張之子也。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問之。答



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橘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撓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哀公十八年從子張家於蕭堀坊志

薛應旂曰公叔戌愛龍穆之同己而不知橘子良之賢其親敬子思豈誠以其賢哉蓋子思之在當時其名顯而龍穆亦時之文人也故特附之以假重焉耳嗚呼公叔戌常有而子良不常有誰其知之若申詳則直斥爲小人之驕者可不謂賢哉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

牟子曰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

合其耳矣轉爲畜重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公明高子張弟子以上三條見堀坊志

謹按禮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正義曰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爲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惟公明高趙岐以爲曾子弟子而堀坊志以爲亦子張弟子或相傳有此說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校記

①「於」上，《大戴禮記》有「反」字。

②「自」上當脫「民」字，見《孔子家語》卷五。



藏書

聖門十六子書 顏孫子書卷四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顓孫子子張祠在鄒縣南關明萬歷間建。山東通志

先賢顓孫子師墓在蕭縣南三十里春秋致祭。

申詳墓在蕭縣堀坊村。

三賢祠在蕭縣白茅山祀閔子子張顏率。以上三條見江南通志

南通志

先賢子張子祠在蕭縣南三十里墓北六十二代孫岱改

建墓東北二十餘步湖水泛漲棟宇傾圯六十三代孫承

惠遷於邑之西關外創獻堂三楹銘恩閣一座順治七年

六十四代孫佐聖重加營造塗聖聿新每年春秋二仲上

丁有司齋祀文廟祭之明日專祀於村秋門西賢人里祭

畢率師生祀三賢祠。

先賢子張子墓在蕭縣南三十里堀坊村東距永堽湖十

里浮綏湖五里西距瓦橋關十里南臨西流淇河七十步

東北距昇高山五里西北距故宅八里墓高丈餘廣圓一

百二十司古樹環列有漢唐宋以來石碣多沉陷明正德八年邑侯馮裕立石尚存。

祭田五頃四十畝額設奉祀生員四名墓夫一名。

申詳墓在子張墓東南相距數武臨河濱議築堤護之。

三賢祠祀閔子騫子張子顏子柳也在蕭子舊國之南三

里許隔一衣帶水古樹懸崖相傳爲仙樵爛柯處邑中勝

槩也顏辛魯人字子柳封蕭伯。

堀坊八景一曰冒陵登翠冒山在其北十里峻削孤峙松

檜蒼鬱如青屏一幅一曰寒山鞭蘆在西北八里閔子御

車失韉因名一曰石牛怪跡在東北三里山阿石狀如水

牛中腹嵌空吞吐雲氣一曰藏馬古寺在其北九里漢高

帝爲楚兵逐急藏馬於此又匿古井中蛛網覆之一曰白

雲奇洞在西北八里薛村山上有先賢藏書洞內如石航

中通一孔入之幽深數里可容萬人時有白雲出沒四面

峭立一人守隘千人莫能踰後世避兵者因之立砦一曰

龍井仙春薛村山巔洞中有井如石春旱不竭澇不漲山

菊叢生水甘如醴可以療疾常有巨蛇守之一曰瓦關封峙瓦橋關在其西三里南北兩山對峙如門戶淇水流其下北山古廟前大石十丈旁有方孔二十四上有圓孔一相傳柳展雄樹幟守隘處一曰淇河西流在其前紫河如帶盛則西流竭則東注漢沛郡太守鄭公渾築陂民利之此八景在堀坊十里內皆先賢登臨所至。

堀坊村堀突也一作窟孔穴也言地形突然高起中有孔穴可通山川之氣坊以蓄水亦以鄆水水經注蕭有梧桐陂亦名鄭陂蓋上承淨淨溝下通離水卽此地也。

先賢子張子故里在蕭縣南堀坊村蕭子宋附庸國古紅地春秋大蒐于紅卽此按分野介房心之次疆域東近齊徐北達魯衛南通江淮西連梁楚岡陵四合大河環流號文物之邦子張子其先陳人世居宛邱之下從學孔子往來鄆魯道經蕭子國覽山川雲物之盛遂卜居蕭西南二十里岡陵山之陽築室而處孔子沒子張在魯心喪三年畢與其友閔子騫同歸於蕭厥後閔子徙宿子張與子申

詳守蕭不變及終塋於堀坊村前臨淇河後據昇高山西去故宅八里三世申詳次子鼎携子如魯家於鄆或隱陳之西華或寓趙今聚族於蕭者本宗居岡陵而外曰杜馬莊曰假頭村曰陽塢各堡總隸仁壽鄉七圖六甲以上八條見堀坊志



顏孫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申詳生於魯國因名魯人師事子思穆公尊以賓禮娶言氏子游女也生二子曰鍾曰鼎

年表申詳生於魯國名魯人子張之子也母言氏以哀公十四年庚申生因名申當西狩獲麟之異原名祥後書今名十二歲出就外傳十七歲娶子游女言氏二十歲生子鍾二十三歲生子鼎二十八歲師事子思尊父訓也三十七歲有父之喪公明儀爲相葬於肅城南堀坊村四十一歲長子鍾請學詔以子思教子白之法尊詩書禮樂以束治心性無陷曲學朝夕當乾惕也五十七歲次子鼎慕先王遺風携子如魯家於鄒至今鄒縣孟子林東有子張祠子孫蕃衍一北宗也七十三歲魯穆公尊禮子思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休之相魯拔葵去織節儉正置泄柳義不苟合三子並稱其賢可知矣沒葬堀坊子張

子墓東南十餘步載祀典。

三代鍾請學於申詳申詳曰吾聞子思之告白也夫子之教也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而曲學不與焉生一子文。

四代文博學強記淹貫六經魏召爲相不受著書萬言悉儲心性之學生二子曰江曰河。

五代河生子英。

六代英仕於趙生子球。

七代球言行篤實修書築墓生子冲。

八代冲字太元因秦焚書滅儒遂隱於三台山藏書石室至今有井洞遺跡相傳爲太元藏書處生二子曰延慶曰延齡。

九代延慶生子澣心。

十代澣心爲長沙太守生子茂春。

十一代茂春生子簡。

十二代簡博學好古纂修遺書漢昭帝徵爲博士生子

萃。

十三代萃生子湛。

十四代湛生子圓。

十五代圓天安明敏正量不阿國王薨薨位避而不仕生子永久。

十六代永久生三子嘉善嘉言嘉行。

十七代嘉善生子標。

十八代標生子寧。

十九代寧生子克柔。

二十代克柔晉武帝泰和元年授太常寺生子東。

二十一代東生子無欲。

二十二代無欲生子鳳。

二十三代鳳生三子應泰應禎應祥。

二十四代應泰事母孝修築祖墓生子光。

二十五代光好爲古文詞著書二十二篇生子珙。

二十六代珙恢廓大度魏舉孝廉生子奎。

二十七代奎生子良。

二十八代良晉秘書郎生子賓。

二十九代賓生子存。

三十代存北齊天保二年封子張爲蕭伯存奉祀生子

源。

三十一代源周武帝改封子張爲陳伯授源博士奉祀。

生子燕。

三十二代燕隋文帝時爲涇州司戶生子椿。

三十三代椿唐高祖武德元年召襲博士奉祀生子遠。

三十四代遠生二子曰通曰達。

三十五代通生子登。

三十六代登唐元宗開元四年召爲國子監博士生子

高。

三十七代高生子淳。

三十八代淳唐憲宗元和十年授少府監主簿生子恭。

三十九代恭唐懿宗顯通元年明經及第授國子監博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顯孫子書卷六

士生子宣。

四十代宣生子循。

四十一代循當五季之亂、隱居躬耕、生子熙。

四十二代熙、聰明穎異、八歲能文、後爲戶部員外郎、生

子允。

四十三代允生子宏毅。

四十四代宏毅生子書紳。

四十五代書紳、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子張爲宛

邱侯、賜墓週祭田五頃四十畝、給奉祀官一員、世奉

祀事、生子晉。

四十六代晉、襲封奉祀、重新祠宇、生子坎。

四十七代坎、奉祀修墓、生子訂。

四十八代訂、奉祀築堤護墓、生子孔臣。

四十九代孔臣、生子皞。

五十代皞、金人陷徐州、入淮泗、毀祖墓、宋高宗南渡、遂

避河南、隱姓西華縣、生子問明。

五十一代問明、生子燧。

五十二代燧、生子應芝。

五十三代應芝、闢釋老之說、著滌塵十二篇、生子瑾。

五十四代瑾、癖耽琴鶴、爲范陽教諭、生子棟。

五十五代棟、仕元、後退隱河南西華縣、嘗對子誌嘆曰、

蕭吾故土也、先人之墳墓在焉、不可流離忘歸、子其

旋返、世守、無失烝嘗之祀、生子誌。

五十六代誌、不忘父訓、明洪武二年、回蕭守墓、仍築室

於閔子御車犁牛坂之東、生二子、曰禮、曰裕。

五十七代禮、生員、生四子、崇儒、崇治、崇書、崇學。

五十八代崇儒、字象賢、生員、生子銓、無嗣。

五十八代崇治、奉祀生員、生三子、曰儀、曰釗、曰海。

五十九代釗、奉祀生員、生二子、曰祿、曰果。

六十代果、奉祀生員、生子守經。

六十一代守經、奉祀生員、生子岱。

六十二代岱、字華峯、廩生、入監、善詞賦、好山水、重修祠

墓、襲奉祀官。生子承恩、承惠。

六十三代承惠、字澤甫、號繼華、儒學生員。襲奉祀官、築堤修墓、建祠於邑治西門外、詳請給贍、禮生四名、春秋致祭。

國朝康熙元年、以子佐聖官、贈江西臨江府峽江縣知縣。壽八十四。生四子、依聖、輔聖、翼聖、佐聖。

六十四代依聖、字心孔、奉祀生員、言行敦篤。生子尊賢。

六十四代佐聖、字悅孔、奉祀生員、入學食餼。順治八年

恩貢、廷試推官、改授江西臨江府峽江縣知縣。五年、復補吉安府泰和縣知縣。生子景賢、好賢。

六十五代好賢、字樂只、儒學生員。生子誠道。

六十六代誠道、字完初、監生。

國朝雍正三年三月、恭逢

恩詔、爲先賢顏、孫子設立博士、查顏、孫誠道、委係嫡裔、於

雍正三年九月奉

旨、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明德。

六十七代明德、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宏傳。

六十八代宏傳、因病未襲。生子開瑞。

六十九代開瑞、緣事不應承襲。

七十代樹勲、係尊賢之後、尊賢生子達道、達道生子成德、成德子宏績、績子開來、來子奕桂、桂子世增、增子樹勲。道光九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先賢朱子傳

先賢朱子名熹字元晦宋司勳吏部郎松之子也世爲徽之婺源人居紫陽山下幼穎悟莊重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元晦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舉建州鄉貢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燦然復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可命之于易于詩則求其本義考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于禮則病

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記事之法綱紀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爲之衷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而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起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于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幹曰道之正統恒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元晦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帝至正三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朱子。關里誌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改稱先賢，升附十哲。山東通志

李方子曰：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于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

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藉下探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義理元微，繭絲牛毛，心胷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元吳澄贊



校記

①起：當作「啓」。

②議：當作「義」。

③于：當作「千」。

朱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上篇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

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變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朱子書卷一

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職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名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梓羣小乘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主郡興利除害值歲

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諫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

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遂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

左右私嬖，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否，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惑心志，在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



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稍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

速往舉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摺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嬖濫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

不容。非不望說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墮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

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



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時處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問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夫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扑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恩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賤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

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妄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蕪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

甚至唐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鍊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剖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

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不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植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



豈知其論價輸銀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扣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州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

右浸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漳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戡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

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惲之議中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竊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嘉泰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譴告驚動之意亦恐幾旬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

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輒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合



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上，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固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于有餘年，莫能釐正。壽

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祔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

不以開卽毀撤傳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惘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剡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歷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常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述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陽之考亭第瓢屨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連名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竊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



時士之趨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美而不答有籍田合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思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遣表思澤謚曰文節贈中大夫特贈資議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適劉勉之劉子輩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書卦考異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註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



藏書

聖門十六子書 朱子書卷一

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宋史本傳

朱子書畫象自傲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承前烈之餘矩惟間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校記

①「常」下白框衍，見黃榦撰朱熹行狀。

②令：當作「合」，見右引書。

③立：當作「正」，見右引書。

④警：當作「驚」，見右引書。

⑤夫：當作「未」，見右引書。

⑥浸：當作「侵」，見右引書。

⑦謂：當作「爲」，見《宋史》卷四二九《道學傳》。

⑧幾甸：當作「畿甸」，見《宋史》。

⑨「有」上脫「惟」字，見黃榦撰狀及《宋史》。

⑩遣還：當作「追還」，見《宋史》。

⑪讒：當作「讒」，見黃榦撰狀。

朱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下篇

晦菴先生微國文公朱子名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居紫陽山下父章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章齊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輩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樹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制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

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悟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部郎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三年乞補滿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即位翌日召除煥章待制待講行且辭入奏上二劄辭待

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忤韓侂冑，御批與官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疏職罷祠。四年，從所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列從祀。宋道學名臣言行錄

校記

①官：當作「宦」。

②放：當作「致」，朱熹有《致人戶逃移自劾劄子》。



儒藏

朱子書

崇川馮雲鶚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朱文公祠在歙縣紫陽山祀宋朱子。

朱文公闕里廟在婺源縣南每歲二八月仲丁致祭。

朱子先世故居在婺源縣南元時知州于文傳建朱子家廟中有韋齊井相傳文公生時井中紫氣現亦曰虹井明宣德中建亭其上。

朱塘在婺源縣東朱子還婺源與門人滕璘遊見其山水幽靜俱如疇昔夢中所見問其地對曰朱緋塘璘世業也朱子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爲書草堂二字貽之。

屏山書屋在婺源縣翠屏山朱子歸省祖墓時所建十世孫穩復結屋讀書於此。

朱家巷在徽州府西南黃墩朱子自叙茶院譜後云先世居歙之黃墩以上六條見江南通志

朱文公墓在九峯山下大松谷先是文公夢曰龍居後塘

乃先生歸葬之所後得地果名後塘文公妻劉氏先卒次年文公定其穴名曰宰木亭而自營壽藏於側總名其庵曰順寧有石塘雪中詩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文公卒十一月遂合葬焉。

九峯山在延平府城南劍津里峯巒九疊旋繞縈迴爲府治諸峯之冠一在建寧府建陽縣西北嘉禾里九峯聯峙下有太林谷朱文公墓所也。

朱子祠在福州府南天皇領上一在道山麓曰先賢石室一在治山東曰文筆書院一在郡西關外曰西湖書院一在石井巷一在共學書院俱有祀典春秋有司致祭一在閩縣台北里一在福清縣治曰明德書院。

考亭書院在建陽縣三桂里爲宋朱文公建一在莆田縣衛署東。

朱文公宅在考亭書院之右一在崇安縣東北五夫里文公父松卒以後事屬劉子羽子羽築室田里之旁以居扁其廳事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示不忘故土也寢

室曰章齋。皆以父命名之。別室有晦堂。敬齋。義齋。文公有名堂室記。晚年始移居考亭。有懷潭溪舊居詩。

天光雲影亭在考亭書院之西。宋紹興二年。朱文公鑿方塘半畝。構亭其上。扁曰天光雲影。

雲谷書院在建陽縣崇泰里。宋朱文公建。

道源堂。晦菴在建寧府建陽縣。俱宋乾道中朱文公建。在崇泰里。雲谷舊址猶存。

雲谷山在建陽縣西崇泰里。山最高。翠嵐環繞。內寬外密。上多飛雲。下有谷水西南流。循澗北而下。路徑斗絕。行里餘。倏入蒼蔚。折而東。石壁高廣皆百餘丈。朱文公愛其幽勝。構草堂山中。扁曰晦菴。

西林寺在建平府城東南。五代梁時建。朱文公請李延平受學。嘗出於此。

溪山書院在古田縣北。有朱文公扁曰溪山第一。一在尤溪縣。曰南溪書院。祀宋朱松。內有橋爲文公手書溪山第一四字。

小山叢竹在泉州府治資壽寺內。宋紹興間。朱文公爲同安簿。講學於此。因書小山叢竹四字刻石。

經史閣在同安縣儒學後。宋紹熙間。朱文公建。以蓄古今載籍。元大德中重修。

石室清隱齋在道山麓。朱文公講學處。手書石室清隱四字鐫于石。

道山舊名烏石山。在侯官縣城西南隅。與閩縣九仙山東西對峙。唐天寶間。敕改閩山。宋邵守程師孟改爲道山。建亭其上。曾鞏爲記。有書院在烏石山麓。

溪山第一石刻在龍溪雲洞石壁上。宋朱文公書溪山第一四字。又有一洞刻石室清隱四字。亦文公所書。以士十六條俱見福建通志。



儒藏

聖門十六子書

朱子書卷三

校記

①興：當作「熙」。紹興二年朱熹方三歲。

②請：疑當作「詣」。

閔子世譜

清順治十四年刻本
明·張雲漢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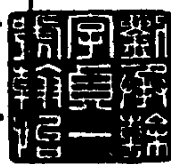
《閔子世譜》十二卷，明張雲漢撰，清順治十四年刻本。

雲漢字倬侯，宿州人。

閔子即閔損，字子騫，春秋魯國人。宿州舊有閔子墓，歷代祠祀不絕。蓋閔子本宿人，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齊地，故《孔子家語》以爲齊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孝友著名。《論語》記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爲聖門狷潔之士。是編兼及閔子後裔之事，故曰《世譜》。卷一《姓氏》，考證閔姓緣起及歷世傳承。卷二《里居》，記閔子祠、閔子墓，以及近墓山川景物，末附有圖。卷三《特傳》、《列傳》，含閔子傳記、圖像、像贊等內容。卷四《祀典》，收錄漢唐以來歷代祭祀典制，如祭器、祭品、祭文、祭田、祭田碑、祠田記等。卷五《修葺》，記錄閔子祠廟、墳墓歷代毀葺之蹟，並附感應傳。卷六《官生》，記世襲奉祀始末。卷七《世系》，列有《遷九華世系圖》、《再遷臨川世系圖》、《復業宿州世系圖》。卷八《遷徙》、《復業》，述閔氏遷九華始末，附小像避難圖、九華唱和、小像方外四友圖、遷撫州始末、復業宿州始末。卷九《列女》，記錄閔氏家族烈女蒲氏、節婦馬氏、徐武二氏事蹟。卷十、十一《藝文》，收有宋蘇轍《齊州閔子廟碑》、明劉三吾《宿州重修閔費公祠堂記》、聞人詮《重修閔子祠碑記》及其他多人所撰祠碑記、宋真宗御製宣聖贊、明錢學周等謁祠詩、贊等文字。卷十二《家約》，載認祖歸宗、宗廟祭田、慶吊往來、婚冠喪祭等條文。

該書收錄閔氏資料較詳，可補史傳之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存目。

序



世廟時、有爲曾子請後者、
下其議於庭、互相雌黃、屬
執政抗聲曰、有後所以有
祀也。必如若所見、忍令曾
氏絕祀乎。議遂定、至今曾
氏得與顏、孟同錄。况閔載
諸州乘、祀典名於山川、鄉
社、避兵而去、省墓而歸、
明興二百餘年、自縉紳耆

舊以及樵蘇牧豎、皆能刺
刺道其事、則閔因有後也、
亦應有譜也。第譜亡於金
元、兵燹之難、致令春秋以
後、建炎以前、凡四十八傳
漫無考據、子姓不無遺恨。
然患難■之際、非昶挈
家南渡、則必覆其宗。非昌
有傳、楨有錄、則必昧其本。
非思政歸業、則必輟其祀。



今日衣冠之榮、於何而藉。譜史之修、於何而憑。既絕復紹、由渙得聚、可知而不可知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譚者惜其子姓登華陟膺、不少槩見、又且不得與顏孟之胄班、似無解於食報之天。庸詎知乃所以報善人乎。大凡世胄不患不能順處富貴、而患不能

逆守貧賤。習聞閔氏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易知耕作之勤苦、杼軸之艱難。出有亞夫之槩戟、入有魏絳之金石、謂宜貴倨、肢體柔脆。一旦貪天禍、倥傯狼狽、相與裸跣瘡痍、保血屬於鋒鏑中、是何能脫濃郁、熟嘗辛苦哉。其在逆旅也、上焉者教授代耕、次焉者醫

卜餬口、下焉者春傭寄食、
皆澹泊無求、若辭宰之家
法使然、此其所以爲閔子
之後也。于今

聖明御宇、重道崇文、安知
觀感者無闡幽之義、而以
顏孟爲比例也哉。傳錄中
卒無曲希強附、夸毗塗飾、
斤斤紀其姓名歲月、歷履
萍梗之跡、可以告先人、卽

可以傳後世。如再遷臨川、
復業宿州、皆有卷案在庫。
余刺宿之甲寅、爲置備修
田、鐫之石。閔生復請譜、余
不穀、不敢有辭於先賢、而
以屬門人張子倬侯。張忻
然請略、余曰、是譜也、春秋
以後、建炎以前尚矣。拓基
啓聖、則以閔子爲始。遠害
圖存、則以昶爲始。述前傳



後則以昌爲始。歸宗紹祀、
則以思政爲始。章服恩榮、
則以可傳光先爲始。嗚呼。
此昉春秋重五始之義也。
卽閔子而在、當必以爲可。
遂書之。

肯

萬曆歲次甲寅、

奉直大夫、宿州牧、豫章熊

鍾弘題。



閔子世譜序



序曰、嗚呼。人安可以無學
哉。雖以閔子之賢、孝友篤
于天性、使非從遊聖人之
門、與七十二子切磋以成
其德、則一鄉里善人已耳。
曷能聲施到今哉。甚矣人
之不可廢學也。予于讀閔
氏譜益信。歲丁酉、予將有
淶水之役、行李戒矣、孫子



介閔生持譜稿登堂請曰、惟予世事煩君筆劄焉。予生平以與大賢同鄉爲幸、每欲搜其軼事表章一二、爲後死者勸、賢胤有請、敢以遠遊辭。因謝舟車從事鉛槧。披譜稿、乃鄉先輩張倬侯筆也。閔氏當兵燹播遷之餘、故牒淪亡。倬侯循例修辭、增畧刪繁、積成卷

帙、歸然足觀、可謂良工心苦矣。倬侯又本鄉先正周蓮池先生志畧、蓮池中魏科、于吾鄉號能讀書人、其明晰情事、約而能悉。閔氏譜舍二先生、其誰與歸。但士生千載後、山川郡國幾變易矣、所憑信者、紀載耳。紀載復有雅俗。嗚呼、魯魚豕亥、郭公夏五、非具千百

世曠眼者、其孰從而正之。
按寰宇記、閔子爲兗州人、
兗州卽魯也。其墓一載入
濟南東五里、一載入東昌
范縣南四十里、一載入徐
州蕭縣東南八十五里、鳳
之宿總不載。若然、則吾宿
以閔子閔孝名鄉、以閔子
名堡、及騫山、洗絮溝、山川
俱在、何以稱焉。世儒以過

信生過疑、復以過疑生過
信、真不識西漢果有楊子
雲否。夫閔子自魯人、不必
辯其爲宿人、以宿之名始
于唐、在春秋爲宋別邑。魯
宋相鄰、况賢者不居一國、
宿境應屬大賢過化之地。
其墓據闕里志、以今在宿
境者爲真。蕭宿接壤、墓北
十里有閔子村、已在蕭境

矣。積宿而蕭著述者之誤也。嗚呼。非具千百世曠眼者。其孰從而正之。昔李守素通姓氏學。當世號爲肉譜。予愧非其人。兼之付削。剴急時日無暇。又先輩成言。未敢恣刪。且鼎革來。架上書亦復散逸。無多存者。時予更病。且不能廣羅博採。雖筆劄數易。實凜然有

懼心焉。懼前無以表章太賢。後無以垂示來茲。中未能就。正當世賢豪長者。詞英鉅公。使參稽有籍。輔佐有史。從容歲月。如意斧斤。當不止若斯具體而已。甚矣人之不可費學也。予于讀閔氏譜益信。

順治丁酉伏日。郡後學任

乘節撰。



校記

①費：當作「廢」，見上文。

目次

閔子世譜 譜閔氏而曰閔子世譜意王子也。王閔子因及閔子之世焉。

首姓氏 著姓以人。閔之姓以子壽而著。雖前無人焉。後無人焉。可也。況後未必無人乎。

次里居 閔子生長斯土。全取信于山川。地靈人傑。亦互有資焉。

次特傳別傳 尊論數則。便見大賢本色。擇諸書之雅馴者成傳。荒唐者弗敢入也。既以言示。復以像教爲世眼也。

次祀典 歷代相沿。成規森如。于萬斯年。從以孫子。次修葺 上臺郡守與名公。卿留意者屢矣。代修代圮。今委在荒蕪。豈惟賢子孫之責。亦觀風守土者之責歟。

次官生 照四氏例。應得五經博士官奉祀。今但落數生而已。不能無望于當尊古文者。

次世系 一姓之書。例應自得姓迄今。茲如繩斷首。惜乎故牒亡也。次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不敢傳疑。

次遷徙 閔氏海內有數姓。俱子壽後。原守祠者。一遷九華。再遷撫州。繼及之。亦足徵世守之艱難矣。

次復業 復業者。歸宿郡守祠墓也。其年日猶可考焉。

次烈女 明家教也。家教以刑于爲第一。

次藝文 瑣珣詩古文辭。爰錄成帙。一家之獻。亦千百世之獻也。

次家約 用以訓後人。用以招遠裔。爲賢者之子孫。恒難。閔氏其共知勉夫。後之人更取而潤之。與顏氏家訓並傳可也。

任柔節藏識



周子世譜卷之一

姓氏



緣起

閱之著姓、獎考其自出。歷代以來、史牒所載、亦無甚顯者。惟子壽清風純孝、聖門大賢、自當與天壤俱永。鄙人生幸同里、常追弔其芳躅、親陪其祀事、與其六十二代孫曰學曰可敬遊、輒談建炎間事、出其祖遺別傳實錄、披閱久之。學、可敬乃泣然曰、吾祖譜雖亡、是尚可續而傳也。竊私心向往、願假手於子。今年甲寅五月、卒業治東蓮花池、可敬介其奉祀兩生持郡伯熊夫子手札而前曰、自吾先世失守、子恒歎焉、固知有意於我宗也。且先伯祖諱和者、嘗請譜於先達進士蓮池周公越。公時年八十餘、養高於此、曰、吾老矣、不遑譜也。願爲志、以俟後之君子。垂八十年來、遍求名碩、無能有繼其事者。今子適肄業此地、毋乃先賢與周公效靈、願假手于子、以闡其幽光也歟。爰是請命我大夫而婉致之子、子復何辭。因却幣受命、叩所欲吐、復泣然曰、我先子廟食蒸嘗、荷歷代存郵

恩豈非以其孝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往既莫述、來復不創、無乃有後而無後乎。熙朝推恩、鄭重祖廟、當于午孔道、綰紳車、絳綬、遊必謁、謁必問。問無以應、子姓之羞也。吾聞聖人以孝治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得隨分自盡。想家史之修、未必僭越名分。苟得爲而不爲、曰吾愚且賤、謙讓未遑、姑俟諸後人、倘後人而更俟後人、將終無有譜之期、其罪視失譜益甚矣。何以永孝思而作則哉。鄙人唯唯、豈敢妄肆褒貶、第就其遺編所載、稍加纂輯。蓋文而弗情、反欺神明之胄。畧而不備、有孤付托之心。若夫爲序爲跋、爲表爲銘、自有操筆衮者在、鄙人何知。郡後學張雲漢識。

姓考

閔宮音、著姓隴西郡。其先世居魯、有子篤者、爲魯大夫、以孝行聞。

氏注

子壽之後、有以壽爲姓者、以字爲姓也。

歷世

謹按、閔子生于周景王十年。實是爲魯昭公之七年。父仲濱爲魯委吏。孔氏遺書。孔子單傳九世。閔亦單傳五世。子沃盈。隱居不仕。九代孫滕避秦。居豐沛間。漢高帝封承祀君。以主閔子之祭。此封廕之始也。

漢明帝諸關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則秋祀之始也。時閔縞爲常山令。靈帝中有閔貢。字仲叔。以奇節著。晉有二十一代孫閔鴻。與薛兼輩稱五雋。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揚承佐郎。孫閔素刺高郵。循良冠一時。梁有求官者。自言閔子之後。試官嘲曰。遲遲華胄。唐中宗朝有閔通。自言爲三十二代孫。除諫議大夫。玄宗開元五年。封閔子汶陽侯。以三十四代孫閔重奉祀勾管。真宗祀關里。命吏官分贊十哲。進封閔子瑯琊公。時有閔衡。閔宜。相繼爲博士。至建炎以後。閔景作傳。有閔瑋。閔英。

元初。大中。有閔本。爲御史中臺。至正有閔細七。爲典籍。閔得真。爲蘇州刺史。明興。永樂末。閔彥成。自江西撫州來認祖。嘉靖四十三年。六十一代孫閔儀。任四會縣典史。具呈請給衣巾。未允。萬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曹公。

會議部院。題請。代孫衣巾。以名學與。時值年衰。准其子爲生員。奉祀。即給。可傳同。先爲生員奉祀。今子姓斌斌。皆有孝友之風。

志畧

郡進士蓮池周越志曰。閔子宿產也。今村名閔子里。俗傳卽其初度之地。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冬月衣之以綿絮。獨以蘆花絮衣閔子。父使御車。失鞭。責之。終不言。徐察知衣單體寒。而手僵。故失鞭。將逐其妻。閔子啓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小兒天性孝友。故其情辭懇切。有足感動觀者。父感悟。妻不得遣。卒亦化爲慈母。撫愛三子均一。其母漂處。今洗絮溝。是壽林之麓。地名沒綿賢兒。乃其兒時嬉遊處。後去兒。只稱沒綿賢。尊之也。及長。適魯學道。師孔子。爲聖門高弟。德行並顏淵。爲四科首。孔子嘗曰。孝哉閔子。壽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正與小兒孝友事相表裏。季氏使爲費宰。閔子爲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夫費。季氏之私邑。顧史近費邑。且將伐之。閔子辭費宰。可容在汶上乎。宜其去魯。



返宿早見而豫待之也。辟地來歸門弟子率從之。故寧抗顏作之師。無寧謫身為之宰。至於卒老於宿焉。宿北八十里。烟村百餘家。是卽閔子里。背負羣山。面臨一水。金光素題宿云。山勢西來連汴泗。河流東下接徐邳。而此地據有其勝矣。振古鍾靈毓秀。挺生賢哲。非偶然也。今爲閔子鄉焉。其東南爲閔孝鄉。其東爲孝義鄉。而西南爲仁義鄉。其間有曬書臺及洗硯池。山梁一爲閔子橋。郵亭一爲閔子鋪。亦爲閔子集。字其山曰壽山。山之西隆然一壠。閔子正丘首。載衣冠塚也。其壘然者。閔氏父母兄弟諸塚。又其南歲時伏臘。村人奉祀者。閔子祠也。老木槎牙。粉牆竹色。祠則古矣。成化丙午。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聖膏至閔子里。陋其祠宇弗稱。乃命萬侯改作之。復置祀田八百畝。租供祠事。故其創建祠堂。春秋祭享。實自此始。至今秩之祀典。而祠事益嚴。弘治己未。宿守泰和曾侯顯祭閔子祠。其文畧曰。惟舜聖神。惟閔賢哲。均處逆境。孝友惟則。然閔歲既久。祠宇將圯。日就傾圯。嘉靖丙申。會巡按御史薛澤蘇公祐屢蒙恩恤。祠

下。見而太息。遂徵州之長武芝川應侯照。青山余侯鍾徽而新之。規制壯麗。絕勝于前。詳見宿志。祠有記。其一都給事南山城公賢撰。其一學臺北江聞人公詮撰。記稱閔祠所關教化之重。大旨畧同。名言也。然志述于記作之後。非敢異也。不得已也。越世家宿之閔孝鄉。嘗遊覽閔子勝地。見鄉人之指示。曰。故老之傳說。歷歷皆足徵。而宿鄉蕭縣亦有閔子村。豈是村昔本宿地而今爲蕭歟。抑閔子僑居於此。久而成村。如舜所居三年成都。聖賢孝友同。而過化亦同也。然歷城閔子墓。李漢陽作祠。蘇頌濱作記。歷城非魯耶。曰。宿有閔子塚及閔氏諸塚。魯人則指一孤丘。訛爲閔子墓耳。無左驗也。宿有閔子古祠。魯自趙宋創作祠堂耳。前此未有也。宿有閔子古跡。特書而足。魯則寂寥無聞耳。歷城僅有一墓。又其廋者。李蘇祠記皆失真也。然則家語謂閔子魯人。亦非耶。曰。論語記閔子辭費宰。閔氏門人之筆也。家語記其爲費宰。孔叢子之誤也。則閔子魯人之誤可知。按宿舊志云。閔子宿人。因家諸魯人之誤。求之不得。乃謂宿屬青州。昔



魯地、舊志亦誤。宿屬徐州城、魯屬兗州城、青州齊地、
 兗州魯地、宿皆不與焉。閔子宿人何疑。且蹇叔宿人、
 應穆公之聘、西事秦耳、未聞其爲魯人也。閔子宿人、
 慕孔子之道、東遊於魯耳、而可以爲魯人乎。今跡其
 道德孝友之懿、足以植綱常而培風化、宿人到今受
 其賜、而世祠之矣。至于舉天下世世配享孔子、此則
 大道爲公、不獨一宿也。顧宿乃其水木本源之地、不
 可無志。孟子有言、予豈好辯。子不得已也。此固述志
 之意也。志旣成、閔子復起、當是吾言矣。庸非千載一
 快哉。閔子名損、子騫其字、春秋宿國人。蓋宿風姓、男
 爵之國、而閔氏則其上著云。閔和諸譜、姑志此以待
 後之學者。

校記

①初：疑當作「至」，或下脫「至」字。

②不得：疑當作「得不」。

閔子世譜卷之二

里居

按家語閔子魯人。卒。葬歷城東五里。見於蘇子由齊州廟記。後遂以閔子升宿人。竊詳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魯地。故家語以爲魯人。今宿東北有閔子鄉。閔子集閔孝鄉。孝義鄉。閔子祠。祠後閔子墓。墓後東西二小塚。是其兩弟。墓左有壽山。墓右有洗絮溝。曬書臺。祠東有洗硯池。山之側有摸兒寒。山之麓有沒綿賢。祠西南曰兩子山。祠東曰姚婆山。祠南二里許曰閔子橋。天下有其實而後有其名。不然寧有假合之迹。而可以傳不朽者乎。其爲宿人也明矣。攷之徐州志。閔子墓在蕭縣東南閔子村。按宿與蕭南北接界。閔子村與閔子鄉僅隔一山。而壽山東北爲蕭之黃山。僅一里許。蓋基本宿。而蕭亦志者。近故也。今將近墓山川次序如左。

閔子祠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鄉壽山右。歷代有祠。燬于金元之亂。子孫南遷。洪武四年。有閔楨。閔緯自江西來。

認祖未果。募傭甃石封墓而歸。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聖命知州馬公本重建。屋總十間。石門一座。嘉靖丙申。御史蘇公祐按宿。謁祠愴然。乃命知州應君召卽撤而新之。正堂三間。東西兩廡各三間。前堂三間。堂左右耳房各三間。東爲宰牲所。西爲庖厨所。儀門三間。脚門各一間。門外碑亭三座。碑二座。正堂前碑三座。櫺星門一座。對門稍東有井泉井。東門一座。歲久復圯。萬曆十九年。巡按御史高公舉命知州陳公條復修。巡按御史曹楷萬曆二十一年。命知州復脩。煥然改觀。正堂增其巍巍。前堂修於侍

御王公九敘。甲寅。建坊於鹽臺謝公正蒙田上祀典。俱詳于譜。舊無神主。儀像宛然。誌以詩云。萍踪航海。避●戎。誰念諸陵在汴中。自是龍舟人不返。先生依舊坐春風。

閔子墓

由祠堂西廡北便門行數武。東轉復數武。拾級而升。枕門突兀而陵層者。閔子墓也。墓前占碑。蒼翠欲滴。大書曰先賢閔子塚者。楊侍御也。祭畢而必及墓者。

示拜掃也。墓巔平潤、畧畝許、松柏蒼葉、翳天蔽日、攀
踏足髮、有風濤氣者、墓上四時也。墓後東西隅、兩小
塚相望而從者、兩弟墓也。墓外砌石爲城、城內約十
畝、多植蔬果者、供饗食也。城外荒墳累累、不可辨識。
墳外岡巒若起若伏、若拱若峙者、閔氏塋也。誌以詩
云、萬古泉臺有弟從、遐思友愛尚雍雍。吾人不負春
縫愧、方許登臨問甃封。

壽山

在祠東百餘步、石磴巉巖、最巖而躋、上

三處

各畝許、遺有瓦礫、蓋昔亭臺廢址也。傳聞山多松柏、
望之蔚然。金兀朮南侵、恐設伏其間、削伐焚燬、山爲
之赤。近有典守嚴禁樵牧、周迴草樹漸就蒙茸、即閔
子舊廬、故得名焉。誌以詩云、桑田滄海幾紛更、惟有
壽山不世情。地主從他青白眼、可能容易掩聲名。

洗硯池

在祠正東、有止水一渦、深而黑。又按所引洗絮溝活
水、由祠饒門外、正門內甬道中、寒洞西流而入大溝。
世傳閔子於此洗硯、故名。經今恒寒、無復潑潑聲、致

令古蹟沒滅、是亦奉祀者之責也。誌以詩云、洗硯池
承洗絮濱、帝賜一浴一番新。墨雲賺得蛟龍起、散作
甘霖大地春。

曬書臺

由祠西南溪行二里許、歸然高、鬱然茂者、曰曬書臺。
臺平潤、可二十餘畝。中爲蘭若、豐碑古木、傑閣幽榭、
不知何代所創。臺東有井、不知何代所鑿。比丘不飲
其水。臺東洗絮溝、自東北而環繞。臺西泉水、自西北
而抱絡。水經臺前石梁下、東與溝水匯流入淮、浮屠
冬夏賴之。豈閔子嘗曬書其上歟。誌以詩云、今年重
到曬書臺、聞有人從汶上來。寄說諸書俱不曬、常將
印板日邊開。

洗絮溝

發源於祠西北半里之平原、萬泉湧湧、久雨彌盛、早
亦不涸。故道自祠後引至東壽山下、約百餘步。南
折又百餘步、至祠東、再折而西、與洗硯池水匯、經祠
內入大溝。灣環曲抱、至臺東、與西泉水合流入淮。居
民資其灌溉。洗絮者、洗滌蕭絮、恐父之再見而復其



心也。誌以詩。洗絮當年意若何。尚留遺跡在山澗。塵纓不敢臨溝洗。怕有神龍爲護呵。

摸兒寒山

從祠西南行四里許。曰寒山。其下平阜處。昔傳爲摸兒村。當子審執紼。凍仆臥地。其父不知其寒。比杖之而蘆見。然後垂涕泣而摸之以手。故名。誌以詩。慈父摸兒尚有村。嚴寒摸罷幾消魂。但留母在兒無恙。便著蘆英也是恩。

沒綿賢山

俗傳閔子兒時嘗偕二弟遊憩於此。二人各說才。未之曰。此閔公三子沒綿者。當是賢也。山在祠南五里許。與兩子相越二百餘步。蜿蜒扶輿。磅礴而滂。鍾爲靈秘。徵斯人。吾誰與歸。誌以詩。稱賢豈爲沒綿起。纔說沒綿人亦憐。假使三子俱挾纊。爭教夫子不稱賢。

兩子山

自祠越隴書臺石橋南行二里許。則兩子山也。州志誤作梁。當年或率作。或析異。兩子居於其下。故名。然

亦無所考訂。山亦不甚高。亦無佳木奇卉。唯是遠望。似踞似踞。相對寒山。有拱向之勢。誌以詩。兩子名山事若虛。寄岡草樹悵離居。自從底豫相忘後。願作南屏護舊廬。

姚婆山

爲閔子後母姚氏而名之也。後有居近是山者。納繼室亦姚姓。既賢且慧。撫前妻二子不異所出。比二子貴顯。感其恩而諱其姓。更名曰趙婆山。古蹟昭然。似得徇私情。爲存滅也。誌以詩。慈母心同日月明。片雲翳蔽轉頭更。山靈不耻留名姓。還有蒲麻照例行。

閔子舖集

是爲閔氏雲仍世守之家。丁口田宅最勝於皇宋仁英神哲之朝。建炎多難。星散殆盡。再經革命。田宅或沒于官。或侵于民。當閔昌運宿。已無憑據。迨皇明洪武二十年丁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圖其方圓。次其字號。悉書王名。各步弓丈量。號爲魚鱗冊。爾時閔氏逃遁者未歸。赴愬者無狀。閔子一集。無由規寸土矣。集用至新豐十里。北至祠堂五里。誌以詩。故園寥

落主人非蹤跡脩然丁令威。繞樹月明三匝去。新豐舊市典春衣。

沙門寺

在祠東北七里許。蕭縣大黃山之谷內。由驛山南口東北行。四里之山麓有井。冬夏不涸。再轉數十步有洞。洞口可容五六人。窺之正黑。內石勢東頗。投以小石。其響之越激。良久至底乃已。越山徑北。小路不堪馳車馬。轉入轉折。幽深閑寂。西復有山。接小黃山之脈。東環而南抱。羣峯疊嶂。圍繞其外。四壁如削。不可捫攀。谷若城形。其中爲岷。爲嵯。爲巖。長松古柏。蒙絡蔽帶。參差披拂。約四五十畝。古剎存焉。附近居民有閔泉凡三。避其地。而後有九華之役。嗣是趨附者日衆。金人南掠無所得。望烟火從山谷中索之。盡屠其衆。後遂訛傳爲殺人寺。寺今丘墟。狐兔所噪。有樵蘇陰翳。至其處。間有於邑聲。豈山靈有遺憾歟。誌以詩。禮樂能全陳蔡日。干戈不保宋金時。曾孫此後從。爾渡雅有歸周抱器思。

聖人場

在祠西北十五里。羣峯環秀。高削不可攀跡。尋幽者舍騎躡蹻。周折潏回二里許。至其處。草樹凄迷。不見宮室。其間皆爲雲窟。時吐雲霧。接重霄輒雨。有止泉。方圓濶丈餘。深三尺。清冽如鑑。巨石覆其上。古桐一株。扶疎輪菌。約數圍。不計年代。西北里許。又有曬書曬藥場。其間惟石巉巖。奇花異卉。山禽野鹿。莫能離縷。前殿三間。安置孔子有像。不知何代所設。四配僅存其二。不知何代所毀。後爲古剎。曰雲居菴。屬徐州蕭縣治。按蕭誌。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子貢山。宿治東南。十里有子路湖。各相距七八十里。蓋一時仁賢挺生于斯。亦遨遊于斯耳。誌以詩。亂雲堆裏聖人場。踪跡千秋亦渺茫。惟有窰山猶北拱。可知洙泗觀龍光。

孝義鄉

在州治東北九十里。歷代忠臣孝子。節婦烈女。不絕其最著者。則太學生張體恒。張氏姑侄。皆十八歲死節也。誌以詩。孝義名鄉不計年。諸人代起續前賢。流



風百世神於使，方寸由來共此天。

閔子橋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與閔子輔北四十步許。橋爲古址，不甚闊大。山水衝突，往來病涉，圯而再修。越橋有小山，立泰山行宮。傳周唐宋時爲閔氏家廟，歲時伏臘聚族人于其中，蓋閔祠之南屏也。迤邐入村五里，誌以詩：玉龍倒影入寒潭，車馬匆匆等逝湍。千載無人題此柱，往來只與斷碑看。

閔子鄉

在州治北三十里。

閔孝鄉

在州治東三十里。

尊賢集

在祠東南百餘步。

花池寺

在城外東南二里許。舊爲閔子祠，今廢爲寺。遷建于東關敵樓外，官道北。正堂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大門一座，照壁一座。往來使車多有憑而弔之者，扁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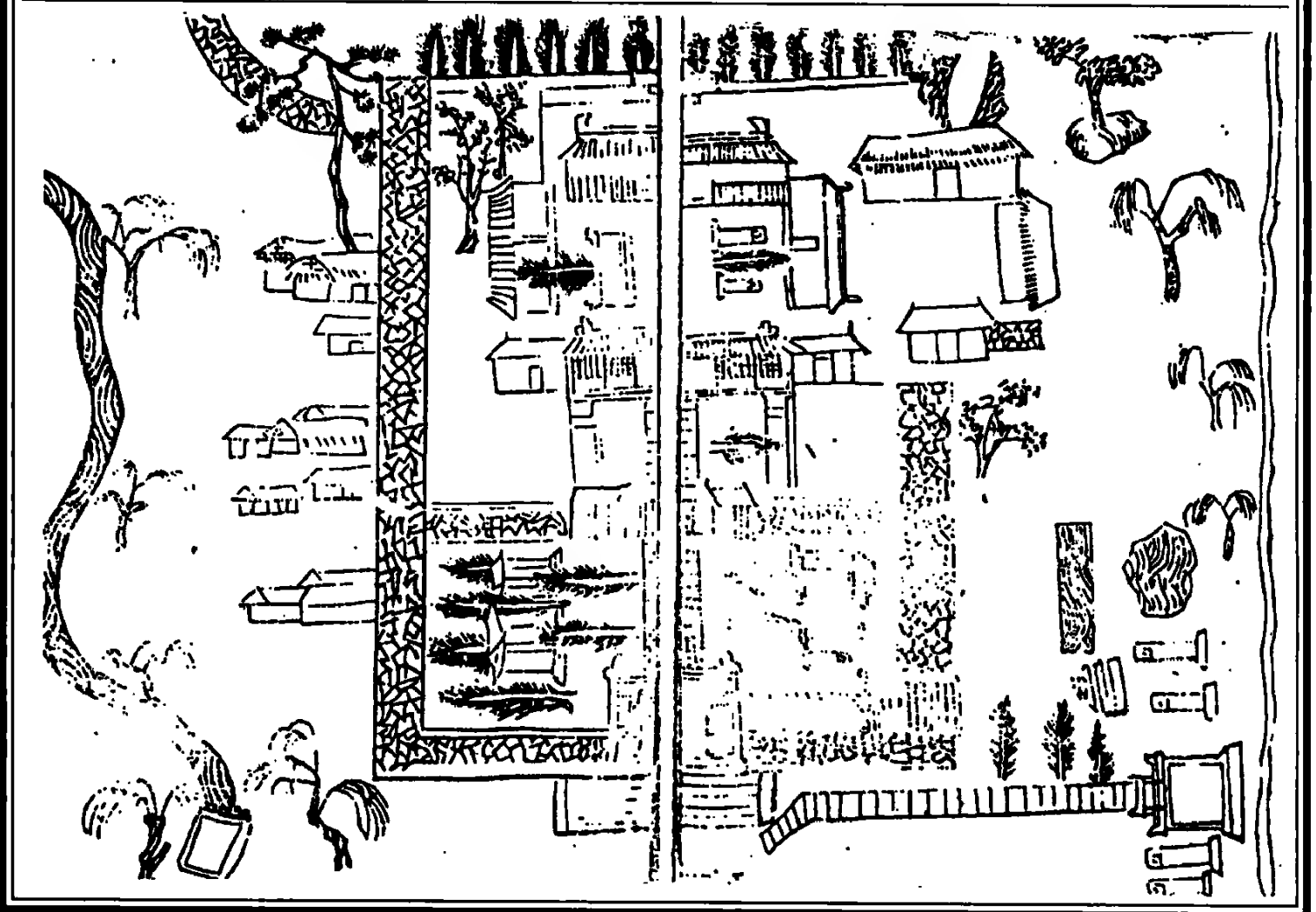
曰閔子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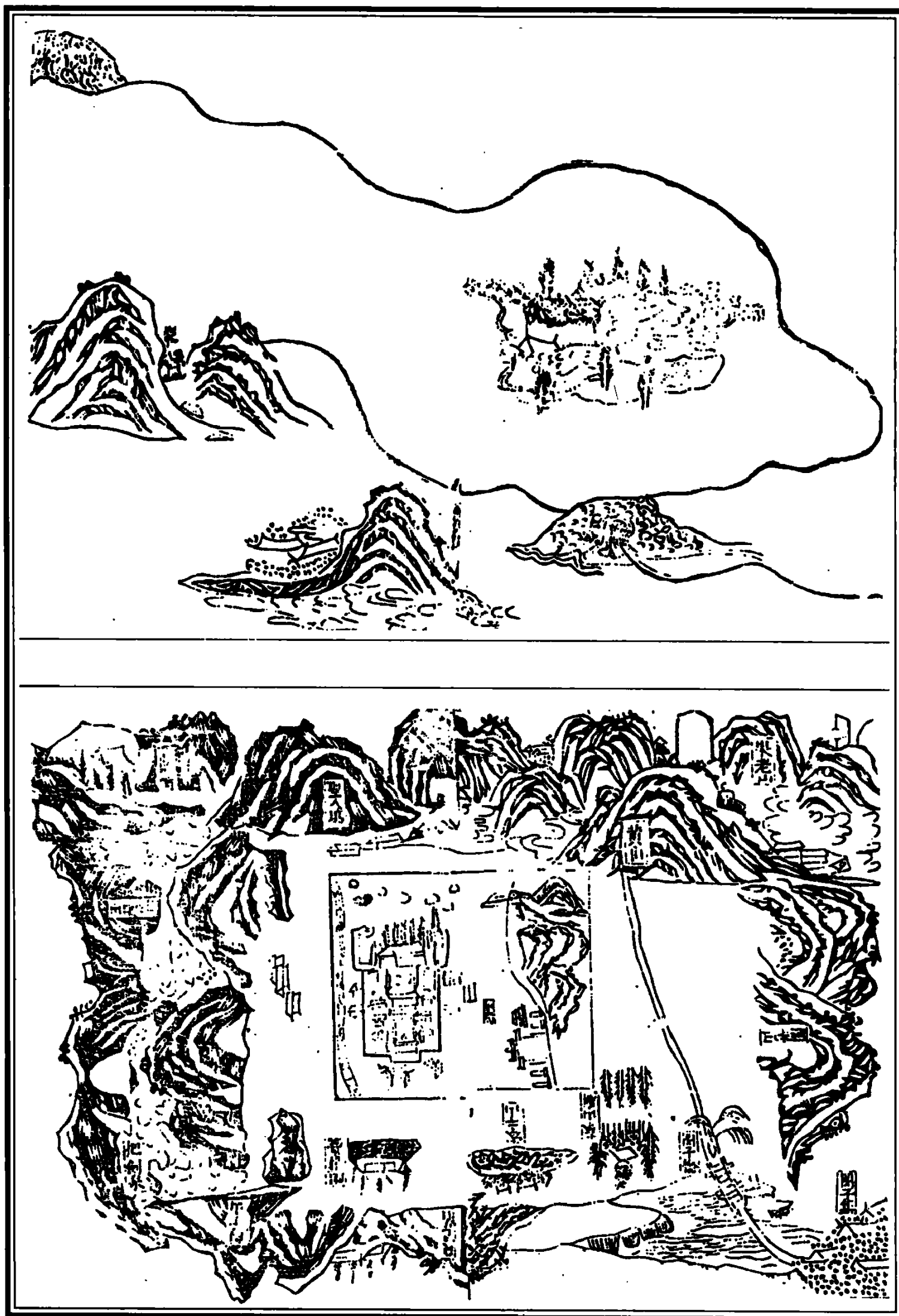
評曰

參天貞幹，不植旄敦。擊水巨鱗，不產蹄涔。地靈人傑，理不誣也。余流覽嵩山龍脉，自西北討回東南，萬峯攢秀，或踞或立，或仆或欹，迄穴靈谷，綿亘幾百里。祠之左右，堆阜突兀，流泉澎湃，邇延野綠，遠混天碧。用是問氣所鍾，篤生大賢。乃知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理不誣也。若曰賢才不擇地而生，則將相不宜屬山之東西矣。

附里居圖

考闕里誌先聖殿宇墳墓俱有圖文以紀事。圖以昭象亦倣其意募工滌墨後之展讀者當亦低徊回折不能去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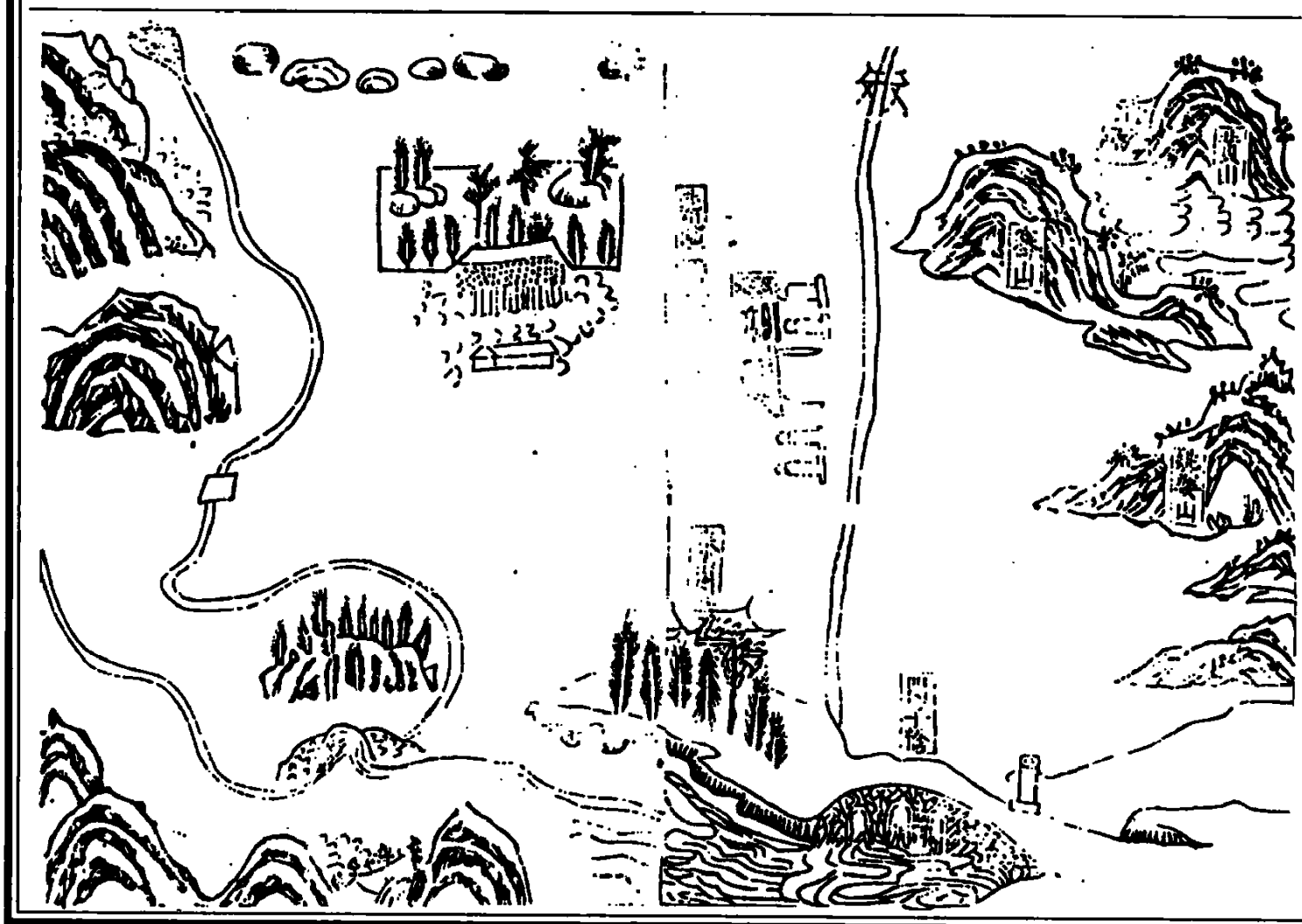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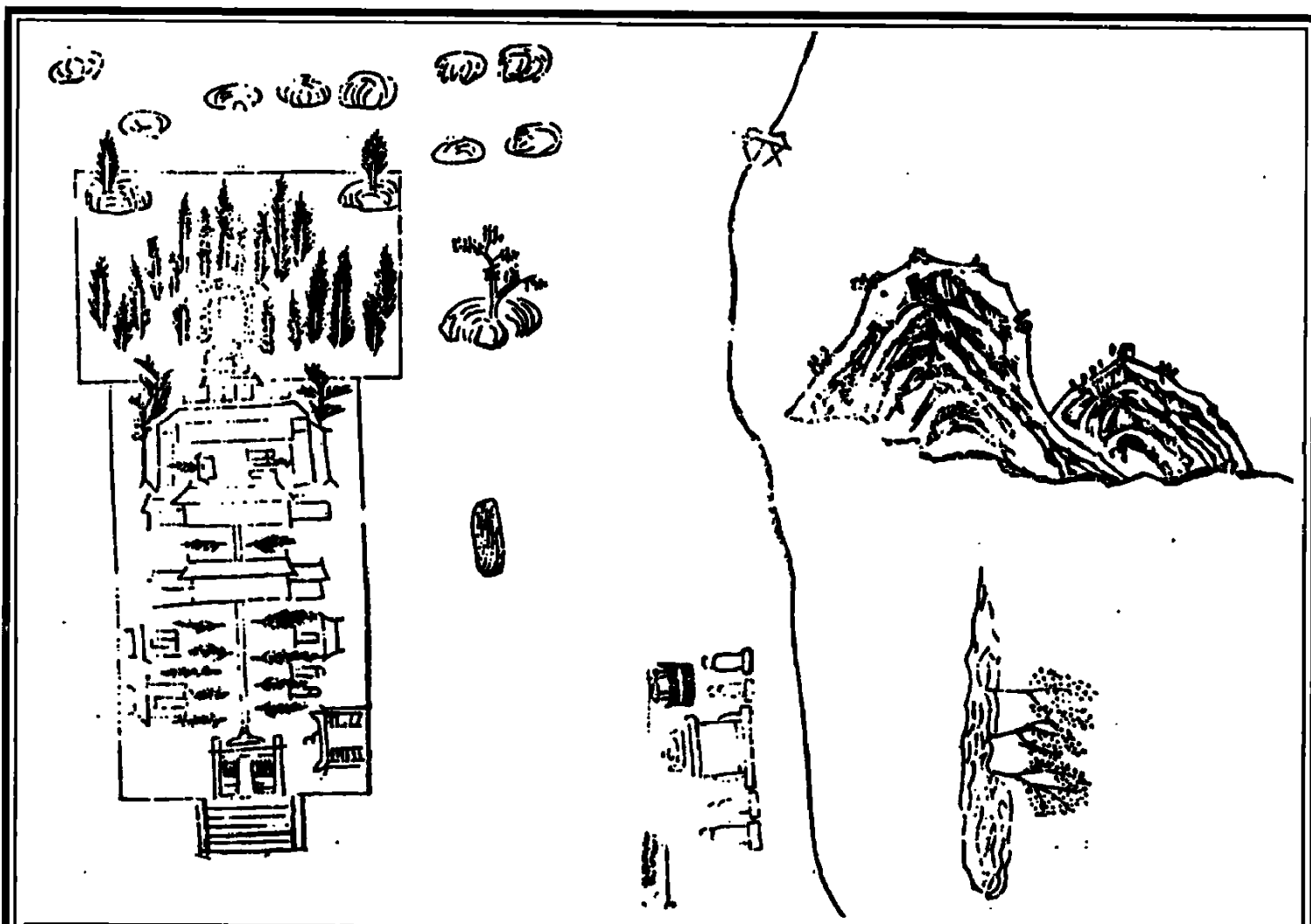






儒藏

関子世譜 卷二



閔子世譜卷之三

特傳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棉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于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胃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子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長府之役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又嘗稱其孝謂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及居

親喪三年畢見于孔子與之琴瑟以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觀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孔萊子載孔子在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喟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者猶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韓詩外傳載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業

附圖像





像贊

在昔侍側所云關關是何如聲何如光耶唯吾夫子
鑒之在上諸弟子悉之在傍乃今儼然見彌而享億
萬年之俎豆者豈猶然在函丈左右之行歟何歲歲
見春山媚而秋山肅春雲碧而秋雲黃嗚呼凡觸予
耳目孰非先生之德行數爲先生之文章予生也晚
不獲親奉杖履庶幾少長在先生之鄉春秋祭先生
之堂

後學任柔節撰

冒寒執轡



罔子十餘歲當冬月嘗爲父御車繼毋衣以蘆絮身
寒手僵故失轡父責之終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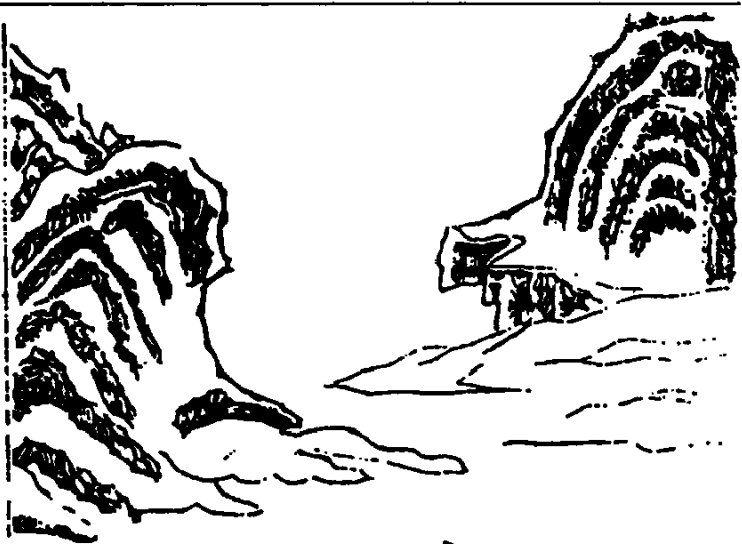
儒藏



受憎殊情



閔仲濱爲范邑委吏娶於畢生子閔損三歲喪母繼娶姚氏生二子損兄時承歡母膝下與二弟嬉笑不異生母母視之則有異矣。



片語回天

閔仲濱當閔損失勒而以杖策之衣蔽簷見摸其身冷大慟將逐其妻閔子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蓋言天下婦人皆有痴心再娶彼繼仍是此繼也父悟而止母亦化爲慈愛三子均一焉。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某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某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某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疑此卽侍側時問問氣象。

辭富娶貧



孟僖子之子南宮敬叔與損同門受業，雅欲以女弟妻之。屬漆雕與如道意，損辭曰：敬叔卿家而厚于賂，乃能如學，以重于諸侯。且而彼貴德而我賤貨，不亦善乎？竟納公冶氏之貧女，賢而多助，以成始終之大孝。



儒藏

侍側閔闇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孝無間言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汶上清風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服官問政

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御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御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



無敵

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統道。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文。六官在手以爲綱。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九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言必有中

梁人爲長府。閔子爲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餘哀未盡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儒藏

公侯折節



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業。

列傳

春秋

閔子篤

閔子篤。字篤父。爲魯大夫。以孝學聞。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教季孫公鉏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怯居官次。昭公十八年丁丑。論原伯魯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按史記世家。昭公十七年丙子。孔子年二十有七。則子篤於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從政。至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長孔子四十餘歲。是爲閔子之祖乎。從叔伯乎。不可知也。

閔仲濱

閔仲濱。字仲子。爲魯委吏。持正不阿。娶于皐。生子損。蚤逝。繼娶姚氏。生子二。曰革。曰蒙。

閔沃盈

閔沃盈。損之子。公冶氏之所出也。子壽以其父命名。損而又欲其子忌盈。故名沃盈。盈子固。固之後無

聞。豈七雄擾攘之世、皆韜光以自全耶。
漢

閔膝

閔膝家貧嗜學。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攜家避豐沛間。漢高帝徵時、膝奇之、相與交驩。帝卽位、命有司按其世代、知爲閔之九世孫、將官之。不就、封承祀君。王閔子歲事。據孔叢子遺書所記、九世孫偃、閔氏家傳曰、膝子知就是。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惟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同郡周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閔蘊

閔蘊爲常山令。

晉

閔湧

閔湧、與薛兼輩稱五雋。張茂先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陽承佐郎。閔之二十一代孫。

閔素

閔素、湧之子、刺高郵、有節良聲。

唐

閔通

閔通、除諫議大夫。閔之三十二代孫。

閔璽

閔璽、玄宗開元五年、以閔璽奉祀春秋勾管。閔之三十四代孫。

宋

閔衡

閔衡、爲真宗祥符間世代。五經博士。閔之四十四代孫。

閔宜、于仁宗朝傳衡五經博士。閔之四十五代孫。

閔英、衣巾奉祀。閔之四十六代孫。

閔琦、世襲衣巾。閔之四十七代孫。

閔杲

閔杲爲本祠奉祀。散官正八品。高宗建炎三年。金師奄至。宗廟失守。家史、禮樂祭器俱罹兵火。携家避難九華山。有別傳。爲閔之四十八代孫。

閔昌

閔昌折節讀書。蕪湖名士陳公令妻以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常與青陽隱士陳清隱、楊希顏、方天和友善。有詩相唱和。具別傳。是爲閔之五十二代孫。

閔居正

閔居正。閔父少子。與兄居易生而善射。恭宗德祐元年。詔天下徵兵勤王。居正以善射在籍中。屬知江陰軍鄭端。端在途。深念大賢之後。常召至帳下。與語。曰。第勞王事。必不至爾失所。比至江南。推薦于常州統制王安節。爲甚。實深相禮重。時伯顏會師攻城。居正助安節血戰。嬰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城破。伯顏屠其民。來執安節。居正爲保家屬。引弓射之。從者叢聚刺死。安節至帳下。亦不屈遇害。

元

閔本。元初。大中爲御史中臺。

閔細七。至正初爲典籍。

閔得真。爲蘇州刺史。

閔楨。字子幹。治岐黃術。隱居不仕。值運將終。中原鼎沸。自九華遷臨川。是爲閔之五十六代孫。

明

閔彥成。楨之子。國初始回宿州。謚祖。是爲閔之五十七代孫。

閔思政。彥成之子。于大順八年復業。歲奉閔子祠春。秋二祭。修葺垣宇。種植樹木。是閔之五十八代孫。閔儀。任四會縣典史。有膽畧才智。苗夷憚之。何籍。屢以祀典呈請恩恤。未經詳允。是爲六十一代孫。



明朝氏

內珪、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清節著聞當代、是爲閔之六十代孫。

閔如霖、烏程人以進士仕至禮部尚書、一時歎爲無愧寅清。

閔夢得、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閔洪學、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閔齊伋、字遇五、烏程人。博學好古、著評今古書甚富、

選工鐫板、丹黃校正、迄今猶競傳閔坊云。

閔廷甲、字翼虛、湖廣蘄水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尚

寶卿。過宿謁祠、認祖、輸銀修祠。

閔度、烏程人。崇禎戊辰、通政使司觀政進士、有疏上

請異母二弟同祠、更請五經博士奉祀。蒙

聖旨、着該部咨行。

校記

①世代：疑當作「世襲」。

②初：疑當作「至」，或「初」下脫「至」字。

閔子世譜卷之四

祀典

世之殊勲茂德、血食來禋者不乏、未有若閔子、生於斯、長於斯、葬於斯、食報於斯者也。閔子往矣、至今入其境、曰此閔子鄉也。此閔子里也。此閔子集也。此騫山也。此洗絮溝也。夫并里社山川皆閔姓矣。余博觀宇宙、遞廢遞興、改步改玉、指不可勝屈。都會幾經雄麗、陵寢幾經森嚴、宗廟幾經整飭、全盛須臾、翕忽滅沒、有如此悠久否耶。譚者謂其世系不甚顯赫、夫顯赫、無踰德位時三者而已。以德則堯舜之精一也、以位則素王之羽翼也、以時則與宣尼於萬年蒸嘗若新也。俾後人指其子若孫而曰、是神明之胄也。塵世浮華、能當汶上之一時哉。

漢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主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此祭孔子弟子之始。

唐

玄宗八年、李元瓘言、孔子廟以子配、其像立侍。禮

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雖立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需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不需配享之餘。聖訓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此閔子從祀之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閔子為黃侯。此閔子加封之始。

宋

真宗祥符三年、加封閔損為瑯琊公。
度宗咸淳二年、改封閔損為費國公。

明

宣德皇帝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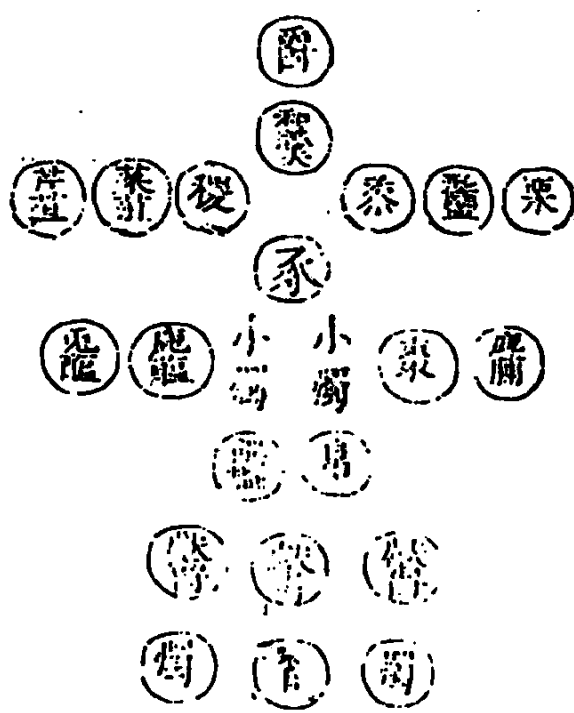
世宗皇帝嘉靖九年、改稱閔子、從大學士張璁之請也。

祭典



藏

關里志十哲陳設圖



獻官拜位東西各一壇

按關里志十哲祭品視四配止少一豕首其圖可披也。本州祀典不知遵承何代每歲春秋雨丁祭後的於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黎明州官壹員率生員奉祀十二名赴治城北七十里閔子祠內行釋奠禮。品物供自祭田田租徵於佃戶其子孫先期羅列務在精潔而虔誠年久佃戶乾沒祀事不興擇其族人愿愨公廉者王之歷任賢守牧多方增置祭田則明禮可恃以弗墜矣。

本祠創置祭器

牲俎三對 漆盤一百 簋

木豆六事 錫壺十件 磬

磁器三百 錫燭臺四件 鼓

酒樽四事 鹽盤菜一具

磁爵三事 果遠四事

爐鼎一副 祭案十張

先是本祠禮器盡灰於火置盤犧象子孫尚未識其形大約新製之器成禮而已不敢妄擬也。

本祠勅右祭品定規

閔子孔門高第德行與顏子並非特一時之豪也。前賢守以宿為故里就基立祠以風世教每春秋丁後命教官詣祠致祭如釋菜禮慮久而廢乃置圭田三百畝募民佃之歲納租銀十二兩于學以供所需。百凡豐潔以無媿于盡敬產物之意。邇來佃夫逋其租而不輸之學本學分其有而不責之義馴致祭品日以衰薄行道之人將且不屑而欲神之格思得乎。余奉祭問之不勝愧念歸告州主林震西公公曰盍為我定祭規以防之務使器有常數物有常品辨祭



者不得任情私減典祭者不得借名窺取。余承準轉議新定每祭合用猪羊果脯燭楮之類估之可費銀四兩五錢且均皆本土所有簡而便欲其可常繼也。爾倘若敢再肆刻剝州有明法必不少貸我儒官復事觀觀則精神困人皆賤之矣他日何顏見閔子于地下乎。謹刻祭規如左以視諸後云。

計開

一祭品

猪一頭重百觔

羊一隻三十五觔

京果四盤

帛一端二丈

糯米三斗

連稱之
價酒

時果四盤

熟食四盤

燂食四盤

熟脰八盤

勢鷄鴨

鴿子三對

猪羊牛肉各三觔

油蠟共四觔

兔一隻

紅燭十對

麥麵三斗

香紙調料

香燭調料

猪羊送州其餘品物半享百生半給奉祀後

人以均神惠。

一禁約

祭之日惟與執事之人在廟供候其餘跟隨人馬俱在公署駐扎不得擅入喧嚷如違聽典祭官朴治再不服呈州問罪。

隆慶元年十月之吉宿州儒學訓導王好賢書。

祭文

宿州知州曾顯撰

舜為聖人公為賢哲後母異弟同符一轍舜行道于當時公流芳于千古舜寓堯于蒼梧公首丘于故土溪山寂靜宇廟深沉一杯拜奠萬古此心。

祝文 失撰人名

孝孚內外名耀今古大夫不仕復聖與伍傳諸父老基于茲土景仰像祠儀刑如睹。

祭田

傳聞洪武四年閔植自臨川來認墳投牒于州守吳公公憐而覈其實皆為軍民所有于是調停至再得三頃餘令民佃之歲取其租以供祭祀天順八年閔思政復業其子孫雖奉香火灑掃之役田之所入猶

屬有司主之。至萬曆二十一年，蒙 按臺曹公批給
閑學，閑可敬兩人領管，又附益以諸臺續置之田而
皆蠲其徭役，則漸復當年八項舊額矣。

續置先賢閑子祭田碑記

蓋萬世而不泯者此道，百世而相感者此心。斯道斯
心，由於天道，道在是則心在是，契是心則契是人。故
美籍有見，寤寐與參，此古今人精神本相貫徹，警于
目，觸于心，自合而有感也。予方燥髮，誦法聖賢，讀魯
論，孔門有閑子者，鄉黨稱其孝而人無間言，季氏之
徵召而不輕試，長府之改作而諷之仍舊，皆詞婉而
意篤，孝友廉介，謀國老成，傳者列于德行之首，尼父
稱之曰孝哉，閑子懿。予景仰休風，躋跡芳軌，雖音容
遐邇，恍若傳心，豈非百世而相感乎。既遊庠序，在弟
子列，得執祿獻禮，周旋于神主之間，間間在目，肅肅
秉心，及其通精胡紳，釋褐成均，而復展拜宮牆，嗣是
備官司空署而董理河工，凡所經營，莫不體念先賢
仍舊之語，而裁度時務，取法多矣。頃承 簡命，整飭
廬鳳兵戎，道經南上，過新豐里，有所謂閑子集者，乃

駐馬徘徊，側身瞻眺，見其兩山排峙，四匝環清，收
縹緲風迴谷應，崔巍古塚，舉梓幽祠，詢其所來，為閑
賢之故里，基於斯焉，為醫者直指高公所重建者也。
予遂振衣晉謁再拜。夫玄珠寂寞，白璧久淪，光在山
川，千古不掩，矧名賢高士，揭日月而壯關河，往者撫
殘編而仰止，茲得遊故里以盤桓，且知此屬宿，而宿
又屬整勅中，也是以嚴勅有司，豐其祭餼，兩置獻享，
以重斯道之意。而聞苦于所出而邊豆不掩，豈所以
谷報名賢而重風教之宜乎。于是捐俸二十金，易腴
田六十三畝，鄰于祠，捐其徭賦，命其後生員可傳光
先者力耕，以供春秋之費，使年年不替，以答明貺。慮
久淹併，乃下徽州守馬君貞珉以載其事於後，自為
之記。

萬曆戊戌冬，中議大夫、整飭廬鳳等處兵備副使、前
工部屯田司郎中常山定齋詹在泮撰。

置田信票

欽差整飭廬鳳等處兵備副使詹，為損公費，置祀
田以隆先賢事。照得宿州北有閑子祠，實先賢盛跡。

本道經臨贈禮、慨然動景行之思焉。詢祀田多瘠、雖垂永久。今查該州庫貯本道公費銀兩尚有餘剩、相應勸支、置立田土、以彰盛德、百世之祀焉。為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動本道公費銀二十兩、委官責令地行、照依時價、易買近祠腴田一區、深立誌界、付本祠奉祀。生員領種、獲收籽粒、以供香火。田邊仍豎石碣、大書顏道副使詹置立祀田字樣。祠內亦須勒石、以誌歲月、以垂永久。置完、將動過銀數、買過田數、造冊申道、人卷備查。須至牌者。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祭田碑

奉直大夫、知宿州事內江鍾應麟捐銀八兩、置黃祀田四十畝、立碑為誌。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仲冬、吉旦。

續置補修先賢閔子祠田記 並地畝坐落

萬曆癸丑秋、予有彭城之役、道經閔夫子祠、拜瞻畢、奉祀閔可傳前而言曰、天久雨、祠多圯壞、請葺之。予唯唯。周回顧、垣傾數武、甍折數瓦、費錢數百足矣。

念先賢篤生茲土、常使廟貌儼然、為茲土重。第小壞則小修而費省、大壞則大修而費鉅、故隨時葺之、便然瑣瑣請之于官、非計也。因捐金置修祀地數十畝、歲收籽粒、備不時之需、令奉祀掌之、仍給印信簿、為記歲收歲支之數、以目侵冒、以備稽覈、使奉祀通傳之、世世無失。即歲稔穰、度支不盡者、積聚之、數年之後、增設櫺星門一座、彷彿宮牆之制、又完其前人之所未備者也。至若春秋祀田、則先子而為之計者、已有餘資、無事此贅疣為矣。因書其始末、並列其地畝坐落、四至及王者姓名于左。知宿州事熊鍾弘。

計開

原賣地主董恒、董世學、董天民、董世某、中人賈文科、其地坐落黃溝崖、南北共計五十四畝、一則地二十畝、二則地二十畝、三則地十四畝、東至董志學、南至大路、西至武監生、北至蕭縣界、糧俱歸除。



校記

①日：當作「口」。

②冒：當作「防」。

閔子世譜卷之五

修葺

祠廟墳墓自春秋來歷朝相沿修葺不廢。明興更擴突之。正統流賊之變。丁回祿。瓦礫堆積。如豆不皮。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聖修。弘治庚申內臺總憲顧公佐修。嘉靖丙申督學聞人公詮修。會侍御蘇公祐按部。暨兩郡雷雨。遂大加整飭。煥然一新。嗣是賢守斯東姚公篋。福建林公雲程。湖廣陳公條。南昌熊公鍾弘前後置田。萬曆壬辰而後。侍御臺植表建坊。高公舉。王公九敘。謝公正蒙皆推特恩。光昭千祀。用勒琬誌不朽。

三院捐修信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 修葺信票。在縣宇丁回祿之變時。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 爲修葺先賢祠宇事。照得本院先因鳳泗之行。道出桃山。瞻謁先賢閔子祠。見石坊欹側。祠宇傾圯。殆非所以崇祀先賢之義也。令行量爲修葺。爲此仰州官吏照牌事理。卽動院銀十

五兩。委差廉幹職官。買磚瓦灰木。將牆垣門宇梁柱損壞之處修葺完固。毋俾刻落。完日冊報。考須至票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鹽臺謝 爲出巡事。本院巡歷該州。檢閱誌書。有閔子祠堂在官道之西。路委草莽。票題未揭。使名賢之舊跡不彰。往來之瞻拜未便。是亦有事地方者之責也。爲此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卽動本院項下贖罰銀五十兩。就于閔子祠旁官道處所。豎立石坊一座。務要堅固。不用雕飾。照依發來扁字。橫刻于上。由此坊而入。墳路一條。徑達祠門。中用磚墁。兩旁夾植柏樹。庶廟貌益崇。而德行之鄉。因之益光矣。如錢糧不敷。酌量再詳。或該州設處共成之尤佳。有餘。卽便以爲修葺祠宇之用。務要留心。本院由此報。

命將觀厥成焉。須至牌者。



感異傳

明萬曆二十一年，御史曹楷捧檄巡歷維揚七郡。月望日，止靈璧公署。丙夜閉書，神氣倦憊，隱几少憩。夢軒袞衣王侯服飾者三人，一居前，二隨後，排闥直入。子降階趨迎，問而後禮曰：「吾周朝孔門閔子騫也。子聞之，輒拜。問子亦拜。問二人曰：「公西綽曰田文。子再拜，二人亦拜，皆坐。子避席執弟子禮，請曰：「夫子尚在耶？其以神顯也，抑爲教不穀來耶？」曰：「將有托于君也。昔吾產于宿，宿治北嶠山，吾之故里，墳廟在焉，代有蒸嘗祭祀。叠遭兵火之難，子姓流離，迄今雖復舊迹，乃草茅微賤，槩不能勑其祀事，若爲宮牆外望人也。似非先朝崇褒之意，寧無慨乎？知君仁孝忠貞，不嫌直陳，肯爲駐節，一惠顧乎？」言已，遂起。子唯唯奉命。遮留之際，爲童子擊燭驚寤，方漏下三更，月明星細，徘徊不能安枕，乃索浴拈香，北向祝曰：「不穀樸陋寡文，奉養無狀，豈料夢寐中得晤大賢，是夫子之神尚在也。可偶見，亦可繼見，所鑒予觀德之誠，貴然降止，惠以德音，則當年洙泗之精神，向之虛憑而漫弔者，

不徒于此生親炙之矣。于是禱畢，齋宿就寢，果夢如前。危坐款譚，辭理幽深，至今宛然在耳。子遂秘而不洩。迨曉，進有司而詢之，得狀，即時發行，經宿州，抵彭城。十七日午至嶠山，謁祠墓，而見賢胤閔學等青衣伏于道左。入而拜畢，瞻其像，則夢中所見夫子也。侍立東西二像，所謂田文、公西綽也。不覺失聲大悼而歎，惜曰：「國家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于是命學等赴院舉呈，當爲題奏，則兩炷豆之光以垂綿遠，國家隆德之義可沐源長。學等具呈到院，發州行查無異，會同三院題請。奉旨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例同儒學優免。且子生平不譚鬼神生死事，乃今而後始信至人死而未嘗死也。然猶恐其誕而不經，故不欲顯告于人。夫果誕也，則六夢之占不宜載之周禮矣。余慨閔子之英爽萬載猶存，其靈異旣不可泯，而一夢再夢，其所以召致之者尤不當泯也，是爲傳。」

上北道尊徐公修祠呈

爲懇恩修祠以崇祀典事。本祠前陳俎豆後枕松楸。世沐蒸嘗時嚴覆露自蒙。

按臺高太宗師率修以來浸久漸圯。闕宇雖存深鎖。半天風雨荒丘不剪。堪眠落日狐狸。慟殊切于冰心。貧莫殫其綿力。近蒙本州熊父母甫置祭田旋遭侵。歲低勤灑掃靡遂觀瞻。何意先賢乃微。

靈寵繡斧親臨唾珠下問。平清風于汶水似憐去國之貧。挹秋色于蘆英便許解衣之煖。遵命赴臺。實威陳捆。知改作之有中。喜仍舊而得新。將地老天荒。北壯忠心于武穆。且聲飛易革。南培王氣于新豐。是先賢嘗有造于後世而。

台臺更有造于先賢也。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縉紳助修姓氏

大學士王荊石先生諱錫爵太倉州人。于萬曆十八年在祠拜祝。輸修葺銀四兩。

大學士張洪陽先生諱位南昌人。于萬曆二十三年在祠拜祝。移葺本州。免本宗糧差。

吏部尚書孫立亭先生諱不揚富平人。于萬曆二十三年移文致書到州。優免丁糧。

巡漕御史唐諱世濟易程人。于萬曆四十四年輸修葺銀四兩。

南京戶部郎中冉芝芳先生諱德升東鄉人。係冉子後。于萬曆二十三年在祠拜祝。賜扇二柄銀五兩。

監察御史逯按蘇松李輸修葺銀五兩。

逯按御史蔡桂亭先生諱才掖縣人。于萬曆二十年輸修葺銀四兩。

整飭潁道副使唐捐俸銀一十兩。置買祀田六十三畝有碑。

逯按御史喬儼我先生諱應甲荷氏人。于萬曆三十二年輸修葺銀四兩。

巡按御史顏心葵先生諱思忠濰縣人。于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憲票爲出巡事。照得本院觀。

感茲土所據地方先賢後裔相應優卹。爲此仰府。府即該府境內應祀先賢後裔查實。動支本院備賑倉稻每各各給三石。以示優卹之意。仰州官吏。



、即便施行。

巡鹽御史徐十洲先生諱縉芳、晉江人。于萬曆四十二年輪修葺銀六兩。

巡按御史王見虞先生諱九敘、肅寧人。于萬曆四十四年移文本州、勸支倉稻、每名給助三石、以示周卹之意。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劉諱興秀、于崇禎八年巡宿謁祠、捐輪修葺銀二十兩。

附馬王諱炳、于崇禎九年過宿謁祠、輪修葺銀八兩。

監察御史張諱懋爵、于崇禎四年輪修葺銀四兩。

淮揚漕撫朱諱大典、崇禎九年謁祠、捐修葺銀八兩。督師副部史諱可法、于崇禎十四年謁祠、三次捐輪修葺銀三十兩。

本州知州晉諱承忠、于天啓四年應、扁曰千古流芳、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張諱文熙、于天啓四年贈扁曰人倫之至、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祐黨、于崇禎十二年巡宿謁祠、贈扁

曰孝友真謨、捐修葺銀一百五十兩。

監察御史姜諱金龍、于順治四年巡宿謁祠、捐輪銀十五兩。

領道副使劉、于順治五年謁祠、輪修葺銀十兩。

翰林院程諱芳朝、受命頒詔謁祠、捐修葺銀四兩。

監察御史崔諱呈秀、捐修葺銀十五兩。

淮徐道趙諱謙、捐修葺銀十兩。

領道魏諱士前、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應薦、捐修葺銀十兩。

知鳳陽府呂公祖諱封齊、捐修葺銀十兩。

靈璧知縣劉諱如綸、捐修葺銀十兩。

都御史周諱亮公、于順治十一年謁東關祠、捐修葺銀四兩。

巡按御史劉太宗師諱宗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過宿、謁東關祠、捐修葺銀二兩。

鳳陽知府李老公祖諱以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謁祠、捐香燭銀二兩。

閔子世譜卷之六

官生

世襲奉祀始末

按洪武七年命修闕里仍設孔顏孟三氏學教訓族人十八年冬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卽命釋之設令未必聞或至不虞是豈禮先賢之意哉景泰朝二年特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博士成化朝元年釋奠賜孔顏孟三氏襲十一月各給篆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各一人入國子監十八年十一月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令有司如數給之弘治六年命江南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祭田五頃至衛州孔子廟祭蓋友端之後守臣爲之言獨閔氏昔在宋世閔昌以八品散官奉祀本祠後竟無稽豈列聖眷顧獨遺閔氏哉蓋避難以來子孫微弱無因至前君門萬里遂成缺典耳先是督學司馬公聞人公中郎總憲顏公皆名世鉉

卿後先相繼鼎新祠宇卒未嘗重俎豆以冠裳者至侍御曹公感異夢千萬曆壬辰四月按部來祠凜然若親炙其德行愀然若惻世其單寒引孝肅武穆之例奏請得當以衣巾生員四名世襲奉祀嗟乎服章於身輝騰于廟曹公豈獨有造于閔氏真有功于聖門矣今刊徽文批註之始終俾後世知恩所由被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本院觀風徐宿往來閔子祠下見兩青衣伏迎道左入謁而出進其人問之始知爲先賢閔子後裔族有人二十餘丁而兩青衣爲長每春秋舉祭則兩青衣以布韋主之似非所以重祀典也因思閔子爲孔門高弟與聞一知十者同科今顏氏之子孫國家不惜名位世世官之而閔子之後裔乃斬一衣巾而不與若之何風後之學者使景行先哲哉查得此中在淝水則有包孝肅公祠在彭城則有岳武穆公祠皆有奉祀生員崇德報功于禮宜爾也固無論其象賢與否似不當隆于彼而獨殺于此也牌仰本州官吏作速查議明妥應否或有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限十日



內報奪毋得遲違、須至牌者。

直隸鳳陽府爲恩賜興賢事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 批、據本州閔子鄉人閔學等呈稱、始祖子騫宿州人、歷代沿流、血食不乏。高皇建廟、勛田供祀、州誌家譜見存。正統年間、流賊作亂、遭焚無遺。嘉靖四十三年、有父閔儀任授四會縣典史、回籍呈州、請恩恤、未經詳允。近蒙 天臺委署印通判董重修祠宇、春秋二祭、比照岳武穆、包孝肅例、請給衣巾生員、供侍祭典、以先後世等情具呈。蒙批仰州查報。蒙此擬令行查。爲此合行帖仰本學官吏、照依先年事理、卽查先賢閔子祠廟建于何年、額設祭田若干具呈。閱學等是否後裔、有無譜文可據、伊父閔儀彼時有無具呈、行學結勘、未詳卽今應否給賜衣巾。文到、作速查明、具結前來、以憑查等、轉報施行。須至帖者。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宿州儒學廩增附生員丁際可、陳廷賓、梁必遇等呈、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奉本學帖前事、仰本學廩增附生員丁際可等速查本州見祀先賢閔子卽今有

無後裔、應否比給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作速查明具結呈學、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查得閔子鄉人閔學、閔可敬等原係先賢閔子後裔、見有歷代譜文可據、堪給衣巾。時因年衰、准于承襲、崇德報功之義伸矣。今蒙前因、理合回報施行。須至呈者。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可傳侄光先該州既查係先賢後裔、准給衣巾、復其身家、在冊丁糧、俱准優免。此繳。

督學察院給 批。據本州申前事、閱述先准給示中。

丁丑釋褐爲

先賢子壽請世襲五經博士疏

通政使司轉政進士 臣閔度謹奏爲

聖明孝治特隆先賢基祠未副敬遵

列祖崇四氏之典仰祈

皇上聿昭同德之仁懇

勅覆實舉行崇萬古道德之報端一代忠孝之範以
受先賢以光後禋事。

直隸鳳陽府爲 聖明孝治特隆等事、蒙兵部袁

劄付該蒙撫院朱 劄付前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通政司觀政進士閔度奉前事內

稱、竊念臣家傳祖訓、幼讀詩書、叨沐國恩、不啻累

世。臣復以卑庸下士、漫忝通籍、僥思承家之孝、正

在事上之忠、苟念營趨、盟心屏絕、倘無關臣子大

誼、聖賢缺典、何敢率爾遂陳。惟是事有出于萬世

人心所同然、又恭逢重道崇儒、孝治天下、不世中

興之聖主、而于微軀、則尤有本木本源之至意、且



又屢次躬身展禮、目擊淒涼、心懷隱戚、十年猶然、一日有借、所不敢不竭誠于我

皇上者。臣系出大賢閔損之後、宋以前居汴、嗣有什宋、任將仕郎、徙居干湖、遂爲浙之烏程人。乃先大賢閔子基、則在于今直隸鳳陽府宿州七十里。臣十載前、借道出宿州、每齋宿謁拜、祠宇湫隘、俎豆闕略。本州守基子孫、僅給令衣巾奉祀、不足爲禮容。而先賢于德行之科、則居復聖顏子之次、而諸賢皆不得先。今在崇祀之列、則居聖廟十哲之首、而諸賢皆出其後。臣不敢旁引、謹述其著見于論孟兩書及傳註者。如躬至孝之門、則父母昆弟無一間言。非義之位、必在汶上、無奪其節義。舉其氣象、侍側閔閔、則中和而剛大。察其言論、長府仍舊、則有言而必中。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已識其同量。閔子、曾子、數人而已。程子必表而並稱。所以四配追尊稱聖、而宋室增封閔子、當時贊辭、重加幾聖之褒、則甚矣。先賢于顏、曾若是其班、而有所以隆顏、曾似不應略閔子。且臣嘗攷閔里誌、

高皇帝初年、思顏思孟三子之廟、而建立三氏、教、叔、司、彼其時尚未及曾子、孟子、顏子、子思三子之基、歷代封樹、表識不忒、而曾子之基、至成化元年、山東守憲始上言、嘉祥有銘、備曾參之基。洪武初年、曾基、尚無攷聞、故廟學皆闕如也。使洪武初即得曾子基所在、高皇帝豈靳崇祀而必俟之後世哉。則甚矣。聖門高賢之基、誠帝王之所甚重、而致崇也。嗣後顏、曾、思、孟四氏皆有廟、廟皆有學、又命四氏子孫各以嫡長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其祀。所云祀者、蓋祀其基也、非祀其廟也。何者、四氏之廟、蓋其土者王之矣、非四氏子孫所得奉也。故知五經博士之奉祀爲祀其基也。且先賢等量之同、既有歷代先儒爲之評薦、又必取求于聖門孔子之提衡、乃孔子所重加歎而無已者、顏子、閔子爲盡辭。至于諸子、皆呼其名、而先賢之孝、獨稱其字、則先賢之不後四子、實諸聖更彰彰也。四氏始因廟而立學、繼之因基而世官。今閔子之子孫亦蕃夥矣、即加以敦崇之隆、未六不可。而

守墓者、僅給衣巾、有識者能不咨歎乎。且唐虞
中奉祀宋儒門下之後、亦多有之。如游酢、楊時、尹
焞之屬、皆有生祠、供其灑掃。乃以孔聖大賢、孔門
十哲之首、而僅同宋儒門人、子孫之報、使王祭而
無盛服、展親而乏衣冠、犧牲削色、松楸黯然、念此
荒茔、不勝悲感。卽先賢有道之靈、不亦寂寞怨悵、
而聖王隆德之義、寧忍安綏有未盡乎。夫孔子、曾
子以孝、固有孝經。

皇上風勵天下、特頒此經于學宮、申飭學臣、必以課
士考藝。而先賢之孝、固論語中所僅稱、不再見者。
且曾子之孝、所處猶順、先賢所值多艱、則以此曾
子、尤見其確。卽以優曾某之禮請之。

皇上尤爲協禮而無過情。況四氏五經博士、顏氏、曾
氏封自嘉靖、孔氏封自正德、孟氏封自景泰、次第
崇褒、有先有後、祇出自列祖、因時見道、各有獨到
之盛心、原非限量先賢、謂此外無一可加之定數。
我

皇上中興振振、各事法祖。此典久缺、若留以待唐虞

之率行。伏乞

勅下禮部覆實、增舉施下、請命直隸學臣遵行、就宿
州訪其世系之親且賢者、照四氏典例、擇令一人、
充授五經博士、世襲奉祀、以爲萬古道德之光。登
之史冊、與漢祖以太牢崇祀孔子者俱爲百代絕
典、不亦休哉。若臣之家世、有先臣刑部尚書閔珪、
禮部尚書閔如霖、皆以清聲直節、著品先朝。見任
臣伯兵部尚書閔夢得、吏部尚書閔洪學、以及臣
叔伯兄弟、數歷中外、鼓勵後先、不敢謂流光德
厚、竊附于源遠慶長。但支分久爲浙人、去墓凡二
千里、更非本州世嫡、固毫無所親、倖于其間者也。
至先賢所有異母二弟、感格成孝、歿不忍離、遂附
墓于先賢墓八之側、三塚疊疊、三墳相依。更祈
皇上因先賢而次及之以禮、四時享祭、不失先賢
親友弟之心、尤精義之至盡、孝治之極隆、而人心
之所允協者、臣得邀

皇上殊恩異數、以上報先人、下以表孝作忠。他日
躬自靖、不敢負聖門高弟之望、而臣



皇上風世勵俗、明道崇德、卽與孔子極嘉與先賢聖稱表異之吉、聖聖一揆、古今爲烈矣。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呈到部、看得先賢閔子以孝特稱、原與四氏並垂不朽。閔氏因廟立學、因學世官、閔氏之子孫則傳以衣巾、守基奉祀。迄今世系既遠、俎豆幾荒。此國度以先賢之裔感切干表、而有補授五經博士之請也。恭遇

聖明在上、孝治特隆、閔子爲聖門至孝、卽授四配之例、以優禮追崇、似亦無忝。但授官大典、名器所關、酌議行查、合就國度所請、信其基祠湫隘、行該州有司重加修廣、以妥先賢。異姓二弟、列祠並祭、則廟貌新而祀典不替、朝廷崇儒重孝之義、亦庶幾其少盡矣。理合具題請 旨、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崇禎十年八月初八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姜 體履、十六日、奉 聖旨是、着該部知道。

閔振蘆傳

郡明經孫繼志爲思榮小記曰、予甫成童時、見州父毋陳公諱條者、建旗鼓旌帛、送二生員入聖宮、州之人無遠近大小、舉哀橋觀望、曰、看世襲相公。予因問先大人曰、生員豈有世襲之理。大人教之曰、女不曾讀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乎。夫子爲大賢、我宿人也。生于斯、葬于斯。由周迄今、二千餘年、世運幾變、而子孫之流離播遷、亦經幾易。迨我皇明定鼎、子孫復業茲土、以守墳墓、以奉血祀、當道未有上其事者。先是御史高公感雷雨而稽察賢胤、又蒙御史曹公感異夢而加意賢嗣、膝下州牧速查、周大賢閔子既是宿州人、則係巡歷境內先賢、其子孫有無多寡、逐一開實登報、以俟疏上恤錄。州牧陳公條逐一開報、拔其材德超者呈報二名、則閔可傳其首也。可傳號振蘆、次則 先^⑤乃振蘆公侄。按院曹公准其揭、疏上、奉 旨以閔可傳、先^⑥世襲閔廟生員、以奉祭祀。其餘子孫二十餘丁、各免其徭役賦稅、以優賢裔。此所謂世襲生員也。予唯唯。越數年乙卯、予入費序、至次年丙

辰蒙學臺首拔而振蘆公爲子孫求經師、馳幣徵予。在塾三年、于振蘆公朝夕講論、親領道範、耳濡目染者久矣。大約公生平嚴正不阿、取予不苟、語默必慎、無論大廷廣衆、閭室屋漏、必敬必恪。其持躬恭、飲人和、有閑閑之風。其言不妄發、語必協宜、有言必有中之風。而一本九族、俱有恩德、有無間父母昆弟之風。其一時名流、須賢輩、若雲間之樂公諱有聲、武進黃公諱襄、馬公諱世奇、諱世名、臨川之丘公諱兆麟、俱爲監社、而當代之名宰閣、若蘇公諱茂相、周公諱延儒、皆稱門弟、而烏程之大家宰閣公諱鴻學、大方伯閔公諱夢得、俱認爲同宗。至天啓四年甲子春、北徐道趙公諱謙者、山西太原人也、以新任至鳳陽、謁陵道經閔子里、瞻拜遺像、環觀墓碑、畢、詢問父老曰、先賢旣爲宿人、子孫其何在。乎。父老曰、國朝題請、青衿奉祠、越數日、公事竣回宿、詔可傳、逮先至、而知我大賢之裔二十餘丁、奉祀僅四生員、仰天歎曰、非人之不饒、地之不靈也。某幼讀書、頗精地理、于是攜二生、于祖祠之巖山南北、上下山原、而察其來龍之自、藏

龍之穴、謂二生日、此得之矣。上之而公卿可冀、次之而子孫繩繩、爵祿益增、當速擇吉卜日、墓復業之祖焉。又問地屬何姓、吾當捐俸給價。土民朱守善卽以地送、白狀曰、小民何知、惟以先賢之榮爲榮。若賢裔克昌萬世而下、傳先賢之祚者、不其傳送地之人乎。趙公高其誼、隨旌其閭、閱三月而擇吉墓焉。一生至徐視報、趙公牒下有司、命勒碑刻石、再加增祭田三頃、盡蠲賦稅、以供素盛、以垂永久。越數年、崇禎戊辰科進士閔度以觀政之日、卽特疏請恩、啟建異母二弟祠宇、春秋奉祀。比照顏曾思孟例、以博士奉祀。命下該部議行。時流氛橫作、七寇交虹、天下勤王、勢如美沸、事遂寢。辛巳春三月、疫癘大作、道路枕藉、奇荒劇盜、數百里人烟盡絕。凡有祖宗重任者、寧不思爲畱存地哉。于是閔公振靈、攜前代實錄、遠避之靈壁石壩山洞中、寂然荒僻、人迹不到。公曰、此真吾樂土。奔走驚心、兵火慘目、上思爲祖宗存血祀、下得爲子孫圖世存、憂勞抑鬱、百端縈心、身瘁神傷、臥病七日而湯藥不下、自知不能久、呼三子詔曰、吾命終矣。



生寄死歸。予復何恨。獨念予家千百年實錄幾亡于宋。復修于明。予之兢兢寶此。不啻金匱石室之藏。守先長而無亂。從先幼而不諳。啓先責不容諉。繼前人志而闡大其傳。當屬之子。于是發實錄。交啓先手。語終而逝。乃崇禎十四年夏四月二十三日也。公生于隆慶四年二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一歲。宿州學正中辛未科二甲進士。錢震瀧題墓云。惟公之才。千人之英。惟公之德。人中之龍。續前啓後。交萃其躬。起百世衰。開千古榮。俎豆蒸嘗。鬱鬱菁菁。繼厥閔傳。亢厥閔宗。昌厥閔後。總公之功。勒乎貞珉。世世欽承。越明年壬午秋八月。三子合墓公于祖塋之右。乙酉入清。大學士陳公名夏疏曰。從古聖帝明王開基定鼎。必開一代正學。以傳千萬世道統。孔聖爲萬古道宗。顏曾思孟尤聖門高弟。有功萬世者也。前代封爵血祀。歷千百年。亘古一日。今

皇上御極四海。臣民翹跂以望聖治。而尊禮大聖大賢尤開治之先者也。則先聖先賢子孫急宜優恤。以廣正傳。

命下部議。凡屬聖賢後裔。爵祿封錫。校往代廣增一倍。于是孔聖之子孫封二公。顏曾思孟子孫加增博士一員奉祀。已丑。巡按江南御史宋公奉

符旨優恤賢胤。按宿州。卽查我先賢閔子後裔而恤錄之。振蘆公之嫡孫閔彪以儒童白其狀。宋公慨然曰。方今皇上網羅昭代賢儒。延訪古聖先賢苗裔。况先賢閔子孝婉虞周。德齊顏仲。而子孫以儒生奉祀。恐非今上之特恩。疏上。閔彪准給世襲奉祀生員。而查該有司查照前代。例外增生員二名。令先賢遺胤皆被恩榮。而閔彪閔武者。此

新朝之特典也。我先賢後裔榮褒于大明。優恤于大清。二代之隆遇。有足記云。

附圖像

皇明世延七十，千有
 欽賜餘年。播遷幾代，
 世襲不絕一綫。皇明
 奉祀聖王，欽賜儒冠。
 祖廟禴祀蒸嘗，顏孟
 生員同頒。自今伊始，
 閱于萬斯年。名實
 傳後，稱矣允哉可傳。
 贊 後學郡人孫繼志撰。



校記

①友端：當作「端友」。按，即孔端友，宋人，孔子裔
 孫，見《宋史》卷一九《禮志》二二。

②當：疑誤。

③奉：當作「奏」。

④「先」上闕字，據下文，似當爲「述」字。次行同。

⑤交虹：當作「交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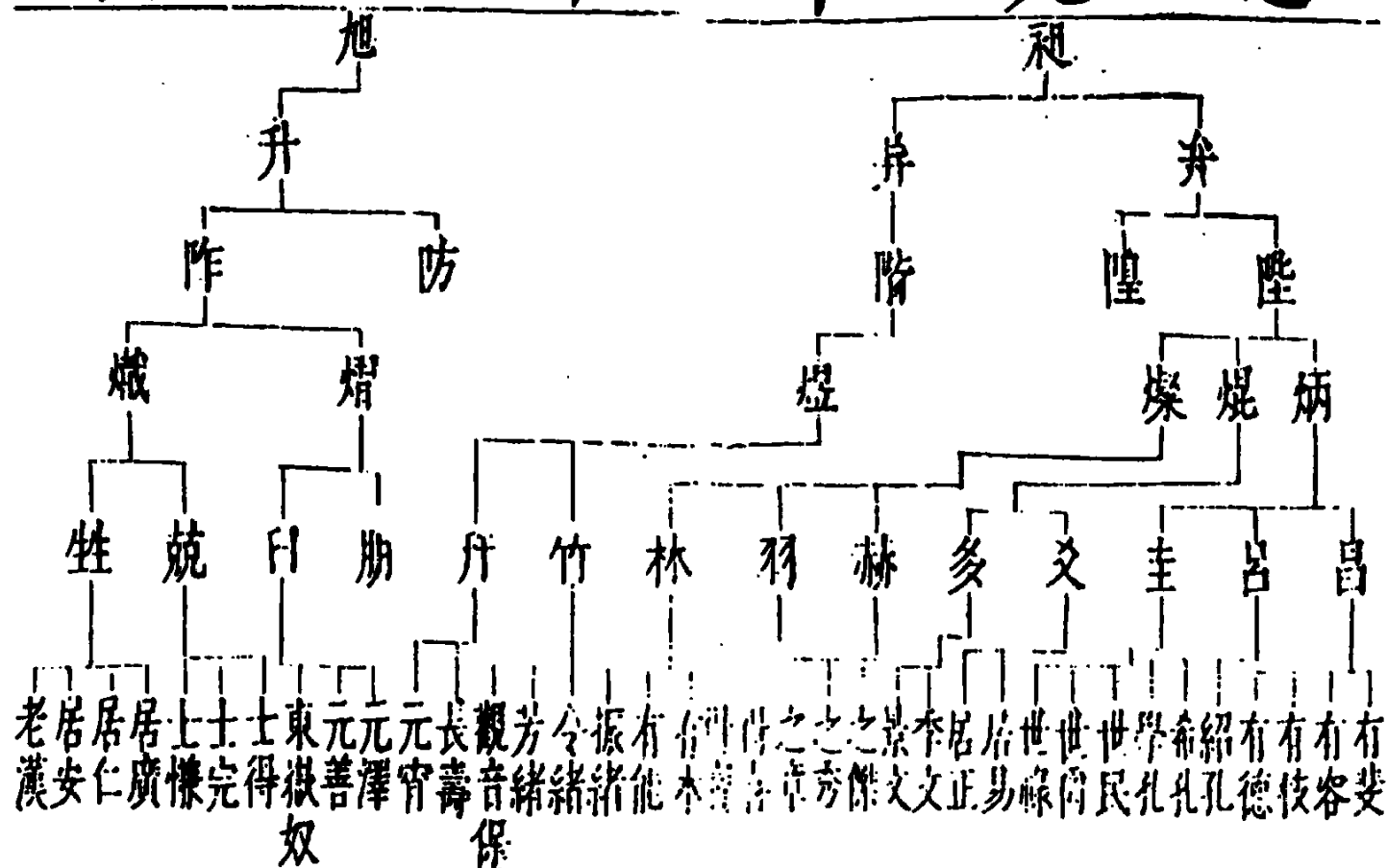
儒藏

凶子世譜卷之七

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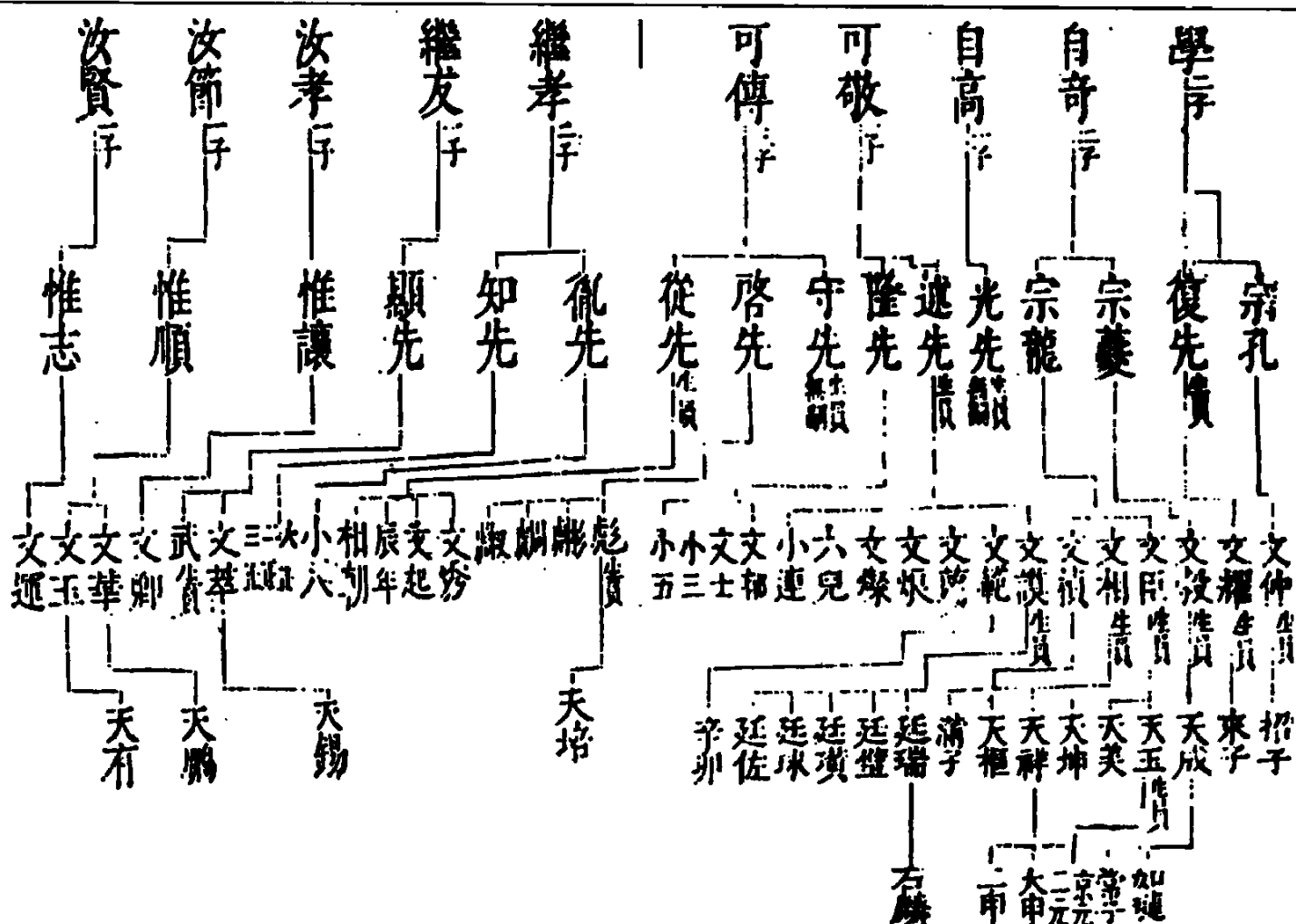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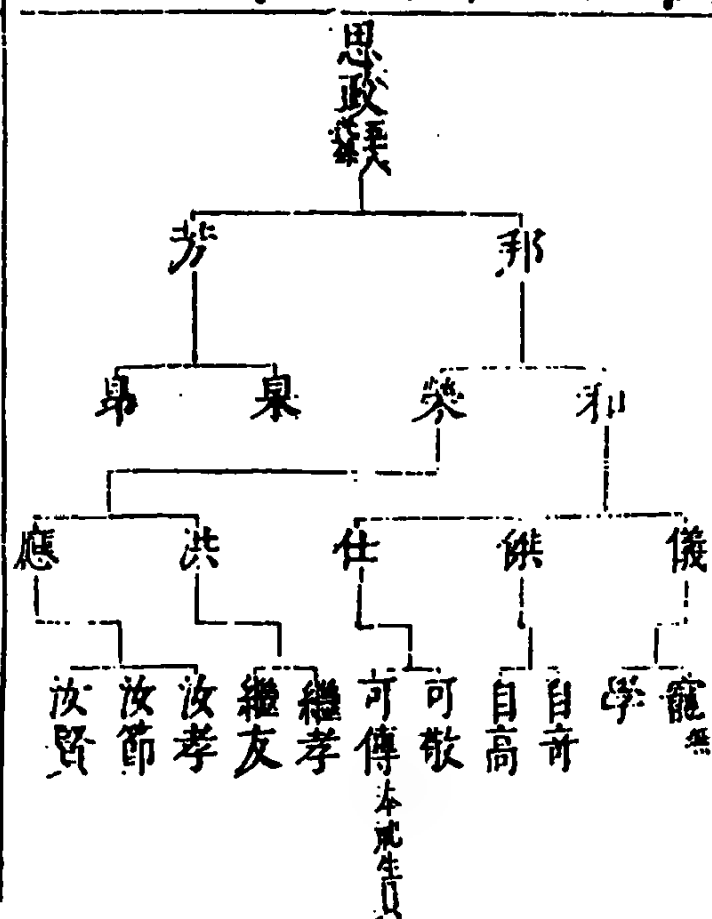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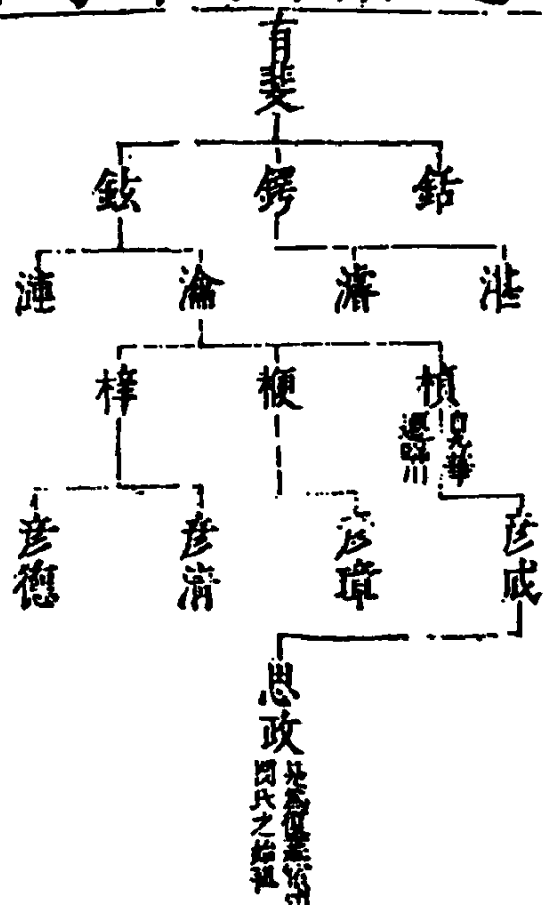
諧爲費公作也。費公而上、費公而下世系當井井薪傳眉列也。歷代久遠、兵燹屢矣、無可考矣。世系可附會乎。無已、自近代始。始宋仲爲奉祀八品散官者、非昶乎。遷九華者、亦昶也。遷撫州者、昶也。復業宿州者、思政也。具呈請衣巾、主祀事、獲守祠基者、學與可敬等也。是爲井井薪傳眉列者也。

遷九華世系圖





後葉宿州世系圖 再遷臨川世系圖



汝孟

子

1

惟強

子

惟惠

子

史儂

子

內安

子

好習

子

好問

子

「翔

翔

自閔子而

下至翔葵
十七代孫

校記

①獲：當作「護」。

閔子世譜卷之八

遷徙

遷九華始末

五十二代孫閔昌曰。嗚呼。此吾祖避難徙家。備極辛
苦。今百五十二年五代矣。未有能筆之者。予世宦宿
北境。閔子集爲費公之胄。宋以前無徵焉。在宋有守
墓奉祀散官一員。正八品。引禮四名。署戶執事人役。
祭田八頃。家譜所載沿流。派禮樂典籍法器其詳。
惜失于兵火。建炎元年。金虬虎入單州。徐官振據宗
族尚百丁。聚議於奉祀署內曰。吾居襟喉之地。往來
率先受兵。事急矣。趨避何方。保我血屬。昶曰。猥以祖
庇。世沐恩光。義當與社稷存亡。去將安之。引禮典。其
從弟也。從弟進曰。池州九華山深谷奇峰。海內靈境。
其間可避。且有宗派在焉。俟兵靜復歸。守經行權。兩
盡其道矣。會二年粘沒喝復大舉入寇。兗州聖公孔
友端已南渡。與復來議曰。孔聖公南矣。不去奚待。昶
曰。吾太孺人風燭殘年。途次緩急可虞。本廟歷代昭
穆神主。宗譜祭器。會須負載而行。且吾業備職官。重

馬僕婢囊橐之費不貲。干戈何時定。家園何日還。嗟
支何自給乎。此吾介介衷懷。返覆而不能成寐者也。
及粘沒喝大軍奄至。徐州城陷。聞警諸不及收拾。僕
夫昇寶孺人。昶與弟旭沉其鏹貫於洗硯池中。囊篋
糧護家口。至黃山谷沙門寺石室中避之。信宿。寧寧
林木坊表神主。與籍器什。居室惟榻可憐。焦土。舉族
撫膺籲呼。懼其復來。于是告諸墳墓。硃書歲月。播越
之由。十餘碑。埋僻處。爲後日復業張本。取池中物。屑
與奉孺人。歸基。而有九華之行。宗人一時散去。對嶺
之鄂州。閔修之濟南。閔聰之徽州。閔讀之金谿。閔惠
之幽州。閔典之撫州。密相約曰。我曹皆親支老佛祖
派。他日子孫相認。亡相忘也。泣血嚙臂而別。既至九
華。訪求宗派。愛其江山佳麗。峰巒秀蔚。遂置產營宅。
爾時昶子弁甫十三。昇在襁褓。旭子升纔八歲。明年
已酉八月。孺人病革。治喪循禮。士民化焉。昶携資頗
饒。然以不善治生。二十年後。漸就乏匱。幸田歲有入。
旭又多方持籌。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八。將訣。謂旭
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善可稱。惟此方寸暴如日星。用



能保全于流離患難之中。吾死。事叔如父。凡事聽其
訓。兵戎稍定。歸我故土。復我世官。祖母旅櫬卒。不
能歸。卜地澤吉。與我前後安葬。吾家宗譜焚于金人。
吾未嘗學問。不能據詩及見及聞。手錄成帙。歸失守
之罪。子孫重修譜事。安所惜乎。祖諱琦。祖母實夾。人
侄。實坦少孤。依我。長爲娶婦。或來訪問。當爲收郵。
吾祖諱英。好釋氏學。人稱爲老佛。今撫州屬吾同派。
不可不相聞也。羣事俱宜從儉。既逝。卜兆于陽華樓
南三里許。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旭年七十矣。五月內。
聞主管侍御馬軍司李顯忠復宿州。謀歸省墓。旋以
符離之敗而止。秋七月。顧孺人卒。與利合祔。三年乙
酉。旭卒。由是弁生陞。墮。昇生階。升生防。防再從兄弟
五人。同爨合力。益無鴻臚中澤之歎矣。三傳而炳。燦
燦爲陞之子。煜爲階之子。燭爲防之子。生齒既蕃。
生計各析。歲時伏臘。設主于華山閔公祠下。望北奠
祭。四傳炳生昌。業儒。呂業商。主業農。燦生父。習醫。
業農。燦生赫。業儒。羽善琴。林傳京。房易言多奇中。煜
生竹與升。以商起家。燭生朋。幼而啖素。披荆桑門。曰。

勇力絕倫。人倚爲重。熾生赫。爲鄉校句讀師。斌斌
郁郁。始獲其地。縉紳大夫。齒遇婚姻。歷理度。恭端帝
昺。不能亂縷。論世及。則昌敵且長。昌子有斐。有容。有
技。有德。呂子紹孔。希孔。學孔。圭子世民。世爵。世祿。父
子居易。居正。多子季文。景方。赫子之傑。之秀。之章。羽
子得喜。得寶。林子有本。有能。竹子振緒。今緒。芳緒。觀
音保。开子長壽。元宵。日子元澤。元善。東嶽奴。兢子士
得。士完。士謙。牲子居廣。居仁。居安。老漢二枝。六代。五
傳。合三十七人。女戶不書。妣氏不書。室氏不書。傳作
于再散之後。恐有及有不及。舉不忍書也。今更詳其
所以再散。因以再遷之故。先是。理宗端平元年。元太
宗助宋滅金。吾考炳舉手加額曰。九世之仇。今復報
復。歸去來兮。正其時矣。乃聚族謀曰。我宿爲金據百
七年。金滅矣。其地隸于宋耶。則我之故物。其有新焉。
隸于元耶。彼崇儒重道。收拾人心。去年倂崔立。所執
孔元措。隨令襲封。其不忍加害于我也必矣。汝輩姑
少俟。吾先擇勇略者與俱省墓。有成議。則還鄉有定
期也。于是日以勇居易。以景。昌以筆石得侍。

四月、當孟元帥獻俘之際、賈舟至和州登岸、再四
抵宿、經夾溝、先訪賈孺人族氏、有堰吏指之曰、此
賈姓殊多、惟賈長者年高可問也、衆以吏爲介、詣其
門、有翁龐眉皓髮、方履布袍、倚杖當戶、遜且謝曰、肋
骨痠、爲禮不恭、勿訝也、客何來、且栖栖何爲者、吾
考詳道其事、喜復悲曰、有是哉、而族未殄耶、吾父卽
賈坦也、七歲寄養于姑、二十爲之成婚、當祐罕大兵
屠掠、表叔宗官奉姑祖母、伶仃離散、不知向往、吾父
流落江淮、踪跡二十年不得、前母疫亡、再娶我母、於
紹興壬申生老拙、今八十三矣、吾父未嘗一飯忘恩、
吾方燥髮、若將旦暮遇焉、豈料桑榆短景、得覩後人、
因見二子、皆年半百、諸孫林立、英氣勃勃、割雞灑酒、
情義藹然、適其派、固表叔祖也、詰朝、置祭品拜墓、牧
監樵蘇、皆能指點、殘碑漫滅、瓦礫狼藉、孤塚荆榛、夜
嗥狐兔、傷心哉、向在九華、得于祖宗所傳述者、寤之
寐之、墓之擬之、意必惠菁其林樹、遂我其岡陵、貞眠
華表、可憑而弔也、丘墟至此、永黍離離、而後悲可知
已、留戀抵暮、假宿閔子里家、明日、慕備荷鋪衾、掘取

碑石、朱字如新、州隸于元、遂愬之達魯花赤、州守也、
守蒙古人、而雅重文墨、自獻詩曰、天地無情祖廟災、
孤踪賴有曉書臺、天涯瞻路思桑梓、海內啼號恨草
萊、雅志未衰仍按劍、殘煤將熄復燃灰、可憐身似尋
巢燕、生受春風此一迴、州守禮而賓之、方欲營其事、
朝廷用趙葵恢三京之議、宋元交惡、江淮騷動、不堪
停泊、于是辭賈氏、垂涕而別、再還九華、此後兵連禍
結、關津梗塞、無復有歸宿之日矣、然猶室家相保、慶
弔相遇、有無相通、守望相助、雖在逆旅、敦睦成風、終
理宗之世、三十年不見金華、度宗以後、賈似道爲相、
天下春春多事、恭宗德祐元年、池州都統張林以城
降元、安慶、潛山、建德、南陵、貴池盡被劫掠、未幾、似道
有丁家洲之敗、逃卒至九華、詭言伯顏欲來九華、酬
愿、一時奔突、又奉 詔徵天下勤王兵、無一人應募、
有司至扯拽市人、捉縛商旅、搜索深山窮谷、皆髦末
脫、已隸健兒、我子姓居正、有客有本、振緒之、傑景文
士得、居仁隸籍、共卜于林、得坎之師卦、繇曰、大人得
吉、小人勿用、至險至危、捷其順靜、才弱志剛、不中不



正庶曰式臧徒勞我衆。夫坎之爲數六也。當六人往。而年長二人獲免耳。昌以族長乞哀于徵兵官。官雖武人。開翰墨滑稽多才。致作爲不知。問曰。閔子見今居何爵位。乃敢爲族人告免耶。左右曰。是孔子之徒。孝哉閔子。爲也。官曰。使閔子而在。必且裂眦攘臂。釋簋衣而絕溫嶠之裾。棄牛鞞而着祖生之帽。首建義旗如韓信。請獨當一面。忍坐視猖獗而首鼠以規避耶。况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祖爲孝子。爾曹爲孝孫。立功報國。顯親揚名。何辭之與有。昌曰。系本北產。遠來避亂。學未究乎六韜。目未經乎八陣。韓昌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兒曹耕讀外。槩無所能。一旦驅之行伍。譬走嬰兒于綠組。策跛鼈于超距。不惟無益于國事。抑且有損于國威。敢獻俚言。聊申小悃。官覽其詩曰。由來文獻舊冠裳。豈諳峻壁歷戰場。牛鞞控殘難制馬。蘆花着薄怯眠霜。雖然憂國言會中。可奈辭官志不揚。汶水於今成悵望。誰憐整折泣牛旁。兵官大悼。然名已錄。奏計。曲爲免有本。居仁在途。亦殊念閔子後。又本朝職官祀典。載在旂常。胡爲窘迫至此。時

呼居正與語。遂得推轂爲常州鎮守王都統。基賓時伯顏圍城。都統力戰固守。居正多所勞勩。十二月。城破。執都統至軍前。不屈而死。伯顏怒。攻城久不下。盡屠其民。居正爲都統保家遇害。十二月。聞訃。妻蒲氏方設饌。伺姑早饌。忍慟俟其終食。始告發哀。是夜自經。九華義士方時發赴弔。有三尺鮫綃容易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天步艱難。有司不遑上其事也。有客于端宗二年戊寅。隨文丞相于五坡嶺。走死。振緒四人陣亡。不知何地。嗚呼。天命之難忱耶。民生之無祿耶。先子之示罰耶。避兵而以兵死。奪愛割恩。堪不堪耶。乃有本。天民士傑輩。又聞張丞相鄂州徵兵赴難。二年丙子閏三月。益王廣王復徵。恐不能免。問卜于林。得震之大過。繇曰。藉用白茅。可保無咎。棟摧是虞。可剛而驟。澤滅于木。勢窮莫救。有行之道。式固爾後。林曰。可以遷矣。利川西南。其撫州之派乎。一時擇地而蹈。蓋遷乎其所得不遷。而散乎其所得不散。此其故可思也。又勸血族離去。不知尚有相聚之日否。此後愈遠愈疎。服絕親盡。何所憑以尋本源。



儒藏

閔子世譜 卷八

後歸路乎。我傳既成，倘天不逞于涼族，果如林所卜，百年後，當有彥英之胤，執是光復邦家，榮襲爵祿，勤恭俎豆，九華一脈，終延九鼎，其誰曰不然。吾生于宋寧宗嘉泰七年甲戌九月十三日戌時，教授蕪湖，遇日者謂宜貴顯，咄咄異事。六十六歲叟舌耕代祿，緩步當車，無縲絏兵刀之慘，當貴顯羽化登仙，弗易也，敢有非分之觀哉。時元至正十七年庚辰十月日。

附小像避難圖



思祀散官閔和像小

贊曰
胡天不德，降此鞠訕。維公念亂，以免錡鋒。鐘虞雖移，苗裔其豐。千載而下，視爾儀容。

宋處士陳巖題。



開元七年
山遊雜圖



九華唱和

郡孝廉荆峰張體乾抄曰。閔公昌字允茂。與青陽陳公巖字清隱。楊公少愚字希顏。方公時發字天和。當宗祚既屋之後。結爲方外四友。每臨山水。銓風月。無不與共。晚年尤篤。聯連旬日。輒情壺相過。清隱長于絕句。遊九華山蓮花峰。各拈韻定詩例。清隱曰。風動雲開淨客顏。三千丈石錦爛斑。淤泥不是花開處。擢出天河綠水邊。希顏云。靈根不在沼溪中。一朵挿天萬葉空。雪藕當年曾獻否。無窮的意對西風。允茂云。屹立于峰花自開。神工何處摘將來。麻姑三變渾閒却。歷盡春秋此種菱。天和云。蓮花爲號石爲身。千尺嶙峋不染塵。若使潛家如子見。也應化作步虛人。詩成。清隱曰。允茂渾與祖宗傳神。而春秋字相關至巧。天和步虛之句。是人在蓮花峰頂。各佑以觴。用節苦思。於是止宿于閔公新構。分題其壁。清隱曰。門掩西牕對九華。青松幾箇點昏鴉。居停不比尋常主。東魯斯文孝子家。天和云。樽前談笑溫如玉。筆底才華價重金。容易茅廬留得住。六丁雷電早相尋。希顏云。茅



屋幽篁近臥雲。溪山風月許平分。客來正遇鱸魚美，
 潦倒樽前細論文。允茂重其詞，勒之于石，方圓尺餘，
 今尚在。但字跡為苔蘚蝕，最耳。恭宗改元，閔又從軍，
 清隱贈以詩曰：少微雨過露青螺，送爾還從枕月過。
 會見塵先已淨，洗兵不用挽天河。希顏詩云：淮西
 昨夜羽書傳，戰罷堪悲血滿船。珍重山基須努力，天
 山三箭凱歌還。蓋指張世傑之敗也。元世祖十六年己卯七月，
 遣使者咬住歷江南，訪求遺逸。清隱避于匡廬山，允
 茂送之詩曰：寥落山亭晚，悽悽我送君。芙蓉愁對雨，
 鴻鴈冷侵雲。異國匡廬在，同袍江漢分。相思還共月，
 何必數離羣。別去逾年，事定旋歸青陽，築九華書院
 于高陽河畔。中構樓三間，題曰溪山第一樓。左室三
 間，曰靜觀室。右室三間，曰燕居室。樓前引河之活水，
 爲月池。池一畝許，中央有亭，曰臨清。繞亭奇石作木
 蒼魚養鶴。兩廊中爲門，門內蒼梧翠竹，濃樾蒙茸。允
 茂嘗偕楊公詣其院，飲酒樂甚。清隱舉杯酬楊公，口
 占絕句云：第一樓中白晝長，燕居室內小簾垂。江湖
 亦有尋幽客，載得松醪入醉鄉。復舉杯酌閔公，萬香

青山隱洞天，九華景物自年年。臨清亭寂無人到，
 其良霄越大賢。明日置扁，分題院中五景。時維元正，
 元二十一年甲申之七月，閔年已七十，顏色潤澤，矯
 健如童。王人推先。其題溪山第一樓曰：樓爲溪山開
 第一，溪山痼癖我知君。五湖畫艇閒中過，千丈丹崖
 象外分。不是高深難意氣，由來仁智妙氤氲。登臨指
 點蓬瀛近，相對元龍醉夕曛。希顏詩曰：樓前勝槩冠
 山東，舉目溪山面面同。一帶清漪秋雨外，數峰晴翠
 夕陽中。雲欺態態來何許，鳥飭閑閑飛約半空。幾度登
 臨酒醒處，此身恍若接崆峒。允茂題靜觀室詩曰：登
 畫樓臺此最幽，其云暗室任優游。死灰止水渾無着，
 綠樹青山自在收。世事風塵雙倦眼，乾坤消息一虛
 舟。非空非色誰能解，近照回光不外求。希顏詩曰：道
 人構室簡林壑，一日人間心慨醒。芳草最宜烟裏綠，
 亂峰偏向雨餘青。落花片片隨流水，幽雀雙雙下小
 庭。萬物覽來皆自得，欲將斯理問山靈。允茂題燕居
 室詩曰：燕居名室意何如，一榻心閒萬慮除。醉後杯
 浮春醪醉，蒙莊枕老夢蘧蘧。醒餘汗漫無遺事，

縱橫拋舊書。安樂窩中天地闊。先生事肯曳長裾。希顏詩曰。布韋烏遜樂安居。富貴浮雲意自如。醉裏不懷嘗倚劍。閒邊無事只觀書。落花疎雨吟成後。修竹清風醉醒初。客到莫嫌生計薄。九華山水任樵漁。允茂題月池。其詩曰。壁水灣環偃月開。四時倒影浸樓臺。微陰歷氣霏霏合。溽暑龍涎漾漾來。不湧波濤通海嶠。常澄寶鑑淨塵埃。昆明灰墨何勞問。濠上風光在此隈。希顏詩曰。小池形類月生初。湧出靈泉味冽如。一牀祇今通遠近。半灣終古不盈虛。浮萍破處天垂鏡。芳草長時地帶梳。曾有蛟龍此內蟄。飛騰無復顧蟾蜍。允茂題臨清亭詩曰。川上風光足大觀。虛亭深處背盤桓。八窗灝氣侵衣濕。三疊琴心漱玉寒。詠入滄浪忘物我。弄殘明月倚闌干。幽人微骨清于水。偏稱臨池相映看。希顏詩曰。亭居小構月池濱。纔入衙門趣十分。四望有鄰依水石。八窗無處著塵氛。雪浮波面魚吹沫。日落山頭鹿下羣。最愛高歌濯纓處。蘋香荷影思紛紛。詩成。清隱懸扁于各所。主人拜而謝曰。是真球琪琳琅。將遺後人。俾知今日之心。此四

公廩和。多載楊公九華外史抄本。惜楊方兩氏子孫滅絕。不見全書。惟清隱後裔科第蟬聯。世登朝署。清隱入鄉賢祠。春秋祀享。有九華詩集行于世。而允茂之著作實跡可述者若此。不佞非能文。綠門人閔儀持其顛末。屬余次序。且儀爲閔賢六十一代孫。從余授學。義不可辭。爲纂九華唱和記。

附小像方外四友圖



儒藏



贊曰
性篤而貞木
贈而敏望之
昌如堯就之如
盾古貌古心
克勤克謹生
順沒寧還源
像小
返本。

宋處士楊若愚題。



遷撫州始末

五十六代孫閔楨曰高祖諱昌字允茂年十五未識丁以父命往塾師求代筆見訓諸蒙日說故事三條因候且聽之皆忠孝廉節事也領略慨慕自是每講輒往竊聽遂篤志向學就塾師挾旬窮其技再召從蕪湖名士陳公遊漸成弘博貌若朴而性極慧口若訥而發必中娶于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孝友敦睦終其身未嘗競尺寸嘗與青陽陳清隱先生友善先生在宋末累舉進士不第隱居以待天下之清宋社既屋開元世祖徵求遺逸築室九華山南日偕昌杖履吟弄有鳳髓集昌亦列名其間往來酬贈展和若干首不能悉記生庚年月日時皆甲戌卒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十二月明年與妣合葬享年七十五先是理宗淳祐三年癸卯二月二十七日癸酉寅時生曾祖有斐公字裁之能讀父書資稟清癯如不勝衣值世祖統一之後好大喜功徵徭無度每大發兵漢七番三丁壯無倖免者我血族既散獨以孤身涉亂世無善可稱娶南陵林生子銘早卒銘生洪濤銘

則我祖也。生而不事家人、擇塵譚玄、橫襟眺勝、雅慕閔公之跡。凡華山靈利、瀾地如臥龍、天台諸峰、靡不攀躋絕巘、俯視江流、舒暢髮情、數日不歸。水月庵有波羅密羅曇經座說法、心益惑之。一旦東裝辭父母兄弟、將遊方外、莫有所遇。曾祖泣諭之曰：咄咄兒誤矣。吾聞求神仙者有輪臺之悔、好浮屠者有臺城之餓。傳奕折肱、瑤之迷、韓愈詆佛骨之穢、則仙與佛了無左驗。見不法先子之所以淑世、而慕閔公之所以出世、從此徜徉雲水、我兩人生前沒後、漠不相聞、忍心害理、覆宗絕祀、天且逞于不孝、而佛仙是問、必不然矣。此身蜉蝣也、世蕉鹿也、寓形宇內復幾時、石中火、水中漚、對鏡朱顏、轉頭華髮、奈何以百年必盡之身、而倖萬古必無之事哉。咄咄兒誤矣。爾志已蕪、爾神已遁、留復何益。吾垂垂老矣、唯是寃窆之期、不見有季子在服、吾目必不瞑。爾卽朝遊玄圃、暮抵極樂、不乃爲西王母、地藏王所厭薄乎。鉉祖慨然大悟、泣謝曰：兒誤矣、兒誤矣。始有立家之志、遂于是年娶祖母潘氏、承歡朝暮、若將不及。癸卯、生我姑慧娘。丁

未、生我父淪、襁褓失恃。踰年、再娶劉太孺人、生叔漣。曾祖卒于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三月、享年七十一、後與妣合祔。鉉祖方居喪、姑十一、父七齡、皆能辨踊、持素成禮。貴池齊山大姓王長者來弔、嘉其至性。服闋求聘、乃以季女許聘吾父。是時仁宗以慈孝恭儉風天下、崇尚儒術、廣增陪堂生徒、堡塾里社、其不有學。已未、吾父送姑于歸、外王父見其瞻顧有常、言笑不苟、喜謂外王母曰：新婿犀角龍文、神明之胄、鄙配便能執禮。伊家生計蕭條、恐不能操屨受業。且我所乏者、非財也、查留之、俾與兒曹讀書。因得居甥館、肆志專功。凡八載焉。泰定三年丙寅、來迎吾祖、祖母、連叔過王舍、成婚禮。丁卯、便開館納生徒、而父母弱弟坐享其學祿矣。己巳七月壬申、望日庚午未時、生孤湯餅之朝、祖親命名曰楨。是年、王舅以輪粟拜官、赴大都。九月、吾祖緣訪異客、憑江山形勝、慨歎歸來、桂棹兩月、竟不起。十二月八日、方進臘粥一七箸、迨暮屬纊。遺囑曰：王家賢父子與我生死而骨肉也、豈恡一席地哉。我有所不欲也。到處青山俱堪埋骨、亦不



必復還九華、蚶橫枕籍、致他日無辨。但擇幽僻奇絕、如我生平所賞鑑者可也。既逝、殯殮賻奠皆賴姑力。吾父哀毀過禮、謝生徒踰年、從遊日衆。癸酉、弟懷生、乙亥、弟梓生、會外王父王長者卒、吾父心喪三年。既就寢、建德巨室黃伯昇以師禮來聘、連叔二十四、尚未議婚、相與共奉劉孺人、挈家日俱往。黃先築舍迎春洞下、俾子弟肄業、緩急爲備。吾父一見而喜曰：此所謂幽僻奇絕、佳氣盤結處也。遂堅買山之志。學傳既饒、先爲叔娶里人李春華女、置田數十畝、屬叔曰：此中卜葬先夫子、葺廬墾土、世修三恪、卽以其田佃李氏、歲徵所獲、庭幃聚順、人不知其爲繼母也。孤年十七、知識漸開、思一藝以自全、無如醫書、竊取岐黃方脈習之。明年、隨父叔往齊山扶祖榧、再啓祖母塋、殯合塋于洞之東阜。王舅婦、母素車白馬、號哭來送、居停主人始知所葬者爲生母、所事者爲繼母也。丙戌二月、潛山縣真源宮朱上舍再來聘、乃托舊主新丘、兩不能舍爲辭。一家姑媳、姊妹、併力同心、克勤克儉、積有餘資。戊子三月、爲孤畢姻汪氏、而又援黃長

有與榧聘韓氏、梓聘楊氏、汪卅買也。吾父屬叔百餘金、從之貿易江湖、多走荆襄、豫章、閩廣、往復獲息。孤操方術、爲縉紳鍼砭、輒應、輒愈、厚報。每歲時聚慶、謂從此可永日、可卒歲、可終身。吾父溫飽、怡席纔十年、于元至正十四年甲午正月、壽四十有八、方索翰墨、遡沿流、續撰實錄、忽撲地失聲、舉家驚皇。孤爲診視、脉理和平而肺氣甚滯、蒸肌膚甚肥厚而嗜醒濃、痰盛風生所致。且性不餌藥、或感風露、孤以藥進、輒難之曰：世無和緩、誰動膏肓。有命在天、不由人續。顏子三十二而卒、豈當時未嘗有藥哉。至是中風不語。三月十二日告卒、葬祖墳之左。孤年二十六、笑莞在疚、心死形存。乙未、我大明兵取太平路、遠近戒嚴、運將滅、災異屢見、羣盜蜂起。池州趙普勝與弟德勝聚衆剽掠、勢逼丁壯從逆、驅爲前部、號曰營敵軍、不從輒捲其有、屠其家。九華四面三百餘里、始不可爲矣。十月、韓楊兩家介媒氏來曰：患難之際、緩急不能相保、速畢此姻、殊爲兩便。寸絲滴水弗問也。倉卒請叔爲兩弟行冠禮、各得納室。再踰年、海宇鼎沸、劉福通

酒安豐倪文俊陷漢陽方谷珍據台州陳友諒據江
中張士誠陷臨安李武崔德陷七盤藍田毛貴陷萊
州田豐陷濟寧明玉珍陷西蜀無地不干戈無人不
介冑無時不騷擾叔見孤日益羸瘦從容計之日頃
聞黃長者亦將卜避兵之地想九華峯巒高谿谷深
九子巖頂泉水清冽舍此無所之也爰從叔命別黃
公父子辭墓而還九華舊址尚有三五族親相與觀
望相時而動耿耿隱憂匪渴匪饑此身姑置白髮雙
親保其不震凌乎紅顏少婦保其不撓掠乎囊橐資
資保其不擄奪乎有一于此舉室之存亡所繫也晚
夜躊躇寢食俱廢忽得症忡疾幸見知官府庇護二
弟得免補伍丙申大明廖將軍常元帥取池州方塘
師陳友諒趙普勝來取安慶一葦之隔哨瞭斥堠不
得安枕戊戌正月安慶陷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友諒
僭位拜趙普勝爲元帥率兵來取池州守將趙忠職
歿張德勝嬰城自守遣子與祖乘夜突圍詣金陵求
援九華百里絕無人踪孤護祖母與叔弟襄糧扶掖
登九子巖避之常將軍設伏其下偃旗息鼓鬼神匿

淵相接大戰草木傾摧普勝僅以身免此皆日之親
歷者庚子友諒再陷太平比聞王舅將挈家買舟赴
豫章管轄勾當得駕孤力投齊山附舟斷斷平有撫
州之遷矣是爲二十年庚子三月春和景明弔大孤
之遺跡破彭城之巨浪一帆直抵南昌王舅上任越
月餘孤辭之將行舅姑惻然曰爾老成練達此行足
保無虞但家口衆多行李蕭條倘撫州之派未必相
認雲萍漂泊何以爲生我與爾姑及爾諸表弟在齊
山固已籌之矣我業居官享有常祿此來所攜資帛
約二百餘金悉以贈汝子毋遺壯丁護送由西路陸
行而南到彼苟不如意可循東河自撫州買舟至謝
家埠易巨舟入江仍還齊山再爲計也翼日握別兄
之視妹則亮崔之憂也姑之視侄則抱攜之義也舅
之視甥則渭陽之情也十傷崩裂悲不成聲既行抵
撫州至北訪謝坊吳家渡見九華先來者喜極復哀
曰旅魂驚悸風聲鶴唳雲樹風帆皆金鼓旌旗也何
意天涯外有此安樂窩復來聚首真耶夢耶宗親就
猪肉糜酒粽勞問知生平蓋五月五日也安集之後



厚遺送者、報書于曰姑。再教老佛派、有宗叔曰資、曰質、曰贊。宗兄農爲甲公正、家極溫。終博學弘詞、隱不求仕。一見孤、雅相愛、恭不啻同胞。嘗與語興亡之事、歎曰、吾弟金沙醫國、乃以藥籠中參苓易民間救粟耶。行見左橋井、右杏林矣。自是食息起居、罔弗存注。壬寅、大明兵盡取江西諸路、兵不血刃。丙午、取徐州、宿州。丁未、元亡。我皇帝戊申、登大寶、復中國之統、改元洪武元年。海內漸就清平。己酉八月、祖母劉孺人告終。蒙瘞四年辛亥、與我緯兄歸宿復業、愬其始末于州王吳公諱彥中。公曰、爾有志證耶。乃以歷傳上之、遂爲脩查祭田、雖經改玉、然以疎書按之、得三項餘、仍就遺址創祠數間、佃戶領田供祀。事竣、由建康還、將鳴其狀于上、而先白之有司。有司曰、南渡之難、孔孟顏曾皆所不免、爾果閔氏、自有恩卹。頃以我聖母后椒房之親、大索天下、凡認親無狀者、槩不免、益防冒若斯之嚴也。爾之急于自鳴、無乃嫌于干澤而煩墜其家聲乎。事遂寢。十二年己未、孤男彥成生。汪室善病無出、來撫納李氏、纔有是子。昔我林祖善易

卜後裔得臨卦、坤八兌二、厥數乃成。剛侵而長、以柔居中、永保無疆。孝思不窮、百年爲限、乃生彥英。今適當百年、故命名。十七年甲子、旌表孝節、增置闕里祀典、再一歸宿、經營宅第、旋聞叔病而還。乙丑五月、叔母李孺人告終。孺人與吾母姊妹鍾情、終身無逆言、忤色、女紅饋職、多任其勞。叔與孤等服事于外、兩母形影相弔、生死以之。叔年七十有三、子女俱乏、吾母日夜哭嬸艱苦孤獨、至亦卒。吾叔老憊殘年、履危蹈險、不任悲惋。至冬又卒。嗚呼、七月之間、三喪駢集、天之降割、何若是之慘耶。則仁壽之術、可謂不靈。孝友之旅、從此盡斬矣。前疾復作、再死再甦、賴宗叔諱贊者與子農賻助不貲、緯兄旦暮董喪、各得埋淺土。但孤多不起、報効之日短耳。病緣驚悸無常、思慮過度、寢食失節、俾致神不守宅、血不澤色、長號哀毀、櫻寧滑和、外若無恙、而內已盡伐。此醫家所不救者也。恐日加陷憤、如吾父一旦舌僵不能吐、扶病發笏、歷代事實、前後鋪敘、在列傳、女戶不書、而此獨詳于姑者、以遷撫之行、非借。力不能達、且養生送死、非常

之恩不欲後人忘也。姑夫卽母舅、諱信爲元聖太子大撫軍院同知。子三、之土、之臣、之傑、皆蒸蒸愚効于聖明之世。錄竣、祈緯、只郢政、并托彥成及梗、彥璋、梓子彥清、彥德諸孤、時垂教訓、他日成立、執此以嗣歲時、先子固死且不朽、孤亦死且不朽。時明洪武十九年丙寅七月望後二日。

附祭閔楨文

維大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三月、越朔四日甲寅、寓撫州臨川縣宗兄弟閔緯、謹以荔丹、鷄饌、庶品之饌、祭于微君子幹宗弟之靈曰、嗟嗟吾弟、遽止是耶。吾嘗冥想人生逆境、惟是貧賤患難、令人撻擊。然僞儻卓犖之雄、終有以善遣、獨吾弟入此之中、有至死而莫遣者、非不能遣、原不可遣也。習聞避難、爾祖和、吾祖典、嚙臂分攜、淚枯血繼、叮嚀生死、庶幾相見。既而天各一涯、至更四代、宗傳十一、得與弟聚于吾邸、情投分契、居然骨肉。爾先人未畢之心、依依乎我兩人畢之矣。謂宗屬得弟羽翼、微惠神明、松楸俎豆、指日可復。值中原多故、相保二十七年、何時略置念耶。弟

張志爾婉容、和平而有立、矜然高舉、韜鋒晦穎、言訥、若不能出口、比譚名理、四座風生。始知習吞八九雲夢、借臂以隱耳。弟乎、吾憫爾之懷寶而無邦也。慈君蚤背、兵燹陸梁、猶能尊叔父、爲兩弟成禮。弟乎、吾憫爾之處變而有常也。奉祖母、生母、叔母于阨危、又能庇及叔弟、免役圖存。弟乎、吾憫爾之頻凶而惠吉也。此豈吾之私憫哉、弟之存亡、血祀之存亡也。吾以才志覘弟、而知其必有濟矣。憶自九華來、雖有行李、無奈朝夕芻米僕賃之需、叔與兩弟束手待哺、歲餘而罄、卽借著無所盡其奇。而獨以六微技、全活十口于饑饉之餘。稍饒洽、分報來時餽問者、貧窶就療、有宋清之風。吾嘗謂弟飲上池水、而以金沙壽國、非乎。朝出暮入、次第定省、遠近貴賤、招延無虛日。卒未嘗愆期爽約。所獲隨市甘脆、供奉朶頤。列祖忌辰、必齋戒、設祭、寒暑風雨弗輟。居恒無事、卽就族長諸兄弟、叅議北歸之計。若有所以重追之而不能自己者。夫以其才若彼、其志若此、而又幸逢明聖之朝、豈忍其血祀之久墜哉。弟乎、何辜于天、降此鞠訥。五月哭嫁、

八月哭母十一月哭叔甫七匝月三喪畢集棺鄰家
舍一之已甚乃至再三足人生至逆之境而其慘毒
更倍於貧賤患難矣弟乎爾嘗爲我譚漆園事勞生
息死當樞之歌爾故曉人乃至不能少排遣耶吾將
摹弟之遠神而設身處地得無曰婦與吾母形影相
弔所恃以爲命者也吾母忽失一臂矣桑榆暮景舉
目淚其且母之悲思不已而子之衷曲何堪爰是旦
暮低回將厚婦耶艱于吾之力將儉婦耶傷于母之
心方策所以溫慰而不得詎忍逆其不少待乎五內
崩摧轉思轉切又將曰婦氏出素封殯我父西遷東
播生計滿索井春縫紉事祖母惟謹終身勞動纔有
子媳差可慰肩暇陣烽烟魂旌騰落捐棄生土山九
死一生以有今日嗚呼有今日而無母是所爲額曼
天而無吾弟也然猶恃叔在也叔卽不能曲爲弟解
弟必憐叔少爲節制迨叔亡而慟生疑疑生懼殆不
可救矣謂吾父卜地于迎春洞之東囑叔以世守丘
隴豈非冀其子孫蕃息大我宗祧哉自止父窀穸之
後叔父子女俱亡吾父顛末華而卽世弟年十百始

續彥成一脉叔雖享年竟以獨旅孤獨而死是建德
之不善不覆絕不已也夫安得而不疑又謂我祖宗
孝弟傳家清白叔世子孫皆自食其力而無害于人
卽不爲天之所賞亦奚至天之所罰歟子兵博子車
復踏我不遺天道難忱令爲善者安措手足夫安得
而不懼由是轉懼轉疑轉疑轉懼弟之髮安得不星
弟之齒安得不落弟之心疾安得不復作哉是皆憫
弟之甚虛慕其常如是耳抑豈知天脫帛襦更降慘
割弟婦既無出而善病接喪不任勤渠爲兩姑哀毀
過情日抱孤兒哀號夫柩前飲食不進肢體疳癰嗟
夫弟以三喪慟死吾旋見四喪又將五喪矣弟乎何
不辰至此極耶直令我欲死矣弟之目政未瞑矣會
須撫爾孤幼長讀父書他日復宗以畢弟志此猶我
不能弛矣與弟從此訣矣頭顱未朽若風月相思類
手燒柏子燃香讀弟實錄弟能來左右否尚饗。

又辛亥曾弟丁幹歸宿省墓還至建康乘便風至
九華建德掃諸墓詩以紀之。

中原兵火已無家過眼興亡幾歲華。億萬商孫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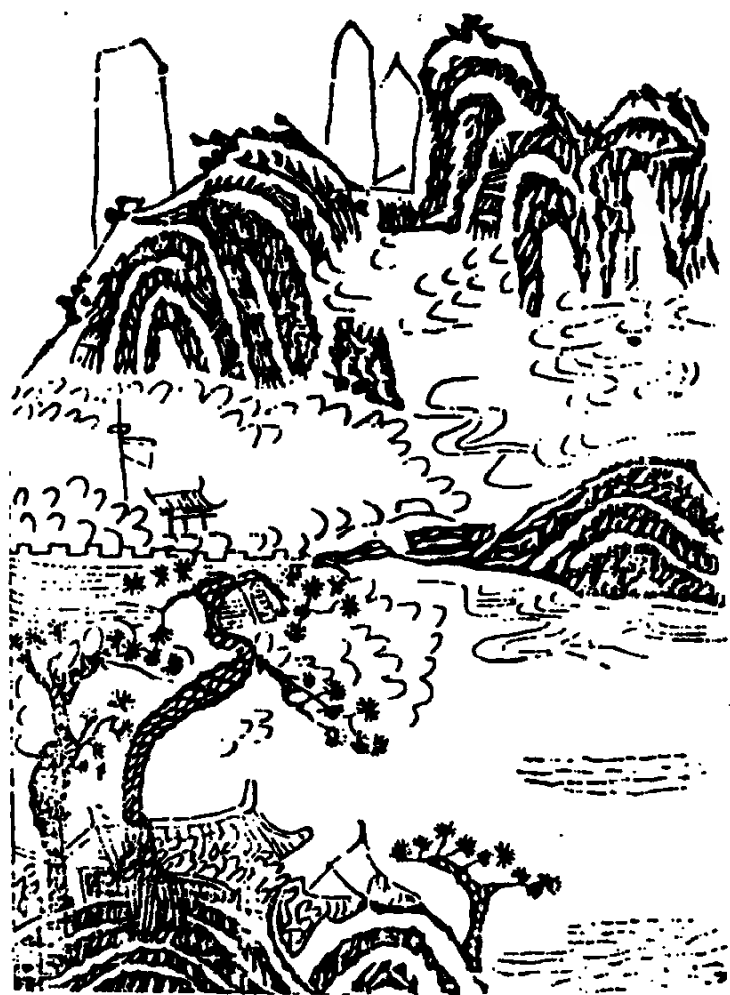
禁百年運海沉沙。情絨雕水歸魂斷。夢到青陽別路餘。俱松楸俱是眼。絲來虜往只天涯。

附小像遷撫州圖

閔 植 小 像
 贊曰 罹于幽克昌 其後隱于賢 弗瘳厥疾。視 天惜惜。若可 必若不可必。 快哉其有今 日。

明後學周敏題。





復業宿州始末

郡後學張明標錄曰：洪武辛亥五十六代孫植與緯兄弟自撫州來省墓，此後率三年一歸。植子彥成甫九歲，值卒，緯爲之撫養，又爲之勸學，死生敬睦如同胞。彥成稍長，與緯子彥清經紀淮揚間，時時過宿拜掃。景泰朝，彥成率子思政抵宿，投牒復業。州守黎公謂之曰：我稔識爾爲閔氏後，第經三百餘年，安知其無附會其說者？列傳實錄，非金章鐵券，爾其問諸泉臺。公之意，蓋欲激之使歸也。彥成不喻旨，悲憤而返。垂垂老矣，一旦發列傳而讀林之繇辭，輾然笑曰：我林祖之言驗矣。其曰七日來復，則我太祖高皇帝至今皇帝，非七世乎？曰反復其道，既晦既明，非大明之象乎？于是再促思政修墳守祠，爲久遠計。思政遂抵宿，卜居大店，販紙楮以佐生事。成化八年，投牒州守甄公，準復舊業，遂置田建宅。十一年乙巳，督學司馬公瑩謁祠，憫其墓址荒落，廟宇傾敝，屬州守萬公曰：聖人以孝治天下，古今稱大孝，舜文而後，閔子一人而已。今其祠廢墜若此，何以妥神靈而風世教？是有

司之責而觀風之事也。爾太守爲我新之。鳩工飾材，兩月工竣，赫然改觀矣。自是奉祀不輟。嘉靖四十一年，浙江平湖姚公篋來刺吾州，賢聲卓異，親祀先祠而恤其子孫，將比例顏孟而爲之請。草既成，屬老胥覈世系，老胥居爲奇貨，思政曾孫儀曰：此舉出自使君，非我所敢營也。今以賄行，無乃負其心乎？老胥啣之，阻以事干奉請，恐駁坐累。至今士大夫直欲褫其魄。萬曆二十一年，按憲曹公感異夢，謁祠堂，見閔學，閔可敬等青衣伏道恭迎，拜畢，進而問之，歎曰：國家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汝赴本院舉呈，當爲題奏，以光俎豆。學與敬等承命告准，行查無異，當會同三院題請。蒙恩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學與可敬當准衣巾奉祀。時因年衰，俟其子承襲。以閔可傳、閔光先熟閱禮節，卽給世襲奉祀生員。同學子宗孔早亡，其子閔文仲承襲。可敬子閔述先承襲。述先年老，其子閔文謨承襲。可傳子閔守先承襲。守先乏嗣，胞弟閔從先承襲。光先多疾，祭日恐妨駿奔，以堂弟復先少閑書禮，甘以衣巾讓襲。比例夷齊讓國之說，

有先賢遺風，誠可嘉矣。況奉祀大典，寥寥四人不足相事，光先依禮，復先准另給衣巾。光先無嗣，以侄閔文發承襲。復先子閔文耀承襲。子順治五年，蒙新朝特恩，比例前朝廕恤，具呈御史宋公，蒙准給後裔世襲奉祀生員二名，閔武、閔彪。自思政復業迄今百有餘年，振振緝緝，由是而駸衍駸盛，其麗未有既也。謹傳。



簡藏

贊曰

閔

洋顯建轉胡

愚

爲乎來哉。若

政

或使之。是爲

小

歸家之始。惟

像

其如此。是以

後人有此。



閔子世譜卷之九

烈女

蒲氏

閔居正妻蒲氏、小字婉娘、南陵士人蒲卓長女。髫齡寡言笑、卓授孝經、毛詩、輒能成誦。十五識字、善書、自解列女傳。十七適居正、女紅饋職、既閑、事上逮下有禮。爲婦十六年、遠近婦女化焉。居正從軍、尚未闕父服、辭毋兄與蒲舉室悲號。蒲獨斂容、引大白前曰、男兒何不慷慨仗劍、一壯行色。乃作兒女態耶。人生會須有死、政恐泯泯無聞、與草木同腐朽耳。試觀今日君父何在。二王何在。子丈夫也、義當徇國。我婦女也、義當徇夫。又何憾于此行。居正收泪曰、吾與子昔年逾三十、尚無所出、兵凶戰危、脫不避、願少留事母。蒲命誤汝、庶幾不怨足矣。蒲曰、君賢兄嫂可立門戶、百畝堪供菽水、無煩內顧憂。若能不枝求、克諧共事、幸而遂書錦、則君之糟糠也、相與承歡于堂上。不幸而遭時不淑、則君之芻靈也、相與含寢于泉下。予志已決、何必破壯士顏哉。既別、事姑倍謹。得常州之報、嫂

入幕府、慶喜過望。或私問之曰、金風玉露、秋色撩人、頗憶征夫否。蒲曰、千里雲萍、吉凶注念、獨非人情乎。但小戎婦人、亦知大義。是役也、苟有恢復之功、亦與有榮被焉。男子志在四方、每老死牖下、卒無尺寸樹者、是亦內助之闕也。死生契濶、固已冥念而委諸造物矣。冬日、方侍姑早膳、居正凶訃至、忍慟曰、幸俟姑終、終、恐驚悲哽咽也。逾時乃告、姑慟仆地、猶慰之曰、是風聞疑似、未必然也。扶姑歸內、抵暮、給其嫂曰、伯氏諸侄未備哺粥、當往督視。我侍姑寢、明早當詣伯求哀原也。嫂以黠婢與俱、蒲復給其婢曰、汝主既亡、我無改節之理。但我家從嫁物係他日菽水之資、不可不及時爲計。汝逐一檢覈、詰朝遣送南陵去。汝幸勿泄、有衣二襲、酬汝數載之勞。剗剗既妥、復給之曰、我饑甚、當爲具饘粥。婢去、遂繼寢房之西窗。嫂急行解、氣已絕矣。箱笥衣物析爲四分、各有單記。比曉、方告姑、呼居易檢勘、則其所有之物、某奉姑養老、某爲夫招魂、某與嫂憐別、某與婢犒勞、一絲一縷、不私其身。止服素衣一襲。年三十二歲。居易長男、爲承重若

生母。遠近喧傳。義士方時發來弔。有三尺蛟綃容易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國運將移。有司未遑上其事也。

節婦

馬氏

閔仕妻馬氏。卽閔可敬之母。可敬甫六歲。可傳方四週。而夫早逝。馬氏矢柏舟。教二子。乃復業承祀。節操冰霜。母儀足法者。壽九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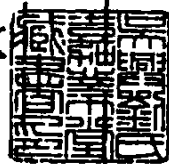
徐武二氏

閔宗孔。復先手足也。宗孔娶徐王陵奉祀蕭邑增生徐公女。復先娶增生武公女。一子文仲。生未及週。一子文耀。懷孕未生。宗孔復先相繼早逝。徐武二氏年俱二旬。矢志守節。撫二子。俱承襲奉祀生員。子孫蔚起。壽踰古稀。前後一月相繼而逝。一門雙節。亦奇矣。



陽子世譜卷之十

藝文



齊州閔子廟碑

宋眉山蘇轍

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蓬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列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邇

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幾。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蛟蜃而不驚。若以江海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亦有隨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願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外史氏曰。閔子墓。據開里志。以在宿者爲真。大賢歌哭聚族之地。人爭榮之。正不必過辯。在歷下者。爲僞何妨。首錄穎濱文也。

宿州重修閔費公祠堂記

明學博四明劉 告

聖人之道。用則尊主而安民。不用則化鄴而成俗。聖

自三代以上大道闢然。三代以下大道質然。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者。洙泗一脈源流所在也。故凡有功於生民。錫福於後世。繼往聖。開來學。俱載諸祀典。血食萬世。況得聖人爲之依歸。而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庶幾草瓢之樂。克底齋慍之孝。使後聞者莫不興起而繼。幾乎道在萬世者歟。費公魯人。宿爲徐魯之界。家語。公塋於歷城。而宿相傳有公祠基在焉。異同本末。難以率考。而祀典沿流。尚不爲無徵。第祠久而燬。蕩於宋元間。至

國朝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聖命知州萬公本措置重建。歷一紀。又弗能謝風雨鳥鼠之害。乃至焚裂。墜碑。鮮碑。由聖道者起仰止之恩。有司首務。不在此耶。弘治庚申。知州黎公熙領宿命。而四月初吉。蒞政之始。首謁文廟。顧殿廡模煖。殘缺失理。捐俸鳩工而敬完治之。自以聖人在天之靈。既可以對越。而公之祠將次第舉矣。迄仲冬。內臺總憲中都顧公佐經公祠基。而慨其弗葺。惓惓命有司修之。而記其事。以爲一孝立而百行從。一德遺而無窮化。宿之風俗

實稱醇厚。而今亦差異於他。皆公孝友之德積中。著外之遺澤。中斯土。正當賢其賢而事其事。況丹荔焦黃之薦。歲時常於其所乎。用是有司亟奉命而檢美材。闢新土。使庭殖而楹覺。堂增而室曠。齊息有地。涵浴有方。厨庫莫然。陳塗坦然。而向埋跖之荆棘。蕩然而一剷治。工始於季冬之甲午。落成於次年之季春。欲復命於總憲公。而愧無黃絹幼婦之辭。乃屬哲詮。次其用事之先後。與闢風化之大端。而勒諸石。俾垂於不朽云。是爲記。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立石。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督學僉姚聞人詮

宿之東鄙北境土有閔子祠。其鄉爲閔子鄉。鄉之南曰閔孝鄉。祠之後有閔子山。祠之左有壽山。山之右則爲閔子鋪。聞人子自宿入徐。過其鄉而疑焉。過其鋪而式焉。過其祠而進謁焉。殘碑在庭。古柏森鬱。碑壇雜施。模斲斯舉。乃進州長貳以問焉。曰。閔子魯人也。葬於今爲濟南郡。按地至歷城東。有閔子墓。墳而不祀。宋李漢陽嘗祠之。茲宿之祠也。何居。請判金子



藏

獨舊臺使也。進而言曰：嘗志郡而致其故，未之有得。近椒人戚南山氏以給事中承

使命來過，見其爲賢祠而就圯也，命新之。比渡陽華，舜澤氏以御使按茲土，聞戚子之有言也，遂新之。其名鄉立祠之始，則固未有致也。或曰：宿爲古青，青屬魯地也，而閔子實生於其鄉，是未可知也。聞人子曰：何必魯地而後爲閔子之鄉乎哉？嘗聞諸夫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者，純孝人也。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有天地則莫不有是人焉，有是人則莫不有是孝焉。非孝者無親，故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宿之人固閔子其人也。孝如閔子騫，斯亦閔子而已矣。孝或不如閔子焉，則將求其如閔子者而已矣。或者有閔子之心而求取則於閔子焉，則祠廟之存，典刑之地也，人孰無是心乎哉？而何必魯地而後乃爲其鄉也。孔子之沒也，天下郡縣咸祀之，學宮未必皆孔子之鄉也。人莫不誦法孔子，則其宮牆之所在，固典刑之所在也。今宿之人其有能爲閔子者乎？吾

不得而知也。其有不能爲閔子者乎？則生其鄉，景其行，風化漸濡焉，知其不可爲也，知其可爲而爲之，是亦閔子而已矣。祠閔子者，將不移之以祠其宿人哉？余子作而誦曰：閔子之言，則閔子當爲天下祠也。祠以天下，宜自宿人。敢不祗服，以訓于宿人。嘉靖丙申夏五月。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都給事全椒成賢

夫施民興行，莫先乎德。德行敏德，莫貴乎風。迪風宣化，莫要乎土。故上不知風，則下不知勸；政教判途，事城罔作。民皇華不問俗，亦已久矣。有意於斯，獨非古之大雅乎？宿州徐境，南接壤鄒魯，四方衝國也。自州如徐中，道左有壠隆然，傳爲閔子塚。塚前有祠，春秋享祀，祀典焉。夫閔在聖門，居德行之科，而孝友無間，尤古今所永懷。齊民誦之，有所感而爲孝；學士宗之，有所畏而知修。過客飲之，有所慕而思範。其在風教中，最爲重也。然其詞宇湫隘，頽垣圯壁，惟資牧兒婦登之，繼痛嘗三過，未嘗不歎有司之甚忽也。嘉靖甲



午、賢因有事州藩府、回次州署、侍御余君鉤適州判、州首應君照亦蒞任、因語及之。余惻然曰、簡賢則棄禮、此官其地者之責也。應惻然曰、慢神則虐民、此守其地者之責也。賢躍然曰、知責必能知盡、嵩山已生春色矣。然判雖有志而業不在已、守雖可爲而制弗容專、賢賢徒切、不無有待也。今年春、舜澤蘇于乘駟入境、展拜荒落而歎曰、此吾觀風者之責也。賢德不彰則民風不樹、民風不樹則民行不興、則吾靡所宣矣。於是命州帑大撤傾圯而一新之、堂廡牲庖煥然惟整。齊民間而忻語、是啓吾孝者也。學士聞而忻語、是啓吾修者也。過客聞而忻語、是啓吾範者也。誠動于此、幾應于彼、若舜澤者、非得風民之道已乎。工將竣、而聞人北江督學適至、適觀濟濟、作而歎曰、此吾敷教者之責也。舜澤蘇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命州檄毀淫祠廣所、而宮牆內外、屹然就緒、神妥其所、人樂其成。應君余君以賢抱病山居、走使乞言、欲紀盛美。賢謂使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閔子賢孝、巍然古今、而州重其祀、可爲

惇典矣。舜澤里其祠、可謂樹風矣。北江贊其役、可謂示勸矣。惇典則德彰、樹風則行興、示勸則化成。孝哉閔子騫、自與宇宙無盡矣。賢復何辭。舜澤諱祐、字允吉、自幼以大雅聞。北江諱詮、字邦正、生平以風教任、均得孔門臭味。論世君子知風之自可也。辭不獲書。嘉靖己亥孟秋。

重修費國公閔子祠碑記

明參議連江孫 璠

天地間有大倫理、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吾人平生大節目、忠與孝而已。忠孝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忠臣必能信友、孝子必能敬兄。王化起於閨門、必能別夫婦五品乃天性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孔門以五者立教、而尤於忠孝爲急。推而化家化國、百靈至、乾坤清、亦根於此。考之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又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比弟之言。吾想閔子名損、字子騫、宋之宿人。從孔氏遊、列德行科、次顏回下、喬七十二賢之首。坐杏壇之春風、沐洙泗之化雨、

賢大披益、性理純篤、不事污君而所事者天子也、不輕繼母而所奉者嫡母也。人孰不欲富貴、季氏專魯、僭天子八份、閔子視如犬豕、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是時東周道興、必能爲周公事業、忠何如哉。人孰不惡寒苦、繼母以綿衣親子、以蘆花衣前子、閔子處之坦然、不告其父、而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是時親母存、必能盡曾參孝養、孝何如哉。學者讀書破萬卷、不過學爲忠與孝而已。百世而下、巍巍文廟之高、祕祕上公之祀、報德報功、有扶世之德、有立孝之功、後人安得而不思、安得而不景仰。人傳其故、塚在窮之閔子鄉、四山環顧、衆水所會、明堂中虛、來龍登伏、實公鄉賢者之佳地。古有香火祠、蕩於宋元。國朝成化乙巳、提學御史司馬公過祠展拜、命前知州崇慶萬君作新、弘治庚申、內臺邵憲顧公復經此地、懸命今知州荆門黎君重建。黎君之天、在心不泯、捐俸積財、鳩工覓匠、構堂實庀、庫凡若干楹、工不告竣、不告費、金碧輝映、長松大柳、蔚然文林。落成之久、諸事湮沒、請文爲記。予惟萬世之臣子、皆自閔公忠孝

來。司馬公、顧公有尊賢之雅、而萬君、黎君修舉廢墜之典、其功俱可錄、故載諸石、而不肖之名亦得以垂於不朽云。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春三月既望。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

明廬方濶川高舉

客歲予行役甬上、去城百里許、稍折而西、林木鬱蔥、有阜巋然、前有祠、頽垣不治、枝蔓緣綴。問誰所祠、土人曰、此先賢閔子墓也。予因披茸取道、詣祠肅拜、環砌壁石、剔藓竚讀、爲慨然曰、斯吾夫子徒而爲具體者也。祠若之何不治。問祠所自始、土人未知置對。考州乘、亦莫詳所自始。其可磨碑考者、則學大夫司馬君至、內臺使者顧君佐、臺使者蘇君祐、學大夫聞人君詮、後先有事斯祠。夫閔魯人也、今汶上齊州率有祠、而齊州祠則蘇子由爲之記。宿何以又祠。誌曰、宿在春秋故隸魯、斯基之稱閔所繇來矣。出祠、循東麓而行、有山蜿蜒、綿亘里許。與人指示予曰、此壽山。客所繇來矣。循西麓而行、有淵淙淙、洩流細石、受金玉聲。與人指曰、洗絮溝。閔兒時絮所濯耶。南顧而左、



有村、村曰摸兒寒。今厥山作此語、豈後人存閔之
孝、爲之號以志耶。登山坂、四野相望、萬井鱗鱗、
烟日是湯、頻城曰閔子、野曰閔子鄉、又曰孝義
鄉、豈稱孝稱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遺地耶。又里許
有臺崔巍、陡削數仞、相傳手躡書臺、以映基若屏而
立者。既低、斜去而予因下、微曰、其爲我新。越明年按
宿、再過其地而祠事告成、覆碑有亭、迎神有路、享神
有廚、供祀有圭田五百有六十畝、歲時伏臘、則屬之
閔學、閔可敬。諸結治且備、會新守陳條續至、抱牘而
前、請曰、唯是閔祠昔在斷烟荒草、自使君一拜而鼎
新。今之騶河而過、輪雕而游者、伏軾下謁、以至耕夫
村婦、販鹽遊女、驚見吾使君之拜而祠也、益藉藉巷
聚、畝坐、陳說服御遺事、里閭孝慈、若有感而興者、斯
足見人心哉。是用礱石、敢請使君記。記曰、守來前。如
若言、吾民不易興行也。予觀誦古先賢孝事、小民環
聽。有平素暴里中者、善念一觸、涕泗橫出。斯何翫然
之易、觸於心之真也。今據紀傳所載、雖其行事不可
盡見、然其不臣季氏、意在爲周、不改長府、意在維魯、

今參論其待側閭閻、具體吾尼父之太和元氣、
曰孝哉、一則曰孝哉、彼其無間於師門、無間於外、
無間於所親、言無間則孝可達、而天下萬世皆可以
一孝通者。今祠成、而往來咸感、耕販知興、斯其孝又
無間於後世者。傳曰、孩提之童、無不愛親。經曰、孝者
先王之至德要道。自庶人而君公侯王以至天子、而
天地爲昭者也。後此以往、無間於閔之孝、倘亦無間
於予言哉。祠始營于辛卯季秋月朔日、落成于壬辰
孟夏月望日。拈據勤勞、則州同徐朝祚、判官王家賢
宣其力、學正宋汝潔、訓導龍起春、張蓋相其成、例得
書。萬曆壬辰仲夏。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記

余鄙拙時讀輿論、至人不間言與仍舊貫諸篇、誦其
書、想見其爲人、覺當日閭閻氣象宛然在目、未嘗不
掩卷歎曰、簡哲有賢如閔子者哉。其在人憑弔而景
行者、有前余千百世而欽慕、有值余同時同地而欽
慕、必復有後余數百世而欽慕。其共爲欽慕者、此彝
德之好也。夫好此彝德、前余而贊美閔子者、于姪韓

母子兄弟之間、慙慙懇懇于師弟君臣之際、云忠云孝、不啻詳矣。千載而下、猶令人讀彝論、不覺有興孝與忠之念、則先賢之遺芳、寧一二世云。余亦何不能此云。忠云孝者有贊美也。癸亥秋、余承

命守宿、詢宿境上、則山以饗名者、溝以洗絮名者、鄉以孝義名者、爲先賢閔子故里也。其墓在州治北八十里、而祠亦置於其間。余心切仰止、躬謁其墓、而追思往蹟、芳容如昨。及俯觀其祠、祇見鴉偏殘枝、苔滿荒徑、而棟宇榱桷、半就傾倚。真令人一低回一咨嗟者、奈何如可使其傾倚若斯哉。遂其鼎修廟貌、勃勃不能已。無何而淮徐兵尊趙、親謁賢祠、注意賢宦、其心慙慙也。後有

兩淮按臺崔

蘇松按院張

穎州道尊魏

本府太守呂君各有此舉、而靈璧知縣別亦出俸金助焉。余幸同境同時、共協余心、助捐俸金、庀材鳩工。至甲子春落成、而端與一新。余心方爲之大快。蓋

快切不敢先、亦不敢墮後。自此祠既修、而有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與鄉俱著者、則閔子萬世不泯之德也。厥後數十世、其欽慕其賢而不令其祠復就傾倚者、諒不獨減于今也。不然、前哲如閔子而獨余欽慕、緣以紀之、以見其好德有同心云。天啓四年、知宿州事晉承忠撰。

閔子祠碑記

癸亥中秋、予有中都之行、過閔子祠、忘其爲先賢也。怵然興孝子之墓、具衣冠、禮遺像、低回不能去。仰視榱桷日傾仄、有棟橈之處、令人不勝惻然。奉祀兩生賢胤也。語余曰、先是郡守某欲葺之、曾問會計、約費三十金、尋摧去不果。是以往此。余聞之、益惻然。謁基、潸然淚下。君子愛人、及於屋之易、又況其屋、賢如吾師之屋、吾儕卽好修葺、泊由來靡大官租稅不少、奈何恣然至此耶。檄宿捐俸十金、而以三十金應之。該州泊靈璧兩賢者、非難獨肩、蓋盛事、當與人爲善也。詢兩生宗族幾何、以二十餘人對。余曰、噫、先賢至今二千年、弱息僅爾耶。書曰、惟德動天、德有先公



幸者耶。此不當問之天道、當責之地道。意爾兩生之
 諦地理耶。爾來從予、當爲爾擇。旣筮洗絮溝、歷兩子
 山、見有形勝、欲得兩生爲指之、而兩生不余從也。余
 曰、噫。此又不當責之地道、當責之人道矣。因而思余
 自歸巖時、夢見賢者、而至瞻廟貌、宛然如昨也。又得
 聞其家世之慨、而興起爲之擇地理。此或者吾師有
 以托之、亦或者天道不忘吾師也。問其地屬外戚、殊
 難求。此意不其泯沒。他日當特來爲吾師了此。遂效
 顰刑家者流、爲此以記之。曰、兩子山邊上一坡、層層
 牛角產人多。墳塚豈薄先賢面、弱息其如蹇命何。記
 畢、遂有去、仍取道至此。兩賢嗣拱俟焉。余因爲載登
 其山、定其穴以去。翼日抵署脫屣、示吾兒、吾兒請廣
 之、以告後人之爲人子者。於家苟能孝、百世而下尚
 有人焉愛之敬之、是亦與人爲善之道也。余嘉其定
 命書之以受諸梓。晉昌趙謙撰。

校記

①里：疑誤，或當作「理」。

②想：當作「鄉」。

③實：當作「室」。

④請：當作「諸」。

⑤受：當作「授」。

關子世譜卷之十一

藝文

宋真宗皇帝御製宜聖贊

命廷臣分贊弟子

集賢殿大學士王旦二首其一贊顏子其二云

子騫達者、闇闇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謁關子祠

明後學錢學周

暫解雕陽轡、來登亞聖堂。蘆花一日冷、血祀萬年光。止水存洙派、清風引杏香。瞿曇問衣鉢、笑指孔門牆。

正德丙子仲冬謁祠

明御史河中劉成德

落日平原上、北風草樹衰。孤墳迴古道、遺像儼荒祠。同冷扶車日、辭官去汝時。孝名與清節、惟許舜心知。

其二

茅屋三間在、鄉名有姓從。一官羞赴召、千古擅專封。表行新碑聳、當門野寺衝。采蘋將薦罷、落日下寒松。

嘉靖己亥正月謁祠次韻

明御史蒲坂楊 聯

孔門有関子、吾道足扶衰。落日迷荒塚、寒鴉噪古祠。顏淵同列日、季氏不臣時。悟父還成母、其中獨自知。

其二

費罕人爭美、潔身不屑從。當年無寸土、今日有崇封。官道垂楊合、荒祠古基衝。我來增下拜、鬱鬱撫孤松。

謁関子祠

明參軍括蒼蕭 甫

一出徐州境、便經関子祠。新苔時上砌、老樹間禿枝。廉節三桓重、孝名千古垂。構堂依故塚、剩慰後人思。

再謁

秋色林皋淨、重登関子祠。蒼松蟠曲徑、黃葉下高枝。衣薄吟肩聳、情鍾望眼垂。不知方寸裏、何故繫遐思。

三謁

廟貌遺千古、萍跡三上遊。洗池明月照、護塚白雲浮。孝行稱夫子、忠精在魯侯。衣冠來庶國、誰不仰丹丘。

秋日拜関子祠基 明後學蒲陽黃 肇

青山環故塚、古木護朱欄。師友朱科最、親握一子寒。里名今不改、廟貌久猶完。茅土雖封費、終非季氏官。

謁費公墓

明後學新安程 奎

徐崗鮮佳木、古木何叢叢。不足棠陰遠、應知孝感通。
盧永其自薄、費邑情誰封。料得先生志、寧稱汶上公。

萬曆壬辰雪夜拜閔子祠

明廵方上蔡張惟恕

霜冷東山月、停驂拜閔祠。淚碑浸露草、哺易靜風枝。
行重千人冠、名高萬古垂。寸心原好德、揮翰幾抽思。

又步黃公韻

肅拜詣高壇、幽思獨倚欄。從陳風景惡、在汶雪霜寒。
有德言必中、無求道不單。浮雲自爾爾、俎豆凜餘官。

謁祠宿閔氏

晉陵後學王都

偶爾登君堂、堂上懸錦篇。纔讀一兩行、乃知君之先。
騫山毓其秀、洙泗發其源。德行署魯論、孝友昭簡編。
微傳百餘世、人去幾千年。今獲見後昆、恍如瞻大賢。
淵深流必長、榮顯當綿綿。

登閔子祠

明兩淮巡鹽洪

蕭森古柏集慈鴉、傑構新祠襯落霞。北去清風留汶
上、南還春色隱睢涯。自忘幽島遷喬木、那管遊蜂報
午衙。德冠四科顏氏並、鄉名閔孝奉承家。

步覺山洪侍御韻

明進士郡人周鉞

中書老矣字塗鴉、請記新祠絢綵霞。柱下有時陳諫
疏、殿中無事按雕厓。茫茫表海雪堆嶺、凜凜行臺霜
滿衙。凡馬羣空跡妙絕、文星光射子參家。

謁閔子祠

明督學餘姚聞人詮

長懷蘆絮薄單衣、始見軒裳重典儀。言逐親疎渾不
問、孝通天地與相知。鄉山自古留名在、祠基于今識
者稀。落日鷗烟復嘯急、謾看蛙蟀蝕殘碑。

謁祠

明御史舜原楊瞻

尼父當年道在東、孝哉閔子幸遭逢。天寒誰信蘆爲
絮、身退獨恬汶是宮。費宰頽簷傾地瓦、桓卿枯樹落
花風。至今芳草留顏色、獨與斜陽相對紅。

秋杪過宿謁祠

明鹵田馬文健

寒風落葉遶殘碑、感慨當年判絮時。雨子成衣從步



投一人河骨動親悲。芳踪故里雲山塚。遺像昏穢古木祠。偶向亭中瞻拜起。漫將景仰寫新詩。

謁閔賢祠

東魯後學陳治典

松楸一望鎖泉臺。獨渴椒漿閣宇開。德行忻從顏子後。功名明向季孫來。滔滔灘水連洙泗。寂寂豐山賁草萊。仰首殘碑初注目。不堪惆悵夕陽迴。

閔子孤墳

明州佐毛 簡

人生百行孝爲先。千古誰如閔子賢。茅屋祇聞人語共。蘆花不見毋心偏。春秋已歷桑田變。鄉里猶存姓氏傳。馬鬣堂封高幾尺。萋萋芳草夕陽天。

秋日偕呂參戎

明太守郡人張體元

秦宮漢闕幾興亡。里社仍傳閔孝鄉。洗絮溝深龍臥守。曬書堂敞鳳廻翔。瞿曇擊鉢三生石。帝子乘舟一瓣香。今古江山今古恨。先生無代不蒸嘗。

步盧田公前韻

明參將郡衛呂 圻

弔古懷人檢斷碑。碧雲黃葉正當時。精忠直却權臣命。純孝周旋絮纈悲。浩淼烟波灘水勢。萋萋迷樹樹

祠。祇緣報國心猶赤。慙愧升堂漫賦詩。

謁閔子祠

桃山南下閔公祠。車馬憧憧展拜私。寂寂荒墳凝夕望。閭閻遺像起悲思。御蘆苦志追虞舜。辭宰清風儼伯夷。好寫儀刑圖畫裏。免教瘠瘠憶當時。

題閔子墓

明太守郡人張體恒

汶水棲遲亦託辭。一腔忠義渺人知。平生聚順難從逆。吾道持公定礙私。習見墮都維魯事。况聞鳴鼓覈求時。情傾愛日難愁短。容易權門効繭絲。

春仲王祭

署徐王陵儒學教諭張 益

洗絮溝邊祀子墓。衣冠禮樂倍森然。盧英着體渾無地。萱室回心另有天。汶水喜添洙泗派。季門難羈杏壇賢。閭閻具得宜尼象。衣鉢於今自在傳。

弔閔子

平度州學正郡人張其賢

其以無官便厭貧。不妨升斗逮吾親。假饒溫飽衷懷抑。寧奉晨昏趣味真。所貴守身能養志。未聞枉道可徇人。高臺况有書千卷。那得功夫事象臣。

謁祠

嶺南後學徐兆魁

玉貌周開像。存本坊高足世同尊。孝回父念成慈
妹。德冠賢科。聖門。祠基千秋鄒魯地。蒸嘗異代聖
明恩。偶來瞻謁猶親炙。况有文孫可共論。

謁祠

郡明經任柔節

山環道曲古祠堂。仰止崇帷百拜將。說說先生亦歷
下。深於後死得同鄉。膠書臺曉棠花麗。洗絮溝晴荻
爭香。有道丰神今似昔。閑閑映發嶺雲黃。

謁祠

明御史曹楷

當時慈母授单衣。今日冠裳上爵儀。三子皆寒開父
信。一心至孝祇天知。貞情避辱追隨少。德行齊顏伍
者稀。仰止高山伸未得。大書塚上豎崇碑。

過先賢里

閩中後學何汪海

驅車聊此解征鞍。便有賢豪一授食。派接簷花傳孝
脉。香清玉樹蕩文瀾。酒懷天地三杯窄。劍氣雲霄萬
里寬。此去玉京飛鳥迅。多君爲我早彈冠。

道經閩子祠

廣陵中丞張延登

帶水衝泥日已斜。驅車何時到天涯。茫茫澤國徐州
路。寂寂孤木閩子家。露瀝松楸明月曉。風吹蘆荻散

秋花。孝友二字非容易。百世源流洙泗賒。

頒詔過宿謁祠

龍眠後學程芳朝

三月春風桃杏稠。閩子祠基立荒洲。蒼茫古道車騎
晚。冷峯松楸禮節疎。雲淡山橫新草綠。花濃路細野
香幽。多少興亡成往事。風流猶自說吾徒。

謁祠卽宿閩氏居停

福清後學林朝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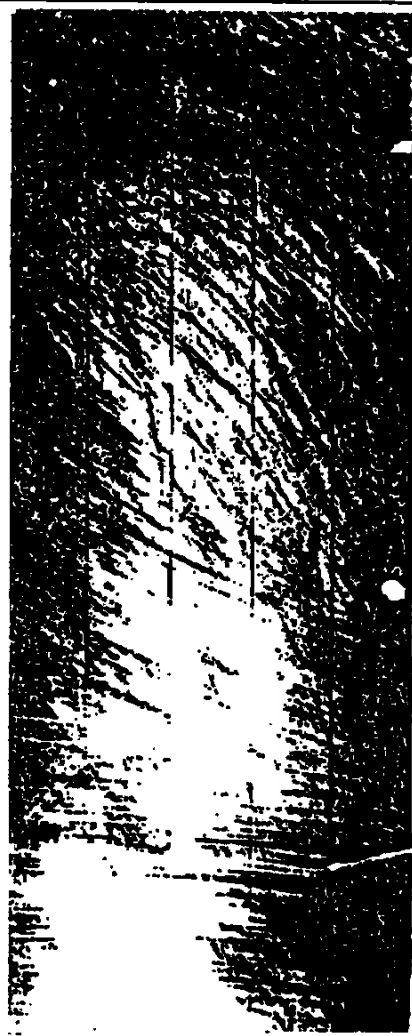
尼山受業滿三千。忠孝兼隆獨一騫。祠宇遺容欽德
範。車停賢主敘家傳。千秋高尚已難及。此日幸逢一
宿緣。座上嘉賓常自滿。琴裾又且過高軒。



過閔子故里長短句

清趙方督學太丘李胤鼎

先賢里、孝子堂、一望迷離衰草黃。租吏打門芒。憑世
代、說興亡、流水高山與俱長。俎豆在宮牆。



庚寅夏從南還過祠

明少師豫章楊士奇

閔子鄉中詢父老、徐王廟下駐旌旄。廟前山勢如鸞
鳳、萬古塗山相對高。

秋謁祠

新安後學汪民

因孝名鄉信所難、專祠萬古倚青山。能全母弟兼全
父、底豫相違只一間。

德比顏淵孝比曾、孔門高弟說先生。魯論互見當年
事、一一堪爲萬世程。

我與先生共此心、先生孝行重儒林。望雲千里江
道、拜罷儀刑念更深。

費宰一時稱僭命、費公千載藉榮封。今人只說先生
孝、不知尊周是大忠。

謁閔子祠

後學宋玉

勤親只是單寒語、成立當年汝上身。雨過祠前秋草
綠、清風凜凜愜多人。

過閔子祠

總河尚書李化龍

閔子祠堂古道西、蘆花滿地草萋萋。階前幾箇長松

付、不是慈烏不敢棲。

閔子祠

淮撫侍郎蘇茂相

古今百行孝為先、千載猶稱閔子賢。風起祠前寒徹骨、蘆花散作雪漫漫。

登閔子祠二絕

郡後學張熙世

肩輿登眺俯平曠、淨水明山入望收。始信地靈人更傑、孝哉閔子之春秋。

突兀宮高挿太空、羣峯環翠削芙蓉。冰壺月落蘆花冷、茅舍松敲客夢清。

謁閔子祠

太學生呂洪聲

德行源頭何處尋、由來竊竅在存心。只因一語全三子、遮莫蘆花煖到今。

過墓

郡後學孫玖

林樹岡巒足壯遊、如何引睇意悠悠。懸知當日辭官去、留得蘆英一片秋。

謁祠

清司理刑 張純熙

素讀魯論無間言、我今瞻拜倍森然。若非當年慇懃御、千載誰知一子寒。

對聯

廬陽府通判董 伉書

先生之純孝彌彰、萬古猶傳白日。

君子之清風不泯、一龕共流水高山。

宿州守高士奇書

間氣篤名賢、增秀德于睢淮、芬芳鄒魯。

列科先德行、接真傳于洙泗、媲美顏曾。

孝德成慈、父子天倫千載節。

賢關翼聖、古今道脉一心傳。

大學士周延儒書

愛日情深、冬日蘆花俱煖。

浮雲味湛、春風汶水堪棲。

刺史南昌熊鍾弘書

荏弱覺寒、三子零丁寒幾許。

衣蘆不煖、一家和氣煖如何。

宿州守李揆林書

和悅可親、獨絕私家旌汶水。

孝友無間、誰云慈母衣蘆花。

督學宗孫度書



聖門首美四科、懷吾祖澤彌深。

此朝世舉五經貽爾孫謀勿後。

東山祖泰山、百代衣冠瞻仰。

成水源泗水、千載人物風流。



校記

①郡衛：當誤，疑作「郡人」或作「衛郡」。

陽子世譜卷之十二

家約

招來

自宗廟之不守也。傳於祖國典之。則我宗自九華遷臨川。復業於宿。他如閔慎之。壽州。閔修之。濟南。閔聰之。徽州。閔讀之。金谿。閔惠之。幽州。此特位德操履之際。姑拔其尤。疑當時或未詳數也。我譜之作。豈欲自鳴其爲大賢的派。而防同姓者之冒哉。夫閔之爲姓。不知凡幾。載籍極博。則閔人貴顯不鮮。見於世云矣。惟閔人貴顯不世出。族類寒素。或以羈旅而成土著。或以命華而述本源。或以窮約而阻首丘。或以疑信而無依憑。徬徨惆悵。悲哉。我族類向背一本之親。孰使爾有家而不知歸耶。我於是爲招來之條。綴之於譜。以告遺忘。茫昧於外郡者。當年祇錄金。構難。述逋圖存。非有放流之罪。至變姓名。晦跡。歷年雖久。亦必世傳其所自出。及其所自往。苟非宿派。則已派。而果宿我血屬也。我譜流布八挺。凡閔族得與目焉。宗獨無宗國之念乎。盍歸乎來。溫我宗盟。慰我

祖考。列諸昭穆之班。省諸墓。告諸廟。曰。此爲某人。葬某地之冑。今歸宗矣。此又某人避難某地之冑。又歸宗矣。卽子孫千億。不厭多也。然南風異習。產業異地。豈欲爾舍彼來此。任典守之勞。供蒸嘗之事哉。有田可供祭品。有人可備灑掃。則雖然不能忘情于爾者。正以神明之冑。當爲神明收之。實所以綿神明永遠之祀也。吾嘗讀史。周漢分封其宗室。非但資如泰山磐石。殊賴以圖其存。卽有叵測。猶得以續其統。保其姓。故周轍雖東。而晉以強宗定伯。勸獎王事。至於戰國。燕趙魏居七雄之三。少延姬祀。漢鼎既移。而南陽猶以強宗光復舊物。至于靈獻。琮璋崛起荆益。爲昭烈法除難。此所謂統可續而姓可保也。唐宋失算。其宗族皆聚居京師。一旦蒙大難。迄無免者。唐置勿論。吾晉南宋之受祿于伯顏氏也。統耶。姓耶。然亦何必羣居集處。接膝把臂。卽孟分羹而後爲親親也耶。此非迂濶之論也。天下一大族也。以天下爲族者。尚廣封建。賴強宗。以圖其存。我以一家爲族。奈何不求強宗。敦之睦之。而羽翼之。共綿祀于無窮耶。今以



譜爲招、以宿爲鵠、俟請之來復、孝友世族、非若王謝家聲濯濯、有妬而中之者。昔昌祖之言曰、遷乎其所以不得不遷、散乎其所以不得不散。至于合乎其所不得不合、吾深望于今日。然而不敢必也。請以招來之條約陳于左。

條約八款

一、來認祖者、須詳避難祖名、姓氏、往于何方、居于何所、別時有何密約、別後有何顯跡。或自宿州、或自九華、要當自揣其實、不然、崇朝拜于儀之墓、蒙目認之、羞矣、不准歸宗。

一、世遠言湮、漫無考據、或揭當年殘編斷簡、其事可質者、即准歸宗。

一、血屬果其昭穆無辯、然歷傳實錄續錄、年限世及、大都不遠、當于神前書五昭五穆、令拈鬮定之。

一、有宗族流落已久、貧窶不能致前者、不姑托書訪問、驗實歸宗。

一、歸宗者或遠近不等、各于還家之日、領譜照其所、在戶口若干、每三人給一部、令知水木本源。講出

於祠、凡在外竊改竊刊、即以背祖生心、告官問治。一、宗廟以有事爲榮、凡歸宗子姓、毋論新舊遠近、欲從祀觀禮、各序昭穆、禮畢分胙。千里來赴者、館於祠中、日給薪水。去給路費、不願赴者聽。

一、祭田止在宿州、春秋兩祀、度支不匱、歸宗子姓毫不累及。然或以祭祀鳩派其族中資財、指稱本祠爲口實、鬼神所吐、敢告各士、遙憶而相思者。

一、慶弔往來、敦睦之道、不相問聞、似亦愆然。道途睽隔、又難爲繼。有力者遣使相通、或因風乘便、期於不至踈絕。綿力者弗較也。

訓後

余讀蘇光祿族譜序記，乃知生人之道，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如衰，至于緦麻，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相視如塗人然。夫此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又於其分者而分之，至於塗人，其勢也。勢吾無如之何，獨奈何令一本之源流至覲面而不相知也乎？則譜不可不作也。夫譜之不可不作，所以永孝思，聯渙情也。豈獨世胄大家賴有攸傳，即細吐耕稼，箕裘瓜瓞，同此戴履，同此世及，第隨分自盡，不無分別耳。况吾族濬源於洙泗，流芳于古今，子若孫，誰氏裔？寧忍視其遺志廢墜而不爲之計乎？不孝之罪，當畢者何以曲解。余用是手錄先人所傳九華別傳，再遷實錄，及明興以來歷代宗公復業之事，新給奉祀衣冠之榮，告修於州守父母熊公。公嘉其舉，而屬之文學張君倬侯。會茂公量移柳州府丞，未經任，丁內艱去。凡三稔，譜告成，我公再上銓衡，得乞其言爲序。越明年，將付剞劂氏，又請華筵于名

公鉅卿，則譜由是永傳於後矣。昔無今有，敢曰貪愛念范文正公置負郭腴田千畝，養濟羣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喪有贈，擇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余卽無祿俸之積，溫飽我宗人，作有是譜，以俟將來，不敢謂吾族必有文正若人，亦不敢謂必無文正若人。倘有若人，未必知文正義田之舉，安知讀吾譜，不慨然激於衷，而終其微耶？故曰，譜不可不作也。此猶有所待也。吾向云分而又分，至相視如塗人者，豈真塗人哉？彼此相問，或有親疎，祖宗視之，寧有親疎？吾譜肇興，創法伊始，傳世八代，派亦非遙。凡我子姓，務宜敦孝敦弟，無玷家風。間有異同，不相能，當思張公藝九世同居，祇一忍字。我大賢之胄，可相魚肉耶？茲與爾約，老必愛，幼必慈，喜必慶，喪必赴，冠娶必告，流離困苦必卹，歲時伏臘必過，荒歉必周，訟鬭必禁，淫奢必懲，孝廉節義必舉，勤謹力耕必獎。而不然者，衆共攻之。奉行既久，習與性成，勢不得不分，心未嘗不聯，雖百世可安也。豈但九世而已乎？至若世系別其尊卑，祀事序其昭穆，是譜之節目，何待吾之喋



嘿。然猶恐其畧而未備，另爲條約以勗。

條約

一吾族人散亡之餘，斷斷遺留，一脈八傳來，已三十餘丁。此後蕃息多而無統，豈無闢韋跋扈，自惜匪獎，冒干文罔者乎。則法法之不立也。今當會議族中年高德劭者二人，赴州請帖，立爲族長。子姓不肖，婦女不賢者，聽其約束。克肖克賢者，聽其獎賞。列紀善，紀過二簿，每於春秋二祭後，行其勸懲。不奉命者，誓於祖廟，再梗命，呈州處置。非防閑之過峻也。不如是，則人心渙而宗盟渝也。

一冠婚燕祭之禮，嘗稱其家之有無。自環巧浮靡成風，侈竊觀聽，家不給而債人，債不足而棄產，鞍馬執幣，晏會盃盤，倡優簫鼓，越理僭分，恬然不恤。嗚呼。亦損福哉。昔漢文帝露臺借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彼富有四海，尚惜福如此，爾福幾何，可復損乎。凡我子姓，念之慎之。

一本宗既無讀書之子，必無名世之人。來宿二百年，豈皆流徙貧窶之時。我子姓負氣含靈，豈皆情慳

愚頑之性。祇緣溺愛，一任荒寧，至今一丁不識，老大傷悲。是父兄之過也。此後酌量厚薄，公共延師，務令明經課藝，博古通今。卽不能徵策顯於盛世，而馬牛襟裾之誚，吾知其免矣。毋妨才忌能，毋惜金護短。有一於此，難與圖成。

一三從四德，壹教所成。閨氏婦女，豈皆生而能賢，所賴裁抑迪訓。雖其母之道，實其父之責也。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然惑溺於幣帷之愛，至於牝雞司晨，吼獅肆姦，爲其女者，則而效之，其又何誅焉。願我子孫，閑情修己，以振夫綱。其婦性不馴，早爲出之，毋令買家種滋蔓而玷我孝門也。

一宿俗乏嗣，便議招贅養老，冒其姓而承其業，名曰女戶田。不知以呂易贏，以牛易馬，世遠相安，迄無辨別。或有祀享，死者亦不得與，氣之不相感也。子姓痛懲此弊，苟乏嗣，當議族長，擇求親支多男子，侄過繼承宗。蓋女不可以續祀，婿不可以亂宗。至於僕輩，各照本姓。倘久假不歸，則石郎可股鑒已。一本宗洙泗正學，又生於聖道大明之世，吉凶禍福

皆人之善惡所造。昊天孔昭，何嘗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切祈禳祭禱，總屬無益。近有巫婆卜婦，邪術妖尼，引誘鼓簧，遂有持齋懺悔、打會燒香、冀免輪迴地獄、四生六道之說。此所謂惑世誣民，法所不赦。蓋當時白蓮社之餘燼也。吾門豈容其錯趾。或親友爲其所惑，幸以吾言進之。

一寒微之叟，豈敢妄希顯榮。然或乞靈 皇天列祖，生有賢胤，不振家聲，當思一旦暴富貴，如嬰母所敬戒，則必大有所建樹矣。余每頌先子罷長府之言，當日憂國憂民，情境宛然，第不欲降志於季氏耳。我子孫萬一叨一 命，須時時提醒此念，便能作清白吏，則子孫不亦享清白之報，如楊關西四世三公乎。而或充詘無所建樹，吾懼其重先子耻。一耕讀自是吾家世業，其間樂于貧殖者，亦其生理。第飾賈蒙真，圖捷欺拙，一時雖似得意，造物忌盈，何私於汝而獨令受其有餘。何惜於彼而獨忍受其不足。冥冥之中，各有哀益，所得不償所失矣。曾足問氏甯而居何氏樓乎。

一橫逆非意相干，吾子子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政此時也。惟夫樞養有道之士，爲能平其情，以俟其自定。宿俗樂爭訟，我子孫豈盡讀書知禮法。卒遇此輩，但念爾祖上之言，毋恃我衆而彼寡，毋見我直而彼曲，怒霽氣平，溫言詢問，此則忍人所不能忍，天下之大勇也。若以不忍而冒不虞，刑辟陷身，遺玷祖宗，豈問氏所宜有哉。

一吾譜業災梨棗，纂集成秩，其間緩急便否，不妨繼起者，更加潤色。竊念譜修於吾金蘭友張君諱雲漢，字倬侯，抱一其別號者，凡三年不出戶，硯穿頰禿，一字未妥，則塗而再錄之，草且盈笥。即先子在天之靈，實憑藉之，生者可已知已。今名實事，當與此譜相終始。倘我有貴賢子孫，飲水思源，毋忘所自。君大父諱體乾，由鄉試任雲南尋甸知府，有政聲，有文名。父諱思大，由廩例任金華縣丞，有詩名。其子明標，明標爲庠員，明標明極業儒。吾大父儀幼從其大父受業，迄今四世通家。自先賢以至終天，蒙其再造，筆之於譜，先賢之知已，孔門之功臣，何



職志何收志。

校記

①不姑：疑誤。

②態：當作「熊」。

③法法：疑誤。

④環：當作「環」。

後跋

予既并玄首復次玄目筆
劉告竣因生曰兼覽並觀
破附會存仙史塞岐途均同
是君于先史子負靈勛去五
生也收藏遺史外支離險阻
卒于村刻廟志亦宗懷中
盡筆及之嗚呼若三君之
連克一語故
笑一語皆先豈不謂矣乎
敢不誌才者此崖話為

譜係後勁耳。嗚呼。若三君其
豈不謂矣乎。某。予于茲
役也。竊取三系為蘇子曰後
太讀焉。譜其孝弟。以當油
然而王。其他氏之譜。感人尚如
此。況子騫氏之譜乎。此一義也。
可以教天下。而太傳曰。莫為
之後。雖書弗傳。以子騫氏之
為前。而後人錄其。所短也。聞
子騫。能年弗獲。取焉。及而



次第之唯表獲之嘉惠爲是
壓當之於京之隱惘也。此一義
也。所以彰其烈而安其靈。語
曰。在客乎人。少犯一人之諱。可
與之學。吾後之乃呼王父之
諱而少知其父。何怪乎鋤
轆法名。等帝諱。既同室
素越也。國氏由之。江澤之
源。枿榘之本。自非尋常。如木
中材。不屬之青耳。此一義

也。所以彰其烈而安其靈。語
曰。在客乎人。少犯一人之諱。可
與之學。吾後之乃呼王父之
諱而少知其父。何怪乎鋤
轆法名。等帝諱。既同室
素越也。國氏由之。江澤之
源。枿榘之本。自非尋常。如木
中材。不屬之青耳。此一義

墨易美。雁如之。俗懷慕。驚
久之。例義我三。嗚呼。六義備。海
嶽。子。年。

君後學任柔。書。子。父。題。



藏 齋

関子世譜 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七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87

SS号=12315545

DX号=000007486319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